深圳，没有勇气再说爱

老男孩 著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深圳，没有勇气再说爱

老男孩 著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深圳，没有勇气再说爱 / 老男孩著. -- 广州 : 花城出版社, 2015.1
ISBN 978-7-5360-7351-7

Ⅰ. ①深… Ⅱ. ①老… Ⅲ.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Ⅳ.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66252号

出 版 人：詹秀敏
策　　划：陈宾杰
责任编辑：陈宾杰　杨淳子
特约编辑：刘　菲
技术编辑：薛伟民　陈诗泳
封面设计：水玉银文化 syyart@163.com

书　　名　深圳，没有勇气再说爱
SHEN ZHEN MEI YOU YONG QI ZAI SHUO AI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东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盐步河东中心路 23 号）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6 开
印　　张　20.5　1 插页
字　　数　401,000 字
版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5.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020－37604658　37602954
花城出版社网站：http://www.fcph.com.cn

谨以此文献给那些还在迷茫中坚守，善良而执着的人。

我终于要离开了，能够带走的，没有爱情，只有那奄奄一息的青春。

——题记

目录

Contents

深圳，没有勇气再说爱

1. 雨夜邂逅 / 001
2. 月色酒吧 / 006
3. 回忆是一种宿醉 / 012
4. “百撕不得骑姐” / 017
5. 老板突然的大方 / 023
6. 微信搭讪老板娘 / 027
7. 思念如潮水 / 033
8. 初见何娜与小花 / 040
9. 你爱的是曾经 / 046
10. 快乐的西冲之旅 / 052
11. 公司突然变天 / 057
12. 打电话的神秘人 / 063
13. 万事俱备等东风 / 069
14. 背后的人浮出 / 075
15. 奢侈的香港之行 / 080
16. 离职前的交接 / 086
17. 请她们喝奶茶 / 091
18. 爱的表白 / 096
19. 不眠之夜 / 102
20. 旅行的意义 / 108
21. 她的背景 / 113
22. 匆忙去应聘 / 119
23. 何处觅佳人 / 124
24. 有人推荐我 / 128
25. 形势不乐观 / 133

26. 触及利益 / 138
27. 这潭水好深 / 144
28. 姜还是老的辣 / 150
29. 渐入雷区 / 157
30. 董事长的谈话 / 163
31. 再次见到她 / 169
32. 釜底抽薪 / 175
33. 危机四伏 / 180
34. 终于等到你 / 186
35. 惊心动魄 / 192
36. 来龙去脉 / 198
37. 深奥的谈话 / 204
38. 提高权限 / 211
39. 醉翁之意不在茶 / 217
40. 实施计划 / 222
41. 摊上大事 / 228
42. 精彩的立项会议 / 235
43. 期盼那一晚 / 242
44. 浪漫之夜 / 248
45. 奇怪的相片 / 253
46. 第一次争吵 / 260
47. 又中阴招 / 266
48. 感情决裂 / 271
49. 困境重重 / 276
50. 走上绝路 / 281
51. 希望在转角 / 286
52. 再见初恋 / 292
53. 死里逃生 / 298
54. 真相大白 / 303
55. 身世之谜 / 309
后记 / 316
网友评论 / 318

1.
雨夜邂逅

有人说，如果你在一座城市里没有过爱情，那你永远也无法了解这个城市；如果你要离开一座城市，最好先从离开属于它的爱情开始。

认识惜悦的那个夜晚，如今想来还是恍如昨日。

那是一个大雨倾盆，适合偷情的雨夜。我开着车缓慢地行驶在滨海大道上，眼前是一条尾灯交织的红色车流，豆大的雨点密密麻麻地砸着我的车窗，车外电闪雷鸣，老天爷就像个守了五年活寡终于搞到男人的荡妇一样，不要命地发泄着。

正准备放一张 CD，舒缓下沉闷的心情。突然，伴随着“咣”的一声响，车子猛地传来一阵强烈的震动，她就这样追了我的尾，闯入了我一潭死水般的生活。

我把车移到了路边，她的车头蓝白相间的 LOGO，通过后视镜的反射，闪晃着我的眼睛。在这个雨天的夜晚，昏黄的路灯下，纯白色的宝马，仿佛一个幽幽的白色鬼魅站在了我的身后。

当时的我吓傻了，想起网上太多关于宝马车主的负面新闻，我很害怕她跑过来一把拉开车门踹我几脚，然后大叫我爸是局长，要拿钱砸死我。所以我的手指死死地按在了门锁按钮上。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瓢泼大雨把车窗砸得砰砰直响。后面车上的人还是没有动静，我忍不住了。谚曰：山不过来，我便过去。我打算先发制人。仔细查看了车上只有一个女人，我没有雨伞，只好顺手拿起了包和手机，如果她骂我，我就报警；如果她打我，我就用包挡着。这样估摸着，我雄赳赳气昂昂地下了车。

雨点像乱箭一样射了过来，我只好用包顶在头上，正狼狈地左张右望时，我看到她的车门灯亮了，她侧身过去打开了副驾驶的门。于是，我飞快地跑过去，像一只黄鼠狼似的溜进了车内。

一股百合清香迎面扑来，是我喜欢的味道。但我顾不上这些，不能在气势上输了人家啊，于是大声质问：“这位美女，虽说我开的是辆日本车，但是你干了人家的屁股，好歹也要下车给个说法吧？”

她不好意思地笑道："实在抱歉，车上没伞，这雨又下得那么猛，所以不敢出去。"婉转动听的声音在耳边响起，我的怒气早已跑到九霄云外。

我打量着这个五官精致，肌肤如雪般光洁的女人，一双美丽的大眼睛，仿佛会说话似的，水汪汪地正看着我。见我用手理着头发上的水珠，她从包里掏出一条白色手帕递了过来，"淋了那么多雨，擦下吧。"声音温柔似水，让人陶醉不已，顿时一丝暖意沁入心间。先不管她是富二代还是官二代，二奶还是小三，至少她的温文尔雅、善良体贴让我对她的好感一下子升到了五颗星。

我毫不客气地接过来，三两下擦干了头上的水，闻着手帕上的香味，侧头故意问她："这不会是你洗澡用的吧？"她笑得花枝乱颤说："当然不是啦，怎么可能？"见我如释重负的表情，紧接着又坏坏地说道："洗车用的。"这下轮到我泪流满面了。我把手帕塞进了包里，想着以后洗干净再还给她。

"我刚打电话叫了保险，不过这天气一时半会儿恐怕到不了。"她叹气说道。

我说不用等了吧，也没什么大碍，旁边就是鹏峰本田，我把车开去弄下漆就好。

她有点惊讶地问道："你不用保险公司赔吗？"我很爽快地说："不用啦，又没多少钱，没必要那么麻烦。再说了，茫茫人海，能够让我认识你这么心地善良的大美女，这是一件多么幸运的事，珍惜缘分。"

当然，这也是我的心里话。

她开心地笑了，露出一口整齐洁白的牙齿，对我说："那好吧，我陪你一起去看看。"

车子的后保险杠和尾箱盖要钣金，还有喷漆，4S 店报价一千多块，而且三天后才能取车。见我办完了手续，她说："上车，我送你。"那语气根本不容拒绝。

我心里喜滋滋的，仿佛比吃了蜂蜜还甜。

她熟练地发动了车子，问我："花一千多认识我，会不会觉得成本太高了点？"我看着她的眼睛回答："钱本身不会给人带来快乐，只有花钱才可以。至少，认识你我觉得很开心，这就足够了。"

她满意地点了点头，对我说："我叫惜悦，很高兴认识你。你住哪儿？"

"书香门第。"

"梅林关那个？不错，这名字还挺符合你的文弱书生气质。"

我说："你这是在赞美我的瘦吗？不带这样挖苦人的。"她哈哈地笑了起来，然后目视着前方，专注地开着车。

车子转上了深南大道，雨竟然稀稀落落地停了，让人心情大好。到一处红灯时，我把车窗降了下来，大口地呼吸着新鲜空气。边上慢悠悠地靠上来一辆车，司机大哥一直盯着我看，先是一脸鄙夷，看到我侧边的人后立即变成了惊讶，然后是羡慕，最后是彻底的膜拜。

这是个表情帝。

我有点不太自然，低沉着脑袋。突然，她的声音如夜莺般地响起："我累了，要不你来开好不好？"

善解人意的女人最美丽。

我开门，下车，关门，再开门，上车，关门，迅速地坐进了驾驶室，潇洒的动作一气呵成。

当然，这是我自己觉得的。

绿灯，挂挡，起步，一股强大的推背感传来。在表情帝还没来得及切换神情的那一瞬间，宝马像离弦的箭一样冲了出去。没什么别的意思，我只是想要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我的低调。

还没开始体验速度与激情，很快前面又是红灯，我无奈地减速停了下来。路边一对穿着校服的情侣正在卿卿我我，看得我思绪飞扬，以至于变灯了都没察觉。"绿灯了。想什么呢？你的初恋一定比他们还早吧？"她在身边提醒我并问道。

我轻踩油门，认真地告诉她："让你失望了，我的初恋是在大一才开始的。"

她饶有兴趣地侧头看着我，一脸的好奇说："是吗？怎么开始的？说来听听？"

我长舒了一口气，深深地回忆起了往事："那是一个风和日丽的午后，操场上学生来来往往。我手里捧着刚从同学那里借来的《金瓶梅》，求知若渴地看一眼脚下看一眼书，就是不舍得看前面，结果和迎面走来的她撞了个满怀。"

她扑哧笑了，追问道："然后呢？怎么好上的？"

我一边开车一边回答她："第二天，我打听到了她的班级，托人送去了情书，百度了几句好诗，'我在这个年纪爱上你，不是因为你有多么美丽，而是那天阳光明媚，你恰好穿了一件我喜欢的白衬衫。我心中的女神，你愿意和我在这人生最美好的年华里，一起谱写最美丽的精彩吗？晚上 8 点，我在食堂后面小树林等着穿白衬衫的你。不见不散。'"

"她一定来了！对吧？"惜悦竟然听入了迷。

我说她没来，只是托室友送来了一张字条。

"啊？字条上写着什么？"她一脸的惊奇。

我故意卖着关子不告诉她："你猜猜。"

她嘴里说讨厌，猜不出来，然后伸手过来摇着我的手臂："快说。"全然不顾我在开车。

她肯定不知道，好奇害死猫。

我无可奈何地告诉她，上面写着：白衬衫洗了，还没干。

她大笑了起来，说道："怎么那么较真？换件衣服赴约不也可以吗？"

我轻叹了口气说道："初恋之所以美好，不就在于我们那个时候的纯真吗？"

她若有所思地点着头，打破砂锅问到底："后来呢？怎么样了？"

"后来，就遇见了你啊！"我盯着她一脸坏笑。

"去你的，怎么可能？中间不知道遇见过多少个了。"她一脸的不相信。

"找一个最爱的、深爱的、相爱的、亲爱的人来告别单身"，手机铃声突然响起，我看了眼来电显示：秦浩。这个人的电话总是会在不恰当的时机、不合适的地点响起。我很不情愿地按了接听键。

手机里传来了口齿不清的号叫声："高兄啊，我，我喝多了，快来救驾啊。"

我很不爽，从牙缝里挤出两个字："在哪。"

"'月色'，快来。"

我将手机换到了左手，右手握着方向盘，骂道："禽兽啊！又去那么肮脏、淫秽、色情、阴暗，有害身体健康，不利于家庭和谐，给社会造成不良风气的地方！更可耻的是，每次都不叫上我！"

我打着转向灯，将车并到右转车道，然后对她说，没什么，一哥们儿喝多了，我们去看下他。

"月色"，深圳最火爆的酒吧之一，这里是一夜情产量最高的生产线。有钱的在这儿找乐，没钱的在这儿邂逅。我们从深南大道转过去，很快就到了。我停好车，没有征求她的意见，直接锁好车走了进去。泡妞，有时就像打球，得随时掌握好发球的节奏，关键时刻，一定不能把球抛给对方。倘若此时我问她要不要一起进去坐一下，万一她矜持或有顾虑，肯定会推托太晚或者下次吧，那样的话鸭子还没煮熟就飞走了。事实证明我是对的，她下了车就跟着我一起走了进去。

劲爆的歌声从里面传来，这是个容易让人像狼一样发情的地方，里面到处都散发着暧昧的气息，让人全身的血压都在升高。我放眼望去，很快就在一个昏暗的角落扫到了秦浩猥琐的身影。走到跟前才发现身边还坐着一漂亮女孩，短裙下修长的大腿在变幻的灯光下显得风情万种。秦浩正忙得不亦乐乎，上面用嘴凑在人家耳边喃喃细语，下面双手并用地测试着人家黑丝袜的手感。我走过去拍了下他的肩膀。他转过头来，看到是我，直接忽视，转而两眼放光地盯着我身后的惜悦。在我踹了他一脚后他才回过神来，不可置信地问我："这妞你带来的？"

我点了点头，看着他身后的美女低声问道："行情不错啊，新泡上的？"

他非但没有回答我，竟然还咬牙切齿地朝我小声说："你小子不厚道啊，有好资源从来不拿出来共享。"

那女孩彬彬有礼地站起身来，伸出手来对我说："你好，我叫小雅。"我握住了她的手，自我介绍："美女你真漂亮，我叫高寒，高处不胜寒的高，高处不胜寒的寒。很开心认识你。"然后我在她的笑声中指着秦浩介绍给惜悦："秦浩，禽兽的禽，耗子的耗。"他一下子急了，向前一步解释道："别听他瞎扯，我是秦始皇的秦，浩瀚无边的浩，美女，怎么称呼你？"

“马惜悦！叫她马小姐就行了！”我在边上插话道。

惜悦一脸意外地问我：“谁告诉你我姓马了？”

我回答说：“刚撞了我的车，马路杀手嘛，当然姓马了！”

她不好意思地笑了：“去你的，我姓王，王惜悦。”然后伸过手去要和秦浩握手。我在一边调侃道：“小心点啊，他的手经常摸不干净的东西，怕是有毒。”四个人欢笑着坐了下来。

现在是晚上十点多，在深圳喜欢夜生活的人都知道，这个时间刚刚是精彩生活的开始。虽然是下暴雨的天气，可是今晚酒吧里的人还是很多。舞池中间形形色色的妖媚少女不停地随着此起彼伏的音乐，疯狂地扭动自己的屁股，白皙的躯体在摇曳的灯光里格外引人注目。温和的服务生从帅气的调酒师那里端来了两杯酒，耀眼的灯光下，给力的音乐中，红酒妩媚得像女人一样诱人。

2.
月色酒吧

我平时很少来酒吧，所以并不是很适应。听了一会儿音乐，秦浩说："来玩猜谜游戏吧，我们俩男的 PK 你们俩女的，谁输了就喝酒，敢不敢来?"

她们竟然应声说好，于是秦浩说了游戏规则，开始出题："小明的爸爸有三个孩子，第一个叫大毛，第二个叫二毛，第三个叫什么？请答题。"

"当然是叫小明了!"两人异口同声地回答，同时向秦浩投入一脸鄙视的目光。

"哇！你们好厉害啊。"秦浩夸张地赞赏着，用一个很酷的动作，将杯里的酒喝得一干二净。为了配合他的虚张声势，我也喝光了杯里的酒。

"第二题，听好了，"秦浩清了清嗓子问道，"谁是世界上最可怜的人?"

小雅想了想回答："乞丐。"惜悦看了我一眼，答道："应该是孤儿吧。"

我说回答错误，赶紧喝酒吧，答案是炮兵连炊事班战士。

她们很诧异地问："为什么?"

我笑着说："因为整天戴绿帽背黑锅看别人打炮啊!"

她们笑着把酒喝了下去。小雅还意犹未尽地催着秦浩出题。

第三题，秦浩露出一脸的淫笑问道："请问男人要什么东西大，什么东西粗，什么东西硬，女人才会最喜欢啊?"

她们都不好意思地笑了，小雅大声抗议说："你太欺负人了，不准出那么黄色的题!"

我一本正经地对她们说："男人要财大，气粗，关系硬，女人才会最喜欢啊!"

"啊？是这样?"小雅笑得脸都红了。

秦浩取笑着小雅说："我们出的题那么正经，就你老往歪处想，思想太不纯洁了！接下来出个数学题考考你们如何?"

"放马过来啊!"小雅信心十足。

秦浩给她们倒上了酒，开始出题："一对情侣一起去买了一块饼，女生吃了3/7块饼，男生吃掉剩下的4/7块饼。男生比女生多出了5元，请问这块饼多少钱？"

小雅迅速回答："5乘以7，答案是35块钱啊。"

"不对，"惜悦紧皱的眉头舒展开来，然后一双眼睛弯成了月牙状，"正确答案应该就是5块钱，因为他们情侣之间肯定是男的付钱的。"

果然是个聪明的女人，秦浩喝完了杯中的酒，向我投来羡慕的目光，顿时让我觉得倍儿有面子。

"好吧，下面出道文学题，话说你是不是觉得我的知识特别渊博，才华横溢啊？没事的，人家说建立在崇拜之上的爱情，才是最坚不可摧的。"秦浩坏笑地看着小雅说。

"少嘚瑟了，出题吧。"小雅一脸的不屑，根本不接他的招。

"听好了，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首诗大家都再熟悉不过吧？"秦浩看着她们俩说道，"下面我要问的是，锄禾到底日了几个人？"

小雅听完后猛翻白眼，想了想，嘟囔着："一个，当午。"

"不止一个，"惜悦停止了思考，看着我，不太确定地问道，"还有汗滴和下土两个是吧？"

这是个智商很高的女人，这一刻我对她除了爱怜，还有欣赏，突然有一股想揽她入怀的冲动。

"哈哈！都回答错误。正确答案是五个，因为盘中餐和粒粒他们也很辛苦啊。"秦浩一脸的扬扬得意。

小雅听到后像只兔子一样蹿到他怀里，两人顿时扭打成一团，只见小雅作势掐着他的脖子骂道："我叫你出的什么鬼题目，你个流氓，大流氓。"

此情此景，我和惜悦都开心地笑了，然后我趁乱抓住了她的手。

柔若无骨，令我春心荡漾。

片刻过后，蹦迪时间到了，音乐突然被开到最大，几乎要震聋人的耳朵，男女都跑进舞池里疯狂地扭动自己的腰肢和臀部，打扮妖艳的女子嘻嘻哈哈地混在男人堆里面，用轻佻的语言挑逗着，男人们控制不住地回应着。

秦浩和小雅也手拉手上去了，我端起酒杯品起了红酒。

酒吧确实是个释放压力的好地方，那嘈杂震耳的音乐，疯狂痴迷的舞步，花红柳绿的洋酒，忽明忽暗的灯光，能让自己忘掉现实生活中所面临的压力，忘记那些曾经记忆深刻的往事，忘却那曾经留在心灵深处的痛……

音乐实在太大，惜悦在我耳边大声地喊我，我才回过神来。她的眼睛一汪秋水，分外妩媚，然后一脸兴奋地问我："为什么不上去跳舞？"

我确实是不想上去，于是对她说道："不想动！每个月总有那么几天，你懂的。"

她开怀大笑，凑过来我耳边问道："男人也会有吗？"

我举起酒杯，向她做了一个干杯的动作，回答她："当然！"

她也举起了她的红酒，对我说："Cheers（干杯）！"

我喝完伸过手去，把她拉进了怀里，她没有拒绝。

那是一种丢失了多年的心动的感觉。仿佛这么多年，我等的人终于出现。

她趴在我怀里，静静地呼吸着，乖巧得像一只猫。

我原以为，男人的怀抱能让女人停止思考。

可是，她却突然仰头问我："你多大了？"

我装作害羞回答她："你怎么能问人家这么隐私的问题？"

她看着我的目光满是不解。

我喝了口红酒说道："这个其实是要看气候和环境来决定的，有时会很小，有时会很大，比如此刻你坐在我怀里的时候，它就会变得越来越大，无穷的大。"

她很快听明白我的意思，骂道："你个流氓，我问的是年龄！"

我作恍然大悟状说："哦，原来如此，我28，你呢？"

"27。"

"D还是F？"我色眯眯地盯着她的胸部问。

"我不想跟你说话了，讨厌死了。"她假装很生气。

生气是女人的权利。但是如果一个女人愿意对你撒娇，说明她喜欢你。

我说："惜悦，我知道一种喝红酒的特殊方法，你想学吗？"

她转过头来看着我，微卷的长发披散在腰间，酒后的脸上荡漾着淡淡的红晕，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仿佛要把我的魂吸进去。

她咬了咬嘴唇，很意外地回答我："我知道，这个方法是需要我来配合的。对吗？"

我说："你真是冰雪聪明。"

她没有再说话，端起桌上的酒杯抿了一口红酒含在嘴里，双眼迷离，嘴角微翘。

我轻轻地吻了上去，缓缓地吸吮着。

耳中传来熟悉的歌曲串烧：

这默契
感觉像是一个谜
那是一种类似爱情的东西
在同一天发现爱在接近

那是爱
并不是也许
这条路应该如何走下去
谢谢你
说一声
爱你　我很想听

《类似爱情》，仿佛唱出了我的心声。

我在心中默默地祈祷，希望时间能够永远停留在这一刻，我想，抱她到地老天荒。

欢乐的时光总是过得很快，午夜后很多人开始陆续离开。猎物到手的，成双成对，艳遇失败的，一脸不甘。

所幸的是，生活总会给人们一个新的机会，这个机会叫明天。

我们也各自收拾着东西，准备撤退。秦浩大声地对我喊道："你负责送惜悦回家，明天我要用车，记得帮我开回公司，我和小雅打车。"然后在空中画着优美的弧线，扔过来一把保时捷钥匙，在五颜六色的灯光照耀下，折射着金色的光芒，显得格外牛逼，一下子吸引了临桌好几个女人惊羡的目光。

我顿时感到脸上火辣辣的，有一种人，不管任何时候都不会忘记装逼。

惜悦恋恋不舍地对我们说："我自己回去就行了，我们不顺路。"

"哎呀，送美女回家，住哪里都是顺路。"秦浩在边上扯着嗓子说道。

我也觉得，今天晚上，这是他说得最有哲理的一句人话。

天空下起了牛毛细雨，我在酒吧楼下转了两圈，才在一个角落找到了秦浩那一辆黑色的比亚迪。此时它正停在一辆 X6 和一辆路虎中间，显得格外鸡立鹤群，可怜兮兮。

我把车慢慢地开到了"月色"门口，看到惜悦一袭白衣静静地站在那里，那是一种出尘脱俗的气质，宛如一朵飘在雾起时的白丁香。

刚降下车窗，惜悦就看到了我，带着一脸惊疑上了车。

我迎着惜悦询视的目光，迫不及待地主动坦白："保时捷钥匙是秦浩那禽兽在淘宝上 18 块钱买回来的。"

她歪着头打量着我说："你们平时都是这样骗女孩子的？"

我急忙分辩："天地良心，他是他，我是我啊。"

惜悦笑着点了点头说："嗯，至少我看到了你的诚实。"顿了顿，又补充了一句，"高寒，其实你这人给我感觉挺踏实的。"

我装作受宠若惊的表情说："你知道吗？一般长得好看的人都会被莫名其妙地附加好多优点，聪明、善良、可爱……长得砢碜的人就一个词，踏实。"

她咯咯地大笑起来："你长得又不砢碜，只是瘦了点。对了，你和秦浩是怎么认识的？"

"两年多的同事。"我边开车边回答。

"你们公司做什么产品的？"她问。

"手机。"

惜悦一副恍然大悟的神情说："我明白了，让我猜下，秦浩在你们公司应该是做销售的吧，销售总监？"

这个她都能猜到，令我很意外。于是要她猜猜我。

她很有信心地说："你给我的感觉要比秦浩内敛很多，我猜你应该是做技术出身的，而且看你的思维和谈吐，不仅仅是一名普通的工程师，职位级别至少是项目经理以上，要么就是项目总监？"

这个女人开始让我由欣赏升级到高深莫测，能猜得这么详细，不仅要求看人很准，职位了解透彻，还得对手机通信公司的经营模式了如指掌才对。

我试探着问她："你的职业是公司行政类型的吧？只有这类人才能对职位构架这么清楚。"

她默认了，然后说："你只猜对了一部分，其实，我是在英国留学，攻读心理学时才开始学习阅人的。我还能看出来秦浩肯定曾经在部队里待过。"

果然是个不简单的女人，我回答："这个不难，当过兵的人是很明显的，步伐、坐姿都不一样，他确实当过两年消防兵。现在退伍了也算是专业对口吧，以前是搞消防救明火，如今是帮那些妇女熄灭心中的欲火，终究是为人民服务啊。"

她再次被我逗笑了，用手拉了一下勒得太紧的安全带说："说说你吧，为什么很少出来玩？像秦浩那样经常泡泡妞不挺好的吗？"

我一下子不知道如何回答，只好问她，你是想听真话呢还是假话？

她倒是很爽朗地说道："你说什么我就听什么。"

我看着眼前的红灯，深叹了口气说："你知道吗？泡妞其实是件挺麻烦的事，因为每认识一个新的女人，许多谎言就得重新说起，到了后面，又得要新的谎言来圆前面的谎言，最后，自己都分不清哪句是真了。我嫌累。"

她听得很认真，半晌没有说话，突然侧过头来幽幽地问我："可是你给我的感觉却是那么真实。你的意思是对我说的也都是谎言吗？我不信。"

红灯还剩 20 秒，我伸手过去捧着她的脸，含情脉脉地对她说："尽管我是骗你的，但你一定要相信我。"

"讨厌！"她撒娇似的推开了我说，"你是个很守旧的人，这年头了谁还用那么土的《单身情歌》做铃声。你现在找到那个最爱的亲爱的人了吗？"

我开车起步，说："找到了。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就坐在副驾驶室。"

她笑骂着说："你能不能有句正经的话啊，不理你了。"然后甩了一下打着卷儿的淡黄色的头发，扭头过去看着窗外，白皙的耳垂上，一枚耀眼的耳环映入眼帘。

外面雨一直下，车内却是那么温馨、祥和。

3.
回忆是一种宿醉

我把车子开上了深南大道。此时惜悦才反应过来，非常不解地问我："你好像都没问我住哪儿吧？我们这是要往哪儿开？"

我装作全神贯注地开着车，突然从嘴里吐出两个字："酒店。"

这其实是道测试题，是秦浩用来试探女人使用频率很高的一个绝招。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当你突然说出开房两个字时，女人第一时间的反应往往都是发自内心的。他把经常碰到的女人反应一般归类为四种：第一种，啊？你这人怎么这样？一脸的愤怒，这种属于很少出来玩的良家妇女型。第二种，你……怎么能把我想成是那么随便的女人？给自己立牌坊型。第三种，我们这样是不是太快了点？半推半就型。第四种，我那天看中的那个 LV 包包，真的好喜欢啊。找人埋单型。

而我此刻，最希望惜悦是第一种类型，又有点担心她是第二种类型，却更期待她是第三种类型，在心里祈祷她千万别是第四种类型。

可我说出来后，她竟然只轻轻"哦"了一声，云淡风轻，没有半点儿反应。

难道是我吐字不够清晰？把酒店说成了饭店？没理由啊，我正纠结着要不要重复告诉她一次，我说的是去开房，而不是去吃饭。她慢悠悠地开口了："去圣庭苑吧，那是我们公司的协议酒店。"

车子很明显地飘移了一下，那是因为我的手在抖。我彻底惊呆了，竟然出现了第五种回答！此时的我恨不得回去抓住秦浩的衣领，扇他几个耳光，告诫他："作为一名资深的泡妞专业户，与时俱进，多层次学习，将教材及时更新是一件多么重要的事。"

转头再看了一眼惜悦，她正低头转向窗外闭目养神，粉红色的脸蛋上，眼睫毛扑簌簌地抖，像蝴蝶湿了的翅膀。

我猛踩了几脚油门，比亚迪顿时发出了兰博基尼跑车的怒吼声，速度立马提升到了 60 码，不一会儿，我们就开到了圣庭苑酒店，在保安的一脸鄙视中，把车停进了地下停车场。

柔和的黄色灯光下，似乎一切都被染上了一层慵懒的惬意。室内暗黄色的浮华格调，低调且张扬。我踩在软软的地毯上，看着落地玻璃外那座典雅的露天花园出神。惜悦叫服务生开了一瓶红酒，然后找了两个高脚杯倒上，放到了窗前高档的棕色小圆桌上，顿时酒香溢满了整个房间。

她先端起了酒杯，柔情地对我说："来吧，为了我们今晚的相遇，先干一杯。"

我看着眼前杯中甘艳欲滴的红酒，还有对面她那面带桃花的笑容，拿着酒杯开心地说："嗯，美酒在握，佳人在旁。痛哉，快哉。"和她碰完杯轻饮而尽。

口感细腻醇厚，回味悠长，一入口就知道是价值不菲的好酒。

她又拿起了酒瓶，一边给我倒一边问："你最喜欢喝哪一种酒？白的，啤的，还是红的？"

我不假思索地回答："当然是红酒了，因为它没有白酒辛辣上火，没有啤酒涨肚反胃，它就像女人一样妩媚诱人，能抚慰人的情绪，让人忘记烦恼，更重要的是酒劲上来得缓慢、绵长，不会令我们丧失理智，只会给我们带来满心的喜悦。"

惜悦一脸的认可，露出赞赏的目光说："你说得真好！我也觉得是这样，不过，"她停顿了会儿说道，"高寒，其实你看起来不像是容易失去理智的人，因为你挺绅士的。"

"是吗？"我一脸神秘地笑着对她说，"告诉你一个天大的秘密，绅士其实就是更有耐心的狼。"

"哈哈，是吗？"她笑得合不拢嘴。我开始给她敬酒："来！愿我们的人生如今晚杯中的红酒，虽然有一天会走到尽头，但直到最后一刻都留着光辉！"

夜已深，春宵一刻值千金，暧昧的气氛越来越浓。兵贵神速，我不再浪费宝贵的时间，尽量使自己脸上堆满了坏笑，开始试探着聊一些隐含的话题："你很漂亮也很优秀，而且还见多识广，看过外面的世界，体验过了国外的风土人情以及英国的男人，会不会觉得中国的那个有点小？"

她的目光一下子变得狡黠，给我倒上了酒，然后不紧不慢地回答："怎么会觉得小呢？中国有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是英国的很多倍呢。"

很有智慧的一个女人，我正想着说点别的话题拉她下水，她反守为攻了："还是说说你吧，我很感兴趣。"

这是一场智商和情商的较量，虽然有了红酒助阵，但我竟然完全没有占到上风。

"我的事没什么好说的啊。"我只好敷衍道。

她不置可否，优雅地端起了眼前的红酒，低眉，浅笑，轻抿，启唇："说说你的过去，为什么现在的你会看起来那么忧伤？"

我反问她："说给你听了我能得到什么好处吗？"

她爽快得让我惊奇："当然，说完你可以做今晚最想做的事。"

我感觉她学的好像不是心理学，而是读心术。

我心中大喜地问："此话当真？"

"一诺千金。"她一脸的认真。

我喝了一口红酒，思绪随心飞扬："她叫婷，是一个潮汕女孩，煲得一手好汤，善良贤惠，温柔体贴。那时我刚来深圳，遇到她的时候一穷二白。我自卑地对她说人家有的是背景，而我有的只是背影，她说我爱的就是你的背影。那是一份共同吃方便面，能够谦让着喝汤的纯真爱情。我记得那年的冬天很冷很冷，蜗居在岗厦城中村的我们，没钱装热水器，每晚用插拔的热得快烧一桶热水两人分，我怕她着凉，倒给她多一些，她怕我受冻，再倒回来给我一些，每晚都得反复推让好几次，我始终觉得那是一生中最幸福的日子。"

惜悦仿佛听得入了神，过了一会儿，才重重地舒了口气问道："那后来呢？怎么分开了？"

我继续说给她听："她出身于一个很有钱的家族，父母都在加拿大，上班的公司是她叔叔开的，这一切我也是后来才知道，原来她是父母安排过来深圳体验生活的，还给她指定了结婚的对象。后面的事就不用我说了，一穷一富的一男一女，爱情注定要被一道世俗的天河隔开，没有面包，爱情终究是敌不过现实的。所以我放手让她去海的另一边寻找幸福。"

惜悦有些激动地问："她就这样舍得？你就没有想过挽留吗？"

"舍不得又能如何，撕心裂肺的挽留，只是不甘心的表现而已。况且，我又能给予她什么？"我一口气喝下杯中的红酒，呛得咳嗽个不停。

她迅速地抽了几张纸巾递给我问道："那你这几年一直没再找？"

我努力平复着心情，缓了缓气说："我一直以为她会成为我的妻子，会是和我一起老了看日落的人。理所当然的，我把她当成了生命的全部，投入了全身心的爱，始终无法轻描淡写。这些年，身边虽然围绕着莺莺燕燕，可是，千帆过尽，却再也找不回当初那一叶轻舟的感觉。"

"高寒，其实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你总会在以后的时间忘了她，先忘了她的样子，再忘了她的声音，忘了你们的海誓山盟，忘了你曾经对她的爱，现在不行，以后也可以。"她的安慰中透着一丝惋惜。

"是啊，也许有一天，我会忘记当时深爱的她的模样；也许有一天，我会忘记曾经一起经历的所有细节；也许有一天，我会忘记为她的奋不顾身。所有关于我们的记忆，都敌不过流年的冲淡。但我想，无论时间如何流逝，以后的我，都忘记不了当初爱她时的那种不顾一切的心情。"

"嗯，我能理解，那是一种弱水三千，只取一瓢的痴心。"

“我是不是很傻，很没用?”

“当然不是，一辈子只爱一个人，并不丢人。但我想告诉你的是，既然知道是一份无法挽回的感情，你就不能再继续这样望梅止渴地爱下去了，不能再抱着回忆过日子，你还有将来！更适合你的那个她，一定还在什么地方等着你！你要趁早收拾好心情准备迎接她的到来!”

我想我当时的眼神一定是迷离的，我就这样看着她，傻傻地说道：“你说的那个她，要是你该多好。”

惜悦无言以对。

压抑在心底的情感一旦找到了出口，就会如同火山爆发一样，想制止都无能为力。我向她倾诉的欲望越来越强烈：“你知道那是一种什么感觉吗？爱一个人就那样爱了很多很多年。终于有一天，发现自己不再爱了，也不需要再爱了，却没有想象中的欣喜。心突然就空了下来，不知道还能爱谁，更不知道怎么去爱了，害怕再一次地爱上一个这样没有结果的人，怕会再次失去，再次受到伤害。”

惜悦突然站起了身，走过来把我的头温柔地抱在了怀里。我闻到了一股夹杂着百合味道的淡淡体香。

她满是心疼地摸着我的头说：“这些年你一个人肯定过得很辛苦吧?”

“我感觉自己就像一根蒲草一样，能抽出太多丝，可是，不能喊疼。每天在公司强颜欢笑，下班后孤独买醉。习惯了寂寞，习惯了遇到事情自己和自己商量，习惯了自己承受打击，当一切成为习惯，我却又发现迷失了自我，我发现自己没有兴趣了，我把爱情丢了以后，又把兴趣丢了。当酒精起不到催眠作用，我开始害怕每晚要上床睡觉的时刻，夜深人静时只有等呀等，熬呀熬，困得撑不住了，也就倒头就睡，有时在沙发，有时在床边，有时在洗手间。这些年，我就这样行尸走肉地走过来了。”眼泪不听使唤地漫了上来，汹涌地流淌着。

在一个认识才几个小时的女人面前毫无顾忌地流泪，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次。

外面雨已停，此刻竟然有丝淡淡的月光透过落地窗照射了进来，暖暖地包裹着我们的身体。

我把头深深地埋在惜悦胸前，“对不起，我是真的累了。”

她轻轻拍着我的肩膀说：“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今后的路还很长，当你一个人的时候，别再想两个人的事，把回忆丢在一旁。当你郁闷的时候，就只想开心的事，把忧伤抛在脑后，敞开心灵，好好生活。好吗?”

我没有再说话，只是把双手紧紧地缠在她纤细的腰上，像是一根藤。

心里渐渐开始宁静，像是黑暗里没有波涛的大海。丝丝睡意袭了上来，我迷迷糊糊地说，想要冲凉。

然后蒙眬中有个温柔的声音在耳边响起，仿佛来自遥远的天堂。

“睡吧，咱明天再冲。”这是我听到的最后一句话。

与惜悦的这场较量，最终以我的惨败而告终。只是，在以后的日子里，每当回想起这个晚上时，心里总会有个奇怪的声音响起：你虽败犹荣。

4.
“百撕不得骑姐”

人们说，世界上最美妙的声音，就是我躺在床上，你在卫生间，传来哗哗的洗澡声。第二天早上，这个水声让我从梦中惊醒。

当她裹着白色浴巾走出来的那一刻，我的眼睛，不够，还有我的整个身体，我的灵魂都被震撼了。因为，那本身就是一种震撼人心的美。不羡鸳鸯只羡仙，她仿佛就是仙女，不，就算仙女也不如她。

她的头发在滴水，我的欲火在升腾。

顿时觉得嗓子干渴难忍，我已说不出话来。

我想她一定是看到了我那拼命滚动着的喉结，所以，笑着给我递来了那杯水。

不冷不烫，带着她手上的温度，经过了我的喉咙，缓缓流进我的胃里，然后，是心里。

我终于能出声了，我说：“你昨晚骗了我。”

她又笑了，像春天的花儿般灿烂。她说：“昨晚你在我怀里睡得像个婴儿，难道说，这不是你最想做的事?”

我默然。想想这确实是我好长时间以来睡得最好的一个觉。

可是现在，在她怀里睡觉已经对我没有吸引力了。

我要做更有意义的事。

于是我向她伸出了双手，她迈着轻盈的脚步，乖乖地，缓缓地走了过来。

我感觉到我的心跳，随着她的步伐在用剧烈的节奏跳动着。

终于，她进入了我的怀抱。

她很听话，我很喜欢。

乳峰确实比珠峰更刺激，因为她能激励所有男人去冒险，去攀登。不论年纪，不论体质，只要你是正常男人。所以，乳峰其实比珠峰更有吸引力，更让人有征服欲。

我任意抚摸，任意揉捏，任由变换着各种形状。

可是她明明就躺在我的怀里，却为什么会让我觉得这么近，又那么远？

我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使劲把她抱得很紧，很紧，仿佛一松开她就要消失。

她仰起头深情地看着我说："别这样好不好？我们来日方长。"

可我现在，只想"日"后再说。

因为我讨厌等待，更害怕失去，我已经对来日方长的爱情，没有了信心。

我闭上眼睛，对着她的嘴用力地亲了下去，她开始热烈地回应着我。

吻是个没有时间概念的东西，因为一旦吻上，时间就会静止。

所以我也不知道过了多久，她松开小嘴，抬起下巴顶着我的脸，看着我的眼睛，兴奋地喘息着问："你相信一见钟情吗？"

我说："不，我宁愿相信一见如故。"

她说："对了，就是这种感觉，见你第一眼就觉得好熟悉，好亲切，好真实，好温馨，仿佛早就与你相识。尤其是你的那股时而浓时而淡的忧伤，真的让我很神伤。"

人世间最大的幸福，莫过于发现自己爱的人，正好也爱着自己。

我说："So do I。"粗鲁地一把扯掉了她的浴巾，满床春色，一览无余。

在浴巾以自由落体的速度掉落地毯的那一瞬间，我又重重地吻了下去。

从上到下，从左到右，每一寸肌肤。

她开始欢乐地叫腾，发出动听的呻吟。我突然觉得，这才是世界上最美妙的声音。

我的热血开始沸腾，像是积蓄万年的火山喷发，我甚至可以听到血液在体内像已经烧开的水一样咕噜咕噜翻滚着的声音。

然而，讨厌的电话铃声在这个时候突然响起，令她美妙的呻吟戛然而止。

这就是生活的高明之处：它在给你准备惊喜的同时，一定不会忘了随时给你带来一点意外。

人类，为什么要发明手机？

我非常恼怒地将电话一脚踹了出去，才突然回过神来，我是关了机的，为什么还会响？

原来，是她的。

她一脸的无奈，抱歉地冲我笑了笑，伸手拿了手机过来。

我还保持着趴在她身上的姿势，她没有看是谁打来的，就这样按了接听键，一点防备我的意思都没有。

她信任我。

我的心里突然有些小感动。因为在深圳，比钻石难得的，是处女，比处女还难得的，是信任。

通话声音很清晰地传进了我的耳朵："王总，我是陈助理，您上午会过来公

司吗？市场部的同事要出发去印度，有两份预算等着您签字。还有蔡总和集团总部的人员临时要来公司，马上就会到达。”

她惊得突然坐起，对着电话说：“好的，我马上到。”然后挂掉了电话，表情开始变得复杂。

我向她张开了怀抱。

她趴在我胸前对视着我的眼睛，距离很近，很近，近到我能从她的眼眸中看到自己的影子。

我没有说话，只是用眼神表达着我的不满，用我的沉默向她抗议。良久，她开口了：“你是爱我的，对吗？”

我拼命地点头，因为这让我想起小时候大人手里拿着糖要我叫阿姨。

她又说：“如果你对一个人有欲望，那叫喜欢；可如果你能为一个人忍住欲望，那才叫爱。你说对吗？”

我只有沉默，不然我还能说些什么呢？不让我上她还说得那么冠冕堂皇，不仅扣了一顶那么大的帽子，瞬间还把问题提升到了爱情的高度。

可是，我不甘心。

她爬起来开始找衣服，胸前那两团雪白的柔软，晃得我的眼睛生疼。

我想阻止，但是没有勇气。

她把红色的内衣套到了胸上，再穿过两个手臂，然后挪到我的跟前，转身命令我：“给我把后面的扣子扣好。”

我想我是爱上了她的风情，因为女人的风情，是一门技术活，多一分是做作，少一分是轻浮。

而她，恰到好处。

我对扣上其实是没什么经验的，因为帮女人解开的机会永远比扣上的次数多。

全天下的男人都如此。

但是，我还是帮她扣上了扣子，当然也没忘了顺手多摸几把。

她回过头来在我额头上轻轻地印上一记吻，看着我的眼睛宁静如水。

她说：“天亮了，我要走了。”

恍惚中我以为她后面还会加上一句，再不走，姥姥要来捉我回去了。

我感觉自己的心随着她这句话而一下子被掏空。

我非常难过地问她：“你是小倩吗？如果是，就别扔下你的宁采臣。”

她笑了，这次笑得有点苦楚，我分明从她眼中看到了满满的依依不舍。

她的脸又再次凑了过来，我充满期待地闭上了眼睛。可这一次，她只如蜻蜓点水般地亲了一下我的嘴唇，然后说：“再睡一觉吧，听话。”

我仿佛被施了魔法，哑然失声。心里的欲望渐渐退了下来。

我想我是被她控制了思想，心有不甘，却深陷其中，欲罢不能。

悲哀的是我竟然还有些许的心甘情愿。

这是个多么贱的节奏。

到底为什么？

我不知道，但我肯定永远不会忘记今天所发生的事。

她善解人衣，却让我“百撕不得骑姐”。

脑子里乱哄哄地想着这些，我又沉沉地睡了过去。

人只要还活着，就没有睡不醒的觉。我想肯定是惜悦走的时候，帮我拉上了房间厚厚的窗帘，把灿烂的阳光挡在了窗外，才让我醒来后恍如隔世，不知所措。

我在一片昏暗中翻身下床，拉开窗帘打开了窗户，一股新鲜空气扑面而来，外面阳光明媚，宛如我的心情。

手机在我的脚下静静地躺着，仿佛一个被遗弃的孩子，看到它，让我想起一个叫惜悦的女人，顿时心像开满花的树，幸福而甜蜜。

我这到底是在回忆还是回味？

事如春梦了无痕。

我打开了手机，小艳的短信如期而至。

老大，三件事：

1．X25 的项目今天上午已正常量产出货，我安排了周工现场跟线。

2．X22 的电池盖这次交货一万，对比样板出现了很严重的色差，我已安排品质部从工厂调样回公司给销售确认，看能否在接受范围内。

3．五金厂的张总想约你晚上一起吃饭，看你是否有时间。

另：我今天帮你带的，还是营养快线和面包，放你桌上了。完毕。

小艳是我的助理，从毕业后就一直跟随着我。乖巧伶俐，能力不错，办事干净利落，让我很省心。

正在查阅着短信，有电话呼入，我按键的同时不小心接通了，秦浩的声音如雷贯耳地响起：“你小子再不开机我就准备报警说你携车潜逃了。”

我冷哼了一声，回答他：“得了吧，就你那辆比亚迪，卖了还不够付停车费的，我嫌费事。”

他很不爽地“哼”了一声，然后阴阳怪气地说：“高兄，快点来公司，我给你买了牛鞭、狗鞭加羊鞭，大补的！”

我没再理会他，挂了电话，准备去洗脸刷牙，突然看到床头的柜子上放着一张字条，我走过去拿了起来，只见上面写着一行娟细的小字：我会用我的爱温暖你的曾经，相信我。惜悦。

那一刻，一种感动深深袭击了我。无异于多年以前的一个早晨，在岗厦农民房的阳台上，突然看到婷穿越马路帮我买爱心早餐的身影。整整一天，我都感到

莫名的喜悦。一个很寻常不过的日子，仿佛也被早上的感动镀上了金边。

我舒舒服服地洗完了澡，迈着轻快的脚步下了楼，去停车场找到了秦浩的车子，慢悠悠地开回了海松大厦。

温暖的阳光透过窗户，斜射在我的桌子上，整个办公室显得亮堂堂的。我打开电脑，习惯性地查阅邮件，登上 QQ。

小艳发过来信息：

她：老大。

我：嗯？

她：快点吃早餐。

我：嗯。

她：今天有什么喜事吗？

我：嗯？

她：刚才进门的时候，我看到你笑了。

我发了个龇牙的表情过去。

她：你又笑了？

我：嗯。

她：今天心情这么好啊？

我：嗯。

她：我可是好久好久没看到你这么开心地笑了。

我：嗯。

她：能不能不嗯？

我：不嗯。

正聊着，秦浩贼头贼脑地走进来了，带着一脸不怀好意的坏笑说："你小子是三年不开荤，开荤吃三年啊。昨晚战场在哪儿？"

"圣庭苑。"

"什么？你可真舍得下血本哪。不过好马配好鞍，好酒店配好女人，你的定位是正确的。"他继续说。

我白了他一眼，没搭话。

他一点都不介意，而是堆起一副贱贱的笑脸又来问我："高兄，深藏不露啊，昨晚战况怎样，谈谈感受，如何？"

我不想和他纠缠这种话题，淡淡地回了一句："还行，就那样。"

谁知他一脸不满，脸迅速拉了下来，双手支撑着强壮的身体，压在我的办公桌上，盯着我冷冷地说："你如果不装逼，我们还是好朋友。"

我一下子被他逗乐了。问他："昨晚那个小雅是做什么的？长得还挺漂亮的。"

他这次却一反常态，没有吹牛，非常谦虚地说："好像是在茂业做化妆品销售的吧，唉，和你的宝马妹没得比，她这充其量也只算得上是一款普通功能机，而你的惜悦，绝对是一款高端智能机。"

男人都是这样，不仅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而且心里还惦记着别人的。

我说："卖化妆品的女人一般都很精致，懂得打扮自己，而且，小雅看起来人蛮不错的，你肯定也挺喜欢的吧？"

他深深地叹了口气，露出一脸欠揍的表情说："《阿飞正传》里面有句经典的台词，我始终觉得是为我量身打造的：'我这一辈子不知道还会喜欢多少个女人，不到最后我也不知道会喜欢哪一个。'"

我说："不错不错，其实还有一句台词也是为你设计的。我记得《我和春天有个约会》里还说过，'感情就是这样，你伤了别人，无论有意无意，就会有一个人来伤你。'所以你还是少作孽吧，为他人，也是为自己。"

正说着话，小艳敲门进来了，急匆匆地说："老大，黄总找你。"

我把目光投向秦浩，他对我说："找你肯定是好事，你可能还不知道吧？X25招商火爆，下面渠道反映很好，老黄找你肯定是要给你们论功行赏，快去吧。"我有点将信将疑，伸了个大大的懒腰，起身走进了老板办公室。

5.
老板突然的大方

其实老黄并不老，也就四十来岁，可是资产已经几千万了，潮汕人做生意厉害，确实是让人很佩服的。他今天穿了一件花衬衫，挺有港式风味的，很有型。动作娴熟地给我泡了一杯工夫茶，说实话我是喝不习惯的，在我们老家泡茶都是大杯大杯的，那样才喝得过瘾。

他看起来挺高兴，喝完杯里的茶对我说："小高啊，X25 项目做得很成功，市场反映良好，销售部下面各个省报上来的首单估计就有 30K 了，你功不可没啊。我想奖励一下你们，你有什么好的想法?"

这个项目是一款直板手机，外观设计的时候融入了苹果手机的元素，然后加班加点赶了项目进度，所以比别的公司提前量产出货了。现在是乔布斯时代，出得早的产品沾他的光卖得好也是理所当然的事。

我说："没什么特殊要求，大家赶这个项目也挺辛苦的，就申请一笔奖金下发给他们吧。"

老黄说："可以啊，多少?"

凭我对他的了解，说他是一只铁公鸡都算抬举他了，铁公鸡至少还能有点铁锈，他简直就是一只不锈钢公鸡。每次要他几个钱就好比从他身上割几块肉一样，所以我估计最大限度也就一万块，超过了肯定不会答应的。

但是该试探的还是要试探，于是我开口说："两万吧。"

没想到他竟然很爽快地说："好啊，等下我跟财务部说一下，你去领出来安排下去吧。"

多年的职业经验告诉我，老黄今天的举动不寻常。

当一个老板突然变得大方的时候，绝对不是赚得太多或者是良心发现，百分之百的可能是另有隐情。

而且，对于 X25 这个项目的大卖，按理来说应该算是件好事，但我总有一丝不太好的预感，这种感觉，来源于我的直觉。说不清，道不明。

我没有再去想那么多，因为生活中总会有太多我们意料不到的事，在它发生之前，我们只能等待。

我知道，有些时候，利益才是团队最好的凝聚力。荣誉和好处，那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是整个团队的，不属于我一个人。于是，两万块我一分没要，全部被我按比例分了下去，项目部的每个人都欢呼雀跃。

今天心情很不错，而且事也不多，我推掉了晚上的应酬，打算下个早班。

秦浩今晚要去小雅那里过夜，我把他送到了华强南，把他的比亚迪开了回去。

回到家竟然又困得不行，蒙头大睡，也许，人的精神一旦得到彻底放松，就会想把之前欠下的觉全部给补回来。

一觉醒来，天都黑了，昏暗的房间内，感觉一丝落寞袭上心头。我从包里翻找着我的手机，没想到一不小心把惜悦的手帕给顺手掏了出来。

于是，我开始洗她那条洁白的手帕，反复地洗，翻来覆去地洗，终于，洗干净了。

我把它晾在阳台，躺在沙发上盯着它，看它随微风飘扬，思念着它的主人。

然后不由自主地，我拨了秦浩的电话。电话响了好久，都没人接听。我又重拨了过去。

终于，对方接起，秦浩传来的声音里还带着一些压抑着的喘息声。他说："你小子深更半夜地打电话干什么啊？人家第一回合才刚刚结束。"

我对他说："你让小雅听电话，我找她。"

他非常不乐意，很是恼火地说："你大半夜找我的女人，有没有搞错啊？"

我只好故意朝他说道："哥寂寞，想找你女人聊聊天，不行吗？"

他彻底无语了，我这边能听到他叫嚷着将手机递过去的声音："高寒那个神经病找你。"

"你好，高寒。"小雅甜甜的声音在电话里响起。

我说："小雅，我就长话短说，不打扰你们的雅兴了。你明天帮我在你们店里挑一款香水，百合味道的，好吗？"

她很高兴地说："好啊。"然后又小声问道，"是要送给惜悦的吧？"

我说："你好聪明，这么机密的事情都被你猜出来了。"

"这么明显还用猜啊？"她笑呵呵地说，顿了下，又问道，"对了，高寒，关于价钱有什么要求吗？"

我非常大方地说："哎，钱不是问题。大家都这么熟了，你竟然还这么不了解我，真是太让我失望了。对了，你那儿的香水有20块钱左右的吗？"

她被我逗乐了，咯咯的笑声从手机里传了过来。

我挂了电话，房间里又重新安静了下来。透过玻璃，能看到街上的车水马龙。我心里想，此时的惜悦在做什么呢？明天去送手帕和香水给她，要不要预约个时

间？她这种大忙人，上班可不像我这么懒散。

我打开了手机，翻找着通信录。

突然感觉心在往下沉，像是飞机奔腾着降落在跑道。自言自语地犯起了嘀咕，我竟然没有她的号码！

她的车牌号，我没注意；她的名片，我也没有；她没要过我的电话，我也没拨过她的手机。我们在一张床上度过了一个晚上，我竟然除了她的名字，一无所知。

左思右想，我又拨通了秦浩的电话，这次很快就被他接起。

还没等通话的声音响起，我就第一时间朝电话里说道："秦兄请息怒，实在不好意思，请稍稍延迟一下第二回合的时间，因为我还得打扰一下，有个问题想要向你打探打探。"

我听到了他有点不耐烦的声音："你说吧。"

我想了几秒钟，试探着问道："你有没有，可能存了惜悦的电话？"

他中气很足的声音响了起来："怎么可能？她可是你的妞，我存她电话做什么？拜托你别把我想得那么龌龊好不好？我泡妞那可是有职业道德的！"

是啊，人家泡妞也有职业道德，可我泡妞竟然连人家号码都忘了存，这是多么没有道德。

他的声音继续在耳边响起："高兄，我说你今晚到底几个意思啊？先是打电话找我的女人聊天，然后又问我有没有你女人的电话，敢情你这像是想要找我换妻的节奏啊。"

我相当无语。"不说了，你们赶紧开始第二回合吧。"然后挂了电话。

我看着空荡荡的房间，竟然有一种好不容易中了大奖却弄丢了彩票的感觉。

我躺在沙发上思来想去，就只有酒店这条线索了，因为当时入住手续是惜悦去办理的，退房时前台说费用是由她签单结算的。

这一晚，彻夜未眠。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赶到了公司，小艳看到非常惊讶，忙追问出了什么事。秦浩见我的第一句话就是："什么情况？这午饭时间还没到，你怎么就跑来公司了？"

真心寒啊，想想平时我也算是挺守时的一个人，一个星期最多也就迟到个五六次，却没想到在他们心中的形象如此"光辉"。我关上了办公室的门，叮嘱小艳，今天上午不接客。

然后在网上搜索到了圣庭苑的总台电话。我定了定神，打过去说："你好！我是你们的协议客户，有信息要找你们复核，请帮我转给相关人员，好吗？"

里面传来转接分机后等待的彩铃声，我的心顿时充满了期待。

"喂。您好！"一个甜美的声音响起。

我说："你好，美女。有件事情想要麻烦你一下，我现在手上有一张你们酒店本月 28 号入住 1102 号房的票据，上面签字人是王惜悦，我们财务部想跟你核对一下，你看可以吗？"

"可以，您稍等。我这边查到的记录显示确实是有这一笔消费，请问还有什么能帮到您的吗？"接电话的女人挺有礼貌地说。

我有些忐忑地问她："美女，我这里是集团总部财务室，请你提供一下签字人的分公司名称和联系电话供我核对确认，可以吗？"

"对不起，先生。我们酒店和你们公司的协议里面包含了很严格的保密条例，尤其是对于你们这样的高级 VIP 客户，是不支持电话复核的。还有，每月和我对账的不是小乐吗？您是？"

我有点心慌了，只好硬着头皮说："哦，小乐这两天有事请假了，我顶替一下，帮她完成一些手上的工作。你也知道，现在月底了，是财务部最忙的时候，整天对账头都晕了，你就行行好通融一下啦，改天我请你吃饭。还有，你的声音真好听，我很喜欢。"

她很坚决地说："对不起了，先生，我们酒店的规定必须遵守的。再说了，这也是为了你们客户的信息安全着想，对吧？这样吧，明天我过去你们公司找你对账，顺便请你吃饭，好吗？还有，我也很喜欢听你的声音。"

我气得差点吐血地挂掉了电话，不愧是五星级酒店工作的女人，应对自如，油盐不进。

最后一条线索也没戏了，我突然感到一股失望的苦水，淹没了全部期待，靠在黑色的大班椅上，有点不知所措。

我已经彻底联系不上惜悦了，不知道此时的她，会不会也想着联系我？

6.
微信搭讪老板娘

最近一段时间为了赶项目进度，很久都没有睡过午觉了。中午，我吃完饭睡了一会儿，一觉醒来觉得精神非常好，我打开电脑，登上QQ，突然心血来潮，觉得之前的个性签名已经不适合我了。我想要换个积极点的，给自己一点正能量。于是，我很快便换成了：心若向阳，无畏悲伤。果断上线。

小艳第一个发来信息：老大，你今天怎么不隐身了？而且还改了个这么阳光的签名，挺不错的呢。

秦浩也紧跟着发过来消息：哟，高兄，跟宝马妹酒店睡一晚心就立马向阳了，看来女人的作用有时候比救心丸还厉害啊。

我没理会他的挖苦，发了个“滚”字过去。

然后无聊地查看着微信的朋友圈，看到屏厂的罗总发了动态：身心疲惫，人生了无生趣。我翻着看着，一不小心点了个赞。结果秦浩马上就进来评论了。

靠，你这是什么意思？你还有没有良心？明显人家心情不好，你还火上浇油，这么多年朋友了，一点都不厚道，我们看看热闹，幸灾乐祸一下不就行了吗？然后，我看到他也立马点了个赞。

过了还没到五分钟的样子，罗总电话就打过来了。

他好像无比愤怒和无奈，在电话里吼着：“苍天没眼哪！我怎么会认识你们这样的两个人哪？真是天大的悲哀！人生最大的失误啊！”

我说：“罗总你消消气，不要急，到底遇到了什么不开心的事？说出来让我们开心一下啊。”

他长叹了一口气，说道：“电话里也说不清，我们好久没聚了吧？晚上我请你们吃饭，明香。就这样。”

我说好，挂了电话，在QQ上找到秦浩的头像，发了个“在不在”过去。

他先是扔了个惊讶的表情过来，然后打过来一段话：找我有事直接说事，别问我在不在，在不在，你说让我怎么回答你？我说在，你跟我借钱怎么办；我说

不在，你请我吃饭怎么办；我说在，没好事怎么办；我说不在，有好事落下了怎么办？所以有事直接说事！这样我好知道我在还是不在。

有一种男人的名字，叫不要脸，而有一种不要脸，叫秦浩。

如果不是别人埋单，我才懒得叫他。我无奈地打了句话过去：晚上罗总请吃海鲜，你在还是不在？

他以光速回过来三个字：当然在。

我：你就是春秋时期那个卧薪尝胆的越王。

他：勾践？

我：够贱。

明香在华强北商业圈算是很有名的一个吃海鲜的酒楼。我和秦浩赶到的时候，罗总已经到了好一会儿了，那是没有办法的事，人家开的可是奥迪 Q7。说起罗总，那是绝对的高富帅，一米七几的个子，成熟帅气，还爱好运动，经常游泳跑步打球，所以有着强健的体魄和一张非常阳光青春的笑脸。更关键的是在深圳有好几套房子，资产上千万，自己开着一家生产显示屏的工厂，老婆是公务员，工作时间弹性大，所以家里的事全都包了，不用他操半点心。用秦浩的话来说就是，这么好的硬件条件，不用来泡妞，简直就是对高富帅这个词的亵渎。

吃海鲜是一定要喝点酒杀菌的，我首先敬了罗总一杯酒，我和他认识有好几年了，在深圳，彼此有利益关系的人，是很难成为真正的朋友的，但是在所有供应商里面，我和他最投缘，不管大家有没有合作，他都对我很真诚，所以我们算得上是最好的能交心的朋友了。

一杯啤酒下肚，罗总转过头来问我：“听说你最近搞了个上等美女，幸福啊。”

我很是不解地问他：“何为上等之分啊？”

他看了看秦浩说：“这还不是他教我的啊，一等美女漂洋过海，二等美女深圳珠海，三等美女北京上海，四等美女等待下海。”

我白了秦浩一眼，想起和惜悦都失去联系了，于是只好暗自苦笑。

没想到，秦浩的一番话让我多少有些意外。他说：“罗兄，我们还是恭喜恭喜他吧，这些年，他可一直是心中有座坟，葬着未亡人啊。如今好不容易遇上个心仪的，我们做兄弟的也应该替他高兴才是。”

本以为，秦浩整天嘻嘻哈哈的没点正经，洞悉不到我的内心；本以为，他整天只顾着泡妞，根本没工夫顾及身边人的生活。

原来，他都懂，一直都懂。

在深圳的每个人，都有一些说不出的秘密，挽不回的遗憾，触不到的梦想，忘不了的爱。

所以，在深圳和人交朋友，之间都有一条不可逾越的线，哪怕关系再好，也

不要随意去触碰他人的内心世界。

我心里有些感激他，把我当朋友，而又很好地坚守住了做朋友的底线。

我仿佛闻到浓浓的不是酒气，而是兄弟之情。

让我突然想起陶渊明写的：未言心相醉，不再接杯酒。

大家酒过三巡，罗总的脸上泛出了红光，淡淡的忧伤映衬在酒杯里。他说："你们都以为我过得很幸福，有房有车，有家庭有事业，可却不知道我心中的苦，无处诉说的苦。"

听到他说这些，我其实心里并不感到意外，生活本来就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子非鱼，安知鱼之乐也；子非鱼，安知鱼之悲。

我说："罗总，你的苦应该都是来自内心的吧？"

他喝了一口酒，大声说道："是啊，现在开工厂压力大，家里老婆又不懂这行，每次想和她聊聊生意上的事，感觉思想永远不在一个频道，交流不到一块儿去，所以心里一直憋屈着，压抑着，难受啊。"不知是酒喝得太快，还是说话说得太急，他被呛得咳嗽个不停。

秦浩拍了拍他的肩，说："兄弟，不是我说你，像你这么好的条件，本来就应该在外面找个人，哪怕能陪你聊聊天，安慰安慰你，满足下你的精神需求也是好的嘛。"

罗总脸上一如既往地洋溢出自信而阳光的微笑，眼中还带着一丝兴奋，可那丝兴奋转瞬即逝。

他带着一点神秘的表情说："我最近看上了一个茶叶商行的老板娘，人长得挺俊俏的，跟她接触了几回感觉人还挺投缘的，可惜我就是不知道怎么进展下去，而且我估计她也有男朋友了。你们说我是不是应该放弃？"

"千万别啊！"秦浩喷着满嘴的酒气说，"男人最恨别人勾引自己老婆，尤其是像你这种半途而废的。有男朋友又怎么样呢？你踢足球有守门员，球还不是照样进啊。"

罗总面露欣喜之色，急切地问道："真的吗？她会不会不答应啊？"

这就是男人最矛盾的地方：既想自己老婆守妇道，又想别人的老婆不守妇道。

我问罗总："现在到什么程度了？"

他不好意思地"呵呵"两声，答道："都还没开始呢，我才从别人那儿要到她的微信号，可不知道咋了，怎么都加不上她。"

他说完还把手机递了过来，叫我看她的微信相片。

我接过他的手机问道："你和她打招呼她不回应吗？你说的什么？"

他很老实地回答："我就发'你好'两个字过去啊。"

我心想，原来如此，这么漂亮的女人，估计每天不知道多少人搭讪呢，理你

才怪。

我仔细看了下她的头像，圆圆的脸蛋，弯弯的眉毛，噘着的嘴巴，波浪形的头发，确实别有一番风味。

于是，我打了“你好刁”三个字发了过去。

我手里的一只虾还没剥完，罗总就喜出望外地捧着手机说：“通过验证了，她加我了！”

秦浩在那边迫不及待地啃完手里的螃蟹，从桌子的另一边挪了过来，抽张纸巾擦了下手，然后摩拳擦掌地说：“来来来，让我来，让我来。”

罗总乖乖地把手机递给了他。

他伸手过来接住的同时问我：“就按平时的套路来如何？”

我说：“自由发挥。”

秦浩心领神会地点了点头。

她：我怎么刁了？

秦：你的发型好刁。

她：是吗？

秦：不过挺般配你的脸形的。

她：为什么？

秦：因为你的表情也很刁。

她：是吗？

秦：不过你本来就应该这么刁。

她：为什么？

秦：因为你长得很漂亮，有刁的资本。

她：你如果再说刁字我就不理你了。

秦：你如果再问为什么，我也不跟你玩了。

她：哈哈，那你换个好听的词来形容我，如果能让我喜欢就继续理你。

秦浩想了想，又马上问我：“高兄，用什么词好点？”

我：冷艳。

他发了过去。

她：哈哈，还不错。

这时，秦浩摇了摇头，将手机像烫手的山芋一样扔了过来说：“高兄，你喝的墨水比我多，还是你来吧。”

我将罗总的手机接了过来，开始进攻：

我：玫瑰花（表情）。

她：你干吗？

我：赠人玫瑰，手有余香。

她：今天已经有人给我送过了。

我：不同的花，不同的我。

她：有哪里不同？

我：当然有不同，今天送你花的，是已经把你泡到手的；现在送你花的，是还在泡你路上全力以赴的。

她：我才不要给你泡，人家名花有主了。

我：没关系，我的爱好就是趴在墙头等红杏。

她：哈哈，要是红杏就是不出墙呢？

我：那我就扛着锄头挖墙脚。

她：要是挖不走呢？

我：只要锄头挥得好，没有墙脚挖不跑。

她：哈哈，你真幽默。

我长舒了一口气，说了声“搞定”，然后合上手机，递给了罗总，叮嘱他，两天之内别再找她聊天。

罗总接过手机看了看我，又看了看秦浩，一脸的疑惑：“为什么要等上两天？”

秦浩正拿牙签剔着牙，一副懒得回答他的表情，朝我努了努嘴。

我看着罗总那一副求知若渴的表情，只好回答他，用古人的说法，这叫做欲擒故纵，按秦浩的做法就叫“装逼”。

罗总恍然大悟地说：“明白了！恩师啊，两位恩师啊，我都不知道怎么感谢你们才好。”

我们俩齐声说道：“别感谢了，赶紧去把单埋了吧。”

直到都已酒足饭饱，我们几个才作鸟兽状散去。我发动秦浩的车子，系上了安全带。

没想到他竟然从罗总的车上跑了下来，打开副驾驶的门，一屁股坐上了我的车。

罗总走过来敲着他那边的车窗不甘心地说道：“坐我的车嘛，我送你回家啊，还有问题想向你请教请教呢。”

秦浩带着一脸的不屑说：“我才不坐呢，孔子曰：宁可坐把妹达人开的比亚迪，也不坐不会泡妞的人开的奥迪。”

罗总听完脸上充满了落寞之情，嘴里骂着真不够意思，一步三回头地上了他的车。

我问：“孔子啥时说过这句话了？”

秦浩很不要脸地回答：“不记得了，反正不是孔子说的，就是老子说的。”

我将车子开出了停车场，问他：“秦王爷，往哪儿摆驾？今晚要翻哪位妃子

的牌子啊？”

“白石洲，娟娟。”

“什么？娟娟？这又是何方神圣啊？”我听着有点耳熟，但一下子又想不起来，于是问他，“这个是不是没有在我这儿备过案？”

他有些不耐烦地说：“唉，不就公司那个娟娟吗？还能有几个娟娟？”

“我靠，那个销售经理？就上次你说长得很像苍井空的那个？”

他打了个哈欠回答：“正是。”

“禽兽啊，公司的都不放过？”我大骂道。

他一脸的委屈，“俗话说，兔子不吃窝边草，其实，我也不想吃啊，可关键是草它不这么想，给谁吃不是吃，为什么不给脸熟的吃！你说是不是？”

什么歪理？我没有答话。

然后他凑过头来笑着问我：“高兄，难道你不觉得她真的很像苍老师吗？”

我一脸无奈地说：“还好吧，至少有三分之二像。”

“真的？哪三分之二？”他眉飞色舞地追问道。

“苍老。”

“你妹的。”

7.
思念如潮水

我说："秦兄，我一直想问你一个问题，你会不会觉得，上的女人越来越多，能说话的就越来越少？"

他的表情抽搐了一下，在晚上昏暗的路灯下，显得格外明显。

然后，他轻轻地叹气说："高兄，有些心里话，也真的只能和你说说了，其实，这些年身边也有过不少女人，可我心里始终还是空空的，一到夜晚就感觉到寂寞深入骨髓。也许我还是没有遇见一生中的真爱。对于那些女人，我的心里也一直有一种负罪感，我知道这样不道德，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我心里也很矛盾，没找那些女的以前迫切想找，找过了又后悔，后悔过后还想找，始终这样恶性循环着。你说我该怎么办？"

心若没有栖息的地方，到哪里都是在流浪。

我说："小雅是个好女孩，你应该好好珍惜。"

他缓缓地打下车窗，任由夜晚凉凉的清风吹着他的头发，然后淡淡地回了句："我打算和她分手了。"

"为什么？"

"她要跟我结婚。"

莎士比亚曾说过，不以结婚为目的的谈恋爱都是耍流氓。如今倒好，以结婚为目的反倒还成了分手的理由。

我一脸气愤地对他说："世界上最大的教堂，也装不下你这一生的罪恶。"

他拿了根烟点上，猛吸一口，吐出来一个烟圈，然后厚颜无耻地回答我："我想上帝一定会原谅我的，因为那是他的职业。"

深南大道虽然红灯很多，但晚上并没有多少车，所以一路畅通无阻。前面很快就到世界之窗了，我突然一个急刹车把车停在了路边。

秦浩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惊慌未定地问道："搞什么鬼？差点被你吓死！你这是在考驾照，定点停车吗？"

我转过脸很忧伤地对他说："我记得郭敬明有说过，一个人总要走陌生的路，看陌生的风景，听陌生的歌……"

他非常不解地问："你的意思是我们不要执着地吊死在某棵树上，而要好好地珍惜当下美好的单身生活吗？"

我说："NO，我的意思是，你给我滚下去，自己一个人走路去白石洲。"

他非常惊讶地破口大骂道："凭什么呀？你反了天了，开我的车还要我下去走路，这是什么世道？"

我说："没什么别的意思，我就是想替那些无辜的受害女性同胞打抱不平，对你做个小小的惩罚。"

他一脸的无赖，扬起手抡了抡袖子说："我就不下车，我倒要看看，对待我这种文武双全的人，你能有什么办法？"

我说："要不是打不过你，我早跟你翻脸了。不过对付你这种人，我有绝招。"

他哈哈大笑地说："放马过来，我倒想开开眼界。"

我不再理他，而是低头看着仪表盘，自言自语地说："唉，油箱见底了，你说今晚到底要不要加油呢？"

他愣了一愣，随后变脸比脱裤子还快地凑过来对我说："哈哈，我服了，我认输了。高兄，俗话说得好，最亲密的朋友往往就是最危险的敌人，你了解我就像我了解你一样。我这就下去了，正好跑步热热身，你一路小心啊。"

然后拍拍屁股，乖乖地下了车。

我把他的烟扔出去给他，边起步边叮嘱："好好反省，重新做人。"

他弯下腰捡起了烟，然后咬牙切齿地在后面骂道："算你狠！"

天空阴沉沉的，乌云密布，感觉这是要下雨的前兆。

我停好了车，疾步上楼，打开房门，把自己扔在了柔软的沙发中。

外面阳台上还挂着惜悦那条洁白的手帕，仿佛在远远地诉说着那失去联系的爱情。

看到它，我的心在莫名地悸动，有些酸涩的痛感。

望进夜空深处，是看不透的苍茫，我在苍茫的时光里如幽灵一般飘荡，有些失落，有些懵懂，还有一些说不出的无奈。

我站起身来，看着窗外马路上来来往往的人，感觉世界是个无边的旷野，影子和心都莫名地感到孤单。

终于，外面开始起风了，飘起的手帕迎着风在微笑，却有我心伤的声音。明明知道是没有解药的毒，却还不停地吸食。也许这就是爱情，哪怕有伤，哪怕有泪，也期待那渺小的幸福。

已经是分开的第三天了，我还是没有她的任何消息，她也没有联系我。

我们讨了相聚的快乐，又给予分离的痛苦，上帝真的是打开一扇窗，又关上一扇门。

难道说，这真的只是一场天亮说分手的游戏而已吗？我们注定这辈子只是彼此生命中的过客？

如果只是遇见，不能停留，真的不如不遇见。

我不愿承认也不会甘心，她是我生命中的过客。

慢慢地，天空也随着我的心情开始转变。丝丝雨点开始飘起。

好像每一滴雨都是为我现在的伤心而降落。

我打开电视，重新偎在沙发的软窝中，厮守着那一片令人眼花缭乱的屏幕。

屏幕像个魔镜，方寸之间，拨弄着整个世界的物与事，是与非，富足得遍地金银，生动得满目时尚。

可渐渐地，无聊和寂寞弄得我无法忍耐，无论怎么变换频道，懊丧总是锁在心中，总感觉那是别人的风景，那铺天盖地的绚烂，让我无所适从。

思念，如潮如涌。

原来爱情，本来就是含笑饮毒酒。

生命中的那些，最终会让你陷进去的邂逅，一开始总是那么美好。

虽然开始的时候，我就隐隐地知道，一切总会有终结。

但是实在没有料到，分离会来得如此之快，就好比一片碧绿的树叶，掉落在如花的岁月里，它落在夏天开始的时候，它还不知道秋的灿烂和繁华，就匆忙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在什么都不确定的时候，我们总是爱得太迟，放弃得太快，轻易付出承诺，又不想等待结果。

这就是深圳的快餐爱情。

是她给了我阳光，是她教会了我微笑，那么谁又能教会我遗忘？

惜悦，你到底在哪里？

你若安好，便是晴天。

黑夜安静下来了，窗外路灯透过阳台玻璃模糊地亮着，屋里寂静得出奇。

我迷迷糊糊的，像一条死狗一样趴在沙发的角落昏睡着。

手机突然像午夜凶铃般地响起，把我吓得不轻。我懒得睁开眼睛，右手寻着铃声响起的方向摸索了过去，找到了拿到手里，却怎么按也接听不了电话。到底是谁在这个时候找我，打扰了我的好梦？我无奈地将眼睛睁开一条缝，却发现被我拿在手里狂按的是一个电视遥控器。

手机还在那边乐此不疲地欢叫着，我懒懒地爬过去，一把抓住了它，来电显示上两个硕大的汉字让我顿时清醒。

“老妈”。

我接通了电话，不满地嘟囔着："老妈干吗啊？深更半夜地打电话？"却一眼瞥见墙上的时钟指示才9点半，只好把后面的话硬生生地咽了回去。

老妈的唠叨一如既往，听得耳朵起茧的我，只好乖乖地陪她闲聊着，足足半个多小时才挂了电话。聊天的内容用《新闻联播》的格式来总结，那就是：

儿子，今天是2011年6月3日，农历5月2日，距离你生日还有28天。今天打电话的主要内容我就忽略不讲了。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我和你爸在家里亲切会见了你妹男朋友的父母，双方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会谈。对方高度赞赏了你妹的温柔贤淑，并对我们一贯坚持"一夫一妻"的原则表示感谢。

2. 你爸出访了城东郊区，会见了他的同事杨老师，他们高度赞扬了两家长期友好的亲密关系，对你想回家看看表示欢迎，并强烈谴责了你快要30还不结婚的做法。

3. 我们老高家的第八届家庭会议在客厅隆重召开。你爸致开幕词。我们以3票支持、0票反对、1票弃权通过了你得赶紧结婚成家的决议。

4. 你妹妹就已经订婚的事宜发表声明，对你快奔三了还找不到对象表示遗憾，提出你要再不结婚，她就只好先举行婚礼了，并将继续关注你的动态。

5. 村长今天向我们家对面的刘老头致以了亲切的慰问，并对于他这一把年纪了，老伴死了他还不死，表示诚挚的哀悼。

6. 五一过后，我和你爸的工资又上涨了，突破了以往的数额，创造效益若干，实现利税1%。

7. 你姨在姨父的陪同下，不远千里，来到我们家中，为我们带来了节日的祝福和良好的祝愿，并饶有兴致地观看了你以前带回来的女朋友相片。你姨握着老妈的手激动地说，实在是太漂亮了。

8. 村头张寡妇家母鸡被偷的事件原因已经查明，有关责任人已被刑事拘留。这充分说明了在党的英明领导下，社会治安一片太平。

9. 今天是你爷爷诞辰100周年，你姑姑叔叔们举行了座谈会，深入探讨扫墓祭奠的活动安排事宜，共同缅怀这位种了一辈子地，对中国农业做出过杰出贡献的老人家。

10. 本台短评：你目前的自身条件受到各邻居大妈、大婶的高度赞扬，大家都希望你能抽空早点回来相亲。

我从沙发掉到了地上，摔得后脑勺隐隐作痛。

其实，单身并不难，难的是应付那些千方百计想让你结束单身的人。

人有时是需要在寂寞中才能自省。只有从喧嚣走入寂静，你才会专注自己的

心灵。

我，是不是该有所改变了？

改变现在，才是改变未来。

我拿起手机，发了条短信给秦浩：我想结婚了。

他一会儿就回了过来：跟惜悦？

我：不是。

他：那，跟谁？

我：不知道。

他：你是不是又一个人在家？别钻牛角尖了，无聊就找个妞陪陪。

是啊，他说得很对，可我能找谁呢？

人都是这样，每当需要人陪的时候，才发现，有的人不能找，有的人不该找，有的人想找但找不到。

他又发过来一条短信：记得给我的车子加油啊，加满。

我没理会他，扔掉了手机，脱衣冲凉。

等我洗好出来的时候，手机屏幕上又静静地躺着秦浩的一条未读信息：明天给你介绍个漂亮妞。

我喜上眉梢地回了句：真的？

假的。只是确认下你有没有收到刚刚让你加油的那一条。

你大爷的！

第二天中午，我叫了个正宗的地沟油快餐在办公室里啃着。秦浩满脸疲惫地走了进来，一屁股坐在宽大柔软的黑色沙发上，然后又随着沙发的吱呀声，像尸体一样躺了下去。

我扒了一口饭，对他说："你这走路都要扶墙了，看来昨晚又是一场恶战啊。"

他挪了下身子，换了个更舒服的姿势，懒洋洋地说："唉，高兄，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我看着他那有气无力的样子，不由得有些担心地劝他说："世道不好，帮人不易。拯救那些水深火热之中的妇女，光靠你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还是得顾及点自己的身体吧，照这样下去，恐怕不到四十岁你就得拿六味地黄丸拌饭吃了。"

他晃着脑袋笑着说："唉，以后的事以后再说呗，现在趁着年轻把能干的坏事都干了吧，没几年了。"

我没再理他，埋头吃饭。

他突然从沙发上爬起，走出门去，一会儿返了回来，手里拿着一盒包装精美的香水对我说："小雅让我拿给你的，香奈儿，380 块。"

我接过来看了看，扔进抽屉对他说："记得把钱给小雅，再替我说声谢谢。"

"好。"他很爽快地答应，然后伸出手来说："钱拿来。"

我把身体往后靠了靠，问他："去年国庆，你跟罗总在我家斗地主，你输了五百现金，还欠我四百块的账，你不会忘了吧？"

"你妹的！去年的账你到现在还记着？"他一脸的理直气壮。

世态就是这么炎凉，欠钱的都是爷，借钱的反倒成孙子了。

我无可奈何地说："去年的账就不是账了吗？你可别耍赖啊，不然我回家调监控，报警抓你。"

他甩了甩手说："行了，我是那种没信用的人吗？"然后又很不情愿地问道："那照你这意思我不是还得给你 20 元现金？"

我说："不用了，你拿去买盒好点的杜蕾斯，就当作我送你和小雅的礼物吧，祝你们和和美美，永远幸福。"

他说了句"无耻"，悻悻而去。

故人已去，独留回忆。我看着抽屉里的香水，不知如何是好。

恰逢小艳推门进来，帮我收拾桌上的快餐盒。

于是我拿出香水，递给她说："小艳，送你。"

她转头看了一眼，有些不可思议地对我说："香水？香奈儿？老大，你没搞错吧？"

我说："没错，就是送给你的。"

她的神色渐渐变得复杂起来，有意外，有疑惑，也有惊喜，然后一脸平静地问我："老大，你知道男人送女人香水代表着什么吗？"

我说："知道，代表爱情。"

"那你还送我？"她的眼神里充满渴望，充满羞涩，眼泪夺眶而出。

我慌了，手忙脚乱地帮她擦着泪水，心里着急地对她说："你别哭，听我说。"

她抬起头泪眼婆娑地望着我，露出一脸的期待。

我努力搜索着脑海里的各种词汇，缓了缓气对她说："其实男人送女人香水，还代表着一种倾慕，一种好感，一种欣赏，一种亲情。"

"那……你喜欢我吗？"小艳紧咬着嘴唇，一脸的幽怨。

"喜欢。"我很认真地回答，"但是，这几年你一直跟在我身边，应该对我最了解。我是真的只想把你当成妹妹疼，害怕最后成为陌路人。"

她长舒了一口气，倔强地昂着头看着我的眼睛说："我懂，我都懂。今天你终于让我说出这些心里话了，浑身轻松了不少。谢谢你，哥，没事我就出去干活了。"

"哎。"我一时没反应过来，很不习惯地应了一声。

小艳接过香水，用手擦了擦脸上的眼泪，手脚利索地收拾好了快餐盒，转身走了出去。

我看着她的背影，心里不由得有些难受。

这世上，有的人热情地为你而快乐，却被你冷落；有的人让你拥有短暂的开心，却得到你思绪的连锁。

其实，人都是很贱的动物。

我，也不例外。

8.
初见何娜与小花

“高兄，吃完了没有?”秦浩又叫嚷着推开门进来了。

当你越讨厌一个人时，他就会每时每刻都会出现在你的面前；而当你想念一个人时，翻遍地球都找不到她。

我问：“干吗?”

他一边朝我走过来，一边回过头看了看身后，很奇怪地问我：“你把小艳怎么了？我刚怎么看到她抹眼泪?”

我说：“你一个大男人，能不能不那么八卦啊?”

他又凑过来小声地问道：“高兄，一直以来我都有个问题想问你，小艳那么喜欢你，难道你是真看不出来？还是说你早就把她上了，让她继续潜伏着?”

“滚！我没你那么饥不择食。”我有些生气地回答。

有些东西，得到即失去。我上了小艳，得到的只不过是一个不会有结果的女人，失去的却是一个妹妹，秦浩也许永远不会明白这个道理。

这世上有太多美好的事物，总是随着我们的得到而被破坏。

“你知道何为暧昧吗？就是两个都想‘日’的人，一个嘴里说着爱，另一个谈着未来。”秦浩怪腔怪调地说，“还有，为什么送惜悦的香水会在她手里？你小子可千万别搞出一瓶香水引发的血案来啊!”

“我和惜悦已经失去联系了。”我只好实话实说。

“什么？你搞什么飞机啊？煮熟的鸭子让她飞走了?”他好像比我还激动。

我没有再说话，慢慢地站起了身，走到落地窗前，眼睛迷离地看着外面的世界。

蓝天白云下高楼林立，车水马龙。

“好了，别想那么多了！旧的不去，新的不来!”秦浩走过来拍着我的肩膀说，“所谓的失恋，他娘的说到底就是后继无人。想想如果你前脚被林心如踹了，后脚就被苍井空接受了，还伤心个毛啊。”

有点道理，这鸟人虽然说话说得很难听，但是我怎么感觉听着心里很舒服呢？

他把手搭在我的肩膀，把我扳过去，对我说："我就问你一句话，那天晚上你发信息跟我说，你想结婚，是发自内心的吗？"

我说："当然。"

"那就好！"他的眼里闪出一丝兴奋的神采，明显压抑着激动对我说，"是这样的，有件事呢，我本来还不知道怎么跟你说好呢，现在就开门见山了。还记得曾经跟你说过，我有个邻家小妹叫小花的吗？"

"在南航上班的那个？"这个我好像有点印象。

"是的！她前几天回我们山东老家，我妈托她带了点东西过来，我准备明天过去机场拿。"

"然后呢？"我不知道他到底想表达什么。

"她说明天会带一个同事出来一起玩。"

"那跟我到底有什么关系？你说话能不能别磨叽？"我这人最讨厌人家跟我说话拐弯抹角的，尤其是在谈到有妞的时候。

"她那个同事未婚，小花也未嫁，嘿嘿，你懂的。"他笑起来一脸的猥琐。

哦，终于明白了，摆明就是想拉我过去打掩护。我故意从上到下地打量着他说："秦兄，我发现一个问题，你以前不应该当消防兵，应该当通信兵才最合适。"

"为什么？"

"因为整天练习爬电线杆啊，不然照你这身高，去泡空姐不是爬一晚上都爬不上去？"

"你大爷的，你懂个屁，把她放倒在床上，还不是一个样？"他信心十足地说。

"好吧，那就这样定了，你负责策划好具体事宜，我全力配合。"

"一言为定。"

我想，我心中的死水已经被惜悦彻底激活了，因为对于明天的机场之行，我的心里分明有了一丝憧憬，一些期待。

早上九点来钟的样子，我就被秦浩一个接一个的电话催醒。

顿时觉得他比古时负责半夜打更的人，还令人讨厌。

不过他的口号不是：天干物燥，小心火烛（粤语：火灾）。

而是：早起的屌丝有妞泡。

起床冲完凉，洗脸刷牙，照镜子才发现胡子长得快成络腮了。

我拿着剃须刀仔细地刮干净，洗了洗手，站在洗手间里那一面被雪白灯光打照着的大镜子前，看着里面的那张脸。

那是一张早已逝去稚气的脸，少了一份天真，多了一份成熟。迷离的眼神，

再也看不到当初的单纯与羞涩。

然而，毫无疑问，那是一张还很年轻的脸。

原来，这些年容貌的变化，竟然跟不上我心灵苍老的速度。

在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没有任何想法，我只是看着镜子里的那个人。

忽然有一种世界都变得模糊的感觉。

忽然很想跟自己说声对不起。

对不起，这些年总让自己不开心；

对不起，这些年总是莫名其妙地忧伤；

对不起，这些年总是给自己太大的压力；

对不起，这些年总是忘了照顾好自己；

对不起，这些年总是不能随心所欲干自己想做的事；

对不起，这些年总是放不下痛了自己；

对不起，这些年因为伪装让自己很辛苦；

对不起，这些年心那么痛还要装作不在乎；

对不起，这些年难过的时候只能硬撑着；

对不起，这些年忘了要搁浅；

对不起，这些年再也找不回原来的自己。

门铃声在持续不断地响起，我快步走到门前接起了可视电话，秦浩那张变形的脸在模糊的视频里显得格外滑稽。

“给你最后五分钟，滚下楼。”

我迅速地走向衣柜，翻出一件白色的T袖，一条蓝色牛仔裤，再手忙脚乱地穿上。然后拿来袜子，从鞋柜找到一双休闲球鞋套到脚上，迈着小碎步轻飘飘地下了楼。

远远地就看见秦浩戴了顶红色的休闲帽子，坐在驾驶室焦急地等待着。

他的车子都没熄火，仿佛只等我一上车，他就要争分夺秒地开走。

去泡妞的心情，总是急切的。

我朝他的车快步走了过去。

“我们是去泡妞，不是去接客！你这打扮得跟一只‘鸭子’似的，让我情何以堪?”他看到我就是猛地一通挖苦。

我一把拉开车门，非常委屈地对他说：“就刮了下胡子，怎么就成‘鸭子’了?”

“就因为刮了胡子，所以显得比我年轻多了！像个小白脸！而且——”他伸手过来在我的衣服LOGO上比画了下，“阿迪达斯？你这摆明就是想盖过老子的风头嘛。”

“我这是东门淘的山寨货，全身加起来的价钱都抵不过你头上那顶绿帽的，

哦，说错了，是红帽。”我看着他那一脸的黑线说道，“你放一百万个心，我今天的存在绝对是给你当绿叶的，衬托你这朵艳丽的大红花。”

他的脸色顿时缓和了下来，不知廉耻地回答：“嗯，这还差不多，这人啊，一定得随时搞清楚自己的定位。”

你妹的，自己长得那么着急还把问题归咎到我身上来，难不成要我装成二愣子，口水在嘴角一直地流个不停？算了，友谊第一，泡妞第二，我这人就是心胸宽广得像大海，懒得跟他一般见识。

车子被他很拉风地开出了小区大门，仿佛今天这 1.5 排量的动力，也因为是去泡妞而强劲了很多。

有妞泡的日子，总是美好的。

我们这次没有走 107 国道，而是直接上了广深高速过去机场，秦浩的这个优点，我一直都非常赞赏，那就是在大是大非面前，他始终能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定自己的立场，只要是涉及与泡妞相关的费用，从不吝啬。

雄伟的机场航站楼就在前方，可我们还得绕过去开一段路，因为那边才是她们空姐的宿舍区。

开了十几分钟后，我们转上了一条道，顿时仿佛进入了世界名车的展览区，让人看得眼花缭乱。一眼望去，路边井然有序地停着不少劳斯莱斯、法拉利、宾利、玛莎拉蒂、迈巴赫，还有比亚迪。

当然，那辆全球限量版的比亚迪，就是我们正在开着的。

我脸上火辣辣的，羞得不敢抬头，赶紧飞快地关上了车窗。

秦浩却非常淡定地握着方向盘，自顾自地哼起了宋祖英的《好日子》，一脸的悠闲。

我歪着头对他说：“秦兄，你有没觉得我们正在创造一项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

“不就开比亚迪泡个空姐吗？被你说得跟红军长征似的，至于吗？”他一脸的不屑。

这就是做技术和做销售出身的两种人的最大差别，我对他的脸皮之厚，由衷的佩服又多了几分。

他拿出手机，拨打着电话，接通后说道：“小花，我是秦浩啊，我们到了，你们在哪儿？好，那我就把车停在路边等你们，要快点啊。”

然后轻轻地挂了电话，不动声色地从包里摸出一根雪茄点上，在嘴里叼着。

幸好不是阴雨天，不然装逼被雷劈。

他用火机点燃，使劲地吸了两口，雪茄的火星渐渐缩小，然后，熄灭了。

山寨就是山寨，永远都上不了台面，不管是山寨的雪茄，还是抽山寨雪茄的人。

我差点笑出声，但终究还是忍住了。

远处两个身材高挑的女人渐渐进入我们的视线，越来越近了。我不由得仔细地打量着，走在右边的是个穿着一条紫色连衣裙，扎个马尾辫子的漂亮女孩。皮肤白皙，青春靓丽，年轻得像是树上的一片嫩叶，走起路来活蹦乱跳的，给人一种暖暖的感觉，我仿佛闻到了阳光的味道。

我问身旁的秦浩，穿紫色裙子那个就是小花吧？

他半天没有回话，我转过头去才看到他趴在方向盘上，两眼痴痴地凝望着前方，像是被人按了静止键，忘记了手里的动弹。

我又问了他一声，他才答非所问地说："以后谁他娘的再跟我说个子高的女人胸小，我跟他急！"口水顺着他的手臂，流到了方向盘上。

我顺着他的目光望去，那是一个身材要比小花性感、丰满的女人，一条黑色的裙子将凹凸有致的身材，很完美地包裹着，更显优雅，更加动人。同样都是好身材，走在小花的旁边，却多了一份妩媚和风情。

慢慢地，她们走得更近了。我突然觉得那女的长相很面熟，很像一个明星，但一时半会儿又想不起来，于是不由自主地唠叨了一句，真的很像那个谁。

"温碧霞。"秦浩冷不防地在边上接话道。

对，就是像她。那五官，那神情，不过，她的媚，有过之而无不及。

她们快到跟前的时候，我和秦浩一前一后地下了车。

我向前迈了几步，伸出手对小花说："你好啊，小花，我是高寒，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们给盼来了。"

小花有些意外地和我握手，问道："你好！你怎么会认识我呀？"

"是呀，我都没给你介绍，你怎么就知道她是小花？"秦浩也在边上凑热闹。

"因为她长得就像花儿一样啊！"我看着眼前的小花回答。

"难道说我长得就不像花儿了？"边上那个女孩很爽朗地笑着问道。

我有些不好意思地回答："当然像了，你们属于两种不同类型的花，一种是出淤泥而不染的莲花，一种是娇滴滴鲜艳艳的玫瑰花，不一样的花，不一样的美啊。"

她们都开心地笑了起来，小花对秦浩说："秦浩哥，你怎么都不给大家介绍下？这个是我同事，何娜姐，沈阳人，漂亮吧？"

"嗯，长得跟温碧霞一样，不过比她更漂亮！"

"哈哈，我们南航很多人都这么说。对了，这个帅哥也是你同事吗？奇怪，他怎么会认识我？"小花指着我问道。

我说："秦浩经常把你挂嘴边，说他有个多么漂亮的小妹在南航上班，都快讲成神话了。今天总算见到了庐山真面目，果然是名不虚传啊。"

"他呀，就是爱吹牛。"小花一脸开心地说。

秦浩往回走到车前，喜滋滋地对我们说道："外面太阳大，大家快上车吧。"

我帮她们打开了后面的车门，何娜先走过来低头钻了进去，然后是跟在后面的小花，她看着我甜甜地笑了笑，坐了进去。

她的笑犹如一泓清泉，清澈见底。

已经不记得多长时间没有见过这么纯真的笑容了，仿佛一道清风，轻轻柔柔吹入我心中。

突然想起，我像她那么大时，不也这么干净？

只可惜，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

比起性感妩媚、婀娜多姿的何娜，我想我更喜欢那个气质清新，身上没有一丝风尘味的小花。

9.
你爱的是曾经

秦浩系好安全带，拿出火机点燃了刚才灭掉的雪茄，大吸一口，正准备吞云吐雾，可能是吸得太急，呛到眼泪都快流出来了。

小花在后面埋怨道："秦浩哥，都说了不要老是抽那么多烟，对身体不好！"

秦浩把雪茄从嘴里拿了出来，叹了口气说道："唉，小花你是知道的，你秦太爷抽烟，你秦大伯也抽烟，到了我这一代，不能断了香火啊！"

"哈哈，你呀，总是那么爱贫嘴。"小花甚感无奈地笑着说道。

我拿了两瓶怡宝的纯净水回头递给她们说："两位美女，来，都说女人是水做的，多喝点。"

何娜伸手接了过去说："谢谢你。"

小花没有说话，接过水后又冲我笑了笑，仿佛那笑是天生刻在脸上的。

我没见过像她这么爱笑的女孩，仿佛有着一种魔力，能让跟她在一起的人心情不自觉地好起来。

不记得谁曾经说过，爱笑的女孩，运气不会太差。

只是不知道，遇上我，会是她的幸运吗？

我看着她赞美道："你笑起来，真美！"

没想到她调皮地看着我说："我笑了呀，嘻嘻，我都不知道呢，大概是见到你们很开心吧。"

我也被她逗得乐了起来，突然觉得这个女孩，不仅漂亮，还很可爱。

我指着道路两旁停得满满的那些豪车问她们："这些都是来接人的吧？"

何娜说："是啊，几乎每天都这么多车。"

我不禁感慨道："天使居住的地方就是不一样啊，仿佛是天堂。"

何娜咯咯地笑着说："真是会说话，你是哪里人？"

"和毛主席是老乡，湖南人。"我回答道。

她们又笑了。

秦浩一边开车，一边扭过头来看着我说："你这关系也扯得太大了吧？想吓唬谁啊？"

我笑着回过头问小花："山东也是属于北方的吧？那你们俩都算是北方女人了？"

"是啊。"小花回答道。

我说："真好，我就觉得东北女人优点多。"

她们顿时来了兴趣，追问道："什么优点，说来听听？"

我清了清嗓子说道："东北女孩普遍身材高挑，长得漂亮，这是其一；大多数性格直爽，很好相处，这是其二。"

"其三呢？"她们俩异口同声地问道。

"这其三嘛。"我故意卖了卖关子，停止了说话。

何娜装作一脸的怒相问我："你到底说不说？"

我说："姑奶奶饶命啊，那我就实话实说了。其三，就是在全国的女人里面，东北女孩是最讲礼貌的一类人，因为她们做任何事情都会事先征求对方的意见。比如：'我削你，你信不？''分分钟砍死你，知道不？''我就骂你了，咋的吧？'"

"哈哈！"她们同时仰头大笑，何娜将手里的抱枕扔过来砸向我说："你真是搞笑死了！"

过了一会儿，秦浩看着后视镜，问她们："你们想去哪儿玩啊？"

小花兴高采烈地说："秦浩哥，我想去打球！"

"什么球？"

"还没想好耶。"小花看了看何娜，又看了看我们说道。

"羽毛球太累，足球你们不会，我们去打保龄球如何？"秦浩问道。

"好啊。"她们都爽快地答应了。

打保龄球看上去运动量不大，但其实是非常锻炼协调性的，据说如果你打球姿势正确的话，那么每打出一球就可以牵动全身200块的肌肉。这对于我们职场男人来说，确实是一个不错的缓解工作和生活压力的好运动。

更重要的一点是，它还能很自然地拉近与美女之间的距离。

秦浩一手托着球，一手抓着何娜白嫩的手腕抚摸着说道："来，拇指放这个洞，中指插这个洞，对，用力插，插进去，插准点。"

旁边的服务小妹很不好意思地抿着嘴笑着走开了。

然后他又搂着何娜的腰说："对，就这样，肩膀摆正，往下半蹲，姿势要好。慢慢地助跑，放球。对，漂亮！"

球扔出去了，总算打倒了两个。

"嗯，不错，现在开始复习刚才的动作，往下蹲，蹲下点，再下点。"他说话

的同时，两眼放光，很明显地盯着何娜胸前的那条深沟，看个不停。

我走过去轻声问他："你这手里托着一个球，眼睛还得瞄着两个球，挺辛苦的吧？"

他猥琐的表情中带着一些得意："嘿嘿，你懂的。"

那杜蕾斯般的微笑，即使在百度都搜索不到。

小花是个悟性很高的女孩子，我才教她两次，她就学得很好了。我索性坐到一旁看着她玩了起来。

她助跑的时候，就像是QQ登录的小企鹅一样，蹦跶蹦跶的，非常可爱。

对于美好的东西，我总是喜欢静静地欣赏。

一会儿，扔完球后，她突然回头看着我，嫣然一笑，那笑容如同星子落山盛开的梅花，美丽而散发着芬芳，熏得人都醉了。

为何感觉如此熟悉？

那笑容，似曾相识。

对！婷也有着这样纯真迷人的笑，那是曾经可以让我潸然泪下，让我用一生去交换的笑容。

当初的我们，多年后的现在，光景早已轮换，我们各在一方，繁华落尽，一切早已物是人非。

而她的笑容，我从未忘记。

还有那过去的时光，美得，我不敢再去想。

该怎样去诉说，那该死的温柔？

球馆的中央空调温度太冷，我想起秦浩车上放着他的一件外套，于是下去拿了上来，重新坐到了球台边上的沙发上。

我的手从他衣服口袋摸到一包香烟，突然有了一股想抽的冲动。

何娜也许是玩累了，走过来看到我在抽烟，对我说："你很少抽烟吧？来，给我也来一支。"

我有点意外地递了过去，帮她点着了火。

她叼着烟，吸了一口，痛快地吐出来，看着我说："你抽烟的样子太忧郁，让人看着心疼。"

"你这就心动了？"我故意问道。

"呵呵，我倒是想动心，可关键我不是你的菜。"

"哦？这你都看得出来？"我非常意外。

"当然。"她从嘴里拔出烟，再从鼻孔里轻轻地呼出来，继续说道，"这世上，有的男人爱的是单纯，有的男人爱的是风情，而你，爱的是曾经。"

我的心咯噔一下碎了，手指火辣辣地痛，才发觉烟头烫着了手。

我没有说话，看着还在燃烧的烟蒂，似乎这些感觉像极了我和婷的爱情。

我们的感情就像手中这支烧完的香烟。

走到尽头，灰飞烟灭。

透过那些虚无缥缈的烟雾，我看到了何娜的笑脸。

“我猜对了，是吗？曾经沧海难为水。”她笑着问我。

她抽烟的姿势很优美，兰花指巧巧地跷着，涂成浅白色的指甲，在淡淡的光线下闪着丝丝晶莹。

“呵呵，”我淡淡地笑了一笑说，“能总结出男人的女人，身边一定有着大把的男人，我能替秦浩取个号排个队吗？”

她脸上的笑意更浓了，摆了摆手说道：“如果是你，我准许你插队。如何？”

我没有回答，而是问道：“能否告诉我，你的笑容那么甜美，可为何还能从你的眼神中看出一丝沧桑？这好像不符合你天使般的职业。”

她收起了笑，脸上露出落寞的表情说：“你的意思是，我就不能是一个受过伤的女人？”

我叹气道：“女人啊，就像一本书，心里总有说不完的故事。”

“那你对这本书，就一点兴趣都没有？”她的脸上带着一丝媚笑。

“当然有，只是。”我停顿了一下。

“只是什么？”

“我没空。”

不是每一个男人都爱去翻看别人的故事书。有一种男人，喜欢去找一本属于自己的书，然后在上面一个一个地刻上属于自己的字，比如我。

而完成这件事情的前提是，这本书必须空白无瑕，比如，小花。

何娜脸上的一丝诧异和失望一闪而过，转而很快被堆起的笑容掩饰住。

感觉告诉我，这是个很厉害的女人，我都不敢轻易去触碰。

小花玩累了，走了过来，我递给她一瓶水，然后将秦浩的衣服披在了她的肩上。

“好玩吗？小花。”我帮她拧开瓶盖问道。

“嗯，挺不错的！”她一脸的开心，喝完一小口，把水递回来给我说，“帮我拿着，我去下洗手间。”

何娜看着小花的背影幽幽地对我说：“像你这种既体贴又风趣的男人，简直就是少女的噩梦。”

“哦？也是你的吗？”我问道。

然而，她的回答，又让我意外了一回。

“如果你喜欢小花，就真心地好好对待她，千万别当成心中的那个影子，辜负了她。”

在那一瞬间，我突然有一种惜悦就站在我面前的感觉，不过，她应该比惜悦

更厉害，不仅会读心，好像还能看到遥远的未来。

为何我遇到的女人都如此聪明？

我打心底佩服地对她说："你不仅有着如温碧霞一样的美貌，更有着像苍井空一样的内心。你这样的女人，不仅是少男的噩梦，更是男人心中的女神。"

"哈哈，也是你的吗？"她学着我的口气问道。

"当然不是。"

"哦？Why？"

"因为，我是老男人，一个不会再轻易动心的老男人。"

"有多老？"她穷追不舍地问着。

我继续回答她："如你所说啊，老得，只剩下了曾经。"

她张口还想继续说着什么，秦浩走过来了，问我们："你们怎么不打球啊？在聊什么呢？两个人聊得这么起劲。"

何娜看了看他，然后转头朝我笑着说："呵呵，这是我们之间的秘密。对吧？高寒。"

我点了点头说道："当然。"

"时间差不多了，我们吃饭去吧？"秦浩摸着肚皮对我们说。

何娜伸长脖子望了一眼远处回答："好，等小花来了我们就走。"

俏江南，这是一个让我们这种屌丝听着就闻风丧胆的地方。但是秦浩非要打肿脸充胖子，我也没有办法，这里吃的也就是一个档次，一个氛围，反正我觉得还没大排档的一碗蛋炒饭吃得香，吃得饱。

"来，来，来，美女先点菜。"秦浩从服务小姐手里接过菜单，笑盈盈地递给何娜。

何娜翻找着，点了个黄瓜炒肉片。

我笑着问她："好像这个季节的黄瓜有点小，怕是不够粗吧？"

"就是啊，你要不再点个茄子？"秦浩也在边上一脸的坏笑。

何娜白了我们一眼，说道："你俩说话给我注意点，别带坏了小孩子。"

我转过头问小花想吃啥，她点了个酸辣土豆丝，然后非常感兴趣地看着秦浩问："秦浩哥，你们以前在部队里不是经常去救火吗？你给我们讲讲火灾发生的时候，要注意些什么呗。"

秦浩想了想，很认真地说道："嗯，首先呢，在发生火灾时我们不应该慌乱，更不应该跳楼。然后要找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比如衣柜里啊，床下面啊。"

她们俩充满疑惑地问道："为什么啊？"

"你们猜猜？"

"是因为怕被掉下来的东西砸到吗？"小花回答说。

秦浩在她们一片迷茫的眼光中继续说："当然不是，是因为在衣柜里烧得比

较彻底，不然别人来救火看到会害怕的。”

“去你的，没个正经！”何娜转而对小花说，“我去洗手间补妆，你陪我一起吧？”

秦浩在背后看着何娜婀娜多姿的身段问我：“高兄，现在可以对这两个妞进行评审了吗？发表一下你的意见呗。”

我想了想回答他：“她们俩最大的区别就在于，给她们一把蜡烛，小花会觉得少了一盒蛋糕，而何娜会觉得缺了一根皮鞭。”

“有见地！”秦浩拍手叫好，然后又问我，“那喜欢蛋糕的给你，要皮鞭的那个给我，如何？”

“为什么我就不能要喜欢皮鞭的？”我装作很不满的样子问他。

秦浩故意打量了下我，然后说道：“你这细皮嫩肉的，怕你耐不住几下抽啊，所以我只好挺身而出了，是不是够兄弟？”

得了便宜还卖乖的人，是可耻的。

我没理会他，他又继续问道：“对了，你的车修好了吧？下午带小花她们去西冲烧烤如何？开你的车去。”

我说：“好吧，吃完饭就去取车。”

10.
快乐的西冲之旅

我们去4S店办完了手续，我刚发动车子，秦浩就装作一脸关心地对小花说："这种越野车坐后座最容易晕车了，小花，你还是坐前面吧。"

"哦。"小花应了声，乖乖地坐到了副驾驶室。然后秦浩美滋滋地尾随着何娜钻进了后座。

阳光洒在我们的身上，小花坐在我的旁边，空气中开始弥漫一种温暖。

我开动车子，打开了窗户，丝丝微风熏得我有些沉醉，我的心轻盈得仿佛沾染了快乐的羽毛，每一次呼吸都浸润着阳光的味道。

那是一种久违的幸福，而这种幸福的感觉，只因为身边坐着小花。

车子快速地在滨河大道上面行驶着，和煦的阳光打在脸上，很是惬意。

过了一会儿，秦浩咳嗽了两声，自言自语道："今天好像路况不错啊，这一路都这么顺畅。"

我自然听懂了他的话外意思，于是，突然刹车减速，车子左右晃动了一下，只听到秦浩夸张地喊着"当心，坐好"，紧紧地抓住了何娜的手，再也不放了。

小花一脸关心地问我："刚才怎么了？"

我说："没什么，有个摄像头拍超速的，所以踩了脚刹车。"

秦浩竟然一边拉着何娜的手，一边又哼起了那首宋祖英的《好日子》，对于他来说，有妞的日子就是好日子。

而我还要握着方向盘开车，什么事都做不了，突然觉得自己好可怜。

他的歌声越来越大，让我听了心里格外烦躁。

最可恶的人就是别人挨饿时，他吃肉还老吧唧吧唧嘴。

饱汉不知饿汉饥。

我转头看了看小花，她正慵懒地靠在座椅上，静静地看着前方。

我仿佛看见太阳在空气中画出一道美丽的弧线，照在她美丽的脸上。她眉毛弯弯的，脸上的汗毛轻轻地发颤。也许是感觉到了我的目光，她突然转过头来冲

我嫣然一笑，这笑容灿烂得令我心中一动。

我的心似乎漫步在无尽的秋阳里，幸福感充盈于我的四肢百骸。

我情不自禁地对她说："谢谢你，小花，是你圆了我一个很久都没有实现的梦。"

"是什么梦呀？"

我从车顶拿出一副太阳墨镜戴上说道："曾经年少时，我就想着做一个在阳光下风度翩翩的白衣少年，长大后，在我的脑海里就一直有着这样一幅画面，挥之不去：阳光明媚的午后，蓝天白云，我穿着白T袖，拿着白色的手机，开着白色的车，身边坐着一个白皮肤的女孩。我戴着墨镜，一起听着歌曲，行驶在宽阔的公路上，无际无边。"

"哈哈，你描述得真美！那你现在实现这个梦了吗？"小花高兴地问道。

我回过头瞪了秦浩一眼说："梦是实现了，只是想听的歌曲不是这种跑调的《好日子》，要是能听上杨钰莹的那首《阳光下的白T恤》，就更完美了。"

"嘻嘻，你的意思是说，我就是梦里坐在你旁边的那个女孩？"看得出来，小花很是开心。

我看着窗外疾速后退的景色喃喃地说道："是啊！所以真的很感谢，你这个帮我圆了梦的白皮肤女孩。"

"得了，得了啊，全身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小花你可千万别听他忽悠啊，就他刚才那番话，我已经听他至少对八个女人说过九次了！"秦浩在后面忽然大声地说道。

何娜扑哧一声笑着问："为什么八个女人，说了九次？"

"唉，对其中的一个女人重复说了两次呗。"秦浩一脸鄙视地回答道。

何娜在后面附和着笑了起来说："所以说嘛，男人的话就像老太太的牙齿，没有多少是真的。"

你妹的，两个狗男女，这么快就勾搭到一块去了，不仅手拉手，而且还合着一起来挤对我。

要不是看小花面子，真想把他们拉到荒山野岭，一脚踹下车去。

我没有理会他们，转过头看了看身旁的小花，她有点不好意思地轻声问我："我真的是第九个吗？"

我一脸柔情地对她说："不管你是第几个，我希望你是听到的最后一个。好吗？"

"嗯，好吧。"她乖乖地点了点头，然后又问道，"那我到底是第几个？"

女人的思维模式总是感性的，纠结得毫无逻辑性。

"第一个。"

"我不信。"

“那我们打个赌好不好?”我转头对她说。

“赌什么?”她开始较真起来。

我假装思考了一下说道:“就赌你是不是第一个,你要是输了的话就做我女朋友,我输了的话就做你男朋友。如何?”

“讨厌,想得美,怎么样都是你占便宜我吃亏。”小花大笑着说,伸手过来打我。

我一把抓住了她的手。

她猛地抽了回去,大声说道:“好好开车!”

我收起了右手,放在了方向盘上。毕竟生命攸关,安全第一,泡妞第二。

小花突然转头对我说:“高寒,我有个问题想问你,你长得也不错,各方面条件感觉都挺好的,怎么会还没有女朋友?”

我很无奈地回答:“可能大家都觉得像我这样的人就不应该是单身,所以都没考虑我吧。”

“切,我看是你太花心吧?”小花一脸的不信。

我转过头对她说:“我会用时间来证明我的专一,以后你会知道的。”

“你呀,就会说甜言蜜语哄女孩子开心。”阳光下,她笑靥如花。

我没有再说话,专心地看着前方开着车。

和风在耳边轻抚,阳光在我们身上流淌,小花静静地坐在我身旁。

这一切,足矣。我只想珍惜此刻的幸福。

几十分钟后,我们终于到达了西冲,有隐隐约约的海浪声传进耳中。

我们停好了车,朝沙滩方向走去,海水的湿气扑面而来,还能听见海鸥欢快的叫声。

终于看到了宽广辽阔的大海,我们四人一起欢快地下了堤台。

秦浩拉着何娜酥白的小手,朝着另一边延伸的沙滩走去,他装得很自然,很无意,很低调。但是这一切都逃不过我雪亮的眼睛。我知道他这是为了避开我们,找一处人迹罕至、阴暗潮湿的地方,方便下手。在女人面前,他有时就像一只小强,精力旺盛,百折不挠。

小花“噌”地甩掉了高跟鞋,蹦跳着踩在软软的沙摊上,嘴里大声地欢呼着:“大海,我来了!”手舞足蹈。

我懒洋洋地蹲在旁边,然后一屁股坐了下去,静静地,静静地欣赏着。

汹涌的海浪不断地打在疲惫的沙滩上。明媚的阳光下,小花是那么欢乐。紫色的连衣裙,跟着她翩翩起舞,随风飘扬,仿佛一朵在太阳下盛开的紫莲花。

这一刻,我终于明白,生活中真的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一个美丽的阳光女孩,在午后的时光里,给我展现了如画的风景,恍惚如梦。

一会儿后,小花面朝着大海,伸开双臂,挺胸站立着不动了。海风中传来了她的声音:“高寒!快看!我这样是不是很像泰坦尼克号里的露丝?”

我大笑着说："不像，一点都不像，因为没有杰克！"然后站起身来，跑了过去，双手从她身后穿过，缓缓地环住了她的腰。我对她说："嗯！这样就像了！"

小花歪着脑袋，向后靠上了我的肩膀。我的脸紧贴着她的额头，只能看到那长长的睫毛，扑闪扑闪。一会儿，再也不动了。

我也闭上了眼睛。

世界仿佛安静了下来，海风温柔地吹过耳边。暖暖的斜阳，吊在我们的肩膀。

不知道过了多久，风渐渐凉了，我睁开眼睛，看着小花那被夕阳映成粉红色的脸孔，在她耳边轻轻地说："谢谢你，让我看到了夕阳的另外一种美。"

小花面带羞涩，杏唇轻启说："我也谢谢你，陪我度过了一个非常开心的下午。"

我慢慢地松开双手，对她说："我们上去吧，别吹感冒了。"

她顺从地点着头，用手理了理被风吹散的头发，和我一起并肩朝堤台方向走去。

走到上面的时候，刚好看到他们俩也回来了。趁着两个女人去上厕所的工夫，秦浩点了根烟，然后酸不溜秋地对我说："我刚才在远处看到你抱小花了。"

我很意外地看着他问道："哟，秦兄，你这意思是你介绍的妞我就只能看看？站两米开外？"

他深深叹了口气说："小花和我一起长大，就好比我的亲妹妹一样，她是个善良单纯的好女孩，你要能和她结婚自然是好事。可万一，唉，我怕你祸害了她呀。"

"没那么严重，对待女人，我又不像你那么畜生不如，放心吧，我心中自有分寸。"我一脸认真地回答道。

他的脸色逐渐缓和了下来，淫荡的笑容重新挂在脸上，开口说道："高兄，你说奇怪不奇怪，今天我拉着何娜的手一起走在海滩上，竟然找到了恋爱的感觉！"

我说："不奇怪，你在上每个女人之前都是这么说，我已经听过九九八十一回了。"

"唉，这回真的不一样！"他着急地辩解道。

"当然不一样，何娜算是你泡过的妞里面个子最高的吧？你可千万别像青蛙和袋鼠去过夜一样，一个晚上都没蹦上床！"

"去，你大爷的！"

我们一起开车去南澳海鲜街，买了一些烧烤用品和食物，然后又回到了西冲，租了烧烤台，四个人围在一起开始烤东西吃。

小花吃了一个烤鸡翅，一个玉米，就说饱了，然后拿着手机开始玩游戏。

我凑过去看了下，好像是植物大战僵尸。于是故意问她："小花，这个是怎么玩的啊？"

她一脸得意地回答："你太 out 了，这个都不会玩，就是一种植物抵御僵尸的进攻，不然僵尸就会把你吃掉。"

“哦，这样啊？那僵尸一般都吃哪里啊？”我继续问道。

小花头也不抬地回答：“肯定吃人的大脑来补充能量啊，游戏里不都这么说吗？”

“哦！明白了，那你就根本不需要害怕嘛！你又没有大脑给它吃。”

“为什么我没大脑啊？你什么意思啊？”她终于抬起头来了，看着我问道。

我故意把目光放到了她的胸部，回答道：“你说呢？”

“小花，别跟他瞎扯，他在占你便宜，骂你胸大无脑。”何娜在边上大声提醒道。

秦浩一脸不乐意地看着何娜说：“人家调情关你什么事啊？多嘴。”

“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不行啊？”何娜也不甘示弱。

“你还是管好你自己吧！我问你，你刚才为什么拿胸顶我？”秦浩一脸委屈地问她。

“去你的，谁顶你了？”

“就刚刚，顶得我好疼！”秦浩说完用手在何娜的胸上抓了一把，作恍惚状说，“好像是离我还有点距离啊，怎么回事，难道是刚刚产生了幻觉？”

何娜大怒道：“你竟然敢这么明目张胆地吃我豆腐？”

秦浩接住她半空中要打下来的手，笑着对她说：“如果你的心跟你的胸部一样软的话，我想你一定会原谅我的。”

何娜顿时没有了脾气，只好说道：“罚你烤个鸡翅给我吃！”

“好！没问题！”秦浩屁颠屁颠地拿来鸡翅烤着说道，“美女，我可以一次性给你烤十个，摸十下吗？”

“滚！”

小花也在一边咯咯地笑着，突然看着我说：“高寒，你口才那么好，讲个故事给我听下呗。”

我说好啊，想了一会儿说道：“有个小白兔，一天晚上迷路了，遇见一只小黑兔，于是向小黑兔问路，小黑兔说，你让我亲亲我就告诉你，小白兔就让亲了，然后开始找回家的路，找了半天还没找到，又遇见一只小灰兔，又向小灰兔问路，小灰兔说，你让我亲亲我就告诉你，小白兔又让亲了。小白兔回家后不久怀孕了，你来猜猜小白兔生的是黑兔、白兔，还是灰兔？”

小花歪着小脑袋，冥思苦想了一阵问我：“灰兔？”

“不对。”

“那是黑兔？”

“也不对。”

“那到底是什么？快告诉我啊。”

我凑过脸去笑着问她：“想知道吗？想知道就让我亲亲！”

“讨厌！你怎么那么坏啊？”她一脸的害羞。

11.
公司突然变天

突然，何娜的手机响了，她看了下号码，竟然有些惊慌地拿起走到一边去接了电话。

等她回来时，露出一脸抱歉的神情说道："不好意思啊，我男朋友一会儿要来接我回去。"

秦浩正拿着一个鸡腿塞进嘴里，听到后一下呛到，怎么都拔不出来了。

大概过了半个小时，一辆香槟色的保时捷卡宴缓缓地驶入海滩停车场。待车子停稳后，从上面走下来一个肥肥的光头，腋下夹着个不知道是不是山寨的名牌包，看年纪至少有40岁了，脸上堆满了肥肉，眼一瞪才知道是眼，一眯缝，色眯眯的，贼眉鼠眼，看起来比秦浩还要猥琐。

我装作不经意地随口问了下何娜："这个就是你男朋友啊？"

"嗯。"她有点不自然地回答。

我实在是很无语，这年头，好白菜都让猪给拱了。如果说何娜是一棵好白菜，那这胖子绝对是头猪，而可怜的秦浩，现在却是连猪都不如了。

胖子大摇大摆地走了过来，肚子鼓鼓的，像个不倒翁。那体重，200多斤了，我不禁打心里佩服何娜的抗压能力真强。

"你们好啊！"他先开口跟我们打招呼，脸上的肌肉不自然地抽动着，挤出一堆笑容，露出一口歪七扭八的黄牙。

秦浩没有答话，冷冷地盯着他看。

"你好。"我回答道。人家好歹也是开保时捷的跟咱打招呼，总不能一点礼貌都没有吧，更何况，他又不是我的情敌。

"都说了不用你来接，我坐他们车回去就行了。"何娜有些不高兴地对他说道。

死胖子看着秦浩，仿佛明白了什么，笑了笑，脸上肥肉乱颤："唉，你跟这些小孩子玩，我不放心。"

“你说谁是小孩子?”秦浩终于忍不住发话了。

胖子没有再说话，只是回过头朝车上看了几眼。夕阳的余晖，照射在他那秃了顶的脑瓜上，锃光瓦亮。

然后，从保时捷上走下来一个高大强壮的男人，看走路的姿势就知道，绝对是当过兵的。

难怪这么猖狂，原来还带了个贴身保镖。

那壮男走过来站到胖子旁边，看我们的目光满是不屑。

我看得出来，秦浩很想发飙，很想揍人，但估摸着可能打不过那男的，所以也就只好算了。

其实我也很想伸张正义，骂那死胖子几句，但看那保镖肌肉实在太发达，想想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更重要的是，反正又不泡小花。

于是，我们眼睁睁地看着他们上车了。

过了一会儿，小花突然打开车门跑了下来，到我们跟前问道：“秦浩哥，我不想跟他们回去，还想留下来陪你们玩，明天你再送我好不好?”

她嘴里叫着秦浩哥，眼神却分明在盯着我。

我看着秦浩那一脸的憋屈相，只好对小花说：“和他们一起回去吧，以后有的是时间一起出来玩呢。”

“那好吧，我记了你的电话，到时再联系哦。”她有点失望地噘着嘴巴走了。

我当然希望她能留下来陪我，只是这种情况下，我不能不顾及秦浩的感受。

香槟色的卡宴在我们的视线中绝尘而去，转眼就消失不见踪影。

秦浩还傻傻地眺望着他们离开的方向，我走过去拍了拍他的肩膀，才终于回过神来。

“我就搞不懂了，你说我跟那个肥胖子比起来，哪一点不如他？除了比他穷点。”秦浩一脸不甘心地问道。

我把手搭在他的肩膀上，深深叹了口气说道：“在有些女人眼里，男人只有穷这个缺点才是最大的缺点，大得让人无法接受。”

“是吗？那就没有办法了，你也知道，算命的都说过了，我五行缺钱。”秦浩无奈地自嘲道。

我向前一步，然后转过身去，双手搭着他的肩膀，大声对他说：“兄弟，不要自卑！振作起来！穷怎么了？穷就应该被嘲笑吗？抬头，挺胸，让大家看看，你不仅穷，而且还丑。”

“去你大爷的，有你这样做兄弟的吗？落井下石。”

“好啦，别去想那些不开心的事啦，我们下海游泳去!”我拉着他往沙滩跑去。

才几秒钟的时间，我还在脱上衣，秦浩就脱得只剩下了内裤。看来他这几年

的妞没有白泡，专业的就是快于业余的。

我们一起欢乐地跳进了大海，玩耍着，打闹着。突然他仰起头来大声地朝大海喊道："总有一天，我要让人指着我的鼻子骂我，你他妈的有钱了不起啊！"

我大笑着问他："刚才怎么没见你为妞动手啊？可不像是你的作风啊。"

他一边朝岸边游着一边回答我："你当我傻啊？那辆卡宴很明显挂着的是个军牌，除非我去弄辆坦克，不然谁敢跟他干？"

我哈哈大笑地说："算你识相，你要动手，说不定三两下就被那保镖揍得一眼看不到'鞭'了。"

他游到岸边，站在海滩上，挺起肚子，指着下面撑起的小帐篷对我说："他再怎么揍，也揍不到我的大鞭！"

我说："你再怎么显摆，也证明不了你'鞭'大，充其量只能说明你内裤买小了！"

我们很尽兴地玩到很晚，回到家都快十一点了，一进门，就看到阳台上那条白手帕在随着微风轻轻地摇摆着，仿佛在向我招手。我走过去把它收了下来，折好放到了衣柜里。

因为，每当看到它，心里就会有一种难言的隐隐作痛，像是有只小老鼠一样，在慢慢地啃噬着我的心。

幸好，生活永远没法给你相同的痛苦，因为当它重复地伤害你，那个伤口就会慢慢习惯，感觉也会渐渐麻木，无论再给你伤害多少次，也远远不如第一次受的伤那么痛了。

我很感谢，曾经迷惘的我由惜悦牵引着走出迷茫和寂寞。

爱虽已走远，但心还在，既然注定一切都无法挽回，既然注定短暂的邂逅需要放弃，那就让心和爱彼此做最后一次告别吧。

也许是好久没有放松身心了，也许是玩得太累了，这一晚，竟然很快地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早上，我打开手机，小艳的短信简短得就像是一封电报：哥，速来公司。

随后秦浩的电话也随之打了进来："赶紧过来公司，有大事发生，要变天了。"只匆忙地说了一句就挂了电话。

我急急忙忙地洗脸，刷牙，穿衣下楼，以最快的速度发动了车子。

早上高峰期的交通，是一如既往的拥堵，我刚把车开出小区门口，还没到关口就已经堵得水泄不通，一眼望不到头了。

又是英雄难过梅林关。

我只好从旁边加油站掉头走小道退出来，转上新区大道，走南坪快速。一路上走走停停，折腾了一个多小时，才终于开到了公司楼下。

停好车，我火急火燎地赶到了公司，刚进门就感觉到了不一样的气氛，比往常多了一份紧张，多了一份压抑。

我大步走过去，一脚踹开了秦浩办公室的门，吓得他大惊失色，睁大眼睛发现是我，才慢慢镇静下来。

“你好歹也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老师没教你进人家门时要先敲门吗？”他说话的神情还有些惊魂未定，右手慌乱地点着电脑鼠标。

我快速地走了过去，一把挪开了他的手，将他电脑最下方的窗口图标最大化说道：“老师只教过我们千万不能大清早在办公室看 A 片，既损害身体健康，又是对工作最大的不尊重。”

他脸上浮起的笑容尴尬中带着一丝猥琐：“你小子就应该去中情局上班，什么都逃不过你的火眼金睛。”

我看着他语重心长地说：“秦兄，别老看 AV，你也不看看键盘上，字母 A 和 V 后面分别是什么。”

他一脸不明白地歪着头问我：“是什么？”然后自己低下头去仔细查看了下键盘，对我破口大骂道，“你才 SB 呢？”

我忍不住地笑着问他：“好了，言归正传，出什么事了？”

“老黄早上找我谈过了，公司被收购了。”他的语气有些沉重。

“我们公司？被收购？”虽然有心理准备，但我还是觉得有些惊讶。

“嗯，听说是他一个老乡的公司要上市，把他也拉了进去，准备搞大的，去股市捞钱，玩资本运作了。”秦浩缓缓地说道。

“原来是这样，那他是怎么和你谈的？”我问道。

“销售部这些部门都原封不动，他早上找我谈的目的就是为了稳定军心，给我吃颗定心丸。”他停顿了一下又说道，“目前他所透露的，只是对方会派人下到财务部来。”

“不，绝对不可能只是财务部，销售部掌握着全国各个省的渠道，他肯定是不想动也没法动的。财务部有人参与账务就行了，这也是很好监控的一个部门。如果说对方最不放心或者说最需要介入的话，那一定是项目部，因为产品的研发和集成直接关系到公司的命运。”我对他分析道。

他一脸担忧地看着我说：“你所说的，正是我最担忧的。你说，他们会怎么介入呢？”

我退后了几步，坐下来靠到他的沙发上说：“很简单啊，要么换掉我，要么换整个团队，具体还看收购方的战略目标，才能决定人事整合的结果。但目前来看，如果只是简单的并购上市，那么换掉我一个人就可以达到目的了，毕竟每个月几百万的集成资金只是通过我的手来运作的。”

“他们要是敢动你，老子也不干了！”秦浩一脸的气愤。

我看着他笑了笑，说："你是不是看A片看傻了，怎么能说出这种不经过大脑的话来？冷静点。"

"我就是没你那么能忍啊，你是属乌龟的，忍者神龟。有什么打算？"

"静观其变，等老黄来找我。"我说完站起身来往自己办公室走去。

该来的终究还是来了。虽然有些猝不及防，但也只能去面对。

正打算理清一下思路，小艳推门进来了，帮我倒了一杯水，然后看着我一脸的凝重，欲言又止。

我说："小艳，怎么了？有话就说啊。"

"哥，我们是不是都要被裁了？"她终于开口说道。

"谁在造谣啊？我都还没听到任何这方面的消息。"我一脸认真地回答道。

她微微地笑了笑，走过来站在我面前，两眼看着我说："哥，其实没什么，一份工作对于我来说，无所谓，我只是害怕要和你离别。"

我无奈地笑着说道："你呀，都还没影的事就在这里乱猜测，还说得这么伤感，别胡思乱想了，做事去吧。"

"哥，你是很淡定，但是项目部私下传得都已经炸开锅了，人心惶惶的。"小艳一脸担心地说。

我喝了口水回答她："嗯，这倒是个问题，我会处理的，你放心吧。"

她伸手过来端起我的杯子，又去倒了一杯水，然后走了出去。

我站起身来，走到窗前，默默地看着窗外的阴天，心里不免也蒙上了一层阴影。

我首先要做的，是先安抚好大家的情绪，自己别先乱了阵脚，然后再等老黄主动来找我，在他开口前，我只能等待。这个过程，也许很快，也许会很漫长。

但是，我别无选择。

老黄到底在搞什么鬼，公司已经做得这么成功了，为什么人对金钱的追求是永无止境的？

世界上有三种人：第一种是让事情发生的人；第二种是看着事情发生的人；第三种是想知道事情是怎么发生的人。我现在已经从第二种人变成第三种人了。

而老黄，是第一种人。

所以，他才是制定游戏规则的那个人。

下班时间已到，我正想着叫秦浩一起出去吃个饭，没想到他倒先推门进来了，又是一脸贱贱的笑。

我们有时候还是挺有默契的，只可惜，他不是个女的。但是，他挺爱笑，这一点，我很喜欢，因为，猥琐的笑，那也属于笑。

至少，比起我们这种已经忘了笑容很多年的人，要好很多。人有的时候，能笑，都是一种幸福。

“我去机场找何娜，你要不要一块去找小花？”他说出来的话差点把我气死。

任何火烧屁股的事，都阻止不了他泡妞的脚步。这难道是一名退伍消防兵的最高境界？

“不是昨天才在一起玩吗？这么快就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了？”我没好气地说道。

“嘿嘿，你不懂。”他凑过来笑着对我说，“泡妞其实就像挂 QQ，每天两小时，不久就可以‘太阳’了。”

“我‘太阳’你啊！赶紧滚吧，没出息的东西。”

“嘿嘿，真不去？”

“不去。”

“那可就怪不得我了啊，别说我不够意思，没叫你一起。”他夹紧尾巴，扭着屁股出去了，我看着他那离去的背影，摇头苦笑。

12.
打电话的神秘人

突然，这个时候，我接到了一个陌生人的奇怪电话。

“高总，你好啊。”一个从未听过的声音从手机里传来。

“你是哪位？”我非常意外地问。

“都是同行业的人，久仰高总大名，可否抽空出来坐坐？”对方缓缓地说道。

我迅速搜索了一下脑海里的信息，再次确认，和这个声音的主人，是从来没有打过交道的。

“有什么话不能在电话里说吗？”我回答道。

电话里安静了一下，对方终于开口说：“呵呵，那我就不绕弯子了，最近渠道里卖得断货的那个小苹果机器，是你开发的吧？我很有兴趣。”

“原来是这样啊，那你应该找我们公司的销售总监啊，他负责渠道的全盘运营。”我对他说道。

“我当然不是要提货，而是真诚地想找你一起合作。”

“合作？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我心里开始怀疑这个人是不是知道了什么。

果然，他又不紧不慢地说道：“我知道，你们公司已经被收购了，所以，抽个空，我们找个地方坐下聊聊，如何？”

“那行吧，下了班我打给你。”我挂了对方的电话。

事情变得越来越复杂，公司刚被收购，这个人就第一时间知道了消息，太不正常了。

而且，老黄今天早上才找秦浩谈的，怎么风声会传得这么快？

我决定去会一会这个人，因为这至少是我弄清楚这件事的一个机会，哪怕能得到一些线索也好。

我们约在毛家饭店见面，到那儿后找了个小包间，一起坐了下来。

来的那人三十几岁，短发寸头，还留着小胡子，穿着一件格子衬衫，一条蓝色牛仔裤，看起来还挺潮的。

“高总，幸会呀！我姓刘，叫我刘哥就行了。”他说起话来眼珠在小眼睛里打着转，显得很精明。

“呵呵，刘总好，一切相识皆是缘。”我笑了笑说道。

“来，来，你先点菜。”他将菜单递给了我。

我一边看菜单一边问他：“你是怎么知道我号码的?”

“呵呵，我不仅知道你号码，而且——”他停顿了一下，又看着我有些得意地说道，“我还了解关于你的很多资料，比如你曾在中×待过，还被外派出过国。”

我的心里有些惊讶，这些信息他都能知道，实在是有些蹊跷。

“你有什么话就开门见山吧。”我点完菜看着他说道。

“好，既然高总这么爽快，那我就直说了，我想找你合作，你只要把那个项目的所有资料都带过来，我们将那个机子组装出来到我们公司卖。合作条件可以由你来开。”他双手放在桌上，两眼兴奋地说。

“嗯，就这样？没有别的要求?”我问道。

“当然了，如果你能有办法将现在公司的模具废掉，让他们无法生产，那自然更好不过了。”他的眼神里流露着狡诈和贪婪。

“这是不可能的事。也许你无法理解，对于我们开发项目的人来说，一款产品辛苦做出来，就好比自己的亲生孩子一样，我怎么忍心亲手毁掉?”我义正词严地回绝他。

“那也没关系，反正一切你说了算，你说怎么搞就怎么搞。关键是你愿意合作。”他装着非常豪爽的样子，伸出四个手指在我面前晃了晃说，“只要你跟我合作，项目成功后的利润分红，给你这个数。”

“四千万?”我故意问道。

“哈哈，高总真是幽默，给你四十万。而且大家长期合作，以后你就过我们公司来上班，工资你来开。如何?”

我没有说话，夹菜吃饭。

“高总，你是有什么顾虑吗？提出来，都好解决。”他追问道。

“呵呵，这个小炒肉味道不错，你来尝尝。”我夹了一块到他碗里。

这个时候，我只能王顾左右而言他，因为我一直记得，《教父》里有句经典台词：永远不要让别人知道你的真实想法。

“高总，发表下意见?”他继续追问。

“能告诉我，你是从什么渠道了解到我的信息吗?”我看着他问道。

“这个，暂时还不能说，请原谅。”他脸露难色。

看来他是有备而来，而且在我答应他之前，绝对不会愿意提供什么有用的信息给我的。

于是，我决定速战速决，跟他东拉西扯了几句，很快吃完了饭。

然后我对他说道："刘总，今天先这样，我考虑下再给你回电话，但是——"我站起身来，一字一句地盯着他的眼睛说道，"我希望下次，能够直接跟让你出面的那个人谈。"

"我，我就是老板啊，没人叫我出面。"听我这么一说，他的眼中闪出一丝慌乱，虽然想极力地掩饰，但还是全部地落入了我的眼中。

果然证实了我的猜想，他的背后还有人。

到底是谁让他来的呢？

我不知道，但可以肯定的是，那一定是个非常熟悉我的人。

两人在饭店门口告别，刚走到停车场找到车子钻进去，我的手机铃声又突然响起了。

我将电话从口袋里掏出来，看了眼来电显示，原来打过来的是秦浩。

"什么事啊？"我接听了问道。

"嘿嘿！高兄，在哪儿潇洒呢？"听起来他的心情很不错。

为什么我每次心情不好的时候，他的心情都会那么好？这是件很奇怪的事。

我有点不耐烦地回答他："在开车，有屁快放。"

"哟，不得了啊，牛皮哄哄的，我只是想跟你分享一下喜悦，"他在电话那端磨磨叽叽地说道，"我刚才忍不住亲何娜了。"

我说："恭喜你啊，真是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啊，她被你亲完后是不是一脸害羞地说，讨厌，人家初吻又没有了。"

"去你的，你就没一句好话，现在干吗？"他大声问道。

我放了一张轻音乐的 CD 进去，然后把音量调到了很小，回答他："有人已经在找我谈合作的事情了，想让我把 X25 的项目拿出去做，就刚才。"

"不会吧？这么快？这很不正常啊。"他的声音里充满着惊讶和疑惑。

"嗯，我也觉得很奇怪，而且那个人对我的背景很了解。还有，一开口就是 40 万。"

"哦，不错呀，那你可以好好考虑下，你说呢？"他的语气中竟然带着一丝兴奋。

"让我再想想吧，这毕竟是件不光彩的事，往大了说，叫犯法，往小了说，也是违背了职业道德啊。"

"狗屁的道德！现在这世道，有钱就是道德，这都不明白吗？"他的声音有些激动。

我停了一会儿，没有吭声，想了想对他说："让我再琢磨琢磨吧，我不想和当年的韩信一样，在最能够背叛刘邦的时候忠贞不贰，却在最不可能反叛时涉嫌谋反。对了，你不会是我的萧何吧？"

“呵呵，你放心，我要是萧何，那也是月下追韩信的萧何，决不会是把你送上断头台的那个萧何。不管你做什么决定，我都会在背后支持你！”他的声音铿锵有力，充满激情，如同喷薄而出的朝阳，让我心生感动，备感欣慰。

“好，那我就放心了。”我挂断了他的电话。

然后，我关上车窗，关掉了音乐，开启空调，车内顿时凉爽静谧了起来。

接下来，我要开始拨打三个非常重要的电话，如果我真要选择跟那人合作，那么这三个电话将是决定是否能合作的前提和基础。

第一个要打的电话是上海主板方案商的项目总监夏总，因为如果我要继续运作 X25，首先要能拿得到他的主板才是关键。

电话响了两声，被他接起：“高总，有啥指示？”

“夏总，有个问题我想请教你，如果说两个不同的客户，选用同样的产品 ID（外观），那么你们是不会答应供板的，对吗？”我直截了当地问道。

他不假思索地回答：“当然，这是行规。”

“能想到其他的方法操作吗？假如有非常熟悉的人找你要板的话，比如我，你懂的。”我还是很直白地对他说。

“你要用？”他停了好一会儿才说，“高总，我们可是跟每家客户都签有严格的《保密及不竞争协议》，一般来说，这种事是绝对不允许发生的，所以公司对客户的 ID 也有着非常严格的审核流程，还有……”

“好了，”我打断他的话说道，“亲爱的夏总，我不想再听这些一般来说了，我只想听你后面还有没有但是。”

“呵呵，你呀。”他笑了起来，然后似乎思考了一下继续说道，“但是呢，也要具体看是什么人了，比如你高总，我肯定要替你想办法搞定的对吧？”

我听了觉得有点意外，但还是感觉心里美滋滋的，毕竟被人恭维是一件让人心情舒畅的事，尤其当你正好需要对方帮忙的时候。

“为何这么看得起我，夏总？在我印象中，我们的交情貌似不算太深啊。”我问道。

“是啊，我们交情是不深，但是你这个人不错，是值得深交的一个朋友。所以——”他停顿了一下，仿佛在回忆什么事情似的，过了十几秒钟才一字一顿地说，“高总，你还记得去年冬天那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吗？”

我很快就想起，那个寒冷的夜里，凌晨两点他从贴片厂回来时车子抛锚在半路，我去帮他换备胎的事。于是问道：“记得啊，你提这个干吗？”

他在电话里叹了口气说道：“你知道吗？那晚在打你电话之前，我已经连续拨打了 6 个电话了，他们有的推托说太远找不到路，有的干脆说天太冷起不来，而我在深圳人生地不熟的，当时是多么无助。幸好你够意思，挂完电话半小时后就赶了过来，而且，还帮我一起换好了备胎，手上脸上全是油污也没有介意。所

以从那次起，我就看出来你是个值得深交的人。”

“哦，呵呵，举手之劳罢了。夏总，如果我想用你们的主板方案，继续运作这个项目，依你看，该怎么操作？”我很迫切地想知道他的方法。

“你将 ID 稍稍修改下，发过来给我吧。至于我们内部的审核流程，你不用担心，我会去想办法帮你落实到位的，然后，你就可以去做你想做的事情了，只是，一切要小心为妙。”他很爽快地回答。

“好，谢谢你！准备好了就给你电话。”我说完就挂断了，然后从通信录中找到第二个号码，打了出去。

这是个手机模具厂的老板，今年还不到 40 岁，年纪轻轻就已资产过亿。而我到现在为止都只有 200 万，还他妈是手机摄像头的像素，人比人，真是气死人。

说起我和他的相识，还真有点渊源。那次一个模具拖延了我的项目进度，工程师去盯了几次都没有整出来，而刚好又是销售旺季，公司急等着产品上线卖货，我被秦浩整天催货念叨得快疯掉了，一气之下开车跑过去模具厂。

他们的项目经理老胡平常跟我太熟悉，看我过去后，一顿嘻嘻哈哈的笑闹过后，我也不好再发火了，可这时进来一个人，装模作样地看这个，说那个的，我问老胡：“这人是谁啊？”

“管他是谁，你现在不是模具出不来吗？叼他就是了，不用给我面子。”老胡回答道。

我看着他好像是个管事的，然后就过去问了一句：“你是不是负责模房的？”

他看了看我，回答说：“是啊。”

我气不打一处来，冲着他就是一顿狂骂，办公室的其他人都看着我一愣一愣的。

他开始还解释几句，待骂到最后就一句话也不说了，灰溜溜地走进了董事长办公室。

我骂完坐到老胡的位子上，冲他喊道：“过瘾，给我拿瓶水来，口渴死了。对了，他跑去老板办公室干吗？难不成还想投诉我？”

老胡拿了一瓶水递给我说：“投诉啥？人家自己就是老板李总啊。”然后捂着肚子在一边大笑。

你妹的，这个时候我才发觉被他忽悠了，我狠狠地瞪着他又想发作。

他看着我继续笑着说：“这有啥？你今天是在创造历史，以后等老了可以对你的儿子孙子吹吹牛，老子年轻的时候是怎么把一个亿万富翁骂得狗血淋头的。”

我想了想，觉得他说得也有点道理，就没有理他了，然后走进了他们老板办公室。

他正在泡工夫茶，看见我进去，连忙叫我坐，开始给我泡茶，仿佛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

“对不起啊，李总，我刚刚不知道你就是老板。”我很不好意思地坐下来说道。

他冲我笑了笑，把泡好的茶端了过来，放在我面前，然后一脸和蔼地对我说：“知道我是老板就怎么啦？就不骂我啦？我告诉你，你今天骂得好，年轻人做事就是要像你这样子，兢兢业业，其实我们最近模房的问题非常严重，我也看到了，正要下决心好好整顿的，作为客户，你做得对！你们老板能找到你这样的人做事，是他的福气，中午我请你吃饭，咱们好好聊聊，如何？”

到最后，两人越聊越投机，就这样，我和他竟然成了忘年交。

“喂？高寒？”电话已经接通了。

“李总，你好啊，在哪里度假呢？”

“切，哪有那么好的命？正在工厂忙着呢。你小子可是好久没有过来教我泡妞了啊。”听得出来他的心情还蛮不错。

“呵呵，李总富可敌国，还需要去泡妞吗？恐怕是身边女人太多，每天在忙着海选吧？如果请我过去当评委，一定乐意！”

“哈哈，就你这小子嘴最贫。怎么了，打电话有啥好事？”他笑着说。

我想了想说道：“好事没有，麻烦事倒是有一件，不知李总愿不愿意帮我？”

“你说。”

“我想换一家公司继续运作 X25 这个项目，可以用现在的模具来做货不？”我有点忐忑地问道。

“得了吧，少折腾这些啊，这就不是你高寒应该干的事。你要在那儿做得不开心，过来帮我，待遇不是问题，我可一直盼着你呢。”他的语气好像有些生气。

我急忙解释道：“呵呵，李总，我只是想先评估一下这件事的可行性，暂时还没到那一步呢。”

“这样吧，模具呢，肯定是不能给你用的，我不能坏了规矩。但是你如果一定要用的话，我可以安排人加班加点，以最快的速度复制一套出来，如何？”

“好，有你这句话就足够了，谢谢啊，李总。”我非常感激地对他说。

“唉，有什么好谢的。我还是那句话，干得不开心就过来我这儿，我等着你啊。”

“好的，再见。”

13.
万事俱备等东风

只剩下最后一个需要打的电话，我悬着的心终于安定下来了。

因为这最后一个电话，在打之前，我就已经知道了结果。

我从通信录里找到了罗总的号码，直接拨了出去。

“喂，高寒。”他气喘吁吁的声音从听筒里传了过来。

“又在跑步吗？勤劳的罗总。”我问道。

“是啊。”

我很好奇地问他：“茶叶妹搞定了没有？进展如何？”

“已经一起吃过饭了，但进展还是很缓慢，恩师啊，你要赶紧帮我策划一下。”他的心情还是有些急切。

我鼓励他说：“不要急，慢慢来，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啊。”

“唉，就怕材料不对，竹子怎么磨也只能磨成牙签啊。”

“哈哈，”我被他逗乐了，笑着对他说，“你还挺幽默的嘛，继续保持下去，就能看到希望的曙光了。”

“希望如此吧，对了，你有事吗？”他好像停止了跑步，喘息声明显比刚才小了许多。

“自家兄弟我就不绕弯子了，X25 项目我要拿出去做，还得继续用你的屏。”我直截了当地对他说。

“嘿，我还以为多大事呢，不早跟你说过了吗？我手上的一切资源都是可以跟你共享的，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你安排好就是，我绝对配合。”他无比爽快。

“那就先谢谢了，一切资源共享？也包括茶叶妹吗？”我坏笑着问道。

他在那边爽朗地笑了起来：“行啊，前提是你得先帮我搞定她才是关键啊。”

“好吧，我看过几天抽空去见见她，帮你确认下样品，再小批量试产下，如何？”

“哈哈，试产就不用了，还是我亲自上阵吧。”他大声地笑着说道。

“好，那先这样吧。”我说完挂断了电话。

终于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只是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心情突然又变得沉重起来。

老黄到底何时才会找我摊牌？我到底是反还是不反？

我下车在路边买了个烤红薯，发动车子离开停车场，路灯下徐徐吹拂的柔风，点点滴滴都能融进我的心里。

或许是原本就不想控制自己的思绪，或许是在柔和的风里无法控制住自己的情感，我又开始想起那些曾经的过往，像梦一场。

我想起了以前婷做好晚餐等我回家吃，吃完饭牵着手一起去散步，坐在公园里相拥着看日落，然后窝在家里一起吃烤红薯的情景。她趴在我怀里，带着清澈的眼神对我说：“高寒，我就喜欢你的上进和善良，希望你一辈子都不会改变。”

我还想起了那年来深圳时父亲送我上列车，清高了一辈子的他，躬着身子毕恭毕敬地给我周围的人发烟，叫他们帮忙照顾着我点，然后对我千叮万嘱：“在外面什么都能丢，唯一不能丢的是良心，千万别忘了本！”

我现在是怎么了？何时开始变成这样？为什么连我自己都觉得陌生了？

我把车打着双闪，停在了路边，靠在热闹的深南大道边上，身边的车飞快而去，就像我的爱情。

我想我需要点时间来思考这些问题。

曾几何时，我可以为了一个宿舍同学的分离，哭得稀里哗啦；可以为了安慰哥们儿的失恋，宿醉到天明；可以为了别人一句无心的话，气得茶饭不思；可以为了自己的一个诺言，上刀山下火海地去实现；可以为了省点钱买件礼物给自己的心上人，一天不吃不喝；可以为了自己的梦想，不顾一切地去学习去努力。

那是曾经的我。

可现在呢，相处几年的同事朋友，要离开深圳临别时我可以很淡然的一句一路走好，心里泛不起半个涟漪；为了避开那些空虚寂寞而在酒吧半夜买醉的人们，我可以几年不去一趟酒吧；面对人家的刻薄和欺压，我可以白天在外面装孙子微笑晚上再回家当爷数钱；自己许下的诺言，在深圳这所城市里，有时自己都觉得那只是个屁，爱情，朋友，有时给人感觉都只是用来出卖的，只有永远的利益；什么理想、目标，都可以为了这些不择手段。

这就是现在的我。

曾经学生时代的梦想，现在早已破烂不堪，青春年少时的纯真，早已磨灭得灰飞烟灭。到底是我适应了深圳，还是深圳同化了我？

我想不到答案，但是我知道，我已经走得太远，以至于忘记了当初为什么而出发。

我知道该怎么做了，差一点，我就迷失了我自己。

第二天上午，我给方案的夏总打电话："夏总，昨天的事，就当我什么都没说过吧，我放弃了。"

"哦？这么快就打算放弃？"他好像有点惊讶。

我很平静地对他说："是的，这些年，我走得太快，灵魂都跟不上了，我想停下来，等一等。"

他在电话里长长地舒了一口气："高总，你的选择是对的。就在今天一早，我就接到了老板的通知，说是要我高度关注 X25 这个项目的主板出货情况，严格把控好一切事宜，我估计……"

我听了心里暗暗吃惊，连忙问他："你的意思是，昨晚我才给你打的电话，今天一早深圳这边就收到风了，这么快？"

"是的，所以你放弃是对的，不然，我还真的很替你担心。此事有些蹊跷，你好好琢磨下吧。"他的话很耐人寻味。

我挂断了电话，顿时觉得有股凉意从背后袭来。到底是谁走漏的风声？

突然，一阵清脆而又刺耳的铃声在安静的办公室内响起，打断了我的思绪。

"高寒，知道我是谁吗？"一个如银铃般悦耳的声音在电话里响起。

小花的声音，我肯定是听得出来的，但我还是假装非常惊喜地问道："哎呀，这么美妙的声音，仿佛来自天堂，我想，你就是传说中的，那挥着翅膀的天使吧？"

"嘻嘻，你就吹吧，为什么这两天都没有给我打电话？是不是这么快就把我给忘了？"她在电话里嗔怒地说。

"当然没有啊。"我急忙向她解释道，"你知道吗？有一天，癞蛤蟆爱上了天鹅，但是它很自卑，因为不知道天鹅会不会看得上它，于是它就跑去找佛祖帮忙，佛祖对它说，只要天鹅能够对你回眸一笑，我就让你马上长出一对翅膀去找天鹅。于是，它就一直等啊等，等着天鹅给它打电话。"

"哈哈，那请问你的翅膀现在长出来了没？"她的笑声如流水般沁人心脾，极具感染力。

"当然没有啊，我要是长翅膀，那不是变成鸟人了。不过呢，我可以砸锅卖铁买一张机票陪伴着你一起飞。"我回答道。

她又咯咯地笑了，然后说道："你确定吗？我飞的可是国际航班，要去到地球的另一边哦，很远的。"

"那又怎么样呢？对于我来说，有你的地方，就是天堂。"

她终于停止了笑，温柔似水的声音传了过来："你说的是真心话吗？"

"当然，不信你问小狗。"

"去你的，就知道贫嘴，猜下我在哪里？"她突然非常神秘地对我问道。

"我心里。"

“切，再猜。”她还不罢休，继续问我。

“美国？日本？还是新加坡？反正不是在我怀里。”我回答道。

“就知道你猜不出来，我马上就到你公司啦！准备迎接我吧。”她的语气很兴奋，充斥着按捺不住的快乐。

这个我倒是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正想问清楚，可她已匆匆地挂了电话。

过了一会儿，她真的来公司了，蹦蹦跳跳地跑进我办公室，像是一只蝴蝶飘飘展翅。

我仔细地欣赏着她，今天穿着一条白色的裙子，下面有浅蓝色的花边，头发盘到了后面，还戴着一个精致又美丽的发夹，有点淑女，却又夹杂着青春的可爱。

身材好的女人穿什么都漂亮。

“你怎么来了？”我痴痴地盯着她问道。

她步伐轻盈地向我走了过来，然后直接绕过了办公桌，站在我身旁，笑眯眯地对我说：“人家想你了呗。”

我有些意外地转头看着她，分明从她眼里看到了浓浓的情意。

想不到单纯天真的小花也会有这么直接的时候，突然给了我一种不一样的感觉。

她慢慢地靠了过来，然后端起我的杯子说：“渴死了，我要喝口水。”

我赶忙阻止道：“别啊，你这样喝很容易怀孕的！”

“如果怀了，那也是你的。”她毫不介意地喝了一口回答道。

我突然间心里很乱，很复杂，还有点不知所措。

单纯的女人先动情，而且很容易动情，一旦动了就不会轻易分手。

聪明的女人先动脑，即使投入感情，也懂得适可而止，悬崖勒马。

很明显，小花已经对我敞开了心扉，而我，竟然还没好好想过和她是否有未来。

其实，喜欢上一个人很容易，因为它是液态的水，可以细水长流，而爱却是固态的冰，想流也很难流走了，所以它往往代表着责任。

我对小花的感情，到底是淡淡的爱，还是深深的喜欢？我没有答案。

看着天真可爱的小花，我顿时觉得心里很纠结，不知道如何是好。

这时秦浩推门进来了，后面还跟着小艳。

“小花，你什么意思啊，电话里说来看我，却先跑到这里来了？”秦浩一脸的不高兴。

“哈哈，”小花还没说话，笑声先响了起来，“秦浩哥，这不马上就过来看你嘛。”

“哼，我看你心里只有高寒吧？何娜呢？怎么没来？”

我就知道，他惦记何娜就像是村头的王麻子想着隔壁家的刘寡妇，日思夜想。

“她一会儿就到了，现在已经在路上了。”小花看着秦浩回答。

秦浩喜出望外，激动不已地说：“真的？那太好了！”

“当然是真的，晚上请我吃肯德基好吗？秦浩哥。”小花朝着他们走了过去。

“行！你想吃啥就请你吃啥，走，去我办公室坐坐。”秦浩搭着她的肩膀，两人并肩一起走了出去。

小艳走过来，一脸不高兴地问我：“哥，那女的干吗的？她怎么能用你的杯子喝水？那样多不卫生，只有情侣才能那样喝的！”

“呵呵，小孩子管那么多干吗？”我无奈地笑了笑，回答道。

小艳撇着小嘴出去了。

在肯德基里，我第二次见到了何娜。

秦浩还在前台点东西，我们找了一个位子坐了下来。小花把包扔给了我，蹦跳着去洗手了。

何娜端庄地坐在我对面，淡淡的妆容，更显妩媚。那光洁如玉的脸蛋在明亮的灯光下散发出象牙般的色泽，动人至极，饱满的胸部挺翘而又性感。

确实是一个很容易让男人为之心动的女人。

“高寒，我们又一次单独坐在一块了。”她首先开口说话。

“是啊，缘分总是这么奇妙。”

“喂，你有没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她的身子略微向前倾，春光满面地对我说，欲言又止。

“什么感觉？”

她开始媚笑了起来，“你难道不觉得每当我们俩单独待一起的时候，气氛总是会有些暧昧吗？”

“呵呵，”我笑了笑，无可奈何地说，“暧昧这两个字，反过来念就是没爱。”

她丝毫没有介意，继续问道：“是吗？你真的确定？”

我没有回答她，而是故意反问道：“你是不是想泡我？”

她收起了笑容，很认真地说道：“像你这样的男人，是很难泡到手的。”

“哦？愿闻其详。”

她的眼珠转了一转，媚笑重新堆在了脸上，温柔的声音从她嘴中轻轻地吐出来：“你知道吗？我今天一直在观察你，你会主动替小花拎包，把她放在道路的内侧走，主动为她拉椅子，对她嘘寒问暖。你的风趣幽默，细心体贴，足以让很多女人为你痴迷。然而，你的这些种种行为，只能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曾经有个很厉害的女朋友教过你这些。要知道，天底下所有的好男人，都是一个女人呕心沥血调教出来的。而能让你记住一生的女人，永远是改变你最深的那个，而不是后面的人。所以，越是细节完美的男人，对女人而言越是挑战。我说得对吗？”

她的话一下下敲打着我心灵深处的皱纹，心潮在瞬间泛滥，我竟然有种眼泪

渐渐漫上来的感觉。心酸的往事忽然扩散，像紫色的梧桐花落满了心中每一个角落。

记得婷曾经认真地对我说过，高寒，你是我生命中的唯一。她说得那么真切，含情脉脉的眼眸中波动的全是爱的涟漪。

那一刻，我的心都飞到了云端，我陶醉了，怜爱地拥着她，仿佛拥有了整个世界。

今生今世能够遇见她，我觉得是最大的幸福，她漂亮、乖巧，温柔体贴还很懂事，她汇聚了所有女人的优点，我以为我们会携手走过一生一世。

不错，就是她改变的我！怎能忘记？那个值得我永远珍爱的女孩，那是我心中一辈子都无法消除的烙印。

何娜坐在对面幽幽地盯着我，仿佛要看透我的灵魂。

我只好匆忙收回思绪，以掩饰自己的失态，但我知道，我掩饰得有些狼狈，一定没有逃过她的眼睛。

“呵呵，能不跟你聊天了吗？再这样聊下去，估计我今天穿一条丁字裤，右腿根部有颗黑色的胎记都要被你猜出来了，太恐怖了。”我无奈地笑着对她说。

“哈哈，我哪有那么厉害？”她一脸的得意和满足。

“你们聊什么呢？这么开心。”小花回来了。

我站起身过去牵着她的手，把她拉过来坐在我旁边说道：“呵呵，没什么，在说我身上有一块胎记。”

“啊？在哪儿？给我看看。”小花一脸的好奇。

“白天看不到的，要等晚上没人的时候才能给你看。”

小花盯着我，一脸茫然的表情。

何娜调整了一下坐姿，在对面咯咯地笑个不停，一双眼睛默默地注视着我。

我看着她笑了一笑。

我们的笑心照不宣。

14.
背后的人浮出

吃完肯德基，我们一起去万象城逛了下商场。秦浩给何娜买了一条三千多块钱的裙子，而我要给小花买衣服她却死活不肯要，搞得我反而不好意思了。

我问她："小花，你为什么就不能接受我的一点点心意呢?"

"你能陪我逛街，我就已经很满足啦。"她挽着我的手走在我身边，小鸟依人，脸上是满满的幸福。

不知道此时此刻的婷，在地球的另一边，是否也是挽着别人的手，一脸幸福的微笑?

我不知道，但是此刻的我，看着身边的小花，竟然觉得内心已不再空洞，美丽的甜蜜充盈着心扉，灵魂在顷刻间安定了下来，不再飘零。

晚上十点多钟，我们开秦浩的车把她们两个送回了宝安机场，依依不舍地告了别。

回来的路上，秦浩一边开车一边问我："明天我和何娜约好了去香港玩，你要不要一起?"语气中是满满的得意。

我有点吃惊地问道："香港？去购物吗?"

"游玩，到处看看，当然购物肯定也是需要的嘛。"他回答得理所当然。

带何娜去购物，我不禁有些好奇地问道："你准备了多少港币啊？把车子卖了?"

"你大爷的，能花多少钱嘛，最多也就几万块而已吧，哥都带过去，随便她花。"

有人说，恋爱中的女人智商为零；可是，恋爱中的秦浩，简直就是个脑残。

装逼是要付出代价的，而他好像还乐在其中。

我无可奈何地扭头对他说："几万块带过去给她随便花？我要说你是个二愣子，都是在表扬你。"

"我知道，但是我爱她，她能开心，对于我来说，就足够了。而且，我这次

是真的很爱很爱她，情愿当个二愣子，你能懂我吗？”他一脸的平静。

我说：“恭喜你找了个明媚的女子，不倾国，不倾城，只倾家荡产。”

“哈哈，那我也心甘情愿。”

我不禁哑然失笑。

我们好像进入了一个只有拿出钱才能证明爱情的时代。

“对了，我想跟你说件事。”他突然一脸的严肃，转过头看着我说。

我装作很紧张地看着他回答：“别，别，你可千万别找我借钱去香港啊，我一定宁死不屈的。”

“当然不是，是关于小花的。”他一脸的认真。

我一下子紧张起来：“小花怎么了？”

“她已经彻底爱上你了。”他深深叹了口气，很是担心地回答。

这个我知道，从她今天进来办公室找我的时候就已经看出来了。只是不明白，秦浩跟我说这些是想表达什么意思？

我没有说话，转头看着窗外，车子平稳地行驶在宽阔的广深高速上，外面是无尽的黑夜。

“她今天下午在我办公室，使劲地打探关于你的一切信息，话里话外都能流露出对你的那番真切的情意。我看她已经深深地陷进去了，而你有没问过自己，爱她吗？”他又问道。

“爱？应该爱吧。反正我觉得跟她在一起很开心，心里很踏实。”我实话实说。

“是吗？其实，你的心情我能理解，毕竟我也是男人，可是你比谁都清楚，喜欢不是爱，爱没有犹豫，千万别欺骗自己。”

是的，他说得对，稍有犹豫那都不叫爱。

而且，爱是一种责任，给就要给得完全。

我的心突然又纠结了起来，到底，我该怎么去面对小花？

“公司的事你怎么看？”秦浩突然转移话题，让我一下子猝不及防。

“什么事？”

“还能什么事？找你合作的人呗，查出来是谁了吗？”他解释道。

我马上反应过来，回答说：“我是这么想的，那天听那个人对我的了解，都是有关我个人背景的信息，那些东西是很隐秘的，最直接的体现就是在我的简历上面，而能了解我简历的人，除了猎头，就只有公司内部的人了。因为我最近两年都没有放过简历出去，所以就只剩下一种可能，是公司的人，而能查看到我履历的那个人，在公司的职位级别决不会太低。”

“明白了，你的意思是，这件事很有可能跟老黄有关？”他停顿了一下，若有所思地说道，“其实，我和你也有一样的想法。”

“你也这样觉得？”我想了想对他说道，“其实想要搞清楚很简单，如果说这件事真和老黄有关联，那我只要打个电话，很快就会有结果了。”

“那你还等什么？赶紧的啊。”他焦急地催促道。

我拿出手机，找到刘总的电话，拨了出去。

响了两声就被接听了，“高总，你好啊！”

“你好，刘总。挺忙的吧？”

“不忙，不忙，高总这个时候给我打电话，是有好消息告诉我吧？”他的语气听起来很欣喜。

我很直接地对他说：“刘总，很谢谢你看得起我，关于上次你说的合作之事，我没有兴趣。”

“为什么？条件我们可以再谈啊。你有什么要求都可以提。”听得出来，他非常意外。

“呵呵，没什么，我们老板对我不薄，我不想背叛他，不想昧着良心做事。”我很认真地回答。

“高总，真的不再考虑下？”他还不死心。

“不了，再见。”我挂了电话。

秦浩转头看了下我，突然明白了说道：“你的意思是那个人是老黄指使的？”

我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说道：“现在还不好说，但是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很快将会有结果。”

半小时后，我们的车下了高速，转入滨河大道。我正在闭目养神想着事情，手机铃声突然响起，我迅速地把手机掏了出来，看了眼来电显示，让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是老黄！

我拿手机朝秦浩晃了晃，他看到后很镇静地说：“接！”

我努力平静了一下自己的心情，按了接听键。

“小高啊，在干吗？”老黄略显嘶哑的声音传入耳中。

我很淡定地回答：“在泡妞呢，黄总，有啥指示？”

“哈哈，没有打扰到你吧？”他停顿了下又说道，“明天上午十点，我在名典咖啡订了个包房，有事想找你聊聊。”

两个大男人谈事情，还跑去那么浪漫的地方，简直是变态。

可是我又不好直说，想想反正也不要我埋单，他想去就陪他去算了。

于是我回答说好，然后挂了电话。

秦浩一脸气愤地把头转过来，说道：“确认了？真的是老黄？明天这是要摊牌？”

我轻轻地点了点头，该来的总是要来的。

其实，老板用你的时候，你就是人才，不用你的时候就变成“裁人”，这是

再正常不过的事。

像我们这种常年混迹于职场的职业经理人，至少需要三种能力：一是争取有可能事情的勇气；二是放弃不可能事情的胸襟；三是区分这两者的智慧。

现在，该是我放弃的时候了。

这个夜晚，我睡得很不安稳，可能是因为心里有事的缘故，翻来覆去折腾到半夜才迷迷糊糊地睡着。

第二天早上，我睁开眼睛，习惯性地打开手机看时间，不看还好，一看吓一跳，九点半了！只有半小时我怎么赶得到名典去见老黄？我吓得从床上滚了下来，渐渐缓过神来，原来只是个梦，吓死我了。然后终于舒了口气瞄了一眼墙上的挂钟，我的妈呀，竟然十点整了！

这下惨了，我慌忙拿着手机打电话给老黄，跟他说路上塞死了，要晚点才能到，让他等一下我，然后飞快地找衣服和裤子。

一路开着车子狂飙，恨不得自己开的是火箭。终于，在快要到十一点的时候，赶到了约定地点。

“不好意思啊，黄总，让你久等了。”我赶到后气喘吁吁地道歉。

他正喝着一杯绿茶，看到我笑眯眯地说：“没有关系，反正我也没啥事，坐这喝会儿茶也挺好的。你要喝什么？”

“来杯咖啡吧。”我坐下来回答道。

他坐在对面还是一脸的和蔼可亲，只不过今天的和蔼，怎么看都有着一丝阴险的味道。

“小高啊，你来公司也两年多了吧，你做事真的让我很放心，认真负责，兢兢业业。辛苦你了！”他开口说道。

我不禁也感叹道：“是啊，时间过得真是很快，想当年过来面试的时候，您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小高啊，虽然你来我这里工资不高，做事会很辛苦，但是你可以在我这里获得快速的成长，这对年轻人来说是最重要的。’现在，两年过去了，您真的没有骗我，我看起来已经像是四十岁的人了。”

“哈哈，小高啊，你永远都是那么幽默！我是真心想你一直跟着我做下去，但是——”他停止了说话，盯着我好一会儿，才喃喃说道，“可能你也多少知道一些了，公司现在有变动，我和老乡一起，要去借壳上市，所以为了配合这次的收购事宜，财务部和项目的头头都要换掉。我希望你能理解我的苦衷。还有，刘总是我故意安排来测试你的。”

死老黄，测你妹的！卑鄙无耻，差一点就让我上了当。

正所谓一念天堂，一念地狱，人生真的有些东西需要坚守。

“这样啊，真是让我太意外了，只不过，我从来没有想过要背叛良心，不管是谁来找我都一样。”我只好装疯卖傻。

“我也是没办法，这也是收购方的意思，都是为了合作的安全性考虑，所以就委屈你啦。”他说完从脚下拎上来一个黑色的袋子，开始伸手进去一边掏钱出来一边说道，“这两年多感谢你的付出，这十万块是一点小意思，作为对你的补偿，你收下吧。”

钱被扎成一捆一捆的，在桌子上安静地躺着，它们在我眼前激起一片迷蒙的红雾，蔓延开来，仿佛还能闻到刚刚印刷出来时油墨的味道。

钱对人的诱惑，往往是很难抗拒的。

可是，我不一样！因为我一直视金钱如粪土！当然，金钱也视我为粪土。

然而，今天的粪土有点多，足足十万块，可以买好多好多的方便面了。

我咽了咽口水，开玩笑地对老黄说：“这是给的分手费吗？”

他哈哈大笑了起来，然后对我说：“小高，我对不起你，你就收下吧，先回家好好休息一阵子，再做打算。”

记得《圣经》里曾说过：“不要太贫穷，否则会丢了上帝的脸。”

其实，我一直都是很相信上帝的，尤其是在收人家钱的时候。

所以，为了不让亲爱的上帝丢脸，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手脚麻利地把那十万块全部装进了包里，用最快的速度，仔细地拉好了拉链。

然后，我对老黄说道：“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但是，我还有句话想对你说，作为老板，以后千万别再用把钱摆在桌子上的方式去测试员工对你的忠诚，因为那样会很容易让你失望。”

他看着我笑了笑，然后站起身拍了拍我的肩膀说：“至少，你没让我失望，这就足够了。小高，我很看好你的未来，以后你会大有出息的。记住，不管遇到什么事，需要帮忙尽管来找我。”

“谢谢了，黄总，那我什么时候开始交接工作？”我问道。

“那边下周就会派人过来，你这几天好好准备下吧。”他说完后一脸的轻松，然后急匆匆地走了。

我留下来坐了一会儿，喝完了手中的那杯咖啡，心情渐渐平静下来，才慢悠悠地走了出去。

15.
奢侈的香港之行

刚从名典走下楼，正准备跨过熙熙攘攘的马路，我的手机突然响了。

“高寒，在干吗？”是小花的声音。

我觉得有些奇怪，她怎么会在这个时候给我打电话，于是问道：“小花，你今天不用飞吗？”

“哈哈，当然要飞啊，猜猜我在哪儿？”她还是那么调皮。

我想了想问她：“你不会是又要来我们公司吧？”

“哼，你就那么怕我来找你吗？你是不是特别不想见到我？说。”她的语气又开始上扬。

“当然不是，挺想你的呢，你到底在哪儿？”我问道。

“我在巴黎，现在正站在埃菲尔铁塔下面。你知道吗？这里的景色真的好美啊！”她非常激动。

我笑了笑，轻声对她说：“小花，其实你就是我心里最美丽的风景。”

“是吗？你这句话是不是又对八个女人说过九次了？”

我差点气晕过去，不由得在心里狠狠问候了八遍秦浩家的秦大爷，然后朝电话里说道：“小花，你站在那儿别动，我要去快递一个拥抱给你！”

“哈哈，没诚意，等你的拥抱到了，我早就飞下一个航班啦。”她很开心地说。

“小花，你知道吗？我失业了，你的高寒失业了。”我装着很可怜地说道。

电话那边沉默了一下，她有点惊讶地说：“怎么会这样？你不要担心，不上班了就在家好好休息，我工资不低，养得起你！”

简单的一句话，让我听了心里塞满感动，单纯的小花，对我的感情纯真得就像是白色的梦昙花，晶莹如雪，洁白无瑕。

我压抑着心里的情绪，动情地对她说：“小花，谢谢你！只不过作为一个男人，我怎么能让你来养我呢？那不成了吃软饭了？以后你把工资全部交给我，让

我来养你!”

“哈哈，好啊，我答应你。先别想太多啊，好好休息，等我回深圳就去看你!”

“好的，你在那边注意安全，还有，千万不许跟别人来法式湿吻啊。”我叮嘱道。

“去你的，我是那种人吗？好了，不跟你说了，自己照顾好自己，别让我担心，拜拜。”

我也挂了电话，正准备将手机揣兜里过马路，铃声又响了起来。

奇怪，怎么来电显示无呼入号码？

“请问您是高寒高先生吗？”电话里面传来一个装模作样的声音。

“秦浩，闲得蛋疼是不是？有屁快放!”我不耐烦地说道。

“哈哈，高兄，我的手机开通了境外漫游，你那个来电上面有没有显示从香港打过来几个字啊？”他的语气非常嘚瑟。

“没有，只显示了二愣子三个字。”我没好气地回答。

“哈哈，怎么可能？对了，今天买的东西有点多，晚上开车来罗湖口岸接我们，你安排下。”他说得那么理所当然。

“花了多少钱了？”我很好奇地问道。

“两万多了。”他低低的声音听不出情绪来，但还是流露出了一丝心疼。

我问他：“为什么一定要我去接？难道说你不知道有种交通工具叫‘TAXI’吗？”

“唉，那不是得花钱吗？”

“你妹的，两万多都花了，竟然还想省下来这几十块钱？你这不是典型的牛被偷了，还舍不得手里的那根牛绳吗？”我很气愤地说道。

“哈哈，知我者，高兄也，晚上一定要来啊，我会带礼物给你的。唉，我这样打过去跟你们内地的手机通话，漫游费实在是太贵了，不说了，拜拜。”他猴急地挂了电话。

我却半天都没反应过来，我们内地？那他是哪里人？

我先去银行存了钱，下午再去公司处理了一些事情，到了晚上的时候，开车去了罗湖口岸停车场，本以为他们俩会大包小包地让我拿东西，结果却只看到秦浩一个人傻傻地站在那儿等我。

“何娜呢？”我非常奇怪地问道。

他一把拉开了副驾驶的车门，一屁股坐上来说：“我媳妇已经自己打车回机场了，她说这么晚了让你送太辛苦，你看多善解人意啊。”

“你媳妇？”我差点没有明白过来，“也是，如今两万块都可以买个越南老婆了，你叫得对，叫得妙。”

他扭过头来一脸的不乐意："你是啥意思？人家好歹也是一名工作高端、长相漂亮、品位上档次的空姐，你竟然拿她跟越南老婆比，哪配得上我这顶天立地的七尺男儿之身啊？"

"别吹，你只有五尺。"我纠正道。

"五尺是多高？"

我说："你连五尺是多高都不知道还顶天立地？"

"呵呵，不讨论这个了，高兄，我要跟你分享一件很幸福的事。"他的脸上故作神秘。

"幸福？"

"嗯，我们今天去城隍庙了，还抽了签，你知道吗？解签的说何娜是我生命中的贵人，如果结婚了至少能旺到我有千万身家。"他兴奋地解说着，口水都溅到我方向盘上来了。

我向来不迷信，只迷人。于是叹了口气对他说道："也许吧，前提你要是个亿万富翁的话。"

"你什么意思嘛，净说些泼冷水的话，还能不能友好地聊下去了？"他开始生气了。

"好啦，其实呢，你的处境也不算太差，毕竟离千万富翁只差那么一点点了。"我只好哄他。

他高兴了起来，扭头看着我说："这就对了嘛，这话听着多顺耳，我还差多少啊？"

"还差一千万啊。"我老实地回答道。

他又把头扭了过去，然后气鼓鼓地说："我今天就问你一句话，你是不是真的特别不看好我和何娜的爱情？你要说心里话。"

"爱情？"我有点语塞，想了半天才回答他，"对于何娜这种女人，我只能说祝有钱人终成眷属。"

他又激动起来，抡了抡袖子说道："我就不相信我搞不过那死胖子，他能给的，我也一定能给！"

看来，爱情不仅能使人痴迷，很多时候还能让人冲动起来，分不清自己。

旁观者清，作为兄弟，我不能不劝劝他。

我说："你确定你和死胖子是同一个级别的吗？人家送何娜一个 2000 欧的手表，你只能送个 2000 欧的电阻；人家送何娜一个 LV 的手提包，你只能送一个苍老师的 AV 包。你们根本就不是一个跆拳道的级别，人家是九段黑带，而你还只是白带，也许还异常。"

他迟迟没有说话，低沉着脑袋，两只拳头握得紧紧的，好像在思考着什么。

我突然间觉得自己好残忍，毕竟站在痛苦之外规劝痛苦之中的人，是件很容

易的事。

而且在爱情世界里，本来就没有值与不值，只有爱与不爱。

我仿佛能体会到他那一丝丝心痛的感觉，于是，心忽然软了下来。

我终于下定决心要好好地安慰他，因为我突然还想到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那就是，他给我从香港带的礼物还没拿出来，差点就亏大了。

我拍了拍他的肩膀说道："别想那么多了，既然爱，就大胆去爱吧，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趁你还年轻，趁她还未老。你看看身边的这些在深圳打拼着的每一个人，背井离乡，忙忙碌碌，他们为了什么？无非为了坚持心中的那个理想，所以，你也要有梦想，即使遥远。"

生活不只是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

其实，这些话又何尝不是对我自己说的？

"真的吗？"他抬起头来看着我问道。

"当然，人生最幸福的三件事，有人爱，有事做，有所期待，你不正幸福着么？至少比我幸福啊。我都失业了。"我回答道。

他又高兴了起来，问道："那你说，我能追到何娜么？你帮我想想办法啊。"

"通往何娜内心的路有两条，一条是金钱，一条是感情，既然金钱此路不通，你就要学会避重就轻，选择走感情这条路线。"我一边开车一边回答。

"嗯，有道理，能说得再详细点吗？高兄。"他一脸的认同。

我拨着转向灯超过一辆在快车道上龟速爬行的车说："你也知道，其实，女人都是很感性的动物，但从感性延伸出来的，还有两性，习惯性和依赖性，比如你每天早上八点钟，打电话给她说早上好，晚上十点发信息给她道晚安，坚持一段时间下来后，突然有一天，你消失了，她就会很不习惯，仿佛生活中莫名地少了什么东西，这就叫习惯性。"

"那依赖性呢？"

"很简单，当时间长了，习惯成自然以后，她就会对你产生依赖性，你会慢慢成为她生活中的一部分，甚至渐渐开始走进她的生命，她会觉得，人生，有你才精彩。只不过，你现在对待何娜，还在一个误区之中。"

"什么误区？请讲。"他开始紧张起来。

我停了一会儿没吱声，然后扭头问他："听说前些天贵州的客户给你送来了两瓶好的茅台？"

"明天拿来孝敬你。"

"秦兄真是太客气了，咦，车子怎么又没油了？"我自言自语。

"我给你加满。求求你别卖关子了，爷，赶紧说吧，什么误区？"秦浩非常焦急。

果然有诚意啊，恋爱中的男人最可爱。

我说："你现在整天只想着如何博取何娜的欢心，却从来没想过怎么完善自己，展现自己。有一句话叫作你若盛开，蝴蝶自来，我担心你在面对她的时候，没有了自我。其实，拼命对一个人好，费尽心思，生怕做错一点对方就不喜欢你，这不是爱，而是取悦。"

"唉，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想不到我秦浩纵横泡妞界这么多年，今天听高兄一席话才领悟了泡妞的真谛。反正你现在也失业了，过来跟我干销售如何？你这小嘴把人说得一下天堂，一下地狱的，我专门安排几个大的女客户给你，你肯定行！"他的表情又开始兴奋。

"不行，我做人可是有原则的。"我很坚决地拒绝道。

"什么原则？"

"只卖艺不卖精。"

"哈哈，去你的。对了——"他开始低下头打开包翻找着。

终于要拿礼物出来了，我说了一晚上，口干舌燥，总算没有白费工夫。

"给你看看我今天买的好东西，"他翻出好几个包装精美的盒子，一脸得意地对我说，"看到没？正宗的香奈儿，还有黄道益。不过，这些都是给我自己买的。"

我扭过头非常惊讶地问他："黄道益？专治扭伤、跌打疼痛的那个？"

"嗯。"

我突然之间来了兴趣，右手从方向盘上挪开，伸过去摆弄了一下他的那些东西，然后恍然大悟地说道："高人啊，看你买这些东西的搭配，就能猜到你下周的生活安排了。香水一共五瓶，黄道益两瓶，从周一到周五，一瓶香水干掉一个女人，然后战况惨烈，英勇负伤扭了腰，周六只好老实在家躺着擦黄道益，擦完一瓶，周日还下不了床，继续擦完剩下那一瓶。"

"哈哈！高兄，还是你最懂我，我突然想高歌一曲《我的好兄弟》了。"他兴高采烈地说道。

"得了吧，你还是只适合唱你的《好日子》。对了，我的礼物呢？快拿出来呀！"我焦急地催他。

"猴急什么？说了有就一定会有的嘛，"他又重新开始在包里仔细地寻找，过了好一会儿，终于找到拿了出来，"瞧瞧，古龙香水，男人的真正味道。你，值得拥有。"

我接过来细细地端详了一下说道："嗯，不错，古龙香水，城市猎人、桀骜男士的优雅组合，用了它，让男人更省事，让女人不省人事。只是，我这瓶香水怎么那么袖珍？看起来比风油精还要小啊？"

"嘿嘿，那不是大瓶的比较贵嘛。"秦浩有些不自然地笑道。

有一种感情，叫兄弟；可有一种兄弟，叫重色轻友。我没再理会他，专心致

志地开车。

过了会儿，他摸着肚皮问道："我饿了，你吃饭了没?"

"没有。"

"那我们去哪儿吃?"

"不知道。"

"你不想吃饭吗?"

"不想，没什么食欲。"

"我请你!"

"好饿啊！走。"

"沙县小吃。"

"……"

16.
离职前的交接

几天后就要开始交接工作，有些事情知道了结果，仿佛就只剩下了等待。然而等待，会让人觉得时间过得好慢，幸好有小花时不时的电话陪伴，有秦浩追何娜进展情况的实时交流，生活也不算太枯燥。

终于等到了这一天，一大早，小艳就跑进来办公室对我说："哥，新来的项目总监马上就要过来了，听说来历不小，还是个海归派，公司里的人都传疯了。"

"海归？有这种事？"我感觉有点突然，但心里也对这个人充满了好奇和期待。

下午两点，老黄急匆匆地走进来对我说："小高，一会儿那个人就要过来交接工作，你一定要帮忙配合下啊。"

我不由得有些奇怪地问："什么人来头那么大，还得黄总亲自来过问？"

"唉，就收购我公司那老乡的二儿子，刚从国外留学回来的，我能不重视吗？"老黄一脸无奈地说。

终于明白了，猜了半天，原来是个太子党，富二代。

话刚说完，一个高高瘦瘦的年轻人就进来了，嘴里还叫着黄叔。

我仔细打量了一下，长得非常帅气，典型的奶油小生模样，只是脸白得有点吓人，看那皮肤，绝对是晚上回家有做面膜的。

唉，现在的男人，越来越有女人味了。

"现在开始交接吧。"我一向对长得帅气的男人是没什么好感的，尤其是长得比我还帅的。

他倒是挺认真地开始跟着我忙活起来，一份份的文件开始归类，资料图纸开始存档。

终于交接完了，他看着我很认真地问道："高总，你还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交代我吗？"

受过国外教育的孩子到底就是不一样，彬彬有礼，很有绅士风度，让我对他

的印象一下子好了很多。

我拍了拍他的肩膀说："我只有一个要求，对小艳好点，她一个小女孩，不容易。"

"好的，你放心。"他一口答应了下来。

我收拾好我的私人物品，走了出来，小艳竟然站在门外等着我。

我朝她笑了笑，慢慢地走向秦浩办公室，推开了他的门，说道："秦兄，我走了，你保重啊。"

"嗯，好走，小艳，送送你哥。"他的头藏在宽大的电脑显示屏后面，我看不到他的任何表情，只能听到他越来越低沉的声音。

我转身正准备退出来，他突然在身后大声地喊道："高寒，我希望你以后有了再怎么牛逼的时光，也不要忘了我们曾经一起傻逼的岁月！"

我的眼泪突然在眼眶里打转，那一刻，伤心、委屈、不舍一股脑儿地涌上来。我快步跨到了公司门口，然后回头仔细地看了最后一眼我工作了两年多的地方，扭头往外走去，谁知道却看到老黄直直地杵在公司门外。他不说话，朝我伸展着双臂，我走了过去，给了他一个轻轻的拥抱，眼泪终于忍不住像断了线的珠子掉下来。

"有空常回来看看。"

"嗯。"

我抱着一大堆物品和小艳一起进了电梯。

"哥，你想去哪儿？我陪陪你。"

此时此刻，我真的不想回家，于是对她说道："陪我去红树林走走吧。"

傍晚的红树林，一路美景，尽收眼底，夕阳倒映在平静的海面上，染成一片珊瑚红，令人心醉。我和小艳并肩坐到了石凳上，夕阳照耀着我们，在地上折射出我们拉长的影子，好像一幅水墨画一般。

"小艳，让你受委屈了。"我看着前面的大海对她说道。

一阵清风吹过，她用手理了下头发，说："哥，你别担心，做得不开心我就立马走，再说了，也许你很快就能找到新工作叫我过去呢。"

"呵呵，我说的可不是这个。"我解释道。

"啊？那是哪个？"她一脸的不解之色，看到我半晌没有搭她话后，才突然明白过来似的，不好意思地低下头说道，"哥，你知道吗？其实暗恋一个人的心情，就像瓶中等待发芽的薰衣草种子，永远不能确定未来的美丽，但是会一直真心、倔强地等待着，同时还得偷偷地掩饰自己的心意。现在好了，我们做了兄妹，我也不需要掩饰什么了，挺好！"

我大笑着看着她说道："说得真好啊！想不到小艳如今也口才这么好啦，真让我意外。"

“嘿嘿，那不是近朱者赤吗？跟了你那么久，多少也要学会点吧？”

我们静静地坐在岸边，看着太阳缓缓地把自己沉进海里，突然觉得日落，是白天与黑夜的临界点，是一个黑与白的分界，所有的一切都稍纵即逝，有一种脆弱的美感，宛如我在深圳的爱情。

我们吹着咸咸的海风，坐了两个多小时。月亮已经悄悄地爬上了树梢，它清新、明亮，似乎总是给人以美好、慰藉的感觉。树叶在月光下泛着粼光，过往散步行人的影子在路灯下被越拉越长。

路灯和我们之间，究竟谁是谁的过客，谁是谁的点缀？

痴看残阳暮色晚，心静如水已苍凉。

也许是吹海风的时间太长，回到家后，开始感觉鼻塞头晕，我这亚健康的身体，竟然又着凉了。

一直辗转反侧到下半夜，才昏昏沉沉地睡上几个小时，手机铃声一大清早就此起彼伏地响个不停。

我不耐烦地闭着眼睛摸索着把电话挂了，谁知道对方又打了过来。

我难受地翻了个身，很无奈地摸着手机按到了接听键：“喂？”

“高兄啊，都几点了，还在睡？”电话里面传来秦浩那讨厌的像公鸡打鸣一样的声音。

“半夜三更的，什么事？”我不耐烦地嘟囔道，声音非常嘶哑，嗓子痛得不行。

他在电话那边微微沉默了一下，然后问道：“你生病了吗？声音怎么这样？”

“嗯。朕龙体欠安，所以没事别来烦我。”我有气无力地说道。

他听了不乐意了，很不满地说道：“我说你小子行啊，我不来烦你，还能跑去烦谁？这才分开不到一天时间，就牛成这样了。人刚走，茶就透心凉啊。”

“好了，别磨叽了，有事启奏，无事退朝。”我本来就感冒不舒服，还想睡个回笼觉呢。

电话里面传来他的贼笑声：“哈哈，还是你最了解我啊。高寒同志，经上级组织郑重决定，明天安排你前往北海，执行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号称煮鸭行动，请务必协助和配合好特派员秦浩同志，努力完成，争取立功。”

我丈二和尚摸不到头脑，越发迷糊了，于是问他：“北海？煮鸭行动？”

“明天我们去北海玩一下，你待会儿把身份证号码发给我，何娜要给我们订机票。现在听明白了吗？”他解释道。

“订机票？要钱吗？”我小心翼翼地问他。

“当然不要，你不知道我媳妇是航空公司的吗？你不知道她们有家属免票政策吗？”他的语气无比自豪。

我想了想，然后问道：“小花也去吗？还有，谍战剧里那些人取名都是猎豹

行动、捕狼行动，怎么到你儿这就取了个煮鸭行动这么难听的名字？”

“嘿嘿，这你就不懂了吧？我这次北海之行的目的，就是要把何娜生米煮成熟饭，让她成为煮熟的鸭子飞不走，所以，你和小花的任务就是掩护好我，给我创造下手的机会，你的明白？”他在那头得意扬扬地说道。

原来如此，真可谓用心良苦啊，实在是佩服。

“好吧，知道了。”我说完就挂了电话。

其实，像何娜这样的女人，生米煮成熟饭又能怎样呢？该飞走的始终是留不住的。只可惜，沉迷其中的秦浩还没看清这个道理。

我把手机扔到一旁，正打算美美地再睡个回笼觉，正要昏昏沉沉地进入梦乡的时候，一阵急促的铃声却又突兀地响起。

我迷迷糊糊地拿过来接听，“高寒，听说你病了？”小花焦急的声音在耳边响起。

“嗯，你怎么知道的？”

“秦浩哥刚才打电话给我了，你在家等着啊，我跟同事调个班，这就过去看你。”说完急促地挂了电话。

我突然觉得，生病的时候有人关心真好。

大约过了一个小时，小花就按响了家里的门铃。我勉强撑着身子，慢慢地挪过去给她开了门。

一股茉莉清香迎面而来，“好香！”我情不自禁地说道。

小花笑意盈盈地站在门口，头发绾起到了脑后，一身黑色的空姐制服，秀出一双修长美腿，清新甜美，靓丽十足。

“小花，你怎么可以不穿衣服？”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小花穿制服的样子，根本没有半点心理准备，所以突然语无伦次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这穿的不是衣服是什么？”她站在门外继续笑着，“你不打算请我进去吗？”

“啊，快点进来，你今天真美，我都看呆了。”我转身侧着身子，把她让了进来。

她走进客厅后打量了一下，非常意外地说道：“想不到还挺干净的啊。”然后左看右看了一番后，在沙发上坐了下来。

见我还站在门口盯着她看，她很不自在地说道：“出门时正准备登机，知道你病了就临时和同事换了个班，所以衣服都没来得及换，匆忙地赶过来了。瞧你这样子，一上午都没出门吗？”

“是啊，我怕当幸福来敲门的时候我不在，所以一直宅在家里等。”我看着她轻声地回答道。

“哈哈，真的？那你的幸福来敲门了吗？”她坐在那儿开心地笑了起来。

我走过去在她的身边坐下，然后对她说道：“幸福当然来了，穿着空姐制服

仿佛天使一般从天而降，破门而入，闯进我的心里，再也不走了。”

“哈哈，对不起了，你的幸福下午四点还得飞一个航班，所以，等下就得走了。”她脸上的笑意越来越浓。

我一脸不乐意地说道：“下午就走？那你叫我晚上怎么办？长夜漫漫，孤枕难眠啊。”

“凉拌。好了，别贫嘴了，想吃点什么？我去给你做饭。”她收起笑容，一脸认真地说道。

我一点胃口都没有，于是对她说：“没食欲，啥都不想吃，要不就给我煲点粥喝吧。”

她乖乖地站起了身，走进了厨房，不一会儿，就听到锅碗瓢盆碰撞的声音。

当年的这个声音，婷在厨房忙碌着，我在屋里的任何一个角落都能听到。

此时此刻，有一种久违的感觉油然而生。

那是一种消失了很多年的声音，叮叮咚咚的响声，像是跳动的音符，缓缓的旋律，淡淡的伤感，流动的柔情，如雨点滴落，轻轻地淌入心灵。

我突然感到一股浓浓的幸福，心里荡起一阵阵涟漪，有一种甜蜜的味道溢满心间，扩大扩大再扩大，由内向外扩散，绵延无期，让我的心有了一种说不出的兴奋与激动。

那是一种难以言说的喜悦和温馨。

我缓缓地走进了厨房，伸手从身后抱住了小花，充满感激地轻声对她说：“小花，谢谢你。”

她回过头朝我笑了一下，说道：“感冒了还抱我，你是想传染给我吗？”

我说：“不，我是触景生情，有些心里话迫不及待地想对你诉说。”

小花有点惊讶地转过头来看着我问道：“你想说什么？”

我看着她清澈的眼睛说：“我想有个家，生病的时候两人相互照顾，郁闷的时候两人相互安慰，回家的时候有人开门，进屋就有暖洋洋的灯光。你能懂吗？”

“我懂。”她认真地点着头。

我们一起聊天，一起看电视，一起喝粥，一起打闹，然而一起的时光总是过得很快，下午两点多，小花就要离开了。

她抿了抿红唇，看着我不放心地轻叹道：“你可要照顾好自己啊，我明早再来接你。”然后收拾着东西，走到门口，回头看着我笑了笑，开门离去。

我依依不舍地看着她那高挑的身影，乌黑的头发，她那温馨的笑容，宛若一阵干净而又温暖的风吹进我的心里，久久不能散去，让我着迷。

手心还残留着她的温度，还有那清淡的茉莉花香。

我全身无力地躺在沙发上，一个念头突然从心中冒起，明天就是秦浩要进行的“煮鸭行动”了，我要不要顺便把小花也给煮了呢？

17.
请她们喝奶茶

傍晚时分，秦浩又打来了电话，“高兄，猜猜我在哪里？”语气相当嘚瑟。

我说：“不管你在哪里，反正你不可能在何娜床上。”

“哈哈，这个很难说哦，说不定我就在呢？”他在电话里故作神秘。

我只好直接戳穿他说道：“少来了，如果你现在在何娜床上，早就争分夺秒，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了，还有空在这儿跟我扯淡？”

“哈哈，我现在站在她们宿舍楼下，等她去吃饭呢！”

“什么？你又去机场了？你车子烧水也能跑的吗？”我不禁打心底佩服他的恒心和毅力。

他在电话那边大笑了起来，说道：“这点油钱算什么啊？只要能把我媳妇追到手就行。”

他说得确实很有道理，太斤斤计较的男人，不适合谈恋爱，只适合买菜。

“明天早上几点动身？”我问道。

他想了想说：“10 点的飞机，我们 8 点准时到你家楼下接你，记得调好闹钟。”

我挂了电话，忽然想起小花，不知道这次北海之行，会让我们的关系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我预测不到答案，但是此刻我的内心里，是迷茫中又有点期待，害怕中又有点渴望。

第二天早上，闹钟响了又响，我睡了又睡，才突然发现，我们早上定闹钟的目的，根本不是为了起床，而是为了看看还能睡多久。

小花狂按着家里的门铃，我摸下床去给她开好门，又躺回到了床上。

她跑进来大大咧咧地喊着我：“秦浩哥他们都在楼下等你了，你还赖在床上！”

我懒洋洋地看着她说：“小花，你知道吗？我和我的床坠入了爱河，我们对彼此而言，都非常完美。可是闹钟并不这么想，那个妒忌心重的贱货。”

“哈哈，你再不起来，你也是个贱货。”她看着我无可奈何地笑骂了起来。

我说：“小花，你过来给我抱下，我就有力量起来了。”

她一脸的不乐意，说道：“快点给我起来啊，再晚赶不上飞机了。”

我终于下定决心起床，其实早起真的可以做很多事，比如，再睡一觉。可是，今天不能睡了，因为要去北海煮鸭子。

我用最快的速度收拾完东西下楼，老远就看到秦浩穿着一件打眼的红色T恤，摆着一个很难看的Pose，站在车外，跟何娜闲聊着什么。

我走过去跟他打招呼：“秦兄，你的衣服好漂亮啊，大姨妈的颜色。”

“你大爷的，病好了就开始嘚瑟了是不？”他笑骂着打开了车门。

我们一起坐他的车去了福永，把车停在了机场停车场，然后九点半准时登上了去北海的飞机。

机舱里有个漂亮的空姐在我们眼前走来走去，我不由得多看了几眼，秦浩却一直盯着人家，眼珠像是生了锈的锁心，再也转不动了。

男人就是这么个奇怪的动物，身边明明坐着两个美丽的空姐，可对其他的美景还舍不得放过。

“男人是不是都这么好色？”何娜看着我俩，很不满地问道。

我回答说：“食色性也，只要是男人都喜欢漂亮的女人，这个是人的本性。”

“是吗？那你们就不会收敛点？”她继续说道。

我说：“在这个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是相辅相成的，有漂亮美丽、妩媚妖娆、可爱风骚的女人存在，就有好色男人的市场。要想男人不好色，前提就是别有漂亮女人。”

“说得好！”秦浩在一边附和道。

何娜白了我们一眼，没有再说话。

“你喜欢什么样的女人？”我问身边的秦浩。

“我嘛，还是比较喜欢那种淡雅、清高一点的冰山美人，就像何娜这种，你说呢？”他故意说给何娜听。

我说：“你在撒谎，你明明喜欢高清的。”

“哈哈。”

秦浩又小声地在耳边问我：“高兄，你说今晚我能把鸭子煮熟吗？”

“当然能啊，就怕这只鸭子需求太旺盛，你吃不消。”我回答道。

他的脸上开始露出兴奋的神情，又问：“不是吧，你火眼金睛啊，这都看得出来？”

我压低声音对他说道：“光看当然是看不出来的，但是我记得有位心理学家曾说过，凡是习惯咬吸管的女人，性欲都很强烈，一般的男人恐怕吃不消。所以，交女朋友之前，一定别忘了先请她喝奶茶。”

“哈哈，明白了。”秦浩一脸开心地大笑。

一个小时后，飞机平稳地降落在了北海机场，我们四人一起下机，兴高采烈地走了出去，排队上了一辆的士。

司机很热情地问我们：“几位要去哪里啊？”

我和秦浩异口同声地说道：“找个地方喝奶茶！”

何娜一脸惊讶地问道：“这里的特产是奶茶吗？”

“从今往后就是了。”秦浩神秘地笑了笑。

北海是个典型的旅游城市，生活节奏非常缓慢，看不到什么工业区，看不到上班族拼命挤公车的身影，更看不到有人急匆匆地赶路，路上的行人悠闲自得，谈笑风生，很是安逸舒适。

其实，这才是生活本来的面目，和美，才是时间的品质。

我已经喜欢上这里了，虽然才刚刚踏入这个陌生的城市，但这美丽的环境和氛围，深深地吸引着我。

司机师傅把我们送到城市西海岸的一个红绿灯路口，指了指转角的方向，那里就有一家喝奶茶的小店，我们拿着行李下了车。

走得更近了，看见古色古香的“驿站咖啡屋”招牌，上面笼罩着一层淡淡的光华，在朦胧的阳光下显得有些缥缈，我仿佛跌进了时光隧道。

推开门走进去，一股浓浓的奶香扑面而来，随意地扫视了一下四周，看见柜台上摆放着精致的咖啡壶，同时还有各款咖啡、酒类及点心。

咖啡屋虽然不大，但很清静，里面摆着几张桌子和藤椅，布置温馨，风格很有特色，散发出阵阵优雅的气息，使人心旷神怡，为之驻足。

有三三两两的顾客正坐着低头翻看手里的杂志，也有的握着手里香浓的咖啡，默默地注视着窗外的风景。

这一刻，时间仿佛静止了一般，一切都是那么和谐、安然，我陶醉了。

服务员微笑着迎了上来：“欢迎光临！”

我们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了下来，开始点单。

他们三个都点了一杯奶茶，而我要了一杯咖啡。

咖啡屋里的轻音乐旋律如泣如诉，时而平缓，时而激荡，撞击着我们心灵的最柔软处。

我又开始喜欢上这里的这种氛围，安静、温馨，没有太多聒噪的声音打扰到自己。

服务员很快就把东西端了上来，问我：“先生，要加糖吗？”

我说不要，因为我一直不太喜欢很甜的咖啡，我觉得太甜或是加了糖之后的咖啡已不再拥有它原有的风味。我一直认为，任何东西总是原始的更好，咖啡就要苦苦的，先端起杯仔细地闻一闻，再慢慢地轻呷一口，浓醇四溢，然后细细地

品味，就会发现，咖啡苦中带着酸，酸中带着柔，柔中带着醇，醇中带着甘……就像体会了人生的酸甜苦辣，心中五味杂陈。

过了一会儿，店里的音乐变成刘若英的《一辈子的孤单》，那是我很喜欢的一个歌手，一个懂得享受孤独的女子，温暖而醇厚，在寂寞中慢慢绽放，淡定而闲适，如此美丽。

而她，艺名“奶茶”，人如其名，没有红酒的高贵，没有咖啡的摩登，也没有绿茶的精致，却有温润香浓的芬芳。温柔，从容，知性，优雅。

窗口的阳光慢慢地在脚边退潮，我捧着一杯热热的咖啡，在那香气中我闻到了思念的味道，在那腾腾的水雾中我看到了一张笑脸！

那笑脸不是婷的，也不是小花的，而是，惜悦的。

香味在空气中回旋，令我想念起那逝去的一夜情缘。

我低下头闻着咖啡，浅尝一口，满心芳甜！

因为咖啡是苦的，但爱情却是甜的。

惜悦，你到底在哪里？

你像大麻一样给我无尽的幻想，总在我疲惫时给我欲罢不能的思念，在那一个个离别后的午夜里伴我左右，我永远也忘不了你的容颜。

空气中飘逸着醇醇的咖啡香味，原来，一杯好的咖啡，只有一半是味道，另一半则是感觉。

我终于知道，我爱的那个人，是惜悦。

何娜终于端起茶杯拿着吸管开始喝奶茶了，我看到秦浩紧张地睁大了双眼，那样子像是在紧张着什么，又像是在渴望着什么。

她喝奶茶的样子很优美，性感的嘴唇配上娇艳的脸庞，淡淡的口红描出美丽的唇线，再加上白皙的皮肤，妖娆的身段，丰满的胸部，一个很容易让人为之倾倒的精致女人。那几乎与肤色融为一体的粉底打得轻薄且透明，在不经意间又流露出一种含蓄的魅力。

她张大嘴把吸管含进去用力地吸吮着，奶茶像是被抽水泵打压着一样，迅速通过吸管上升到了她的嘴里。

吸了几口后，她还意犹未尽，舍不得将吸管吐出来，仍旧含在嘴里继续用力地啃着。

原来，看美女喝奶茶是一件多么有意思的事，尤其是爱咬吸管的女人。

我说：“何娜，我突然好想做你嘴中的那根吸管。”

小花大笑了起来：“高寒，不要乱说话，这句话应该是秦浩哥说出来才对。”

我看了看秦浩说道：“小花你错了，他想说的话绝对不会是这句。”

“那他想说什么？”她听到很意外地问。

“他心里一定想说，‘何娜，我是多么想喝你的奶。’”

“哈哈，流氓。”她很不好意思地骂道。

我转过头去看了看秦浩，他还在聚精会神地盯着何娜嘴里的吸管出神，一双眼睛空洞而迷离，仿佛灵魂已出窍。

很明显，这绝对是已经开始意淫的节奏。

“何娜，你为什么那么喜欢咬吸管啊？”我非常好奇地问道。

她没有觉察出来我的意思，随口说道：“不知道，反正吸管进了嘴里就不由自主地想咬，而且越咬越起劲，我还喜欢把牙签咬成扇形的呢。”

看来，那需求不是一般的强烈，我用胳膊肘子碰了碰身边的秦浩，轻声说道：“以后你是逢年过节不收礼，收礼只收地黄丸啊。”

“嘿嘿。”他皮笑肉不笑地嘿了两声，算是应付我的话，继续恢复到意淫状态，脸上一片红光，表情开始兴奋。

我也不好再自讨没趣，这绝对是一对终极匹配的骚男欲女。

小花静静地坐在我对面，安静地喝着手中的那杯奶茶，太阳温暖地洒在我们身上，她看着我露出一脸灿烂的微笑，我仿佛听到了花开的声音，顿时心里也像窗外的太阳一样，暖暖的。

过了一会儿，她把口中的那根吸管吐了出来，咂了咂嘴说道：“味道真不错。”

那一刹那，我很清楚地看到，刚刚被她吐出来的那根蓝白相间的吸管上，非常明显地亮着几个深深的牙印，像是咬在我敏感的神经上一样，闪耀着我的眼睛，刺痛我这颗脆弱的心灵。

我大惊失色，对着小花嚷道：“小花！你怎么也可以？喝奶茶咬吸管！这，这太恐怖了！”

她们俩都露出着莫名其妙的表情，秦浩却在一边幸灾乐祸地笑得前仰后合，直不起腰来。

笑了好一会儿，他才用手擦干眼角笑得溢出来的眼泪，一脸同情地低声对我说：“高兄，不用怕，以后我去买杜蕾斯的时候，顺便多批发几打，给你用车拉回来。只是，作为兄弟，我很替你将来的肾担忧啊。”

我不禁仰天长叹，一脸悲催地对秦浩说道：“这是什么世道啊，连如此单纯的小花都咬吸管了，这世上还有喝奶茶不咬吸管的女孩吗？”

喝完东西，我们又闲聊了一会儿，几个人准备离开了。推开咖啡馆的门，走在干净、休闲的城市道路上，蓝天上飘浮着淡淡的白云，和煦的阳光从头顶撒下，突然就有了一种不想再回深圳的感觉。

我揉了揉有些发痛的太阳穴，看着身边像菟丝花一样缠着自己的小花，她的笑容是那么纯真和满足，令我心里不禁感到满满的心疼。

我伸过手去紧紧地搂着她的腰，温柔地问道：“累不累？”

她转头看着我甜甜地一笑，轻声说了句：“不累。”

18.
爱的表白

我们直接打车去了北海银滩，那是这个城市最美的海滩，海水清澈，风景迷人，附近有一大片别墅区，还有不少高档的星级酒店。秦浩去开好了两间海景洋房，将其中一张房卡递到何娜手上说："这个房间是你和小花睡的。"

大家分头去各自房间放好行李，去酒店吃了午餐，然后回房间休息了几个小时，就准备去海滩玩耍了。

傍晚的银滩，是一幅海天一色、浩瀚无边的景象，凉凉的风充满阳光、沙滩、海浪的气息，让人非常愉悦，真的好想钻入海的胸怀，真切体验蕴含着浪漫的蓝色魅力，海洋永远都是那么迷人。

才没走多久，秦浩就迫不及待地拉着我去上厕所，嘴里念叨着有要事商量。

我一边走着一边很不耐烦地对他说："你能有什么好事？不就是预谋晚上怎么煮鸭子的事吗？"

"呵呵，还是高兄了解我啊，晚上要怎么行动，你能不能帮忙策划下？"他一脸真诚地问道。

认识他这么久，他也只有在跟我商量泡妞的时候真诚过。

我假装思考了一下对他说："我知道药店有一种药叫做红蜘蛛，号称'七步倒'，要不给你买一瓶回来？"

"切，我秦浩在泡妞界风风雨雨混了这么多年，你可以随便去江湖上打听打听我的名声，我什么时候用过这些卑鄙的手段？"他的语气非常轻蔑。

我说："不管你用什么方法上到何娜，作为局外人，我只想给你一句忠告。"

"什么忠告？"他非常紧张。

我看着远方意味深长地说道："上床就上床，仅此而已，千万别对何娜说其他没用的。"

"你指的是？我不太明白。"他看着我困惑地摇了摇头。

我用手搭着他的肩膀，在他耳边认真地说道："对于小花这种思想单纯的女

孩，提出上床，她会觉得你恋爱动机不纯；但是对于何娜这样的女人提出恋爱，她反倒会说你找她上床是别有用心，你明白吗？”

“明白了，你的意思是叫我只做爱不说爱？”他若有所思地回答。

“嗯。”

他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说道：“可我还是爱呀，怎么办？你能具体分析给我听听吗？”

“有些事，你‘日’后就知道了。”我回答。

他不死心地追问道：“你就不能在‘日’前说出来吗？”

“不说了，洗手间到了，你自己去吧，我在外面等你。”我目送着他走了进去。

后面走来几个身材高大的老外，嘴里叽里咕噜地说着什么，也跟着一起进去了。

我在外面还没等上半分钟，就见秦浩慌慌张张地跑出来了。

“神速啊，这么快就搞定了？”

他哭丧着脸，一脸不悦地叹气说道：“唉，有一种失败，叫拿不出手。”

“哈哈。”我被他逗得乐了起来。

他看着我满脸不高兴地说道：“你笑什么？大家同是炎黄子孙，你这是五十步笑一百步。”

“我是笑你太懦弱，面对强者，不敢勇于亮剑！”我回答道。

“行啊，你厉害，你去亮给我看看。”他一脸的不服气。

“我又不尿急。”我大笑着回答。

我们四人在沙滩上打闹着，开心地玩耍着，一直到晚上。北海夜晚的海是深蓝色的，在圆圆的月亮、闪闪的星星、远近船上的灯光、海边楼房灯光的映射下，大海更加迷人。

我和小花手牵手一起漫步在潮湿的沙滩上，听着海风吹过耳边，涌起的潮水轻柔地漫过脚面，轻舔着海边的细沙，这一切仿佛把我在深圳的烦闷一扫而光，只剩下宁静的夜和潮湿的风。

我们尽情地陶醉在这清爽的海风里，享受着这个浪漫温馨的时刻，可是秦浩却总是时不时地催促着要回酒店，理由一个接着一个，一会儿说海风太冷，怕着凉，一会儿说天太黑，不安全，像唐僧一样念叨个不停。

其实，大家都心知肚明，他说得再多，也掩盖不了他急着回去煮鸭子的动机和事实。

我对他们说，时候也不早了，那就回酒店休息吧。

有时，成全别人，就是成全自己。何况，当初我还曾经答应过，要协助他把鸭子煮熟的。

他们两人牵着手在前面并肩走着，留给我们的是何娜美丽的背影：旖旎的腰肢，飘逸的长裙，优雅的步态，披肩的长发，红色的高跟鞋拎在手上，格外诱人。

如此迷人的女子，哪个男人不想把她煮熟？

我回到酒店脱掉衣服舒服地洗了个澡，等我从浴室走出来的时候，房间里早已没了秦浩的身影。

正拿吹风机吹着头发，隐约地听到有敲门声传来，我走过去开门一看，小花一脸委屈地站在门外，楚楚可怜，撇着小嘴说道："高寒，我被秦浩哥给赶出来了，你可以收留我吗？"

"当然啊，这里就是你的家。"我大大方方地把她迎了进来，心想秦浩也太坏了，这大晚上的，不是逼着小花来投奔我吗？

"我还没洗澡呢。"她走进来有些害羞地说道。

"哦，那你快去啊，保证不偷看。"我一脸的坏笑。

她提着装有换洗衣服的塑料袋子，迈着小碎步走进了浴室。

哗啦哗啦冲凉的水声从里面传了出来，我很不自在地搓了搓手，打开了电视机。

过了很久，她穿着一身粉红色的长袖睡衣走了出来，坐到另外一张床上，用手理着头发。

气氛瞬间变得暧昧起来，我只好装作全神贯注地看动画片，她弄完头发对我柔声说道："累吗？要不要我帮你按一下穴位？我可是接受过专业训练的。"

"好啊，有美女乐意效劳，自然求之不得了。"我很爽快地答应了，找了个枕头垫好，背对着她趴了下去。

她慢慢地走了过来，坐到我床边，开始双手并用地捏着肩膀，手法确实很专业，很到位。由于常年开车，我的腰椎劳损一直很厉害，所以正好美美地享受一番，很舒服地眯上了眼睛。

"高寒，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她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可以啊。"

"你到底谈过多少个女朋友？"她低头望着我问道。

"你是第三个。"我很认真地回答。

"真的吗？"她的语气有些惊喜。

"当然。"

她的手突然加大了力度，长舒了一口气说道："虽然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不是真的，但是有一点我还是很高兴，那就是你终于承认我是你女朋友了。"

"这有什么不敢承认的？"我非常意外。

"呵呵，这个得问你自己啊，我怎么知道我在你心里是什么位置啊？"她笑着把手伸到我头上，眼睛凑过来说道，"咦？你年纪轻轻怎么就有白头发了。"

“唉，还不是因为找不到女朋友，太急太操心了。”我叹气说道。

“才怪，我帮你拔掉吧？”她的手挑着头发准备发力。

我说：“千万不要啊，你拔一根就变成几十根了。”

“为什么？”

“因为周围的黑头发看见小伙伴被连根拔走，脸都吓白了……”我一本正经地回答道。

“哈哈，你呀，总是那么油嘴滑舌。”她大笑着说道，“高寒，你知道我此刻在想什么吗？”

“这怎么猜得出来啊，”我不假思索地回答道，“女人心，看不透，因为胸前肉太厚。”

“你个流氓！”她的身子扑了过来，嘴里笑骂道，然后又看着我幽幽地说，“高寒，我喜欢你。”

“是吗？你喜欢我什么？”我傻傻地问道。

“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喜欢跟你在一起的感觉，很开心，尤其喜欢听你说话，虽然你老没正经，但是你说的话又让我觉得很有道理，很有意思，让我着迷。”她看着我一脸的娇羞，脸蛋粉嫩娇艳得，像是红透了的红富士。

我的心顿时像是有一只毛茸茸的小松鼠越过，酸酸的。我想了想说道：“小花，你喜欢，我很高兴，可是……”

“你是想说可是你不喜欢我吗？”她一脸紧张地问我。

“当然不是，只是，有些事……”我一下子不知道如何开口。

“那就够了。”没想到她突然接口说话，又说道，“关于你的事何娜对我说过一些，她告诉我在你的心里还住着一个人，也许一辈子都忘不了的一个人，对吗？”

“对。”

“今天下午你在喝咖啡的时候又想起她了，是吗？”她继续问道。

我不得不佩服她察言观色的能力，虽然不知道这来源于她的职业敏感，还是女人的第六感，总之，她很准确地猜到了。

“不好意思，小花。”我突然觉得很对不起她。

“没关系，我不在乎！”她语气非常坚定地说道，“高寒，其实，今天下午我一直在想一句话，对你说的一句话，我口才没你好，但我还是发自内心地想告诉你。”

“什么话？”

她缓了缓，有些激动地说道：“其实，咖啡的苦与甜并不在于怎么搅拌，而在于是否放糖；一段伤痛并不在于怎么忘记，而在于是否有勇气重新开始。你说对吗？”

我皱起了眉头，此刻仿佛有着许多银针密密麻麻地扎在心头，非常不是滋味，我不知道单纯的小花是怎么领悟到这些道理的，但是，她这句话确实说到了我的心坎里。

我张了张嘴，正打算回答，小花突然扬了下手，身体向我靠了下来，柔情似水地问道："现在说出你的心里话，你喜欢我吗?"

她暖烘烘的身体紧贴着我的后背，一股醉人的女人芳香陶醉扑来，让我心猿意马，想入非非。

我咬了咬牙回答："喜欢。"

"转过身来看着我，好吗?"她的声音仿佛有着不可抗拒的魔力。

我转身坐了起来，转过头去望着她，洁白的灯光下，她仿佛一朵荷塘里出淤泥而不染的荷花，那么清纯，楚楚动人，惹人爱怜。

我看着她轻声地说："小花，你知道吗？此刻在我眼里，你就是一件艺术作品，完美无瑕。"

"什么意思?"

"因为，我是专门搞艺术的。"

"哈哈，你坏死了!"她用力地捶打着我的肩膀，然后又扑了上来，一双温暖白皙的手臂从后背紧紧抱住我的腰。

我本能地顺势试着放开被抱着的手臂，她却反而抱得更紧。

本来想着活跃一下尴尬的气氛，但是此时的我，再也不敢跟她继续说玩笑话了。

"不要这样子好吗?"我在她耳边很认真地说道。

"你不准嫌弃我!"她的语气非常倔强，眨巴着眼睛，嘟着樱桃般的小嘴，一脸的委屈样。

随后，一颗热泪滴在了我的手上，还带着她眼睛的温度。

我仿佛看见一颗硕大的珍珠，用手轻轻一碰，泪珠化了，再次融化在我的手中。

我的心突然很痛，立刻软了下来。

我能清晰地感觉到她的呼吸变得没有规律了，瞬间我的身体里有一股电流从头酥麻到脚，身体有股暖流到处乱窜，想寻找出口奔流而出，那是男人的雄性血液在膨胀。

我盯着她的脸庞，她的眼睛秋波一闪，还挂着一颗快要掉下的泪珠，娇喘微微地扬起了潮红的脸颊，我的心怦怦直跳，欲望开始不可遏制地涌上来。

她伸脸过来吻住了我的嘴，我热烈回应着，她生疏的表现，恰到好处地满足了我的虚荣心，激起我更强烈的欲望。

我也紧紧地抱住了她的身体，手慢慢地往她的睡衣里伸去。

房间内的空气中弥漫着荷尔蒙的味道，从阳台上飘进来的风暧昧中还带来一股不知名的气息，那是永无止境的欲望。

不知道过了多久，她娇喘吁吁地问道："有套套没?"

"没有。"

"那怎么办?"

"买！我去。"

19.
不眠之夜

我一把掀开小花，翻身下床，手脚麻利地穿好衣服，打开门走了出去。

外面走廊上凉风习习，我飞快地路过秦浩他们房间门口，然后又猛地倒了回来，因为我突然想起，为什么还要下去买呢？直接找他们借不就行了？

于是，我停下了脚步，站在秦浩他们的房间门前，轻轻地敲了几下门，没有反应，我只好又重重地敲了起来，不一会儿，隐约听到里面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门被打开了一条缝，秦浩的脑袋鬼鬼祟祟地像只乌龟一样探了出来，看到是我，顿时恼羞成怒。

“干什么啊！”他咬牙切齿地骂道，那眼神，那语气，仿佛我曾经挖过他家的祖坟似的。

“嘿嘿，秦兄别生气，”我只好假装不好意思地对他说道，“前线告急，粮草吃紧，支援几个杜蕾斯如何？”

“你早干吗去了？”他转身怒骂道，门被他狠狠地关上。

几十秒钟过后，门又被重新打开了，他围着一件白色的浴袍，用左手提捏着，生怕一不小心掉下来。

我努力地伸长脖子往里张望了一下，却被他用手一把按住我的额头，往外推了出来，连何娜的身影都没看到。

“给，拿好。”他把东西递了过来，塞到我手上。

我接过来掂量了一下，很生气地问他：“怎么只有一个？”

他露出一副欠揍的神情说道：“我总共就买了一盒，20 套装的，以我对你这些年的了解，给你一个都是浪费了，赶紧拿回去干正事吧。”

我压抑着满腔的怒火对他说：“就算是给我 5 个，你也还剩下 15 个啊。”

“我怕不够用！”门被“砰”地一下关上了，我捂着鼻子退了出来。

往回走在酒店的走廊上，我越想越气，不由得在心里拼命地问候他们家秦大爷，然后突然想起一句话，有一种不厚道，叫做秦浩，有一种深深的冲动，叫把

他拉黑。

我找到自己的房门，推开走了进去，小花正乖乖地坐在床头，娇声地问道："怎么这么快啊？"

"嘘，"我赶紧阻止她说道，"待会儿可不许这样说啊。"

"讨厌，你把灯调暗一些吧，我害怕。"

"好。"我走到了床头柜的那边，寻找着控制灯的开关。

她坐在床上，裹着被子，像是一个刚出嫁的小媳妇，一脸的害羞。

我找到控制器慢慢地旋转着，光线逐渐变得昏暗朦胧，最后彻底变暗，只剩下一些幽暗的光弥漫在窗际。突然，我看到了一样东西，我的视线被深深地吸引了过去。

那是一张粉红色的开房票据，准确地说是一张押金条，可是看起来却是那么眼熟，总感觉在哪里见过。我努力搜寻着脑海中的记忆，突然一句话清晰地呈现在我眼前：我会用我的爱温暖你的曾经，相信我。惜悦。

对，就是这句话。我仿佛看到了她那天用那纤细而优美的小手，在押金单上刷刷地写下这一行字，轻轻地放在床头柜上，然后默默地离开。

那不是一张普通的字条，它承载了我们的爱情，也承载了失去的遗憾。

我把那张纸拿起来仔细地看了又看，又翻过来检查了它的背面，却发现除了前台填写的收费内容之外，根本找不到那句话。

当然找不到，也不可能找到，因为我现在是在北海，因为我现在身边的她，是小花。

突然间我没有了任何兴致，欲望像退潮的海水，在满溢到快要失控之前，终于稳定，并逐渐平复下来。

原来，牵挂一个人如此简单，简单到可以很久不联络，但还是会想起；而思念一个人如此神奇，神奇到无论何时何地，都会忽然想起你。

在这个世上，所谓最难忘的，就是历来很少想起，却永久也不会忘记。

惜悦，我总是会意犹未尽地想起你，不分时间，不分地点，这难道是你对我最残酷也最温柔的囚禁吗？

心中的记忆在这静谧的夜里，伴随着心碎和痛苦，悄然落地。

这种感觉让人窒息。

"高寒，你怎么了？"小花很快地觉察到了我的异样。

"小花，我没事。"我扭动着开关，将灯光重新打到最亮，挪动脚步回到了床上。

她伸手过来抚摸着我的脸，一脸关切地问道："真的没事？"

"突然有点不舒服。"我浅浅低下头掩饰道。

她摸了摸我的额头，满是担心地问道："那要不要去买点药吃下？"

"不用了，休息会儿就好。"我有些心虚地回答。

“好，那我们关灯睡觉吧。”

我起身到阳台拉严实了窗帘，然后再走过来关了灯，房间里瞬间变成了黑暗的世界，只能隐隐约约看到两张床发白的影子。

我在小花身边躺了下来，从背后搂抱着她的身体，感受着她的体温，呼吸着她那淡淡的发香。

可是，我很明显地感觉到了她的身体在轻轻地颤抖，还伴随着一阵阵小小的低泣声。

我顿时觉得不妙，飞快地翻身下床，找到床头开关打开了灯。

在房间里那明亮的灯光下，我清清楚楚地看到，她大大的眸子里，竟然镀着一层薄薄的泪光。

“小花，你怎么了？”我顿时慌了。

她默默地盯着我不说话，眼泪忍不住地流了下来，看着我一脸的哀怨。

我伸手过去帮她擦干眼泪，正准备再次问她，她噘着的嘴巴终于开口了。

“高寒，你知道吗？我宁愿你抱着别的女人想我，也不愿你抱着我想别的女人。”她说完后平静地看着我，嘴角勾勒起一丝弧度，不知是微笑，还是自嘲。

她的话让我一震，心被烫了似的猛一缩。

突然之间我明白了一件事，小花是一个单纯的女孩，但是，单纯并不等于傻。

“对不起，小花。”我张开双臂紧紧地抱住了她，此刻，我要把眼前这只惊弓之鸟安抚成梁上的小燕子。

“高寒，我不怪你，真的。”她慢慢地停止了哭泣。

“小花，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可以吗？”我在她耳边轻轻地说道。

“你问吧。”

“刚刚我们那么紧张和投入的时候，你怎么还能想到要套套？”这个问题我必须问，因为不是她突然想到这件事，那么也许我就铸成大错了；更让我想不明白的是，如此单纯的小花，怎么会在那种忘乎所以的情况下，还能想到这些？

她腼腆地低下了头，羞答答地说道：“是何娜姐教我的，叫我无论如何一定要记得这个。”

我彻底明白了，心里一下子乱了起来，似乎还有着一丝恐惧和心慌。一个女人如果要成熟，就必须完成小花到何娜的蜕变，可是这种蜕变就像昆虫层层蜕皮一样，得经历多少疼痛和艰辛！

对于我们这些漂在深圳、无依无靠的异乡人来说，所谓成熟，不过是久病成医。

亲爱的小花，如果一定要这样，我宁愿你这辈子都做那个单纯可爱的小花，一生都不要变成聪明厉害的何娜！

我换了个好点的姿势，把她更舒服地抱着，她停止了哭泣，静静地趴在我的怀里，慢慢地闭上了眼睛，直到我把她哄睡着。

然后我把她放倒在床上的一侧，坐在床头看着天花板，想着惜悦那无法忘怀的笑容，在这静谧的夜里，我眼眶全湿。

不知道过了多久，我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

我的煮鸭行动宣告失败，但愿秦浩那边能取得圆满成功。

第二天一早，我们是被秦浩狂按的门铃声吵醒的，我迷迷糊糊地起床跑去开了门，他大声地唱着《好日子》走了进来，后面还跟着一脸媚笑的何娜。

我突然意识到，他平常貌似都是哼着《好日子》，可是今天却改成了唱！

这摆明是个已经得逞的节奏啊。

“都几点了你们还不起床，看来昨晚战况很惨烈啊。”他不要脸地调侃着。

我打量了一下他和何娜说道：“恐怕没有你们惨烈吧？”

我看到他的脖子上有几个很清晰的吻痕，是那么明显和招摇，仿佛在诉说着煮鸭的精彩。

可是，我的心里为什么会突然感觉到羡慕嫉妒恨呢？

因为我没有上小花，而且心里还有着一丝后悔的感觉。

我这到底是怎么了？

我想了好一会儿才终于明白过来，这就是人性的弱点。

即使有些东西明明知道不能去得到，更不敢去得到，但你永远也阻止不了自己会不由自主地去想，不甘心自己得不到。

我和小花收拾好跟着秦浩他们一起出了门，去外面找地方吃早餐。何娜和小花手挽手走在了前面，我突然心里有些担心起来，小花不会把昨晚的事说给何娜听吧？那叫我颜面何存？

秦浩大踏步地走在我的旁边，昂首挺胸，非常神气。

在秦浩的内心里，征服了自己心爱的女人，就是得到了全世界。可是他没意识到一点，那就是像何娜这样的女人，想要真正得到她的男人，必须是先征服全世界。他时不时地侧过头来瞄我一眼，脸上有一种掩饰不住的得意。

我理都不想理他，从牙缝里蹦出几个字：“你是不是该交代点什么？”

他脸上露出如释重负的微笑，仿佛一直在期待着我问他这个问题，用手捂嘴凑过来轻声对我说道：“别的我不想多说，我只想告诉你，喝奶茶咬吸管的女人欲望强这条真理绝对是正确的！”

“哦，真的？”

“千真万确。对了，你昨晚那个套套用了没？”他一脸的好奇。

“就不告诉你。”我顿时心虚起来。

“哼，果然不出我所料，高兄，恭喜你荣升成为‘阳痿达人’了，希望以后再接再厉啊。”他的语气充满了鄙视。

“你……”我一时语塞，不知道说什么好，因为这貌似确实是一件不太光彩

的事。

他又扭头看了看我说道："你还有什么不服气的吗？我还要替小花骂你一句，禽兽不如。"

我们一行人走到了一家小吃店门口，找位置坐了下来。这里早上人还不少，大多都是悠哉地吃着早点，谈笑风生，一点赶路的意思都没有。

慢节奏的生活就是让人感觉舒服，让人留恋。

"你想吃什么？"秦浩大声地问我。

我昨晚根本没睡好，没有什么食欲，于是对他说道："帮我点个酸辣粉，不要酸，不要辣。"

"粉要不要？"他很欠扁地追问道。

我反问他，当然要啊，不然我吃什么？光喝汤？真是莫名其妙。

"你就喝汤也行了，反正吃多了晚上也不干活的。"何娜在一边冷冷地嘲讽道。

正所谓不是一类人，不进一家门啊，这对奸夫淫妇，才共同煮了一晚鸭子，这么快就一致对外了。

我恼怒地瞪了他们一眼，生气又不好发作，小花一脸羞愧地低着头看着脚下，我只好忍住，谁叫我理亏在先呢。

吃完早餐，我们又一起去了北海银滩，上午的沙滩还很凉快，风吹在脸上非常舒服。我们租了一把大的遮阳伞，在大躺椅上悠然自得地躺了下来。

秦浩的位置和我靠在一起，跷着二郎腿仰躺在我的左手边，一副太阳墨镜夸张地遮住了大半张脸，活像电影里演的黑社会。

趁着两个女人去上厕所的工夫，我扭头对秦浩说道："好了，装逼时间过了，开始谈感想吧？"

他把头扭了过来，我看不到他的表情，他突然张口说道："高兄，在谈感受之前，咱们先做一道测试题如何？"

"去你的狗屁测试题，上回问惜悦去开房那道不靠谱的题我还没找你秋后算账呢。"我想到就来气。

"哈哈，这次一定很准。"他好像信心百倍。

"说吧。"我懒洋洋地回答。

"听好了，"他清了清嗓子说道，"这是一道选择题，如果你喜欢的女人喝完酒跟你孤男寡女共处一室，然后她晕乎乎地醉倒在你床上，你会选择怎么做：A. 守护在她身边；B. 帮她盖好被子；C. 轻轻地吻她一下；D. 把她……注意，答案可以多项选择。"

"我选 B，然后 A，适当的情况下会 C 一下。"我考虑了一会儿回答道。

"你确定不 D 一下？"他扶了扶太阳镜追问道。

"那得看情况啊，我怕人家说我乘人之危。"

“唉，高兄，这就是你不懂了。”他停顿了一下，转头看着前面的沙滩说道，“虽说你情商比我高，更懂得揣摩女人的心理，但是我这些年可是实践出真知，女人一旦进了你的房，上了你的床，那你不上她比上她更让她寒心。”

“这样？”

“当然是这样！你说你跟她睡又啥都不干，这不摆明叫做‘撩骚’嘛。”他一脸正经地说道。

“嗯，这个词用得不错。小伙子煮鸭煮出心得来了嘛。”我称赞道。

“过奖了，在高兄面前不是班门弄斧一下嘛。”他很开心地说道。

“对了，你还没说说这道题你是怎么选的？”我非常好奇地问。

“我嘛，当然是 CDDDDDBA 了。”他那骄傲和自豪的语气因为脸上的墨镜又增添了几分色彩。

“D 五次？你确定？”打死我都不会相信。

“咋了？你不知道哥有个外号叫作一夜九次郎吗？”他厚颜无耻地说道。

我没有理会他，伸手从凳子上拿过来一瓶矿泉水，拧开瓶盖喝了一口对他说道：“请你不要吹牛逼，请把牛逼还给牛，因为牛也需要性生活。”

“那你觉得我的选择应该是什么？”他一脸的不服气。

“半个 D。”

“滚！你大爷的。”

“好了，关于何娜咬吸管的事，你不觉得应该说几句了吗？”听他早上那样说，让我突然觉得很好奇。

“嘿嘿，高兄，”他又露出了一脸杜蕾斯般的微笑，把头凑过来说道，“你文采比我好，你说怎样不用脏字来形容何娜在床上放荡的样子？”

他那真诚的求知若渴的样子，仿佛躺在他面前的是至高无上的教父。

我想了一想回答道：“海边的别墅！”

“什么意思？”

“浪到家了！”

“哈哈！”他大笑着一不小心从躺椅上摔了下来。

“你们在干吗？是不是在背后说我们坏话？”何娜她们回来了，看着秦浩那摔到地上的得意忘形的“囧样”问道。

“怎么可能？我们一直在说你们的好话，又漂亮又有气质，跟你们出来玩真是太开心了。还有秦浩说你不仅身材好，而且技术也好。”我坏笑着对何娜说。

“什么？你说什么？什么技术好？”她一双眼睛怒瞪着我问道。

我赶紧转移话题对她说：“当然是说你的知识和涵养啊，是个有故事有深度的女人啊，聊天的技术好啊，跟你交流很开心啊，不然还能是什么？”

“那就好。”她虽然一脸的不相信，但是嘴里也不好再说什么了。

20.
旅行的意义

我看着一望无际的大海，突然心血来潮，对他们说道："我们今天出海去玩吧？"

谁知道秦浩却看了看何娜对我说："你跟小花去玩吧，我们就不去了，还有更重要的事。"脸上带着神秘莫测的笑容，让人有些捉摸不透。

我站起来舒服地伸了个懒腰，一眼望去，宽阔的沙滩上满是晶莹、细小的沙子，一脚踩上去，就像踩上了松软、舒适的地毯。

我牵着小花的手慢慢地朝大海走去，一个浪花打来，海水冲到我们的脚上，凉爽、舒适。水退了，带走的沙子从我脚边滑过，觉得有些酥痒，还剩下一些沙子留下来，让我的脚往沙子里陷进了一块。

我贪婪地欣赏着大海美丽的姿态，深蓝色的大海和蔚蓝色的天空紧紧相连。往日波涛汹涌的大海，今天似乎特别平静，在阳光的照射下，好像穿上了一件金色的衣裳。海面上停着一艘轮船，还有几只快艇从海面上飞驰而过，激起几道雪白的浪花。

我租了一艘快艇出海，小花跟在我后面小心翼翼地爬了上来，规规矩矩地坐在中间位置不敢动了。

我站立在船头，任由海风哗哗地从耳边刮过，非常舒畅。

蓝蓝的海显得无边无际，远处有几只小船在游荡。大海像慈祥的母亲，用双手轻轻地将小船托起，送向远方。过了一会儿，风渐渐地大了，海浪冲击着礁石，发出"哗哗"的响声，与岸边游泳的游客的喧哗声合在一起，组成了一支优美的海边交响曲。伴着乐曲，大海上绽开了万朵浪花，在太阳的照射下，闪着金光，忽隐忽现，像一束美丽的焰火。

看着大海，我的心胸似乎也突然变得开阔了起来，在这样的境界里，让人深深地感觉到神清气爽，心旷神怡。

其实，旅行最大的好处，不是能见到多少人，见过多美的风景，而是走着走

着，在一个际遇下，突然重新认识了自己。

这是一个体验和感悟的过程。

而我们平常的旅游就像快餐一样，将景区、景点作为集中目标，恨不得省略一切过程快速到达，以了却此生到此一游的心愿。

这本身就已失去旅行的意义。

我突然静下心来做了一个决定，下午我一定要去这个城市的大街小巷好好地走走，感受一下这座城的人文气息、生活百态。

旅行没有终点，行者永远在路上，漫漫旅途中的细细品味和观察，如品美酒。我要去寻找这种随遇而安的感觉。

天空中一朵朵云在飘，海面上我们的小艇如离弦的箭一样在飞速地前进，泛起朵朵浪花，一条白色的带子在小艇后边飞舞着，小花坐在我身后看着大海一脸的陶醉，我的心情突然变得好欢快。

我们回到岸边下了游艇，已经到了下午时分了，我和小花吃完了饭，继续沿着长长的海滩悠闲地漫步。在走回来的时候，竟然碰到了手拉手一起来沙滩的秦浩“夫妇”，奸夫淫妇，暂时简称他们为夫妇。

“你们今天说有重要的事，办完了没有？”我非常好奇地问他们。

谁知道不问不知道，一问吓一跳，这两个狗男女所谓的更重要的事，竟然是在酒店房间里苟且了一天！连中午的午饭都是叫服务员送上去的！

我看着秦浩那张苍白得没有一点血色的脸，打心里佩服地说道：“秦兄，我看你家夫人不是苏妲己，也是台榨汁机，你可要悠着点啊！女人是田，男人如牛，田越耕越熟，牛越耕越瘦，没有耕坏的田，只有累死的牛。”

他一脸的不以为然说：“歌词里不都这样唱吗？爱要大声说，爱要大胆做！”

“那也是大胆做，而不是不停地去做！”我大声纠正道。

他一脸的得意和自豪，笑嘻嘻地说：“高兄，我文采没你好，所以有自知之明，只能窝在酒店陪老婆消遣消遣了，你懂的。”

我向着何娜远远地望过去，她滋润了一天，脸上的红晕都还未褪去，在太阳的照射下，就像一朵熟透的红牡丹，分外妖娆。

见我和小花盯着看个不停，她表情很不自然，一脸的娇羞，走过去用胳膊狠狠地推着身边的秦浩，然后用手捏着他左边的耳朵，大声地朝他嚷道：“你能给我低调点吗？整天就知道嘚瑟？我让你嘚瑟个够！”

秦浩像个做错事的小孩一样，拼命认错和求饶，配合着她的打闹，脸上洋溢着满满的幸福和甜蜜。

夕阳，海滩，一对打闹的情侣，构成了一幅美丽动人的画卷。

我万般无奈地摇了摇头，指着远处一艘油轮对他们说：“知道吗？你们俩今天在酒店这一天打的炮，都可以把那艘油轮炸沉好几回了！”

“哈哈，高兄形容得太贴切了！”秦浩张开双臂猛地一把将何娜抱了个满怀，一脸的开心和得意。

“小花，你和他们在这里玩好吗？我想一个人到处走走。”我看着小花说道。

她轻快地跑到我身边，拉着我的手摇晃着撒娇问：“你干吗不带着我？不管你去哪儿我都要跟着你。”

“好吧。”我有些无奈地答应了下来。

我们沿着蔽日的绿荫，漫无目的地游走在小城热闹的街巷。望着来往匆匆穿行而过的路人，我仿佛看见了自己曾经的背影。突然很怀念家乡的那座小城，那里有我成长的记忆，一草一木都是那么熟悉，连空气中散发着的都是童年的味道。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梦想家，可是当梦突然没了，就只剩下想家了。

小花拉着我的手小鸟依人似的贴在我身旁，我跟随着自己随心所欲的脚步，不由自主地走进了一个酒吧。

确切地说这是一家轻吧，装修得很有特色，独具匠心，里面还有飞镖和台球供客人游戏，酒吧外的墙上都挂满了酒瓶子，房子结构也十分特别。这种别具一格的风格，应该是吸引我进来的原因。

我们静静地坐在酒吧靠窗的一个角落，叫上服务员开上一打冰啤，其实很久都没有喝酒了，也很久没有上酒吧了，记得上一次去酒吧的时候还是在“夜色”。

对，“月色”酒吧，我和惜悦认识的第一个晚上，这又让我控制不住地想起了惜悦。

突然明白，那一夜的过往已经铭刻进我的生命。

谁能告诉我，要有多坚强，才可以学会遗忘？

北海的天气说变就变，刚刚还艳阳高照，现在突然就下起了安静的小雨，我们坐在酒吧落地窗前，只能透过那布满水雾的玻璃，看到那街道上满地被风雨肆虐后的落叶，却听不到下雨的沙沙声。

天气这么善变，人的心情也一样。

淅淅沥沥的小雨一直不停地下着，潮湿了整个城市，也潮湿了我的心。街上行人寥落，开始亮起了憔悴的街灯，在飘飞的雨雾中挥洒着冷清的银辉。街面的雨水渐渐聚成小河，水波里倒映着一盏盏街灯那孤单的身影，像一连串射出去就没有了的白金箭簇，亦像我没有未来的爱情。

接连喝了几大杯啤酒后，我抹去嘴角的酒渍，愣愣地望着酒吧天棚顶上幽暗的灯光发呆，情绪落寞，目光迷离恍惚。在这空蒙的雨夜，连思绪也变得湿润而忧郁。小花静静地坐在身边陪伴着我，身边有客人在兴高采烈地畅谈，还有人在嘻嘻哈哈地投着飞镖，唯有我感觉是孤独的。

渐渐心生迷惘，又沉溺于自己的心事中不肯自拔。

“高寒，我陪你喝酒吧，就让我陪你醉一回，好吗？”小花拿起酒瓶倒了满满

一杯酒，端起来对我说道。

觥筹交错中，我们一杯紧接一杯畅快对饮。我成心想让自己一醉不再醒来，因为酒醉时，人才可以得到短暂的安慰，才能让自己安稳地沉睡。

不知喝了多长时间，酒吧里只剩我们两个人。偌大的厅堂空荡荡的，几个服务生在吧台前忙碌着。曲终人散的酒吧异常冷清，霎时，我那空旷的心，骤然沉寂下来，一种哀思，一种失落，没来由地汹涌而出，泛滥起来，淹没了整个夏天。

我抱着晕乎乎的小花，踉踉跄跄地走出酒吧，一阵微凉的夜风迎面拂来，我忍不住颤抖了一下。雨停了，天空一片黝黑，街面残留着湿漉漉的雨水，人迹寥寥，唯有昏黄的街灯照亮我们回去的路。

我们终于回到了酒店，我把小花扶上床，小心翼翼地帮她盖好了被子，然后搬了一张凳子坐在窗前，静静地发呆。窗外又下起了雨，滴滴答答地打在窗台上，那斑驳的水流，仿佛涌动的全是泪水。

一个人的爱情很苦，那是孤独的单相思，它像无底的深渊，你永远听不到回响。

我转头看了看小花，她正安静地沉睡着，呼吸声均匀清晰，像婴儿一样安详。

荧亮的床头灯照着我苍白而惨淡的脸，我又看到了那张粉红色的押金条，仿佛重新感受到了那行字给我带来的温暖，看到了记忆中惜悦那堆满笑容的脸庞。此刻，我的心里突然涌起了一股巨大的冲动，我要去寻找惜悦！不管她在天涯海角！

终于做出了这个决定，心里反而踏实了下来，原来很多时候，我们纠结的原因，只是没有给自己一条路，当知道自己的目标之后，无论对与否，你都会有走下去的勇气，结局如何已变得不再重要。

当我在心中坚定了这个想法以后，北海的旅行突然之间变得没有了味道，秦浩每天像是在过年，而我天天在期盼，期盼着归途。仿佛我提前一天回深圳，就能早一天找到惜悦。

等待的日子是煎熬的，就像是辛苦种了一株牡丹，盼着能早日听到花开的声音。幸好才几天的时间，忍忍就过去了，我们终于等到了回去的这一天。

一大清早我还在睡梦中，就被罗总的电话吵醒。

“恩师啊，你们怎么还不回来啊？我这颗寂寞的心不甘心就这么老去啊。”电话里传来罗总熟悉的声音，让人听着格外亲切。

我看了眼另外一张床上的小花，她脸朝着我这边，还在甜甜地睡着，嘴唇微启，酣睡的脸如孩童般天真无邪。

“晚上十一点半准时到宝安机场接机，就这样。”我轻声说完挂了电话，生怕吵醒了熟睡的小花。

我扭头看了看窗户，才发现太阳已经透过窗帘射进来了，阳光里飞着淡蓝的

细尘。

晚上，我们的飞机平安地降落在了深圳机场，罗总接到我们后先送她们回空姐宿舍，一路上眼睛不断地从后视镜扫描着后座的两个女人，看我们的眼神中是满满的羡慕。

车子开到了她们楼下，我下车帮着从后备厢一起拿行李。我把小花叫到了旁边，跟她告别。

“怎么啦？难道你会舍不得我吗？”她的脸上露着牵强的笑，带着浅浅的忧伤。

我突然感到很内疚，有些心疼地看着她，说道：“小花，你要听话，自己照顾好自己，继续做个好女孩，少跟何娜出去和那些社会上的人交往，不然我会很担心你的！”

“哼，有一种人，自己不喜欢人家，还不许人家喜欢别人！”她嘟着小嘴，气鼓鼓地说。

“哈哈，请问你说的是班主任吗？”我装作不懂地问道。

“我说的是你！大坏蛋。”她说完转身就走，留着我站在那看着她离去的背影哭笑不得。

我们重新上了罗总的车，秦浩得意扬扬地看着罗总问道：“罗兄，怎么样？今天开眼界了吧？知道什么才叫泡妞了吧？”

“哥们儿别再说了行不？我已经佩服得六体投地了。”他一边握着方向盘开车，一边回答道。

“六体投地？哦，说得对，咱男人应该都有六体。对了，你闻闻哥这香水怎么样？这可是正宗的香港货。”他夸张地朝罗总扇着衣领问道。

“味道不错啊，古龙香水，有品位。”罗总赞赏道。

秦浩又开始飘飘然了，又转头来问我：“怎么样？高兄。”

我懒洋洋地闭目养神回答道：“虽然你身上喷了古龙香，但我还是能隐约闻到一股人渣味儿。”

“哈哈。”罗总大笑了起来。

21.
她的背景

“不懂得欣赏的人就这鸟样。”他回过头去不再理我，然后又摸着肚皮说道，“罗兄，要不要先请我们去洗个脚？空腹吃饭好像对胃不好。”

“我随你们啊，高寒你呢？”他回过头来问道。

“我从来没听说过空腹吃饭对胃不好，我只知道空腹洗脚对肾不好。”我看着窗外回答。

罗总继续开车说道：“哈哈，那随便你们了，但是我不能陪你们太晚，因为今晚约了兰兰喝咖啡。”

“兰兰？哪个兰兰？”秦浩非常惊讶地问道，我也觉得很好奇。

罗总两手握着方向盘，沾沾自喜地说：“还能有谁，上次茶叶店的那个老板娘呗。”

“啊？已经搞定了？”秦浩的语气中透着欣喜，真不知道人家搞定女朋友关他什么事。罗总一脸的不好意思，笑呵呵地回答说：“还没有呢，今晚才开始答应一起出来喝个咖啡。”

“那不行，进展太慢了，你要学学我搞定刚才那个何娜的速度。对了，高兄，我追何娜花了多少天？”他扭头看着我问道。

我轻轻地叹了口气回答：“花了多少天我不知道，但去趟香港花了两万多，这些天来回机场的油费几千块，这个项目的开发成本太高了。”

“哈哈，钱花了还可以去挣，空姐不是天天有，你说是吧？亲爱的罗兄。”他转头对罗总说道。

“对，是这个道理。我说你们决定好了没有啊？到底去哪儿？别耽误我的正事啊。”罗总一脸的焦急，仿佛慢一秒钟赴约茶叶妹就会消失。

凡是有妞泡的时候，都是赶去投胎的节奏，全世界的男人都有着这个优点。

秦浩突然开口说话：“直接去书香门第，今晚我不回家睡。”

“凭什么？你家没床吗？”我听到非常不乐意。

他扭头对我笑了笑，说道：“今晚无论如何也要去你家睡，你说什么都没用。”语气是出奇的坚定。

我终于明白了他的动机，也就不好再做推托了。

罗总把我们送到小区门口就火急火燎地开走了，我和秦浩提着行李一起上了楼。

刚拿钥匙打开门走进客厅，就接到了小花的电话，问我安全到达了没有。她对我总是那么关心和体贴，让我心里无比愧疚。

挂完她的电话，我疲惫地倒向了沙发，把双脚都架在茶几上，冲秦浩吆喝道：“把空调电视机都打开，然后去厨房烧点开水，泡点茶喝。”

他叉着腰走过来，板着脸对我说：“这是你家还是我家？老子是来给你当用人的吗？”

我换了个更加舒服的姿势躺着，斜着眼睛看着他说道：“你今晚那么死皮赖脸地要留宿在我家，不就是想跟我聊聊有关小花的事情吗？难道不需要泡点工夫茶，润下嗓子？”

“嘿嘿，什么事都瞒不过你那双色眼啊，好吧，我去烧水。”他笑了笑，乖乖地走进了厨房。

此时，我的手机铃声突然响起，我拿过来看了眼屏幕，老妈打过来的，顿时感到不妙，又要听那熟悉不过的唠叨了。

“喂，老妈。”我无精打采地接听了电话。

电话里传来她惊喜的声音：“儿子，终于打通了，怎么晚上一直拨都是关机？”

“老妈，有什么事吗？刚才在飞机上，手机不能开机。”我有点不耐烦地问道。

“没事就不能打电话啊？你坐飞机去哪儿了？”她说话的声音语气微扬，不高兴中还带着一些好奇。

“没去哪儿，就去北海玩了几天。”

“呀，好事呀，和女朋友一起去的吧？”她非常开心地问道。

我怕她胡思乱想，只好回答道：“没有啊，公事出差。”

“哦。”她很失望的声音传了过来，然后又叹了口气说道，“儿子你知道吗？村头老张家的二孙子今天摆满月酒，他儿子好像跟你是同学吧？”

“是吗，速度真快啊，都生二胎了。”我也不禁感叹道。

“哼，那是，人家可比你有出息多了。”老妈的语气是满满的不悦。

我只好安慰她说：“唉，老妈，儿子娶了老婆也不见得就是件好事。你听听，对面邻居家的媳妇又在骂自己的婆婆了，老人家看着真可怜啊！”我故意打开电视机调大了音量。

老妈听我说完，沉默了一会儿没有说话，然后幽幽的声音传了过来："儿子，不是妈故意这样说，只要你有本事给我找个媳妇回来，就算是她天天在家打我我也高兴！"

我听了顿时欲哭无泪，老妈啊，你能不能有点出息啊？

秦浩坐在一边习惯性地跷着二郎腿，幸灾乐祸地看着我傻笑。我挂完电话看着他说道："茶泡好了？那咱们开始吧。"

他点了点头，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酝酿了一下，才开口说道："我和小花虽然没有血缘关系，但是从小一起长大的，我对她的感情，比亲妹妹还亲，这个之前已经跟你说过了。今晚我想对你说的是，她的成长环境以及背景，你有兴趣吧？"

"我能没兴趣吗？那样怎么对得起你泡好的茶？"我喝了一口回答道。

他很满意地继续说道："小花这个女孩子从小就很单纯，再加上家教又严，对了，她和你一样，也是出身于书香门第，父亲还是一名德高望重的大学教授。她当时念的是一家外贸大学，学校里基本上都是女生，所以没有谈过男朋友。后来考上空姐，到目前为止可能接触得最多的男性就是她的同事了。据我所知，到目前为止她还没有过男朋友，因此，你很有可能是她的初恋。"

"那么纯？"我有点震惊。

"是啊，所以今晚我想留下来跟你谈谈，也想听一下你的态度。"

"我的态度就是不想伤害她。"我喝完杯里的茶把自己扔进了沙发，认真地回答道。

他很娴熟地给我把茶杯加满，叹了口气说道："这我知道，所以你在北海一直没上她就是因为这个？"

"是的，这样的女孩子，有可能我睡她一晚，足够毁掉她的一生，我是真的不忍心。"

"好吧，咱们都是男人，别的就不多说了，我想知道，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他看着我一脸关切地问道。

"不怎么办，找惜悦，哪怕翻遍整个深圳，直到找到她为止。"我的语气非常坚定。

"工作都不找了？钱也不赚了？"他追问道。

"是的，我不想再给自己留下遗憾，花一辈子的时间去后悔。"

"好，我支持你。可是你怎么去找？没有线索就像大海捞针，也不现实啊。"

"当然还是得从圣庭苑酒店下手。"我思索了一下回答。

"不太现实。"他听到后摇了摇头。

"怎么说？我也正想听听你的意见。"我心头一紧，坐起来急切地问道。他端起茶杯喝了口茶，然后仔细思索了会儿说道："你平时出来玩得少，对酒店这个

行业不太了解，到现在为止，深圳的五星级酒店好像总共不过20家。为什么要用星级来区分？它不仅仅体现在装修档次、客房规模、入住环境、服务质量上，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特点就是保密性强。试想一下，五星级的一个好点的套房，住一晚几万块，就算是普通点的也要花几千块，平常人会没事跑去瞎嘚瑟吗？所以说，他们的客户都是非富即贵的，要么有钱要么有权的，特别是像你所说的那种协议客户，一般都是大的集团公司或者国企，对于涉及客户的个人隐私信息，保密级别都是非常高的。”

“那我可以试着从他们的工作人员着手啊。”我不甘心地追问道。

他皱了皱眉头说道：“可以当然是可以，只不过难度很高，你想一想，对于一家酒店来说，长期合作的客户意味着什么？经济命脉。所以这些客户的资料是什么？是商业机密。就像你要开发一个项目的开模图纸一样，他们的竞争对手掌握到了就可以想尽办法把客户挖走，所以对于酒店的员工来说，透露客户信息意味着什么？说轻点是违反了职业道德，说重点就是损害公司利益，你觉得你能有多大的把握，让人家为了你这样去做？难道说你准备使用美男计，去卖力地侍候人家一个晚上？”

“嗯，分析得相当有道理啊，看来自从这次煮完鸭子之后，你的智商级别又提高等级了。”我笑着调侃道。

他毫不在乎地笑了笑，对我说：“所以说，你只能智取，不能胡来。”

“难道说，你已经帮我想到办法了？”我一脸的欣喜。

他似乎回忆了一下，然后轻声地说道：“市局那个老张你还记得吗？就年初的时候老黄带我们过去跟他在观澜打过一次高尔夫的那个，当时你们不是聊得还可以吗？他还留了电话，说我们有事需要帮忙可以去找他。”

“当然记得啊，我手机里还存了他的号码。你的方法是？”我瞬间明白了他的意思。

“找他帮忙跑一趟，去酒店把工作证一甩，啥资料都出来了。对了，你还可以私下里跟他编个理由嘛，就说你老婆出轨了，在酒店和别人私通。”

“去你大爷的，你老婆才和人私通呢！”我不由得破口大骂。

他大笑了起来，又接连喝了两杯工夫茶，突然停止了嬉皮笑脸，一脸沉重地说道：“好了，现在你的问题谈完了，接下来该给我出出主意了。”

“你又怎么了？鸭子都煮熟了，还有啥好说的？”我非常意外地问道。

他没有回答我的话，双手往后交叉抱着头，往后靠在了沙发上，仿佛在思考着什么。过了很久，他才深深地叹了口气说道：“还记得在北海那天我拿了你们的身份证去开房吗？”

“记得啊，出什么问题了？”我非常疑惑。

他又开始不说话了，沉默了许久才说道：“你不是曾经跟我说过，何娜是个

有着复杂经历的女人吗？说心里话我对她的过去也很好奇，想去深入了解她，所以那天我记下了何娜的身份证号，正好我有个表妹在房管局工作，所以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情让她帮忙找关系查了下数据库，结果发现……”

“发现什么？赶紧说啊！”我这人最烦人家说话说一半了。

“在她的名下，竟然有着三套房产，两套在南山后海，一套在白石洲。”他沉吟了半晌，才抬起头来缓缓地说道，脸色非常凝重。

“我的个乖乖，后海的房子少说也值个三百万一套了。恭喜你啊，秦兄，之前算命的说你跟何娜结婚会拥有上千万的资产，我还一直搞不懂，到底是他没算对，还是你活错了，这下终于明白，天下第一神算啊！对了，你的比亚迪可以赶紧拿去卖掉了，你不是想换路虎吗？就那款一百二十多万的，我们明天就去看车，让何富婆送你一辆！”

他仰躺到了沙发上，一脸不满地看着我骂道：“你少给我扯淡行不？老子正不知所措，你还好意思在这儿幸灾乐祸！”

“何娜今年多大了？”我停止了笑，看着一筹莫展的他问道。

“29。”

“嗯，还这么年轻，就如此富有，实属罕见。通常来说，像她们这种有钱的女人，只有两种情况：一是自己本身就很厉害；二是睡她的男人很厉害。你觉得她属于哪一种？”我认真地帮他分析道。

“我觉得两种都有吧，所以才会觉得压力无比巨大啊，不知如何是好。”他的情绪很低落，眼神开始游离。

“是的，她毕竟不是小女孩了，人家说年龄越大的女人越难找到对象，不是因为她容颜开始衰老，而是因为经历多了，看得淡了，越来越不好骗了。”我对他说道。

他突然一骨碌从沙发上坐起，大声问我：“何娜在很多时候还是有她纯真的一面的，你说是不是？”

我被他问得瞠目结舌，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为什么他对何娜的不死心在我看来是那么天真？

“是的，她只对一样东西纯真，那就是金钱。她的‘纯’属虚构，而且‘浪’得虚名。”我不想欺骗他，实话实说。

他认同地点了点头，又自言自语地说：“可是我是真的很爱她，已经到了迷恋的地步。”

“那很简单啊，在爱情世界里，如果你特别迷恋一个人，那就说明在你的潜意识里，你认为自己根本配不上她。这和珍惜无关。”我小声地对他说道。

“是啊，你说得很对，我现在确实就是这个状况。可是，你让我怎么去做决定呢？离开她？”他的语气是满满的不舍和不甘。

我不由得微微叹了口气，十分同情地对他说："你自己好好想想再说吧，有时候，你最想得到的人，往往就是你最应该离开的人。"

"是啊，你说得很对。"他重新坐了起来，端着茶杯一饮而尽，然后说道："我记得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中曾说过，爱情的问题都是在床上解决的。所以我才想着去北海把何娜生米煮成熟饭，可是等到煮完了我突然悟出来一个真理，爱情的问题光在床上是解决不了的，归根结底还是得需要钱才能解决的。"

"对，你这话算是说到点子上了。"我称赞道，"其实，在深圳这种地方，坏女人爱男人的钱和权，好女人爱男人因有钱和有权产生的从容自信、成熟稳重、精力充沛、乐观进取。所以，殊途同归。"

"高兄总结得很精辟啊，我现在算是看明白了，男人要有钱，和谁都有缘。所以，赚钱才是硬道理啊。"他站起身来，拉开窗帘走向阳台。

我也从沙发上爬起说道："别想那么多了，顺其自然吧。你要不要洗澡？不洗我要洗了。"

"当然是我先洗啊，人家好歹也是客好不好？"他转身走回客厅大声地说道。

我说："嫖客也算客？你要真是客，就客随主便，今晚别洗了，给我省点水。"

"我终于知道你家阳台为什么没有门了，都被你这守财奴抠掉了。"他说完大步走向了浴室。

"哈哈，现在我都失业了，不抠门不行啊。"我笑着回答。

十几分钟后，他洗完哼着小调走了出来，一脸的轻松。

我不由得佩服他的心理调节能力，刚才还哭丧着个脸，洗完一个澡又变得春风得意了。

"你这T恤我穿着有点小啊，你说是不是？"他站在镜子前搔首弄姿。

惨了，我在心里暗自叫道，上周新买的一件衣服就这样被他糟蹋了。

我一边在心里为我的T恤默哀，一边走进浴室准备冲凉，突然发现，我新买的内裤也不见了！

"你到底啥意思？连内裤也穿我的？"我气得破口大骂。

他站在客厅笑得更无耻了，用手拉了拉裤子对我说道："质感还不错，就是穿着感觉有点小。"

我实在忍无可忍了，指着他的鼻子大声说道："就你小子这缺德玩意儿，我敢打包票，去找人家拷A片绝对是用剪切！"

"哈哈，"他捂着肚子狂笑了起来，"天地良心啊，我从来都是用复制的！"

22.
匆忙去应聘

不知道第二天的早晨秦浩是几时走的，反正我醒来的时候，家里已经没有了他的踪影。我看了眼墙上的时钟，上午十点半，拿着手机拨打了市局老张的电话，跟他约好了时间，就开始做点早餐，准备吃完就出门。

正在厨房忙碌着，手机铃声不厌其烦地响起来，我擦干手，跑过去接了电话。

“高兄，起床没？”原来是秦浩。

我想起昨晚的事，还一肚子气，于是很不高兴地问他：“起来了，什么事？是不是买了新衣服和新内裤还我？”

“哈哈，不就穿你一身衣服吗？都一个晚上了还耿耿于怀。我有重要的事要跟你说，你赶紧准备一份简历，发到我邮箱，我有个做猎头的朋友，帮你联系上了一家好公司。”他说话的语气不紧不慢，还透着一些神秘。

“不去。”

“为什么？”

“要找惜悦啊，昨晚不跟你说了吗？老张我都约好了。”我回答道。

“哦，先不急，去这家公司面试完再去见老张吧。”他又在电话里对我说道。

我想了想，还是很坚决地对他说：“找工作的事先不急，把惜悦找到再说。”

“我说你要不要这样啊？没有面包的爱情是不现实的，你现在收入来源都没有，找到惜悦又能怎么样？要她养你吗？你没听说过一句话？爱情终究是风花雪月的事，失意的人是玩不起的！而且——”他又停顿不说了。

“而且什么？”

“这家公司的名字可是叫 HY 集团，你确定不去看看？”他的语气明显有些激动。

我有点不敢相信，于是向他确认道：“HY？你骗我的吧？那么大的品牌公司在招人？”

“是的，先把简历发到我邮箱，然后按照我发给你的地址，赶紧去面试。机

会这种东西啊，就像处女，难得，并且只有一次。所以你一定要好好把握。”他说完就挂了电话。

我突然觉得有点奇怪，他怎么对我找工作的事这么上心？这也太够兄弟义气了吧？

没有时间想那么多了，赶紧换了一身衣服，白衬衫，黑西裤，然后刮干净胡子，急匆匆地出门了。

HY 集团是一家非常有实力的老品牌大公司，在行业里面是鼎鼎有名的，据说公司的主营业务是房地产，并且还涉及通信等其他几个行业，手机产品也是很早就拥有自己的品牌了。

秦浩发给我的地址，显示这家公司的办公地点在卓越大厦，这是福田区一个非常有名的高档 CBD，租金贵得离谱，办公环境一流，如果是那些没有什么实力的小公司，在这里是很难存活下去的。

我找到车位停好车，走到大厅外的石柱旁，动手整理了一下衣服，拿好简历，背好包包，走进了大厦，瞬间一股高大上的气息扑面而来。

电梯门开了，几个人昂首挺胸，大步走了出来，看来，高档的办公楼确实能给人足够的自信和优越感。等到里面的人散完，我也跟着人群一起进了电梯。

很快就到了我要去的楼层，我一脸从容地走了出去。

一个宽敞的公司前台展现在我眼前，豪华的装修给人感觉非常有档次，正对面白色的背景墙上，一个硕大无比的红色品牌 Logo 镶在正中央，格外气派，Logo 下面，是两排非常醒目的大字：HY 集团，手机事业部。

我努力平复了一下心情，敲门走了进去，或许是太长时间没有出来找工作了，这次的感觉竟然比当年去中 × 面试还要紧张。

“美女，您好，我是来应聘的。”我走过去对前台小姐说道。

她看到我立刻站起了身，一脸微笑地问我：“您好，请问您是过来面试项目总监的高寒先生吗？”

“是的，请问是不是需要预约？”我看着她问道。

她微微地笑了笑，很有礼貌地对我说：“不需要，上面领导都已经交代过了，您稍等一下。”

我不由得心里有些意外，秦浩的什么朋友啊，面子这么大？她拿起了桌上的电话，娴熟地按了几个号码，然后对着话筒里面说道：“陈姐，您说的那个面试的人已经来了。”

“好的，我马上带他去 5 号会议室。”她挂断了电话，抬头看着我说道：“高先生，请您跟我来。”

我跟在她后面，跨过热闹的办公室大厅，来到一排会议室前面，她在一个标着序号 5 的门前停住，推开走了进去。

“您先坐一下，面试的领导马上就到，我去给您倒杯水。”她转过头对身后的我说道。

大公司就是不一样，办公环境高档优雅，前台接待热情有礼，我顿时对这家公司，不由自主地充满了好感。

几分钟后，会议室的门被推开，走进来一个五十来岁的老头，个子不高，身体很瘦，但是走起路来腰板挺得直直的，看起来很精神。他穿着一件白色的宽松型悠闲衬衫，将后脑所剩无几的两小撮头发反梳着，全部搭在了脑袋中央，遮挡着秃顶的地方，额头看起来光亮亮的。

我向他打着招呼，他回应了一声，在我对面坐了下来，手指上戴着的两颗大得有些离谱的黄金戒指，在日光灯下闪闪发光。

“你是来面试项目总监的?”他打量着我开口问道，深陷的眼眶里，一对细小的眼睛格外犀利，目光是那么深邃。

“是的。”

我刚回答完，就听见有人推门匆匆走了进来。

“对不起，古总，刚刚有点急事需要处理，所以来晚了。”这声音清脆而又熟悉，隐约觉得在哪儿听过，但一时又想不起来。

正出神时，只觉得一阵轻风从我身边掠过，一个身穿黑色职业装的女孩，静静地在我对面坐了下来。

她的皮肤白嫩光洁，散发出一种健康的光泽。黑色的秀眉，小巧的红唇似笑非笑地抿着，嘴角轻轻地往上勾，露出一丝让人不易察觉的微笑。

“高寒先生，对吗?”她双手拿着我递过去的简历，认真地扫了一眼问道。

我仔细地打量着她，确定从未见过她的容貌，也不知道她的姓名，但是她的声音，却真的无比熟悉，似曾听过，给我一种无比亲切的感觉。我全身放松了下来，认真地回答：“是的。”

她朝我看了一眼，然后收回目光，仔细地查阅着手中的简历，时而皱眉，时而舒展，那一头利落的短发，一身简洁的职业装更是衬托了她的干练，淡淡的柳眉分明仔细地修饰过，一双大眼睛是那么灵动有神。

她终于看完放下了手中的简历，然后开口对我说道：“高寒，湖南长沙人，大专学历，毕业于湖南中 N 大学，曾任职于世界五百强企业、通信行业龙头中×公司，并于 2005 年被派往埃塞俄比亚办事处外驻，负责网络基站技术支持。一年后回国，进入手机行业，从事整机项目开发管理与运作，行业内资深职业经理人。请您确认以上信息是否完全属实?”

“完全属实。”我认真地回答道。

她没有再说话，将简历拿起来递给了旁边的那个老头，轻声说道：“古总，还是您来提问吧。”

老头将身体微微前倾，接过简历，大概地扫视了一遍说道："嗯，不错啊，履历含金量很高，背景也可以，是个优秀的人才。"

我一时琢磨不出他话里的褒贬，于是干脆不作回答，只是淡淡地笑了笑。

"高先生，你也是这个行业的老人了，通信圈子很小，想要打听一个人很容易，到目前为止，你的业内口碑是很不错的，所以我们也可以省掉那些烦琐的流程了，我就简单问你两个问题。如何？"

我心里顿时犯起疑团，到底是秦浩的什么朋友，突然叫我来面试，而且人家事先就已经了解过我的底细？

"您问吧。"我回答道。

老头点了点头，开口缓缓问道："你这么有能力的人，想必一般情况下，老板是不会愿意放你走的，那么我很好奇，你为什么会选择离开上一家公司？是那家公司不够好吗？还是说有什么其他方面的原因？"

经历过面试的人都知道，这是一个特别不好回答的问题，无论是说原来公司好与不好，都容易让自己陷入被动，我想了一想，只好装作非常委屈的神情说道："公司搬家了，然后，然后没有告诉我新地址。"

"哈哈。"他们俩同时笑了起来，然后那女孩看着我打趣地问道："公司跑路了？"

"算是吧。"我言简意赅。

"好吧。"老头停止了笑，抬着发亮的额头看着我问道，"你在非洲待了一年，在那里的这段时间里，你认为给你感受最深刻的是什么？"

"信仰的力量。"我努力回忆着回答道，"那一年，我刚去不久，很不适应那里的一切，包括气候、水土、伙食，经常没胃口吃饭，可后来渐渐发现，周围竟然还有不少黑人在挨饿，他们填不饱肚子，也没钱像我们这样出去下饭馆。记得离我们办事处的不远处，有一个古老的教堂，每天都有很多人去那里朝拜、诵经。在他们的思想里，认为即使饿着肚子，也会有神来解救他们的那一天。有不少身体虚弱的人坚持不住，就那样饿倒下去了，永远没有醒来。"

"你的意思是，正因为他们有了信仰，所以挨饿都不怕？"老头饶有兴致地追问道，"那你觉得我们难道没有信仰吗？"

"当然有啊，我们的信仰就是金钱。"我如实地回答道。

"呵呵，不错，你看得很透彻。"他轻轻地笑了起来，眼角的皱纹堆着老高，突然话锋一转，看着我问道，"那你说来听听，你的信仰又是什么？"

"曾经我的信仰是忠诚，但是后来步入社会的时间久了，我也入乡随俗，慢慢被同化，开始有第二个信仰，那就是和大家一样，爱好金钱和美女。"我很直白地说道。

"哈哈，很有意思，你的性格很真挚，不过——"他停顿了一下，堆着一脸

的笑又继续说道，“金钱和美女这两个词听起来有些俗，你能不能把这意思表达得更高尚些？”

“事业和爱情。”我脱口而出。

“哈哈，小伙子不错，我很喜欢！很欣赏你敏捷的思维和良好的应变能力，而且有着不凡的经历，沉淀了更多的智慧，令你谈吐不凡。”老头非常赞赏地说道。

我充满感激地回答：“谢谢古总的赏识。”

“好了，”他将简历递回去给旁边的女孩，对我说道，“今天先这样吧，这位是我们公司负责行政的陈小姐，明天上午你直接过来找她，由我们董事长复试一下，详谈好相关的细节问题，就可以准备来上班了。”

那女孩点了点头，慢慢地站了起来，微笑着接过古总手中的资料，开始整理桌上的东西，举止是那么优雅和端庄。

在我目不转睛的注视下，她终于整理完了手里的东西，抬起头来看了我一眼。在我们目光交会的那一瞬间，我似乎看到了一种奇怪的表情，仿佛是完成了重要任务后的释然。我心里又犯起了嘀咕，这女孩到底是谁？从未谋面但又为何让我觉得如此熟悉？难道此次的面试安排和她有关？

她嘴角勾勒出一个完美的弧度，走在我身边停了下，说了一句“明天见”，又像一阵轻风刮过似的拉开门走了。不知是不是我的错觉，总觉得那个微笑中闪过一丝意味深长。

我也站起身走出了公司，带着满腹的疑惑，离开了卓越大厦。

23.
何处觅佳人

我找了个吃盒饭的地方随便应付完午餐，然后在车子上打开空调，迷迷糊糊地睡了一觉，终于等到了老张的电话。

我按照约定在深南大道边上等着，很快他就开着警车风驰电掣般地赶了过来，我拉开副驾驶室的门，一屁股坐了进去。

“哈哈，老张，好久不见啊，最近球技是不是又大有进展？”我拍着他的肩打招呼道。

他戴着一副很大的墨镜，遮挡住了大半张脸，只有那笑着露出牙齿的大嘴和倨傲的下巴裸露在外。再配上那一身威严的警服，感觉非常酷。

“小高，你可是很久没有联系我了，我还以为要找我打球呢，害我空欢喜一场。”他装作不高兴地埋怨道。

我不好意思地笑着回答：“张局是大忙人嘛，我等凡夫俗子怎敢轻易去打扰啊。这不都是实在想不到办法了，才想着来搬您这尊大神嘛。”

“哈哈，你小子的这张嘴啊，就是会哄人，怎么样？”他又笑着问道。

“哈哈，这次有您出马帮忙，我就可以彻底放下心了。”

到达酒店后，经过老张跟保安人员的一番周旋，一份详细的开房列表交到了老张手里，所有的信息在上面一览无余。

“是这个吗？”老张指着上面的记录问我。上面清楚地显示着：王惜悦，龙 N 外贸有限公司，地址，有公司电话，但没有本人手机号码。

我睁大了眼睛，怀着欣喜的心情，查看了两遍，尽量让自己微微颤抖的声音显得正常：“对，就是这个。”我抬起头来对他说，“要不咱们就直接去她们公司找吧。”

车子在笔直的深南大道上飞驰，两边成荫的绿树整齐地排列着，道路中间的花坛，很多鲜花正在娇艳地盛开，可这窗外不断退后的风景，却在我的眼里黯然失色，丝毫陶冶不了我想见惜悦那种急切的心情。

我想起那曾经苦苦等待的过程，是那么漫长而又艰辛。可是，当期待重逢的结果快要来临的时候，我居然只感觉到无比激动，而几乎要忘记了曾经是怎样的迷茫和失落，深切的思念，甚至，在突然之间，有一种温柔和甜蜜充满了我的全身，我的脸孔不再紧绷，我的内心好像也更加柔软。还能感到从柔软的心里溢出来一种幸福的味道，我不禁如情窦初开的少女一样，感觉马上要脸红了。

“你小子在意淫啥呢？一脸的花痴相。”老张在旁边非常鄙视地问道。

我终于回过神来，大声地催促他：“我的佛祖啊，能不能开快点啊？你就不能鸣着警笛开路，火速前往吗？”

“可以啊，如果是要把你送去监狱的话，我不介意鸣警笛的。”他乐呵呵地说道。

终于赶到了她们公司，蓦然看到那招牌上几个大字的公司名，心里才慢慢地踏实下来。

惜悦，马上就要见到你了，我在心里默默地念叨着，希望不枉此行，不枉我这么久的等待。

我们快速地走到了她们公司前台，老张开口问道：“小姐你好，请找一下王惜悦。”

前台小姐听到问话，抬头一脸诧异地看着我们，回答道：“对不起，我们公司没有这个人，你们是不是找错了？”

我听到顿时慌了，心情急躁起来，情绪变得激动，向前一步对她说道：“怎么可能，她明明就在你们公司上班的。”老张朝我努了努嘴，我压抑着不敢再吭声，只见他拿出了证件，又威严地对她说道：“小姐，我是警察，有个案子需要找这个人核实点情况，请您配合一下，好吗？”

前台小姐微微一惊，上下打量他一眼，然后说道：“警察同志，不是我不配合你的工作，是我们公司确实没有这个人，不信我将公司通信录给您看一下，您就知道了。”

我和老张仔细地查看了通信录，确实没有这个名字，连稍稍接近的都没有。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看完最后一个名字，我觉得心脏像被什么东西箍紧了，喘不过气来，血液似被凝固了一般令人浑身冰凉，一股绝望的情绪像狂潮一般涌上心头。

回到车上，我无精打采地靠在了座椅上。

“前台会不会没有说真话？”我转过脸看着身旁的老张，抱着最后一丝希望。

他摇了摇头，果断将我的希望掐灭：“她没有骗我们。”

“那这是怎么回事？”我有气无力地问道。

他想了想回答说：“她有没有可能用的是假名？”

“不会。”我回忆着当时的情形说，“首先，她当时办理入住手续时提供了身

份证，前台肯定要核对的。其次，我可以从她听到我称呼名字时的反应速度来判定，因为一个人本能的反应和非本能的反应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不错啊，小高，你这思维能力都快赶上我们警察啦。”老张大声地笑着称赞道。

我用力挤出一个难看的微笑，没有心思回应他。

老张停止了说话，思索了一会儿问道：“你们去酒店开的是她的车？”

“不是。”

“那这样说来，去酒店调监控已经没有意义了。这样吧，咱们先回去，回头我找交警队的同事帮忙，调看一下车祸现场那天的视频，查下她的车牌号。对了，是滨海大道红树林路段，对吧？”

“是的。”我坐直了身子，一下子又来了精神，定定地看着老张，沮丧的心情中又萌生出了新的希望，“那就麻烦您老人家了，一定抽空帮我查看下。”

和老张分开后，我打车回到了停车的地方，刚发动完车子，手机铃声突然响起了。

看了眼来电显示：秦浩。我正想找他呢，正好送肉上门。

“怎么说？”我没好气儿地问。

“嘿，高兄，面试情况如何？”他的声音听起来总是那么洪亮。

“问题不大。你难道就没有什么要向我交代的吗？自觉点。”我在电话里质问道。

“什么啊？自从你走了之后，我是孤掌难鸣啊，现在在办公室连看 AV 的心情都没有了，不信你问问小艳。”他嬉笑的声音传了过来。

我根本不吃他这一套，朝电话里大声地问道：“你少给我装蒜，我问你，面试地址，到底哪儿来的？”

电话里沉默了好一会儿，他终于开口说话：“这件事我也觉得有些蹊跷，要不晚上你请我去明香吃海鲜，听我细细道来？”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对他说道：“海鲜就不是个好东西，性寒损胃，细菌繁多，伤肝伤肾，吃了还特别容易瘦。”

“什么容易瘦？”他不解地追问道。

“钱包。”

“哈哈，我不管，反正你自己考虑清楚，如果你又非得请我吃沙县小吃也行，但别怪我事先没提醒你，今晚吃饭的档次，直接决定情报的质量，好好想想吧。”他又开始赤裸裸地威胁。

“半小时后，明香见。倘若今晚你的情报不值这顿饭钱，就别怪我心狠手辣！”我用恶狠狠的语气对他吼完，就挂断了电话。

明香酒家，包房内。

“你能不能慢点吃？又没人跟你抢。”

坐在对面的秦浩左手捏着一只刚剥好的基围虾，快速地扔进嘴里，右手又抓起一只清蒸螃蟹，狼吞虎咽，嘟着满嘴的油渍嚷道：“吃饭不积极，大脑有问题。”

我无奈地摇了摇头，从盘里拿起一只虾，漫不经心地剥着，想起白天的事，实在忍不住地问他：“能不能先说说面试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利索地拔了个螃蟹钳子下来，放嘴里咔嚓咔嚓地嚼着，含糊不清地说道：“别急，先剥虾，给哥剥几只虾。”

没办法，受制于人就是这样，谁叫咱有求于他呢？我只好漠视那饿死鬼投胎的模样，乖乖地给他剥起了虾。

他终于吃完了第一回合，满足地抹了抹嘴，开口说道：“早上我到公司一开电脑，就发现了那封邮件。”

“什么邮件？”我心里猛地一惊。

“一封没有署名的邮件，上面只写着，转高寒，可去 HY 公司应聘。除了面试的地址和公司信息，无任何发件人的联系资料。”

“这么反常？”我非常惊讶。

他喝了口啤酒，不紧不慢地说道：“更奇怪的是，我回复过去的邮件竟然全部被退了回来，我怀疑那个邮箱应该是用完就被注销掉了。”

“啊？那这人的动机是什么？如果说只是简单地替我介绍一份工作，犯不着这样吧？”我分析了一下说道。

“所以我也觉得蹊跷啊。”他又拿起了一只螃蟹啃了起来，“对了，下午你和老张去查到惜悦了吗？”

“别提了，找去她们公司，发现查无此人。”我无精打采地回答。

“啊？那么神秘？”他张大了嘴巴，一只蟹腿从里面掉了下来，“她会不会是商业间谍？或者是美女特工之类的？对了，你上次脱她内衣时有没有发现里面藏有枪啊？”

“滚！”我毫无开玩笑的心思，“还有什么没有交代？”我焦急地追问，想知道每一个细节。

“没有。”他的回答比嚼那只螃蟹腿还干脆。

“你大爷的！”我气不打一处来，可真行，吃了我几百块大洋，逼迫我亲手给他剥了五只虾，完了就只告诉我一个邮箱。

“嘿嘿，气大伤身，你先别激动嘛，把邮箱发给老张，叫他帮忙查一下不就行了？”他不以为然地说。

我无奈地苦笑了一下，事到如今，这也只能算是一条线索了，总比没有强。既然能通过秦浩来转告我，那前提一定是同时熟悉我们俩的人，到底是谁呢？我开始在大脑中搜索我们的熟人。

24.
有人推荐我

“没理由啊！这年头还真有雷锋吗?”我很纳闷，雷锋做好事从来不留名，只是全部写在日记上，我认识的人当中貌似没有喜欢写日记的啊。

“哎，该不会是有什么惊天阴谋吧?”秦浩突然把身体朝我靠近了一点，神秘莫测地说。

“怎么可能？我一失业人员，有什么可利用的?”不过经他这么一提醒，倒是突然觉得会不会是老黄觉得内疚，暗中推荐我去 HY？只是，这一想法转瞬即逝。那家伙会有这么好心吗?

“好了，别想了，赶紧吃吧，一会儿还得送我去机场取车。”秦浩的话题转换简直像电视遥控器换台一样迅速、直接。

“凭什么呀?”我一脸不乐意，本来心情就不爽。

他端起酒杯，一扬脖子，杯中满满的啤酒一饮而尽，然后狠狠地将酒杯蹾在了桌子上，脸上的神情开始变得有几分沉重郁闷起来，叹了口气说道：“那天我突然做了一个决定。”

“什么决定?”

“我不能再这样迷失下去了，为了一个女人而失去自我，找不到人生的方向。我不能再去取悦她，我要变被动为主动，放手一搏。我要创造一个美好的未来。”他那铿锵的语气，神圣而坚定的表情，仿佛在进行宣誓。

到底还是被何娜那三套房子刺激到了，我轻轻地拍了拍他的肩膀：“你可想好了，取悦好了何富婆，一百二十万的路虎就在眼前。”

“笑话，你把我秦浩看成是什么人了？咱好歹也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会找女人要车？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人穷不能穷骨气！你说是吧？不过，话说回来，你说她真的会给我买吗?”他看着我一脸的贱笑，又对我摆了摆手，“你不准说我不要脸。”

我都不想正眼看他，拿起酒瓶倒了杯酒说道：“我可没说你不要脸，我是说

不要脸的都是你这样的。”

“哈哈，不扯淡了，我就想听听你的意见？”他又恢复了一本正经。

我想了想对他说道：“有些人，如果你太想得到，就会把她看得很大，甚至大到成了整个世界，占据了你的全部心思，这样就会影响自己的判断力。所以，无论你是否如愿以偿，都要及时从中跳出来，如实地看清她在你整个人生中扮演的什么角色，或许她只是路人，或许她只是过客，或许她只是跑进你生命给你上一课就转身离开的人。搞清楚了定位，你得到了不会忘乎所以，没有得到也不会痛不欲生。”

“我明白了，改变从今晚开始，咱们拭目以待。”他满怀信心地回答。

一个小时后，我们开车到达了机场，秦浩拿起手机拨了号码，淡淡地对那边的何娜说道：“在宿舍？没什么事，我过来停车场取车，这就回去了。什么？不用见面了吧，我只是过来开车而已。你想见我？没这必要吧？都这么晚了，那好吧，我到你们宿舍楼下等你，不过见完面我就得走，还有事呢。拜拜。”

太能演了，我在旁边听着想吐，他挂完电话转过头来一脸的窃喜：“怎样？高兄，我说过改变从今晚开始吧？就不信收服不了这个女人。”

我摇了摇头说道：“你就一女生内裤。”

“啥意思？”

“装逼。”

“哈哈，赶紧发动车子，去她们宿舍！”他那迫不及待的神态和刚才判若两人。

我到了后把车子停在了路边，从后视镜可以隐约看到，何娜迈着优雅而略急的小碎步，扭着丰盈的身体朝我们走来。我对身边的秦浩问道：“要不要我下车回避下？”

“不用，说几句话就走了，别忘了我的计划。”他的语气又坚定了起来。

何娜走过来看着我点了点头，拉开车子的后门坐了进来，有些意外地问秦浩：“今晚怎么这么急？平常看你都那么闲。”

“嗯，还有事。跟你见完面了，我们也该走了。”说起话来装得跟真的似的，害我听着全身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我回头看了看何娜，很随意地问了一句：“小花呢？”

“在宿舍啊，不愿意下来，她说不想见到你。”

“为什么啊？”我突然心虚了起来。

“你说呢？明知故问。”她白了我一眼说道。

我不再说话，在一旁静静地等到他们相互告别完，重新启动了车子。

“耗子。”

“嗯？叫谁呢？”他应了一声才反应过来。

“要不要给你颁个奥斯卡最佳影帝奖?”我对他相当鄙视。

“嘿嘿，女人都是这样，对她太黏就不会再珍惜你，所以得时常转换角色，忽冷忽热，这节奏啊，还得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欲擒故纵，老祖宗留下来数千年的精髓啊。”他那得意扬扬的样子，仿佛自己是一名情感专家。

我点了点头，对他问道：“那小花呢?今晚都不愿意下来见我，这个要怎么说?”

“没什么，小女孩单纯，还没过适应期。”

“你是说她还一时接受不了有些事，心里有道坎?”我追问道。

“唉，”他叹了口气回答道，“其实女人很敏锐，你爱不爱她，她一下子就能感觉得出来，只不过有的装傻，有的自欺欺人，有的委曲求全，有的决定和你一起演。现在小花还只是发现你不爱她。我最担心的是，当过了纠结期后，她的后期反应，万一她真的要陪你一起演，那就惨了。”

“你知道的，这也是我最不希望看到的结果。”我心有余悸地说。

“那就别再去招惹她!”秦浩的语气突然上扬，听到这话，一丝忧虑和不安在我心里闪了一下，不由得又开始犯愁，我到底该怎么去面对小花?

第二天早上十点钟，我准时赶到了 HY 公司，找到昨天面试的那个陈小姐，她把我领到了老板办公室，轻声地说了一句：“蔡总，高寒来了。”

顺着她的目光看过去，只见一个中年男人坐在沙发的中间位置，身边站着几个好像是汇报工作的人，他穿着一件暗红色的休闲衬衫，一条黑色的西裤，显得成熟而有品位。年龄看起来四十几岁的样子，棱角分明的脸，眼睛不是很大，鼻子很挺，嘴唇有些厚，很耐看的长相，稳稳地坐在那里，不怒自威，镇住了整个场面。

这是我跟董事长的第一次见面，走向他的时候，感觉到了强大的气场。在职场上这么多年，见过的各色人物多了，但气场这样强大的人却并不多见，那是成功人士特有的。我的到来吸引了众人的注目，我发现屋里的人都默默地站着，又或是这种强大的气场令他们身不由己地选择了站立。在我接近董事长的同时，有人主动让出了正对面的位置，不露声色间眼神在我与董事长之间来回游走，观察着他的一举一动。

“坐吧。”一个低沉的声音传来，让人很有压迫感。

我大大方方地走了过去，在他面前坐下来。

他挥了挥手，屋里的人悄然消失，最后一个离开的，还很自觉地随手关上了门。

“小伙子怎么称呼啊?”他看着我，脸上透出若有若无的笑意。

“高寒。”我说完递上了手中的简历。

“哎，这个用不着。”他落在桌面上的手指微微上扬，一个简单的手势阻止了

我的动作。

“呵呵，也是，蔡总久经商场，阅人无数，只需要一个眼神就能识人了。”我把简历塞进包里说道。

他带着意味不明的表情看着我，一言不发，直到我觉得自己被那双眼透视了内心一般开始略微不安时，他才淡淡吐出一句：“介绍下你自己吧。”

我这才体会到刚才那些人为什么没有轻松地坐着，在这样的人面前，人会不由自主地紧张。我暗自定了定神，告诫自己并非有求于他，即使面试不上也还能找到其他的工作。所以，我并没有急于开口，而是等到一贯自信和从容的表情恢复到脸上时，才简明扼要地介绍了自己的主要工作经验和成绩。

整个过程中，他都没有任何表情，只是静静地听着。直到我全部介绍完，他才浅浅地笑了笑，微微转头看向窗外，莹白的灯光勾勒出他轮廓分明的侧脸。突然，他转过头来盯着我，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你知道吗？有人向我推荐了你。”

“是吗？”我心里猛地一惊，就像被突然吓了一跳一样，到底怎么回事，心理承受能力越来越差了，我疑惑地问道，“推荐我过来的那个人，是不是黄总？”

“这个无关紧要。”他身体向后靠了靠，与我的距离拉开了一点，哪怕是一点，也让他强大气场所带来的压迫感缓解了很多。“我在意的是你是一个怎样的人？能为我、能为我的公司做些什么？”

我略加思索：“没有什么特别，我用自己的能力和对工作的激情，做好自己的本分就够了。”我直视着他的眼睛，内心是坦然的。

“好。我喜欢直率和坦诚的人。”他露出一个浅笑，“待遇你有什么要求？”

“25 万，项目分红按行内标准的百分比来执行。”我的回答也直截了当。

“没问题。”他饶有兴致地看着我，“那么我们达到一致了？”

我笑着点头：“谢谢您给我这个机会。”

当我心里仍然不死心，盘算着如何从他嘴里再打探出一点消息的时候，他又说出一句话：“记住，当有一天我发现你真正值得我信任的时候，一定不会亏待你的。”

我又开始琢磨他这句话的意思，他却站起身来，向我伸出了手：“欢迎加入 HY 集团，去行政部办手续吧。”

“谢谢董事长！”我握着他的手说。

我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进入了 HY。办完入职手续往外走的时候还在竭力思索：这个背后的人到底会不会是老黄呢？他到底在搞什么鬼？这些疑问在我心里一直挥之不去。

“高总，请往这边走。”身后的陈小姐说话间快步走到了我前面。

“先带你去办公室。”

公司的面积真大，目测少说也有个一千平方米以上，我甚至怀疑至少占用了半层楼，在这寸土寸金的商业区，不得不佩服实力之强大。

我们路过热闹的销售部办公大厅，朝里面一排办公室走去。装修的风格很有特点，几乎每个重要的部门都隔开来有个办公小厅，在厅的正对面，就是部门领导的办公室，合理又人性化。

我先后路过销售、市场、物流、采购、PMC、品质这些独立的部门，走到最里面，就剩下项目和财务两个大办公室了。

陈小姐领着我走了进去，伸手示意了一下，回过头对我说道："高总，这是您的办公室，还满意吗?"

我大概地扫视了一下四周，宽敞明亮，光线充足，特别是那个超大的落地窗，太阳暖暖地透了进来，真的很喜欢。于是回答道："还可以，不过，我最满意的不是办公室，而是你对我的无微不至。"

"哈哈，"她的脸微微红了一下，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高总别这样说，这是我应尽的工作职责。还有，以后不要再叫我陈小姐了，听着怪别扭的，就直接叫陈姐吧。"

"这么年轻貌美，不怕把你叫老了?"我打趣地问道。

她听到后有些不自在，用手理了理刘海说道："我本来就是大妈一个了。"

"啊?"我惊讶地张开了嘴巴，"都说好女人就像妖精，根本看不出年龄。"

"哈哈，别逗我了，赶紧收拾一下吧，一会儿带你去各部门认识一下。"说完就走了出去，一股成熟迷人的女人香味，轻轻地飘入了我的鼻腔。

下午，我见到了那些新同事，相互招呼了下，又跑去找古总聊了会儿，熟悉了一下公司的基本运作情况，一天时间就这样很快地过去了。

25.
形势不乐观

第二天一早，我直接走进了销售总监肖峰的办公室，这将是我今后的搭档，也是目前我需要了解公司状况，快速切入工作的最好途径。

“哎呀，高总亲自登门拜访，让我这儿蓬荜生辉啊。”他的言语很符合销售的身份，经常奉承客户，说惯了场面话的人都这样。

“肖总，工作上，我是你未来的好搭档，生活上，我可以是你未来的好兄弟，所以应该对我随意些，对待客户那一套就全部免了吧。”我直截了当地说道。

他和秦浩差不多的年纪，穿着很时尚，长得也还算端正，理了个平头，外在显得阳光，不错的形象和气质，但是一举一动中明显多了一丝阴柔，丝毫看不见秦浩身上的那份洒脱。

凡是有点规模的公司，都是办公室政治大行其道的，钩心斗角乃家常便饭，在这夹缝中求生存的人们，不仅需要好的工作能力，还需要比猴还精的随机应变。所以，千万别小看任何一个人，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能留下来的精英，都是有着自己独善其身的本事，更何况，像肖峰这种身居高位的人物。

说心里话，看他的第一印象，我并不太喜欢他，但是眼下，初来乍到，我需要这个人的帮忙。

“高总性格很直爽啊，不错，不错，我就喜欢和你这样的人打交道，我们以后会是很好的朋友。”他绕过长长的办公桌，走过来给我泡茶。

“肖总，你的时间宝贵，我就长话短说了，能和我说说前期产品的开发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吗?”我喝了一口茶问道。

“唉，这个说来话长啊。”他站起身去把玻璃门关了起来，又走回来坐下，表情有些凝重，慢慢地抬起头来看着我说道，“按目前的形势下去，销售渠道很快就要垮掉了。”

“这么严重?”我感到很意外。

“这绝不是在危言耸听。”他停顿了一下，给我添满了空空的茶杯，继续说

着，“前期规划的产品都比较老土，跟不上外观的潮流，而且品质问题频发，品牌形象在客户心中大打折扣，有些客户还天天嚷着要退货。我现在压力山大啊。”

“那这些问题都没人管吗？”我奇怪地问道。

他摇了摇头，十分无奈地说：“跟你的前任反馈过，还是一样没有得到解决，他这次又突然离职，我猜肯定遗留了不少问题需要你来处理，你可要有心理准备啊。还有，最近经常有客户投诉我们产品电池的容量，是不是有偷工减料的情况？你回头帮忙落实处理一下。”

“好的，”我答应了下来，还是有些疑惑地问他，“这些问题你有没向古总反映过？”

“呵呵，反映过啊。这个情况公司是知道的。”他苦笑着摇摇头。

这时，有客户进来找他，我看也不方便再聊下去了，就回到了自己办公室。

正寻思着刚刚肖峰说的那番话，手机铃声突然响起，我看了眼来电显示：老张，人一激动，手一哆嗦，电话没拿稳，差点掉到了地上。

“老张，你好。”我心情紧张得像是在听法院的判决书。

“小高啊，我这两天很忙啊，邮箱已经叫人帮你查到了，发件地址是南山区的一个高档小区。先这样啊，我今天在外面，有新消息再打给你。”他急匆匆地挂断了电话。

我反复推敲他说的话，突然想起了什么，立刻拨打了秦浩的电话。

“老黄好像就是住在南山，对不？”接通后我急切地朝里面嚷道。

“啊？”秦浩被我问得猝不及防的，一下子没反应过来。

“是不是啊？你倒是吭声啊。”我焦急地催促道。

“是的。”他终于很肯定地回答。

“还有，你们公司新来的接替我的那个项目总监好像姓蔡，我有没记错？”

“没错。”

“那我知道了。晚上我请吃饭，你记得多带点钱。”我说完就挂掉了电话。

老黄的公司被董事长收购，然后派蔡家二公子接替我的位子，把我换到 HY 集团担任更大的重任，他不方便出面告诉我，所以暗中通过秦浩来导演了这场戏，是这样吗？只是，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到底是为了什么？

透过明亮的落地窗，我看到天空转暗，大团乌云正朝我涌来。要下暴雨了。暴雨！我的心没有预兆地突然疼痛了一下：惜悦，你到底在哪里？我要怎样才能找到你？

民治大道，路边大排档，烧烤摊。

秦浩拿了串韭菜胡乱地塞到嘴里，自顾自地吃着，连那从嘴角边流下来的地沟油都懒得擦一下。

“最近公司怎么样？新来的蔡二公子还吃得消吗？”我给他倒了一杯啤酒，随

口问道。

“唉，能怎么样？光有学历，没有实战经验，下面的工程师也不服他，项目弄得一团糟。”他吃着东西，含糊不清地说道，“现在短时间内，幸好有老客户在给我顶着，但是再这样下去，我就得被他拖垮了。”

我赞同地点了点头，问道：“你说老黄他们到底是怎么想的？这么大一家公司，也不找个有经验的人来打理？”

“高兄，这你就不懂了。”他终于拿张纸巾擦了擦嘴，又端起酒杯喝完啤酒，打了个嗝，才慢慢地说道，“我都打听过了，收购我们公司的那个老蔡，是做房地产行业起家的，到目前为止资产至少是十个亿以上了。据说那边的事业全部是由他的大儿子在打理，而现在，他应该是想把二儿子培养出来，掌握手机这一块的业务。”

“你的意思是搞了半天，我们都是在陪太子看书？”

秦浩又吃起了东西：“你现在才知道啊？所以千万别小看人家，今天他是来接替你的职位，明天也许他就是你的老板。”

“可是老黄的盘子说大不大，说小也不算小啊，他们就不怕给他整亏了。”我心里替他们担忧。

“我说你，什么时候能把视角提高一些？他们是什么人？常年在商场上摸爬滚打，资产过亿的人，他们考虑问题都是从全局性出发的，培养一个接班人出来，亏点钱算什么？就当是开家公司给小孩当玩具玩一下嘛。”他的话语总是那么犀利。

“嗯，说得也是。”我不得不认同他的观点，但是，又隐隐地感觉到哪里还有不妥，但具体又说不上来。

他又拿起了一串韭菜，张口就塞，然后满是鄙夷地盯着我，口齿不清地嚷道：“尊敬的高总，你能给我解释下，你请客要我多带点钱是啥意思吗？”

“嘿嘿，我这不刚找到工作嘛，下个月才能领到工资啊，经济危机时期，你多担待下。”我可怜兮兮地回答道。

“你真会装，说说吧，新公司有没有上等美女？你先帮忙物色物色，等我哪天有空了可是要上门验货的。”他还是色性不改。

我斜着眼睛瞟了他一眼：“你不怕何富婆知道了，不给你买路虎吗？”

“唉，咱不提她了好不好？而且——”他韭菜还没吃完，又伸手拿了个鸡翅，啃了一口说道，“对于她，我又有了新方案。”

“什么方案？说来听下。”我一下子来了兴趣。

他故意夸张地咳嗽了一声，清了清嗓子说道：“那天晚上你也看到了，欲擒故纵的效果还不错吧？我打算再加把劲，五天之内不再和她有任何联系。”

“好啊，”我拍手叫好，“有志气！只不过，这五天你怎么熬得过去？”我很是

替他担心。

“天涯何处无芳草，以我这英俊潇洒、玉树临风的形象，难道找个美女陪我五天时间都找不到吗？”他的语气相当猖狂。

“嗯，那确实。要不——”我看了看旁边不远处临桌的一个女孩，冲秦浩使了个眼色，“今晚你就地取材？”

“小菜一碟，只不过——”他仔细地看了看那女的，然后胸有成竹地对我说道，“待会儿我要是把她约过来跟我们一块吃烧烤，今晚的单……”

“我包了。”我豪情万丈。

“爽快！”他猛喝了一口酒壮了壮胆，站起身走了过去。

那是一个长相清纯的女孩，五官十分秀气，化着淡淡的妆，长长的睫毛，一双忽闪忽闪的大眼睛望着远处出神，目光中带着一丝忧伤，独自坐在那里。那神情落寞的样子，让人禁不住心疼。

我调整了一个舒服的坐姿，翘首以待，我倒要看着，秦浩要用什么样的方法，把她这种良家少女骗过来。

“美女，你是在看马路对面那辆奥迪 TT 吗？”

那女孩听到声音后回过神来，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含着惊讶，带着羞怯，看着秦浩很有礼貌地回答：“是啊！那是你的吗？帅哥。”

秦浩摇了摇头说道：“不是的，不过我也一直在看。你看咱们这么有缘，不介意我坐下来陪你聊聊吧？”

我差点一口啤酒喷射而出，无耻的秦浩，这样搭讪也行？

“好啊，不介意。”看得出来，那女孩很有素养。

“美女，你是在睹物思人吗？表情看起来如此忧伤，让见到的男人都忍不住爱怜。”秦浩开始进攻。

“呵呵。”她笑了笑，没有回答。

“唉，关于忧伤，那可是个古老的话题。”秦浩停顿了下，指了指我的方向说道，“我有个好哥们儿，那可是忧伤专业户，他的忧伤历史悠久，据说自从唐朝时期就开始了。”

“哈哈。”那女孩终于忍不住大笑起来，一双大眼睛好奇地看向我。

这秦浩也太阴险了，说好了他自己出马的，竟然又扯到我身上来了，我只好大大方方地迎上那女孩的目光，朝她举了举杯算是打过招呼。

“其实，他也和你一样，经常盯着路边白色的宝马 523 睹物思人。我想，你也一定对那个帅哥很好奇吧？如果美女不介意的话，要不，咱们移步到那张桌，我们三个人共同探讨忧伤这个深奥的话题如何？”秦浩说完站起身，顺手从身边凳子上拿起那个女孩的包，递给了她。

那女孩犹豫了一下，但还是站起身跟他一起坐了过来。

就这样，秦浩轻而易举地把那女的哄到了我们这桌，然后狂点了一大堆鱿鱼、生蚝等海鲜，让我直接经济损失突破了六百元大关，害我肠子都悔青了，自责了一个晚上都没睡着。

这就是所谓“不怕比猪还蠢的队友，就怕比猴还精的兄弟”。

上班的日子过得很快，转眼几天时间就过去了，我对公司的情况也渐渐熟悉，于是决定着手调查肖峰反映的电池容量不足的问题。

我找到了之前和电池厂签订的商务合同，还有订单记录、交货明细以及工程师确认的样品实物，终于发现了一些问题。

我想先找采购经理张丽丽打听点情况，这是一个外表干练、办事雷厉风行的女人，据说还是公司的元老级人物，刚成立就进来了，属于企业的开荒牛这一类人。

我一向对这种人都是比较敬重的，因为能陪伴着一家企业，风雨同舟走过来，不知道要经历多少艰辛，实属不易。

“张经理，我有些问题想向你请教，不知道你有没有空？”我敲门走进她办公室，一脸的谦卑。

她的神情微微有些惊讶，随后看向我的眼神里透着一丝隐隐的冷漠，不冷不热地说道：“高总言重了，请坐吧。”

看来我的谦逊，并没有给她带来什么好感，我只好硬着头皮问道：“张经理，关于最近销售那边投诉电池容量的问题，我想从你这儿了解点情况。”

“呵呵，高总是想怎么了解呢？相关的资料我记得昨天就叫人整理好给你送过去了。”她往后靠着座椅，双手抱胸，一副居高临下的样子。

我心里不由得生起一股无名火，好歹我的职位也在你之上，这种态度对我，是仗着元老的身份倚老卖老吗？

但我还是忍了下来，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看着她缓缓说道：“正因为我查看了你们提交的资料，才发现一些问题，能不能跟我说说，我们公司签的报价单上的容量，和交货的实物明显不相符，这是为什么呢？”

“有这种事？我怎么不知道？再说了，关于商务的确认，采购订单的下达，公司都有严格的审批流程的，由采购部制单，项目总监审核，再由古总最终审批签字的，你这样说是什么意思呢？”她的语气咄咄逼人。

我苦笑着摇了摇头，不由得在心里骂道，这死女人绝对是老公长年不在身边，内分泌严重失调，所以跟个刺猬一样。我碰了一鼻子灰，看这架势从她嘴里也问不出什么东西来了，就懒得跟她一般见识，回到了自己办公室。

26.
触及利益

大约半小时后，办公桌上的内线电话响起，古总叫我去他那里。

我赶过去的时候，销售部的肖总，采购部的张丽丽，还有品质部的袁工，都已经到了，坐在沙发上都一声不吭。

“古总，您找我？”我走了进去，随手关上了门。

“嗯，高总，你来得正好。”他抬起头来看了看我，仿佛有一种光亮从额头上散发出来，“听说我们公司的电池出了问题？”

“是的，我也是听销售那边反馈过来的信息才知道的。”我如实地回答。

古总点了点头，一双深邃的眼睛转向肖峰，盯了半晌，就是不说话。

很快，肖峰就坐不住了，向前倾了倾身子，对古总说道：“呵呵，那个，我也是隐约听到下面的销售经理有说过此事，您稍等，我们问下他具体是什么情况。”然后拿出手机，急忙地拨了个号码，把人家叫了进来。

“那个，你上回不是说有客户投诉电池容量不足吗？到底是怎么回事？你给古总具体描述下。”肖峰一脸焦急地对进来的那个人说道。

“啊？有吗？”那人刚一进来，看到这阵势，一下子竟然没有反应过来。

肖峰霎时脸色苍白，额头上开始渗出大滴汗珠。

“哦！想起来了！”不愧是肖峰手下的得力干将，都是猴精猴精的，他一拍大腿，猛然记起，张口就对大家说道，“是这样的，东三省的几家客户确实是有向我们销售这边投诉这个问题，我当时也跟品质部和售后部都反映过。对了，肖总您应该也是刚刚才知道这个情况吧？”

“就是嘛，刚才古总突然问起，我都不知道到底咋回事。”他用手擦了擦额头的汗水，舒了一口气。

都是一流的演员，不去演戏太可惜了，我就搞不懂，一个这么简单的品质问题，他们干吗搞得这么大张旗鼓？

古总幽幽地开口说道：“嗯，这个问题呢，既然反映上来了，那我们肯定会

尽快解决和处理好的，高总和张经理，回头我们找供应商开个碰头会吧。”

“好的。”

“今天，我在这里再强调一点，公司有公司的规章制度，各部门要各司其职，凡事都要按流程来进行，比如今天电池的事情，就应该是由品质部直接去牵头处理好的，而不是要惊动项目总监去调查。高管有高管需要做的事，芝麻绿豆的小事就让下面的人去处理吧。高总，你说呢?”

他这冠冕堂皇的一席话，让我无从反驳，但我总隐隐觉得有些不对劲，首先是张丽丽对我的调查嗤之以鼻，随后又是古总的兴师动众，他们为何都如此敏感?

我回到了自己办公室，反复查看着报价单和订单资料，思维渐渐变得清晰，一个真相慢慢地浮出水面，两个不同容量的电池电芯，差价一般都在几块钱人民币，公司商务确认的和下出去的订单都是高容量，而交过来的成品都是低容量。那么，中间的差价去哪里了？就按一块电池两元钱的差价，一台手机标配两个电池，每月出货按 50 万台算，这笔如此巨额的利益都去哪儿了？

我疲惫地向后靠在了大班椅上，突然莫名地感到后背发凉，一股寒气凉飕飕地冒了上来，职场如战场，我这一个不小心就触到了他人的利益，幸好察觉得早，不然怎么栽的都不知道。

我紧锁眉头，惆怅地望着窗外的乌云，心里同样阴霾沉重。我喜欢单纯，讨厌复杂，每当在职场遇到这种烦心事的时候，都会无比厌恶，本能地逃避。如果能给我一个宽松宁静、简单开心的工作环境，我宁愿工资低点也无所谓，只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不曾想一踏入 HY 就遭遇了这样复杂的问题，对于尚未对公司有必要了解的我来说，这确实是棘手的。古总摆明了不希望我介入此事，尽管说得冠冕堂皇，但说到底，这是我的管辖范围，也是我必须解决的问题。那么董事长是否听闻过这些情况？不大可能全然不知吧？那么前任的离职是因为他是造成这局面的人之一，还是说他应付不了，选择躲避，所以才会突然离职……越想越觉得头大，心情愈加烦闷。我有些不耐烦地把资料扔到一边，盯着窗外的天空发呆。

思忖再三，我决定暂时停止调查电池的事情，等我在公司立稳了脚跟再说。

我选择隐忍，只希望，不要树欲静而风不止。

下班时间很快就到了，心情不好，懒得加班，我急匆匆地拿起包下楼取车。

刚驶出地下停车场，大雨滂沱而至，黑夜陡然来临。雨刮器在拼命摇摆着，城市的霓虹在雨水的反射下显得分外绚丽。

我夹在车流中麻木地握着方向盘，直视前方。直到前面有车突然停下，我猛然一脚刹车才蓦然惊醒。四处张望一下，这才发现，在不知不觉中，我已经驶在了滨海大道上。不远的前方就是我们曾经相遇的地点。

我默默地将车停在老地方，眼睛盯着后视镜，期待着透过模糊的水帘，那辆

车会再次突然出现。

惜悦。你会来吗？

同样的如注大雨，同样的夜晚，不同的是，那辆车不在。那个肌肤如雪般光洁的女人，带着百合的清香，闪动着水汪汪的美丽眸子，就像是一幅画，在我眼前晃动着，我似乎仍能闻到她淡淡的体香，却又恍若隔世。

我静静地盯着后视镜发呆。直到眼球开始发疼，惜悦始终没有出现。恍惚中，我甚至开始怀疑那一个夜晚是不是真实的，惜悦是不是真实存在过？

车里的温度有了些许变化，一层薄雾悄悄地蒙在了挡风玻璃上。我伸出手指，一笔一画地在上面写字，是那么全神贯注，仿佛汇集了我全部的心血：惜悦。

指尖划过的水雾集成水滴，顺着挡风玻璃往下滑去，仿若我隐忍的泪水，轻轻落在因思念涨得紧绷的心上，只那么轻轻一滴，砸得生疼。

你说过我还有将来！更适合我的那个她，一定还在什么地方等着我！我要趁早收拾好心情准备迎接她的到来！然而，这个她我已经找到了，心情我也准备好了，可是你却把她带走了。

你让我把忧伤抛在脑后，敞开心灵，好好生活。我已经敞开了心扉去迎接你，想和你一起好好生活。

当我将你紧紧抱住，仿佛一松开你就要消失时，你说我不必这样，我们来日方长。

你离开的那个清晨，我分明看到了你眼中的依依不舍和眷恋。你是否也像我一样，想和我同乘一叶轻舟，划过这欲望之都……

你难道就这样消失了？放弃了我们的来日，当你深情注视我的那一瞬，我的魂魄已被你吸走，你难道就这样带着我的魂魄，只留下我的躯壳苦苦守候？

惜悦，你到底在哪里？

你可知道我在想你？

2012 年世界末日马上就要来临了，我不怕等到世界末日，我就怕末日来了，可你却没来！

听说下地狱的感觉，会非常非常痛苦。可我不怕下地狱，我就怕下到地狱里才发现，地狱里面没有你！

惜悦，你可知道？

自从喝了你用爱情酿的酒，如果没有续杯，我情愿渴一辈子！

一辆辆汽车从我身边飞驰而过，望不到头的无数车尾灯，汇成了一条红色的河流，将这个城市紧紧缠绕，没有起点，没有尽头。我突然怨恨起这个城市的繁华与喧嚣了，它用钢筋水泥铸起的冰冷淹没了我的惜悦。

而我该到哪里去找你？

“我会用我的爱温暖你的曾经，相信我。惜悦。”

你写的这句话，我闭着眼睛都清楚每一道笔画。

我不相信你的出现是上天给我的惩罚。

我想你！

惜悦……

不知在雨水中浸了多久，不知这雨还要下多久，我的惜悦始终没有出现。

她不会在这时出现了，我想。

可是，无论你在哪里，我一定要找到你！我不相信你就这样消失了。我不相信在你将一缕阳光洒进我空荡沉寂的生活后，又让我的世界沉入灰暗之中。

我重新启动了车子，向左打转方向盘，冲上主道。

我追随着前面的红色尾灯，玻璃上朦胧的水雾在空调的作用下，开始慢慢地消失，一切渐渐清晰起来，我睁大眼睛望着眼前的这一切，突然觉得非常迷茫。

我要去哪里？

打开了车上的 CD，那熟悉的歌声又在耳边响起：这座城是片繁华沙漠，只适合盛开妖艳霓虹，悲伤的人们满街游走，打听幸福的下落……

我听着歌曲，丝毫感受不到这个城市的温度，也看不清行人的表情，或悲？或喜？

雨幕中，车流如织，行人匆匆。霓虹灯泛着陆离的光晕，淹没了这个城市所有的悲欢离合。浮华的背后，掩盖了多少男女的辛酸泪水？

这是个只适合贩卖青春的城市，或许爱情只是青春的奢侈品，终究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事。

车子顺着惯性的轨迹，还是被我漫无目的地开了回来。

我将车泊在车位，却不想直接上楼。顺着车库的消防梯，走进小区的院落。

雨停了，湿润的空气扑面而来，抚过我表情僵硬的脸颊。

地下的积水泛着流动的光环，映着我孤单的身影。

举目望去，一盏盏柔和的灯光点亮着四周高楼的窗户。属于我的那一盏却没有一丝光亮，像一个冰冷的格子等待着我的归来，和我毫无生气的人生。

头一次，我不想回去了。

我突然发现，我在这个城市没有家。那个黑洞洞的窗户后面，只是一个可以睡觉的地方而已。

我想去有你的地方，我在寻觅我的归途。

惜悦！

你会不会就在不远的地方，一个我看不到的角落，也在看着我、想着我？

我的脚步踌躇、沉重，仿佛缺少勇气。

夜，目睹、包容着我的脆弱和悲伤，看着我迈着无可奈何、几乎有些蹒跚的步履向深处走去……

手机铃声忽然响起，屏幕的闪烁显得十分刺目。

最近我和你都有一样的心情
那是一种类似爱情的东西
在同一天发现爱在接近
那是爱并不是也许
可不要忘记你要相信你自己
给我一些类似爱情的回应

自从遇上惜悦那晚，我就把铃声换成了《类似爱情》。我多少希望某一天打过来的会是惜悦，而现在，来电却显示是小花。

“小花，这么晚了怎么还没睡?”

“高寒……”电话里的沉默仿佛雨季一样漫长。

“我们还会是好朋友，对吗?”她终于开口，语气迟疑。

“当然是啊，我们一辈子都是。”我很认真地肯定道。

夜很静，小花舒气的声音毫无节奏，没有掩饰地传了过来，一如她一贯不善掩饰的表情。

又是一阵沉默过后，她才好不容易艰难地吐出几个字：“可……可是……”声音弱弱的，有些胆怯，又似在思考，或在给自己积蓄力量，于是我听到她略微颤抖的声音再次响起，“我记得你说过，你想有个家。”

“是的，我说过。”

“那现在……还想吗?”小花的声音满是期待，我似乎看到她那纯净的目光，正眼巴巴地看着我。

我瞬间失语，不知道该怎样回答。面对一个单纯如小花的女孩子，再好的口才，再美的词汇，都显得那么苍白。我该说什么呢？或许说什么都是错。我期待着惜悦而疼痛的心，盛不下太多。又正是因为懂得，才更加怜惜此刻与我相同境地的小花，而我，又能给她什么呢？任何暗示和空虚的承诺，都是一种罪过。

因为，承诺本来就是男人与女人的一场角力，有时皆大欢喜，大部分的情况却两败俱伤。

“小花，你明天不用飞吗?”我沉吟片刻，只好转移话题。

“睡不着。”她的声音突然大了一些，仿佛下定了决心，“高寒，你知道吗?这几天不是我不想理你，而是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你。老实说，这是我第一次爱上一个人，心里说不上来的感觉，总是时不时会有点害怕，既怕得到你，又怕失去你。所以，你是能理解我的感受的，对吗?”

她的话，听得我心中猛地一颤。

爱情从希望开始，由绝望结束。我之前给了她希望，但是，要怎么狠下心去让她绝望？

倘若，再不让她死心，她承受得了这些伤害吗？只怕会被我伤得体无完肤。

我决定跟她实话实说。

如若只是喜欢，何必夸张成爱。

“小花，我……”

“你什么都不要说了，”她的语气开始激动，“我知道你想说什么，再给我一点时间，好吗？”说完直接挂断了电话。

我躺在床上，电话里嘟嘟的忙音恰如我此时杂乱的心境。我木然地保持着听电话的姿势，大脑一片空白。手机灯光熄灭的一瞬，心情坠入黑暗。

猛然间我发现自己的生活一团糟。

我为惜悦而痛苦，小花为我而伤神。

为什么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会是这样错综复杂，剪不断，理还乱……

风轻轻地吹着窗帘，黑夜像个沉睡的婴儿，又像一片不被污染的森林，寂静得出奇。摇摆不定的城市，将所有的棱角淹没在无尽的黑暗之下，在夜的孤寂中慢慢陷落。

不知道是过了多长时间，我终昏昏沉沉地睡去。

27.
这潭水好深

早上醒来的时刻，头痛欲裂，不知是因为昨晚没睡好，还是昨晚发生的事情。或许，此刻的我，只能通过工作去让自己过得充实，才能减少烦恼了。

赶到了公司楼下的时候，正巧碰到肖峰和张丽丽在等电梯，于是一起走了进去。

张丽丽今天化了浓妆，和平常判若两人。

不知道为什么，她看我的眼神总是那么复杂，中间还透着一股莫名的敌意。

“我这儿有客户刚送过来的上等铁观音，不知二位有没兴趣一同品尝?”出了电梯门，肖峰浅笑着问我们。

“我就不去了，还有好多事要忙呢。”张丽丽勉强笑了笑。

肖总点了点头，仿佛意料之中，然后转头看了看我：“高总，你呢？不会也那么忙吧?”

“哈哈，肖总真够意思啊，有好东西乐意拿出来和大家分享，我也就恭敬不如从命了。”我跟着他一起进了办公室。就算是他不邀请，我也要去找他。

他将包扔到了自己的大班椅上，走过去打开了窗，一阵清风吹了进来，让人感到无比凉爽。

茶几上摆着一套红棕色的紫砂茶具，那种一壶三杯的，外加一个紫砂的茶盘，看起来很精致，显示出主人的品位。

电炉上的火咝咝作响，肖峰动作娴熟，温具、沏茶、冲泡，右手上的水壶忽高忽低，神情专注，略带笑意。转眼间，便有一股茶香飘来，沁人心脾，围绕在我们身边，令人神清气爽。

“高总，请喝茶。”

我端起茶杯，放在鼻尖闻了闻，水汽氤氲，轻轻一晃，香气四溢。浅尝一口清亮的茶汤，涩涩的，带着清香，微微的苦，回味甘甜。

“好茶!”我不禁夸道。

“哈哈，没让高总失望就好。”他笑得很开心。

我喝完手里的茶，放下杯子说道：“肖总，昨天的事给你添麻烦了。”

“呵呵，”他对我的话充耳不闻，一双眼睛饱含深意地看着我，“果然没有看错人啊，这好茶，就得要高手才品得出来。”

我又端起了第二杯，轻轻嗅着，这时的我看上去应该是一脸陶醉。我盯着茶杯缓缓开口：“茶喝三道，第一道，苦若生命；第二道，甜似爱情；第三道，淡若轻风。”

“哈哈，说得好！”他大声地赞赏道，突然话锋一转，“有时候，表面上看是麻烦，但是如果解决好了，说不定就变成了好事，高总，你说对吗？”

“呵呵。”我笑了笑，没有回答。一大早找我喝茶，一定不只是喝茶这么简单吧？

果然，他放下茶杯，盯着我一脸期待地问道：“高总，你这新官上任三把火，何时开始烧啊？我可等着你给我带来好的转机啊。”

“哦？”我迎着他的目光，带着探寻和淡淡的笑意，“那肖总的意思我该如何？”

“高总是高人，何须我指点？倒是今后需要高总多多关照、提携小弟。”肖峰的话接得很快，仿佛是千百次答疑客户一般，不需要思考，话就本能地从口里流出来。

“何以见得？”我继续盯着他，仍有不甘。

“哈哈，喝茶，喝茶，高总对茶颇有研究啊。”他话锋直转，没有过渡，轻轻地放下手中茶杯，温吞吞地坐直了身子，眼神带着一丝玩味飘移，看向别处，避开我探寻的目光。

我喝了一口茶，表情若微醉一般盯着眼前的茶杯：“肖总离我这么近，就不怕我将火烧了起来，一不小心引火上身，还波及你？”

“哈哈，不怕不怕，我天天喝茶，随时有水灭火，哈哈哈……”他爽朗地笑着，只是那听似爽朗的笑声中缺少坦然，反透着一丝商人的圆滑和狡诈。

我将目光从他的脸上转回到手中的茶杯，品着他的话。他的意图越来越明显了。短短几日，从一开始貌似推心置腹地交流公司的重大问题、昨天在古总面前佯装不知，到今天的喝茶，可谓用心良苦。他的目的也清楚了，无非是希望我介入调查，将火引发，这样既解决了他的销售问题，又不伤及自己的利益。以目前的局势，销售额的大幅下滑将是不可遏制的。重点还在于，他可以隔岸观火，坐享渔翁之利罢了。这种人，关键时刻绝对靠不住。

一个正常渠道的销售反馈出现这么大纰漏的质量问题，对此追查并解决本是刻不容缓的事情。现在绕了无数的弯，遮遮掩掩，像是一个雷区，肖峰兜兜转转希望我去做这个引爆导火索的人，这说明 HY 集团的内幕还有很多，形势远比我

想象的要严峻，他肯定还有很多事没有说出来。越是这样，公司的这潭水越深，我越加不能轻举妄动。否则，引火烧身怕还是轻的。

那么，我该怎么办？

我回到自己办公室，有些忧心忡忡。从目前看来，公司形势非常复杂，仿佛还有着一股特殊的势力，模糊的影子开始清晰，我想渐渐都要浮出水面了。

处理邮件，审核订单，我有些心不在焉，也感觉到一丝不适应。过了许久，才回过味来：原来以前很多烦琐的事情，都是小艳去替我整理和完成的，所以，我还能经常跑去秦浩办公室吹牛，说笑。于是乎，开始了怀念。像是一段苍凉的岁月，那些一起走过、闹过的人们。

无聊地摆弄着手里的电话，不自觉地，我找到了秦浩的号码，拨了出去："耗子，在哪里？"

"在公司窝着呢。"他的声音听起来无精打采。

这可是一件稀奇事，平时哪次打他电话不是像嗑了春药一样，今天这是怎么了？

到底遇上了什么扫兴的事啊？我压抑着内心的喜悦，朝电话里问道："你怎么了？声音听起来这么有气无力？"

"唉，别提了，我不想说。"不知道为什么，他越是这样说，我听着就越兴奋。

"到底怎么了嘛？吞吞吐吐的，这可不像秦大爷的作风啊。"我想知道实情的心情更加急迫。

"我不是跟你说过，这五天时间根本不理何娜吗？"

"是啊！然后呢？她生你气了？"我有些疑惑地问道。

"这五天时间，足足五天时间，我屏蔽了她的短信，设置了她的来电拒接，QQ 隐身，微信根本不上线，断掉了和她一切的联系途径。谁知道……"

"怎么了？"我的心也不由得跟着他一阵紧张。

"谁知道，她这五天竟然从来没有联系过我！你说这是什么世道？"他的声音近乎咆哮。

"哈哈！"笑死我了！满脑子的烦恼，突然一扫而光。

"那你打算怎么办？主动去找她吗？"我装作挺替他着急的语气，来掩盖我的幸灾乐祸。

"你也太小看我了吧？我是那么没出息的男人吗？"他还死鸭子嘴硬。

"嗯，不错，有骨气，赞一个。那么，晚上我请你吃饭吧，安抚一下你受伤的心灵？"

"哦，"他听了丝毫没有往日的兴奋，"不浪费你钱了，省得你又心疼，我晚上还有事。"

“什么事?”

“去机场。”

……

好不容易使招欲擒故纵，还没来得及沾沾自喜，就被人将计就计了，现在又要厚着脸皮回去求人家，这样的极品人物，实在是让人抓狂。

像他这样的二货，在谍战剧里，最多只能活两集。

我恨铁不成钢地骂了他几句，刚挂完电话，张丽丽敲门走了进来。

“高总，这个订单麻烦签下字。”她一改之前的高傲和强硬，表情略显迟疑，眼神中还有一丝不安。

我仔细地核对着数据，一下子就发现了问题，于是指出来问她：“这个数量明显不对，是怎么回事?”她的脸色暗了下来，嘴巴张了张，然后心虚地说道：“上次下单的时候不小心疏忽了，少下了数量，为了齐套，所以这次补上。”

难怪 PMC 部发邮件说这个项目物料不齐，无法排产，原来是她的粗心大意导致的。

“你最近很忙吧？注意身体，下次还是要当心点。”我不再多问，直接在订单上签好了名字。

可能是没想到我签字这么爽快，她明显有些意外，嗫嚅着还想说什么。

大概是她表情中多了些许的柔和，我这才注意到，其实她面容姣好，五官很是耐看，尤其是一双眼睛，十分明亮，看上去三十出头，干练的气质中透着成熟女人的味道，只是在自信从容中有一丝羞愧。

这也许是跟她好强的性格和对工作严谨的态度有关吧。

“怎么了?”于是，我的声音也变得轻柔了。

“没，没什么，那我先出去了，谢谢。”她转身的时候碰到了椅子，本能地伸手去扶，表情有些尴尬。

我朝她笑笑。相比起她的忙乱，我是友好而平静的。

毫无疑问，这是个外向的女人，她的讶异不光写在脸上，身体语言也表现得这样明显。相对于我上次去她办公室时，她所表现的强硬和倨傲，我巨大的反差一定是她始料不及的。

而我，除了不记仇，不公报私仇，更不跟女人较劲。

她也回以微笑，只是表情配合得不够协调。离开的时候，我发现其实她除了容貌上等，身材也还相当不错，白色的衬衣托出挺拔的胸部，一条牛仔裤绷紧了匀称的大腿和翘臀，扭动的腰肢称得上曼妙。

去掉了那一层强势，这本是个漂亮的女人，我很想告诉她这一点。

继续埋头沉浸在那堆看得我头疼的报表中，继续思考着该如何在这复杂的局势中展开工作。直到肚子抗议，才发现夜幕悄悄降临。

办公室的人都走光了，楼道里很安静。没想到在电梯口又遇到了张丽丽。

“这么巧?”我主动打了招呼。

我的声音吓了她一跳：“高总……你这么晚回去呀？我刚整理完那些订单。”

“呵呵，今天我也事儿多。”

电梯缓缓下降，一股淡淡的香气萦绕在这个狭小的空间，一种暖暖的味道弥漫开来，气氛顿时变得微妙起来。

“你住哪儿?”我轻轻咳嗽一声问道。

“民治。”

“那么巧？我住书香门第。”

“是吗?”她盈盈一笑，回头看向我，或是因友善和轻松，目光中透出了些许风情。

整个大厅很安静，张丽丽的高跟鞋敲击地面的声音很是夸张。

“你怎么来的?”到了门口，我主动询问。

“我坐公交车来的。”

“那我送你吧，正好顺路。”

张丽丽没有客套。

晚上的车不是很多，交通顺畅。我一时找不出合适的话题，车里的气氛略有些尴尬。于是我放了一首轻音乐，缓解车里的那一丝沉闷。

“张经理老家哪里的啊?”我打破了这样的沉默。

“湖南益阳人，你呢?”

“那我们是老乡了，益阳可是个好地方啊！山水特养人。”

“哦？这话从何说起呀?”她饶有兴致转向我，歪着脑袋问。

“我们那有句民谣，叫作益阳的妹子都长得不错，是出了名的美人窝；益阳的妹子不用挑，个个都是水蛇腰。”

“哈哈，”她开心地大笑了起来，“为什么我没有听过呀?”

“因为那时你还小，没有长大。”

说这话的时候，我看着前方，却在余光中看到张丽丽笑靥如花，感觉上和我之前判断的一样，并不是一个有心机的女人。

车内的气氛开始变好。车窗外，街道两侧的路灯，仿佛模糊的火团急速向后退去。

“高总——”坐在身旁的张丽丽，突然开口，却又没了下文。

“有什么指示说吧。”我稍稍瞄了她一眼，看到了她的犹豫，带着玩味淡淡开口。

她扑哧一声笑了。

“我没想到你这人还挺好打交道的。”这回她说话利索了。

“这么机密的事情你是怎么知道的?”我扬扬眉，以示我的惊讶。

她斜着脑袋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你知道吗？刚开始我对你的印象一点都不好。”

“为什么呢？是因为我长得不够帅吗?”我翻下遮光板，做照镜子状。

“不是啦，”她的语气轻松起来，“就是因为你长得帅，而且还那么年轻，我就觉得你工作能力估计不怎么样……”她打住了。

我猜她若不打住，下面该冒出来的就是绣花枕头这类的词。

“那个……以为你是哪个股东的亲戚关系进来的呢。”她估计有点不好意思了，赶紧修正一下。

“那现在呢？不这样认为了?”我淡淡地笑着问道。

“嗯。”果然是个性格直率的人，她没有留什么悬念，“今天找你签字，本来以为你会借机为难我的，但是你没有，我还挺意外。再加上这几天工作上的接触和了解，看得出来你这个人做事还是挺沉稳的，属于实力派。说实在的，现在像你这么好条件的年轻人，大多数都跑去当花花公子了，很少有像你这种能安心上班的。”她冒出一大串，像是在对一个熟人聊天，之前的芥蒂不复存在了一般。

“唉……”我长叹一声。

她诧异地盯着我：“我说错了?”

“其实你不知道，我也不想这么辛苦啊，主要是汇仁肾宝涨价太快了，得不偿失啊。其实我的内心是多么希望能去夜总会当个少爷啊，不用早起上班，每天面朝富婆，春暖花开。”

“哈哈哈哈，你真有意思。”她忍不住笑了起来。

28.
姜还是老的辣

我们很快就到了，我把车停靠在了路边。

“谢谢高总，明天见!”她莞尔一笑，转身推门下车。

我听到她一声尖叫，整个人随即朝旁边摔了下去。

我立刻跳下车去，跑到了另一侧，看到张丽丽倒在地上，一脸的痛苦。

“你怎么样?”我没敢立刻扶她，先观察着她的状况，随即伸出手去，“能起来吗?”

“好像是有个小石头踩滑……哎哟，我的脚好像不能动了。”她带着隐忍的哭腔说。

张丽丽的脚套在起码十厘米的细高跟鞋里，此时，两只脚都严重扭曲着。我伸手轻轻扶起她的脚放平，刚一碰到左脚，她立马惨叫。

“我送你去医院吧。”话一出口，觉得有点不妥，“要不打电话叫你家人出来，一起送你去医院吧。”

“不用，我老公在外地。”

“那我送你去。”

“应该没那么严重，我还没吃饭呢。我想先回去。”路灯下，她的表情可怜兮兮，泪水盈在眼眶。

“能起来吗?”

“我试试。”

我将她拉起来，扶着她的左臂。她试探着动了下受伤的脚，才一沾地，就弹了起来。

“能走吗?”

“应该可以。”她抓着我的手臂，往前跳。才跳出两步，我马上阻止了，那么细的高跟，用不了几下，估计那只脚也废了。

“我抱你回去吧。”略微犹豫了之后，我说。

张丽丽有点不好意思，但似乎又没有别的选择。

“真不好意思，我家在四楼，没电梯……能行吗？”张丽丽的脸都红了。

“好吧，就当我一周的锻炼指标吧。”

我将车停好，锁上，再次来到她身边。将她抱起的时候，张丽丽本能地用手勾住我的脖子。一股温热气息划过我脸颊的同时，她胸前的柔软紧紧贴在了我的身上。

我顿时傻了，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我打了个激灵，同时看到她脸一红，明显也感到了有些不自在，随即试图调整下身体的角度，岂知这样的调整，让胸前的接触面更大。我感觉到不好意思的同时，发现怀里的张丽丽身体一僵，不敢再动了。

我只好硬着头皮抱着她走进单元门，开始爬楼。每上一步，身体自然的前倾都清晰地感觉到张丽丽胸器的摩擦，禁不住身体有了本能的反应。我担心让张丽丽意识到大家尴尬，就把双臂往上收一点，这样一来，胸前就靠得更紧了。

我很恼火，往下不是，往上也不是。我靠！这也太考验人了吧？我不是柳下惠，温香软玉在怀，任何一个正常的男人都会有反应。

我简直都不敢去看张丽丽，却能明显感到怀中的身体不再僵硬，温顺柔软地紧紧贴着我。这实在是太折磨人了。这要是雷锋，他这段日记该怎么写？

仿佛一个世纪过去，这四层楼在我心猿意马、恼羞成怒、默默问候高跟鞋发明者祖宗、万分后悔今天加班的复杂心情中终于爬完了。

我气喘吁吁地将张丽丽在客厅中放下的时候，感觉放下的是一颗炸弹。有点不好意思直视她，余光中，我看见她轻垂着头，一脸的娇羞。她说谢谢的时候，眼睛躲闪着抬起看向我，目光闪亮，满目风情。手指无意识地拨过掩耳的碎发，丝丝落落地扬起、落下。

“家里有没有红花油之类的药？需要我去买吗？”我尽量控制好自己的语气，打破尴尬。

“有，不用的。谢谢你，高总。”张丽丽的声音跟之前大不相同，无比柔顺的样子。

“需要我帮你去找出来吗？”我还在努力让自己的声调没有丝毫反常。

“不用的，谢谢高总。”

“好，有什么需要再给我打电话。先好好休息吧。”

说完向外走去。

回到车上，竟然发现自己紧张得全身瘫软，仿佛刚刚从前线撤退回来。

虽然有些尴尬，但总觉得张丽丽的伤跟我有关，所以，接下来的几天，我都接她去上班，下班时间合适的话，也顺便送一下，但并不过于主动，她换上了平跟鞋，不需要搀扶，省去了我的不自在。

而张丽丽见到我，总是露出一副开心的样子，跟我越发熟络，话也多起来。路上短暂的时间里，我倒是了解到不少公司的情况。比如古总是公司的二股东，她原是古总的秘书，分管人事等几个部门的另一名副总去了印度，肖峰最早是公司的经销商出身，陈姐的老公在政府部门任职……张丽丽果然是公司的老人，五花八门，无所不知。对于初来乍到的我来说，这些信息可以说是弥足珍贵的，特别是对如此复杂的公司背景的了解确实是太需要了。

只是，她偶尔的目光中总是有意无意地透出一层羞涩和深意，仿佛揣着只有我们俩才能意会的一个秘密似的。这让我很不舒服，也不喜欢这样的感觉。偏偏又不能去解释说明什么，很是恼火。于是，便想等她脚伤好了，这份暂时的接送工作将会渐渐结束。我不想给任何人误会与错误的暗示。

这天上午，正准备泡一杯咖啡提提神，古总秘书敲门进来，叫我去一趟古总办公室。

我收拾了一下手上的东西，很快走了过去。

今天的古总表现得很热情，招呼我坐下，泡上了茶，然后开始有一搭没一搭地聊起了家常。从我的学校、之前的工作、非洲的风土人情、上次应聘时对我的点评到来公司这段时间的工作情况……

他的身体显得很清瘦，可声音却非常洪亮，侃侃而谈。

我不动声色，凡有提问，静静回答，一边暗自思忖：今天找我来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呢？从上次他叫我去办公室查电池一事以来，我对他也算是有些基本判断了。我慢慢等待着，等他最终绕到正题上来。

“小高啊，上次那电池的事查得怎么样了？”他终于开始切入主题。

“古总，我已经按照您的吩咐，交代下面品质部的人去处理了，暂时还没给我结果。”我回答。

“嗯，”他颔首微笑，“小高啊，你是我招进来的，公司的发展还有许多重要的工作等着你啊。”

“谢谢古总给我机会！”我赶紧致谢。

我没想到的是，刚接触主题，他便马上跳开了。仔细回味一下，他的话都找不到一丝纰漏，这打太极的功夫很是了得，说出来的话都意味深长。

“现在楼下停车场收费好像都涨到 800 块一个月了吧？”他问得似乎漫不经心。

“是的。”

“嗯，这样，”他顿了一下，“我等下给财务打个招呼，以后你的停车费公司给你报销了。”

“谢谢古总。”甜枣来了，这算是给我不再介入调查电池事件的回报吗？

“小意思。”他微微一笑，“年轻人，好好干，以后前途无量啊。”

“我努力，古总。”

“长这么帅，有女朋友了吧？”他话锋一转，秀出标准长者风范的关心。

“……算是有了吧。”我不想说没有，只是我的女朋友现在不在我身边。

“准备什么时候结婚呀？”

“这个暂时还没打算。”

“婚房都准备好了吧？”

“……也算是有了吧。”

“也就是说房子不是太满意喽？”他很容易就从我的话中总结出要点。

“呵呵，我在梅林关有一套很小的房子。”

“嗯，只要你跟着公司好好干，换一套满意的房子结婚，这其实都不会是什么问题，呵呵。”古总看着我的眼睛慢而清晰地说，“我对你的能力还是有期待的。不要让我失望哦。”

“我会努力的，古总。”我非常肯定地回答道。

回到办公室，我仔细回忆了下整个谈话的过程，不得不佩服：果真姜还是老的辣！他好像什么都没说，却句句耐人寻味。不知不觉间，还让我照着他的希望表了态。他似乎给了我很大的许诺，又像是什么都不明确。几乎任何一句话都是如此，仔细回味时，句句都值得推敲，任何一句话都是滴水不漏，然后，又都带着极大的诱惑。

只是，职场的经历告诉我，诱惑和风险往往都是成正比的。更何况，有的风险会让人失去理智。

推敲完后，终于在心里得到了一个结论：电池的事情停止调查。跟着他，好好干，一切都会有的。这就是他今天找我谈话的中心思想。

然而，我说会努力的，并不是只对他的承诺，而是对整个公司的承诺，前提是有利于公司利益，履行自己在这个岗位应尽的职责。

坚守自己最起码的职业操守，这一点，我不会因为任何人而改变。

我有我做人的原则，古总。

忙了一整天，手头的事情一直没有弄完，又加班，到了晚上八点多，拿起包正要离开，手机铃声突然响起。

“秦浩。”我有点意外，但按下接听键时是愉快的。

“你快回来，我一个人忽悠不来。”电话里传来了他鸭子般的声音和盗版的歌词。

我听了突然心情大好，笑着朝电话里说道：“秦兄，又想忽悠谁了？”

“高兄啊，今晚想和你聊点风花雪月的事，不知愿意赏脸不？”他的态度出奇友好。

“没问题，报上你的坐标。”我很爽快地答应了，每次只有跟他在一起的时

刻，我的心情才是最放松的。

“老地方，‘月色’，赶紧过来吧。”

听到这个名字，我的心没由来地猛然一紧。

半小时后，我将车驶进了“月色”楼下的停车场。

秦浩很容易找，我几乎没费什么劲就在乱哄哄的酒吧里看到他。此刻的他正东张西望中，一双贼眼如同雷达一般在昏暗的灯光下闪闪发光，三百六十度扫描着每一个路过的美女。

“秦兄雅兴啊。”我快速走过去落座。

“呵呵，来了。”

他停止了扫描，往我面前的杯里倒满啤酒，朝我举杯，喝了一大口，与其是说喝，不如说是灌。

片刻间，他换了一副表情，一脸的落寞。

“说吧，什么事？”一般他说话的时候也不会忘记错过身边的美女，可此刻竟然出奇地安静，有点反常。

“唉，现在何娜对我……比若即若离还再远一点，怎么办？”他眉头紧锁，忧心忡忡。

“晕！就这点事？”我端起酒杯，喝了一小口，“你不是要晾着她吗？现在反被人晾了？”我没掩饰自己的幸灾乐祸。

“你那天不是去找她了吗？还没搞定？”

看他那愁眉苦脸的表情，回答也是多余的。

“你知道我去机场看到什么吗？”他的脸色一下子变得难看起来，端起酒杯一饮而尽。放下杯子时，双眼现出愤怒，脸上的肉紧绷着，“我看到她正好从死胖子车上下来，还和人家吻别。”

“我靠！”我也不淡定了，虽说秦浩遇见何娜时有胖子在先，但北海一行，一切都发生了变化，虽然我没细问，但从他们的亲密程度判断，这关系早该理顺了。

秦浩难得地沉默了，闷头喝酒。

“你打算怎么办？”

“我擦。我要知道怎么办叫你干吗？”他瞪我一眼。

“她怎么说？”

听到我的问话，秦浩掏出手机。拨打、等待，如此反复。

“不接？”我一直盯着他，“最近没接过？”

秦浩没说话。

“短信呢？”

秦浩此时肯定智商低下，听到短信两个字，又拿起手机开始拨弄键盘。

“今天她不飞吧。”

“嗯。”

“一直这样?”

“嗯。”

“没回过?”

“回过，一个字：忙。”秦浩苦笑着，“连他妈标点都懒得打一个。”

我沉默了一下，伸出手，在他肩上拍了拍。

所谓忙，不过是想把时间留给更重要的人。

常年游走于女人之间的秦浩，不会不懂。

“你知道吗?”他抬头看着我，眼含醉意，泛着苦涩，“在北海那一晚，我们说好要相爱一辈子的。”

我把杯里的酒一口气喝了下去，哑然，不知道该对他说什么好，人家的心早已变换了季节，可秦浩却还傻傻地站在他们许下诺言的那一天。

“秦兄，要不算了吧?”我替他斟满酒，“努把力把事业搞起来，自己也是买得起路虎的，你说是不是?”

其实我很想说为何娜，不值得，但怕更伤他的心。

“不甘心啊，高兄，你难道真的要我放下这份感情吗?我不是不死心，是根本就死不了心。”他两眼无神，一片迷茫。呼出来的酒气，散发出痛楚的味道。

人之所以会迷茫，就是常常徘徊在坚持和放弃之间，举棋不定。

而放弃和放手是有明显区别的，放弃只是牺牲本来属于你的，而放手是放下那些从来都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后者更需要勇气。

要怎么样才能让他对何娜放手呢?

我注意到，跟我谈起何娜期间，秦浩一次都没有瞄过路过的美女。他的动心我岂能不懂。不过，我还是更喜欢他不断扫描美女时兴奋的样子，总觉得这种痛苦模式根本就不适合他。

“我们之间有爱情，爱情，你懂吗?”他一双醉醺醺的眼睛看着我说，一遍又一遍地重复。

之所以重复，不过是他根本不确定，或者说，只是在骗自己而已。

也许，他自己心里也清楚，对于何娜这样的女人，爱情原本就只是，如果没有更好的选择，我才愿意陪你到地老天荒。

“我懂，你有，仅仅是你有而已。”在他的情绪面前，可能我的话过于冷酷，但现实往往如此。

秦浩顿时就蔫了。

我拿起酒杯碰杯，两个男人开始沉闷而专心地喝酒，或者男人之间的安慰便是这样，陪着一醉方休。

熟悉的歌曲串烧传来，令我身体不禁一僵。

我的心牵动着眼睛不由自主地转向一个角落，那里，那个夜晚，在一个同样激情亢奋的音乐声中，在一个荷尔蒙飞舞的夜里，我和她就坐在那里，那个改变了我生命轨迹的女人。

她妩媚的眼光中秋水盈盈，趴在我怀里，静静地呼吸，乖巧得像一只猫。

她抿了一口红酒含在嘴里，双眼迷离，嘴角微翘，将我召唤。我的吻轻轻地印了上去，缓缓地吸吮……

那个画面就在我眼前，清晰无比，一如时光静止，我可以抱她到地老天荒。

我不敢动一下，生怕这画面有一丝晃动。

我醉了。秦浩也醉了。

或许是因为同病相怜。

29.
渐入雷区

阳光洒入落地窗内，照亮整个办公室。风轻轻地吹进来，在我的办公桌前放肆地萦绕。我疲倦地合上了电脑，思绪飞扬。

我的前任为什么离职，我不确定，但留下的这个局面可以说是相当糟糕，说是一个烂摊子一点不为过。全部接手后，很快各种问题接踵而至，令人无法回避。

产品研发严重滞后，滞后到非常不正常。这还不算，目前产品的研发体系死气沉沉，看不到一点让人兴奋的亮点。一方面研发人员的配置相当不得力；另一方面，销售数据大幅下跌，经销商的投诉在不断增加，电池问题导致的退货不再是偶然事件……

所有的问题堆积着，不断加剧。可以说公司的运营面临的是非常严峻的考验，而古总所期待的，似乎是我的放任。这葫芦里卖的究竟是什么药，令人十分费解。

这不正常！

电池事件的调查结果反馈得莫名其妙，大有不了了之之势，正如古总与我谈话时的言外之意。

经过这段时间的摸索和了解，我发现公司的报表很多数据都不正常，存在着很大的出入。

且不说这一系列事件是否与古总有关，至少说明公司的管理存在着严重的问题。

如此严重的局面，他作为一个高层，公司重要的股东，又怎能听之任之呢？

这样做的目的何在且不说，但所有事件加起来，让人觉得扑朔迷离。

那么老黄把我推荐到这里，到底是什么目的？

所有的分析与思考最终归结到了行动。我决定遵守我的本分与原则，在其位，谋其政。

既然得不到我想了解的真相，那么，就由我亲自彻查吧。

于是，我把 PMC 部门的经理谭玲叫过来谈话。

“谭经理，能和我说说这些问题是怎么回事吗？比如这里，流水明明应该有几百万的，可报表上却只体现几十万；还有这里，数据差异这么大，这中间的物料都哪去了？”我开门见山，省略了所有的客套。

谭玲戴着一副金丝眼镜，皮肤白净，文文静静的，看起来年纪并不大，可却有着比同龄人更多一些的沉稳。

她漫不经心地瞄了一眼我手指着的数据，也不急着解释，只是轻轻仰了仰头，“高总，这些数据一直以来都是这么做的，你可以去问问古总。”

这小妮子说话还挺不简单的，一张嘴就拿古总来压我，我忍住心中的不悦，对她问道：“谭经理的意思是，咱们公司的报表都不是按照真实数据去记录，而是完全按古总的意思做？”

“我可没这样说啊，高总，你可千万别害我啊。”她听到顿时慌了。

“呵呵，”我看着她笑了笑，“或者你的意思是：你负责的工作自己不了解，需要公司其他的领导来说明。”我的口气温和，但眼睛紧盯着她继续问道。

“高总，我知道，您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尽管问我，我知道的一定都给您解答。”她的态度突然一百八十度地转变。

“好啊，谢谢你对我工作的支持。”

我也不磨叽，直截了当切入问题，将之前找出的疑点，按照先前的思路，一个一个地找她询问、确认。

终于弄完了，问题不是一般的大，我非常奇怪地问她：“谭经理，我有个问题很好奇，物料的数据相差如此之大，作为计划部经理，难道你们每个月不用安排工厂盘点的吗？”

“盘点是盘的……不过……”

“对于这种差异的数据，你们是怎么过的公司的盘点关？”

“这个……”谭玲开始冒冷汗了。

“我还很好奇，你们是如何通过财务审核的？”

谭玲的冷汗开始往下滴，张口结舌，语无伦次。

可笑的是，我们公司竟然还使用着价值几十万块的账务管理系统！

这个谭玲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样的工作成效也能在公司立足？这是能力问题还是其他问题？

看来，我得先从对公司内部人员的了解着手，再亲自下去一趟电池厂，也许那样才能找到调查公司内幕的突破口。

“陈姐，打扰吗？”我走进了行政部办公室。

她抬头看到是我，显得很开心，“高总，今天怎么想起来我这儿了？”

“嘿嘿，无事不登三宝殿啊，我想找你调看一下我们项目部、PMC 部以及采购部所有人的档案资料。”我走过去看着她那亲切的笑容，又轻声地说道，“陈姐

真会打扮，衣服真好看。”

“谢谢！”陈姐笑容依然，“稍等，我给你拿。”她站起来走到文件柜，将分类好的文档拿了出来，“给，全在这里。”

“非常感谢，”我接过来开始翻阅，“陈姐，顺便问一下，项目部里面有公司的元老吗？”

“有一个，”她歪着头回忆了一下说道，“唐工，结构工程师，公司成立不久就入职了，现在应该有五年工龄了吧。”

那就是这个人了，能在公司待这么久的，肯定对公司有着深厚的感情，而且关于项目部的前后发展历程，他肯定是最清楚不过了。

我打算找他谈一次话。但是在这之前，我想先下去供应商工厂转一下，打探一下消息，说不定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资料很快翻看完，对现有人员情况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

“陈姐，这些资料粗略看了一遍，可能还会有一些具体情况要向陈姐了解。哪天方便的时候可以请陈姐喝咖啡坐一坐吗？”交还的同时，我对陈姐说。

“没问题。”陈姐爽快地答应。

看来盘点的事情将是一项巨大的工程，在这之前，我得亲自去一趟电池厂，也许能打探到一些情况。下午三点，我开着车出发了。

一小时后到达，我停好车，进门后对前台说道：“你好，我是 HY 集团的高寒，请找一下毛总，没有预约。”

前台拿起了桌上的内线电话，问了一下，放下话筒对我说：“您稍等下，毛总说马上出来见你。”

话音刚落，就看到一个上身穿着一件花格子衬衫，下身着灰色西裤的胖子摇摇晃晃地走了出来，看到我老远就伸出手来跟我握手，“高总大驾光临，有失远迎，抱歉抱歉。”

他把我迎进了装修豪华的办公室。我坐下来环顾了一下四周，寒暄道：“毛总办公室真是宽敞气派啊。”

“哈哈，哪里哪里，关外的工业园厂房租金便宜，不比你们公司那种写字楼，寸土寸金啊。”他说完话躬着身子，双手递上名片。

我也拿了名片和他交换，然后又在沙发上坐下。

“高总新官上任，以后还望多多关照啊。”他的眼睛笑成了一条缝，把所有的热情都挤在了脸上，显得非常友好。

“毛总客气了，只要贵公司的产品价格能有优势，供过来的货没有质量问题，配合跟得上公司的需求，我们原则上来讲，是倾向于继续用老供应商的。”我把身体向后靠了靠，很官方地对他说道。

“您放心，这些都不是问题。你们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他信誓旦旦。

“对了，高总第一次下来视察，要不要带您去生产车间看看？帮忙指导指导工作啊。”

“可以啊，那我就四处参观下。”我微笑着站起了身，跟着他走了出去。

在车间里，我随手拿起一个电芯，很随意地问着：“毛总，这电芯容量都是实打实的吧？”

“那肯定的啦，诚信乃生意之本嘛。”他的双眼眯成了一条缝，脸上的肥肉乱颤。

“嗯，说得好，我就欣赏毛总这种讲究信誉的供应商。”我笑着点了点头，然后装作不太明白地问道：“毛总，一般来说，你们交货的容量都是严格按照客户的订单指令来完成的吧？”

“那是当然。”他大声肯定着，略有些谄媚地看着我，“高总，您觉得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随便问问，多向你们请教请教，这也是学习嘛。你说是不是？”我笑着打起了哈哈。

“高总不要这么谦虚嘛。”他也保持着笑容，只是眼神中明显多了一层深意。

“时候不早了，我先走了，还要回公司有事呢。”我打算告辞。

“哎，高总先不急，大老远好不容易过来一趟，怎么着也吃个饭再走啊。”他急忙说。

“不用了吧，来日方长。等下次不忙的时候再吃吧。”我仍然拒绝。

“对啊，来日方长，日久见人心。所以为了我们后续更加良好地合作，我们也有必要坐下来好好探讨一下接下来的工作嘛。高总，您说是不是？咱们一切都是为了公事。”久经商场的人说话都是这么厉害。

我不再推辞，再推托倒显得有点假了，给人感觉有造作的嫌疑。

这是一家规模不小的饭店，看装修的档次就知道消费肯定不低，而我和毛总就两个人，还订了个大的包厢，实在是有些奢侈了。只不过对于他们这种供应商来说，请客户吃饭这种费用都是羊毛出在羊身上，所以也没有什么必要节省。

“怎么样？高总，这里环境还满意吧？”他满脸的笑容中隐含讨好。

我环顾四周，点了点头，“挺好的，毛总，让你破费了。”

“嗨，说这话就太见外了，高总在我心里早就是自家兄弟了。”他的话听起来很虚伪。

我勉强笑了笑，不再理他，开始吃菜，辣炒花甲，清蒸螃蟹，红烧鲍鱼，都是上等美食，不吃白不吃。

他开始东拉西扯，说了半天没有营养的话题，我也不打断他，让他继续铺垫，只是在吃菜的间隙偶尔回应一两句，仍然自顾自地埋头吃菜。

终于吃完了，我拿张纸巾擦了擦嘴巴，貌似随意地问道：“毛总，几点了？”

吃饱喝足，要是再废话连篇，我就要走了。

果然是明白人，他略一停顿，随即开口："高总，其实今晚请你出来吃饭还有点小事。"

"什么事说吧。"跟聪明人打交道，有时直白点更加省事。

他起身走向门口，在那把精致的门锁上轻轻地按了一下，反锁好后从包里掏出一个信封，走了过来，放在了我的面前，"高总，都是自家兄弟，一点小意思，还望笑纳，后面大家合作好了，一起吃肉。"

我意料之中地接过信封，在手上稍稍掂量了下，好像金额还不少，估计有几万块。于是问道："毛总，这样不太好吧？"

"哎，有什么不好的？反正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又没有其他人知道。"他保持着不变的谄媚，对我的说法很是不屑。

"好吧，那我就不客气了。"我不再推托，直接把钱装进了包里。

第二天一早，我走进财务室的时候，出纳刘姐正在为自己沏茶。

"高总，有什么事吗？"

"刘姐，这里有五万块，是供应商赞助给公司的。麻烦你帮我入个账，算是我们项目部的部门经费，今后可用于下发工程师奖金之类的。你看可以吗？"我从包里掏出了信封，放到她桌子上。

"这样啊？"刘姐离开饮水机后抬起头看我，满腹狐疑。

"这个……高总，我要问下主管账怎么走？"她的语气迟疑。

"好，那你问吧。"我面无表情。

"高总，主管快来了，要不等他到了我再问吧。"

"那你是先收下再问，还是问完了再收？"

"高总，这样吧，您要有事，您先去忙。一会儿主管来了，我问完了，把收条打好给您送去。您看行吗？"她露出了笑容，似乎为自己找到了解决方法而高兴。

这充足的理由让我不便再等下去了，但又觉得好像哪里有点不妥。正在这个时候，手机铃声突然响起，肖峰的电话打了进来。

"高总，我是肖峰啊，听计划部说今天工厂组装 C35 项目的机子，遇到结构问题，生产线要停止装机，可是客户的款都打到公司账户了，我答应好人家今晚一定要发货的，您看能不能帮忙赶紧协调处理下？"肖峰的口气很急，语速非常快。

"好的，先别急，我去一趟工厂，马上去落实。"

我边打电话边跟刘姐示意，转身急匆匆离去，没想到不小心给自己埋下了祸根。

等处理完工厂的事情，已是晚上六点多了，我把工程师送回家，往梅林关方

向赶着。

手机短信声清脆地响了两声，我随手拿起来查阅。

“千万不要收人家的钱!!!”这是一条陌生人的短信，一连三个感叹号，看得我心里发颤。

这个人是谁？为什么刚刚有人贿赂我他就知道了，还发这个信息来提醒我？他是出于什么目的？我立马把车停在了路边，将号码回拨过去，关机。

这也太邪门了，自从我在老黄那里离职出来，一件又一件古怪的事情就莫名其妙地接连发生，仿佛有人在暗中注视着我的一举一动，又好像对我的动向了如指掌。

今天发短信的这个人到底是谁？直觉告诉我，肯定是熟悉公司内部情况的人，我刚进来，和任何人都没有深交，那么到底会是谁呢？

我靠！我在心里暗骂一声，大有置身于《无间道》剧中情景的感觉。难道这一切都是一个阴谋？到底是谁在玩我？

30.
董事长的谈话

想得头皮发麻没有头绪，倒是突然想起了好些天没有联系的另一个人。

这么多天过去了，也不知道老张对惜悦的查找有进展了没？

我拿着手机，查找电话簿，找到号码拨了出去。

“哎呀，小高，我正要给你打电话呢。”他向来没有客套。

“有好消息要告诉我吗？”我抑制住内心的激动。

“今天刚好去交警队查案，就顺便调看了一下你们那天的车祸录像，找到车牌后查了下资料，没有什么新的线索，宝马车的所有权还是那家龙 N 公司的。回来后又调看了一下她的户籍资料，发现王惜悦的祖籍是西安，她在很多年前就将户口通过这家公司调入深圳了，而且身份证的地址也是挂靠在这家公司。也就是说，她的一切背景都跟这家公司有关。但是，目前仍然查不到她本人所在的具体位置。”

“哦……谢谢了，老张。”我握着电话的手无力垂下，突然感到心里空空荡荡的，似乎五脏六腑都在往下沉，这样的无力感令人身心疲惫。我靠在座椅上，一动不动。

这是一个像谜一样的女人，和我一夜激情后就销声匿迹了，仿佛从地球上消失，再也找不到她的消息，怎么会这样？可是我明明感觉得到她是真实存在的，而且还在不远处陪伴着我！

我一定能找到她的，我坚信！

第二天比较忙，等下午找唐工来我办公室的时候，已经快到下班时间了。

“唐工，不着急下班吧？我们聊聊？”

“不急，高总，您说吧。”他客气地回答。

我坐下来向后靠到了椅背上，打量着他说道：“唐工，大专学历，模具设计专业。五年前 HY 集团成立手机事业部，由董事长亲自面试进入公司，这个在你的简历上可是有特别标注的，属于元老级人物了。这几年跟着公司一起风雨兼程，

功劳不小啊。”

“呵呵，”他朝我笑了笑，笑容略带点古板，“高总，我想你找我来不会是只想说这些的吧？”

他的年龄比我略长，说话直截了当，和许多技术出身的人一样，不大喜欢拐弯。

“当然不是。”我决定跳过前奏，“我也是做技术出身的，不喜欢绕来绕去。所以直说吧，我想向你了解项目部的情况。”

“项目部的情况，高总跟项目经理去了解应该更全面一些，不是吗？”唐工并不买账。

“我想要知道的，并不是表面的报表情况和人员配备数据。”

唐工并没有因为我是他领导的领导而对我有丝毫谄媚，更没有任何要跟我套近乎的意思。这是元老级人物的狂妄还是技术男不识时务的倨傲？这个人入公司五年，还待在这个位置上，在这个人员流动很大的城市，基本上有这样几种情况：工作能力低下、没有领导能力、完全不识时务、不大会逢迎、不善于经营各种关系。从陈姐提到他时语气中的尊重态度上来看，不应该是能力的问题。那么，能在公司一待就这么久，必然有其特别的一面。

我决定用更加直接的方式，打消他的抵触与戒备，或是不屑。

“我看到了公司里一些不应该出现的问题，比如原本不错的市场份额在缩水，原本不该出现的产品质量问题不能及时纠正，项目的开发周期非常长，样品的确认流程不清晰……我这人做事是这样的，要么不做，要么做好。如果我的能力不足，胜任不了这份工作，那么我会选择离开。如果这公司情况过于复杂，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什么都不能做，那么我也不会白白占着这个位置，明哲保身地混日子。就不知道唐工是个什么样的人？”我说这些的时候，面无表情，我知道对这样的人需要的不是什么和善的面孔，而是说话的内容，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否能够得到他发自内心的尊重。

果然，他脸上的僵硬开始融化，不等我再开口，直接切入。

“项目部的工作，程序混乱。”他没有任何过渡，张口就说，“自从前任项目总监离职后，各项目经理各自为政，拖拉懒惰，对于工作上的事情，心情好就做一下，心情不好就堆在那儿，所以已经完全没有效率了。其实，公司前两年运转都是高效的，近两年渐渐缓慢下来，开始并不明显，但是逐渐显现，最近一年，问题明显突出。但公司并没有有力的解决方式，直到上个月，很少来公司的董事长突然炒了你的前任。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

“也就是说，我的前任是被开除的？”对这个消息，我还是有些诧异。

“上一任的项目总监，在公司任职三年时间，事先没有任何预兆，突然之间就被董事长亲自开除了。”

“接着说下去。”我没有表态。

“平时，董事长是很少来公司的，也基本上不会插手公司的日常事务，而古总是公司的第二股东，分管项目和采购、财务、物流、计划、品质、生产这些部门，也就是说公司的基本运作都是古总在负责。可是那天，董事长下来后，助理突然发出通告，由集团总部作出的决定，对项目总监予以辞退处理，立马卸任。而且自从那次之后，董事长来公司的次数明显增多了，直到现在由你进来接手。”

“哦?”这一做法很是反常。

“是的，好像当时连古总都事先不知情，听说在办公室大发雷霆。”

“嗯，是有点蹊跷。”

他的叙述无论是表情还是语气都很平淡，全无任何戏剧性的效果。但这表面平静的叙述后面，我隐隐感受到了公司内部的惊涛骇浪。

俗话说得好：不看僧面看佛面，打狗都得看主人。项目这块本是由古总负责，可属下的要员突然被辞退，这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对了，那除了由古总管辖的范围，其他那些重要部门呢？由谁负责管理?”既然董事长平时不来，那么定另有人负责。想到这里，我随口问道。

“公司还有另一名副总，前阵子印度分公司出了紧急状况，被突然调过去救火了。”

“也就是说，现在整个公司实际上都是由古总一个人说的算了。”我总结道。

“是的。”

“你刚才说的那位……”

这时唐工的手机响起，他掏出来后看了一眼，又用目光征求我的意见，我点头示意他接。

“什么……好，我马上回来。”他匆匆挂了电话，脸上透着焦急。

“高总，家里小孩发高烧了，我得赶紧回去送他去医院，我们明天再聊吧。不好意思。”他不等我回话，就匆忙站起来。

“好的。先照顾好孩子。”

唐工扔下一句话就急忙走了，留下我陷入沉思。

我的前任貌似没有什么明显的过失，但却被突然辞退，而且是绕过古总，被董事长直接辞退。这样不合常理的事情，耐人寻味。难道他也像我一样，不小心触到了别人的奶酪？可是，当我涉及时，古总非常明确地不希望我介入。因此，他即便介入，是该被古总辞退才合理？既然任职了三年，就不会不知道这里面的情况，那么董事长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

看来，是时候找他汇报一下工作了。也许，他能给我一些答案。

“蔡总。”我在第二天的上午，敲开了董事长办公室的门。

事实上，来这里之前，我曾经在昨天下午向古总简短汇报过了解到的一些情

况，提到了公司的盘点存在问题一事。

这期间我所接触到的所有资料，无论是计划部、生产部，还是采购部，全部都有明显的纰漏。作为主管领导，古总不会不知。早在我最早涉及的电池一事上，他就明确表示了不希望我介入，更是暗示过让我跟着他好好干。

所以，汇报我说得非常简短，且心情复杂。我一直在分析他究竟是什么样的心态，才会对这样的糟糕和混乱的状态无动于衷，甚至在我提到静态盘点一事时，古总带着那种似笑非笑的表情，盯着我看了很长时间，目光意味深长。

“你确认目前的做法需要改变吗?”

他抛下这句话，打发了我的汇报，让我陷入更加疑惑的状态。作为公司的股东，没理由该是这样的反应！又或是对我前任被解雇一事抱有不满而有意考验我?还是说，有别的什么目的?

无论他的动机是什么，公司目前的问题不解决，我没办法开展工作。

我需要一个答案。

董事长正埋头签署手里的文件，抬头看见是我，脸上露出了微微的笑意。

“坐吧，”他的声音洪亮而深沉，“找我有事?”

“找您汇报点工作。”我在他面前坐了下来。

“嗯。”他放下手中的笔，身体往后靠，看着我，不再说话。

“我发现公司存在一些问题。”我简短地开场，被盯着的感觉有点紧张，但我表现得依然从容。

“说来听听。”他淡淡开口。

“我发现公司采购回来的电池，容量与我们下单的明显不相符。”我拿捏着，不敢贸然说得太多，试探下他的反应。

“嗯，”他不动声色，看不出是否知情，“还有呢?”

“还有就是公司采购回来的物料损耗很严重，统计数据不清晰，存在很多东西丢失、对不上数的情况。”我直接地说道。

“公司每个月不都对生产部进行大盘点吗?”他眉头微蹙。

“是的，我了解过了，以往每次进行的都只是动态盘点，这种盘点方式通常都只是一般的小公司使用，像我们这么大的盘子肯定是不行的。”我继续说道。

“说具体点。”

他的表情专注，表示了对我的重视。这对我是一个鼓励。

“很简单，动态盘点只是针对仓库目前现有的物料，做个统计和核查，它不包括已排计划领出库的，正在生产线积压的，生产过程中正在损耗的，或者不良品退供应商和正在入库途中的物料。所以，实际上的数据差异是惊人的。”我解释道。

“那么，你想怎么做?”

果真是有魄力的领导，没一句多余的话。

看来，对于公司的这些问题，他心里是有底的。

“下周就是月末了，我准备进行一次大的静态盘点，工厂停产两天，所有部门全力配合，一切物料禁止入库出库，只要能得到这次盘点的准确数据，就能找到问题的根源了。”

“既然想好了，那就去做吧。”他肯定地说。

“只是，我遇到一些问题。所以……”我停顿了下来，但并没有提向古总汇报一事。

“所以你需要我给你一个进行大规模静态盘点的指令。”老板不愧是老板，一下子就抓住了要点。

“这个没有问题，下周一以集团财务部的名义下发盘点通知。”他干脆利落地说。

“好的。”我轻轻地舒了一口气。

“小高，你来公司快一个月了吧？对公司的情况还有哪些了解？”蔡总语气轻松，像是随意闲聊。

“是的，刚好一个月。”我略一停顿，想用什么样的词汇才比较合适。

“坦率地说，我认为公司有较大的问题，处在一个不容乐观的状态。”我最终决定放弃修饰，实话实说。

“说说你的看法。”很显然，他对我的话很感兴趣。

“除了我刚才提到的，公司现在的产品严重老化，跟不上市场的需求；原来产品的质量问题频发，各地都不断报出投诉、退货，市场份额在缩水……这些都是非常严重的问题。而目前公司管理上的漏洞不断显现，整体形势不容乐观。”说到这些的时候，我的心情是沉重的。

蔡总没有说话，但脸上却闪过与我的话不相称的一丝欣慰。这让我感到很不可思议。这个公司的领导们实在是有些诡异。

“那么，你没想过用新的产品来改变局面吗？”过了一会儿，他问道。

这与其说是普通的提问，不如说是在考验我的工作作风和管理能力。

我突然注意到他身后书架上醒目地放着一套《三国演义》，略一思索，缓缓说道：“夫病疾之极，当以糜粥以饮之，和药以服之；待其脏腑调和，形体暂回，然后用肉食以补之，猛药以治之，则病根尽拔去，人得全生也。汝若不待气脉和缓，便投之以猛药硬食，欲求安者，诚为难矣。”

“嗯，好！”他淡淡一笑，微微颔首，“诸葛亮舌战群儒的经典台词。你的意思是，我们公司本身还存在太多的问题，就像一个病重的人一样，需要先以白粥调理，等元气恢复一些才能下以猛药。”

“是的，蔡总。前面的项目不理顺，管理的漏洞不堵上，上什么产品都无济

于事。”我直率地说。

“哈哈哈哈……”他终于爽朗地笑了起来，目光中透着赞许，“你需要什么支持来找我。”

“谢谢蔡总！那我先去工作了。”我站起了身，突然想到唐工，于是问道：“蔡总，下一步对于项目内部可能会有一些人事调整，您看……”

“那是你的事情。”他习惯性地扬了下手。

31.
再次见到她

回到自己办公室，我泡了一杯绿茶。梳理了一遍与董事长谈话的内容，开始考虑盘点的安排。再将几个部门的问题在脑子里过了一遍，打开电脑，将下一步的工作要点和思路做了一个整理和记录。无意间看到 QQ 上秦浩的头像是灰暗的，也不知道何娜那一道坎他过了没有。呼叫没有任何反应，于是直接拨通了他的手机。

“高兄，真是心有灵犀啊，我正要打给你呢。”他那边传来一片嘈杂声。

“在哪里？这么吵。”

他提高了声音的分贝，“我在贵州出差，马上回深圳了，下午四点到宝安机场接我。罗总那个没义气的东西说要陪茶叶妹，你准时到。”

我怎么就这么倒霉啊，真是手贱，好好的给他打什么电话呢。“你说什么？大点声，我这儿信号不好，听不清！”我晃着手机，离嘴巴忽远忽近。

“我说包里装了两瓶上好的正宗茅台，准备带回去跟你共同品尝的！这下听清了吗？”他的语气中带着明显的嘲讽。

我忍住不让自己笑出声来，“只有两瓶吗？不行啊，我这信号还是断断续续的，如果有五瓶的话，信号就会彻底稳定下来了，你说呢？”

“你就想得美吧，飞机上最多只能带两瓶，而且还得办理托运手续。”

我叹了口气说道：“那好吧，我就看在茅台的面子上，勉强去接一下你吧，谁叫咱们是好兄弟呢？”

下午四点，我准时到达机场候机楼，广播响起，秦浩的航班没有晚点，我快步朝到达口走去。

这时，一队空乘人员从闸口走出，径直朝我走来。

她们每个人手里都拖着一个精致而小巧的行李箱，高挑曼妙的身材，浓淡相宜的妆容，脸上洋溢着美丽动人的微笑，共同组成了机场一道漂亮的风景线。

看到第一个空姐时，我突然意识到，这正是南航的制服。顿时感到亲切，又

伴有一种说不明白的紧张与期待。

我还没来得及想太多，一个熟悉的身影停在了我的面前。

“高寒……”声音既惊喜，又犹豫。

小花的嘴唇微启，像是吐出初蕊芳菲的花朵，红润而娇艳，恰如她纯真、清新的面容，像是迎上了期盼中的阳光一般灿烂而喜悦，美丽的大眼睛中含着一份羞涩。

“小花，你好！”莫名地我感到了心中一颤。

“你是来接我的？”她的眼光仿佛初醒般跳出柔美的光芒。

“我是……秦浩出差回来……”我顿时有点语无伦次，实在不忍心让这束光芒暗淡。

“噢……这样啊。”果真，我不希望看到的发生了。“我说呢……”她自嘲道，一层忧伤浮上了她的面容。

这是我最不愿意看到的情形。每次想到小花忧伤模样的时候，我都会心痛。如今这样一个伤感的小花就在眼前，我的心都揪紧了。我有些不知所措，又有些惊慌。我很想将这样的小花拥进怀中，紧紧抱住。

可是，我能吗？倘若我再次抱紧小花，那会是什么？承诺？心疼？

不。我不能再给这个单纯的女孩任何不负责任的暗示了，我的心早已被惜悦占满。虽然，我仍然喜欢眼前这个美丽单纯的女孩，可是，那毕竟不一样的。小花或许也懂。

于是，我伸手不是，落手不忍。

“小花，你瘦了。”我的声音带着怜惜和自责，温柔地说，“最近是不是没有好好吃饭呀？”

我尽量让语气轻松一点。岂知，小花听闻眼睛一红，泪珠欲滴，像是遇到了心爱的人才会露出的委屈一般。

我真想抽自己一巴掌，头一次发现自己特别不会说话。

穿着制服的小花是那么醒目，引来周围无数注视的目光，连我也被上下打量，看得出来，不少男人的眼光中带着艳羡。

“这里人很多，要不——”我有点心虚了，“要不咱们先到外面去吧。”

“小花。”仿佛是给我解围似的，小花的同伴在叫她。

“不了，你等秦浩吧，我先跟她们回去了。”

她生生忍住了泪水，却掩不住声音中的一丝呜咽，抬起垂下的眼帘，看向我，似不愿，又不舍，匆匆一瞥后迅速离去。

我却像打翻了五味瓶一般愣在原地。

她们一行人很快就出了大厅。

沐浴在阳光下的小花，宛若天仙，令行人侧目。她空姐帽下盘着的褐色头发

在阳光下闪着金黄的光泽，脖子上的丝巾在风中轻扬，似散着少女香甜的清香。

我望着她渐渐走远的身影出神。

直到秦浩一拳打在了我的身上。

“靠！有你这么接人的吗？瞧你那委屈样！”秦浩的声音里满是不屑，随后才看到我的复杂表情。

“让你接个机至于吗？跟抢了你媳妇似的。兄弟我就这么不受人待见啊！”他的不满溢于言表，“你大爷的，这人走茶凉的速度也太快了吧，这才跳槽几天啊？”秦浩愤然。

“我刚碰到小花了。”我平静地说。

“啊？哦。”他闭上了嘴，不再出声。

两人心里怀着各自不同的感受，一言不发地往外走去。

总部的盘点通知是第二天一早下来的，时间定在下周一。

我喜欢这样的效率，突然间有了一种临战前的兴奋。这次盘点意味着什么，我想所有人都清楚。

只等盘点一结束，所有的漏洞都将暴露出来，想遮也遮不住了。我这一个月来听取为主，从各部门的报表、人员情况，到供货商、工厂、销售渠道，每一个环节都做了深入调查，记录了大量的各种数据和资料。虽然对查出的纰漏决不含糊，却没有过多地发表自己的意见。可以说，我已经从各方面将公司的情况了解得比较透彻了，虽然，从根源上，我还不清楚这些腐败的原因，但不少问题的焦点都指向古总。公司里的不同势力是能够让人意识到的，但并没有公开化。究其起因和目的，我依然茫然。

但我对这些不感兴趣，只知道如果不能从根上将腐烂的部分彻底铲除，公司的没落是迟早的事。无论是谁推荐我来这里，无论是出于什么目的，袖手旁观不是我的作风。

我并不是一个勇猛的斗士，但不允许自己在原则的问题上模棱两可。尽管我知道这样做会给自己带来许多麻烦，甚至是困境；但是，如同我对唐工说的那样：要么不做，要么做不了走人，要么彻底改变现状。

我开始着手安排盘点前的准备工作。

和预料的一样，古总再次有请，秘书敲门的时间比我预料的时间还早了十五分钟。

“小高啊，来，坐。”

古总还是和上次一样，面带笑容，令人如沐春风。但我知道今天的内容肯定不会简单。

“古总传我过来有什么指示啊？”我回应着他的笑，在沙发上坐了下来。

“哈哈，没事就不能叫你过来沟通沟通工作？”他声音亲切，像对待一位朋友。

我笑而不语，等着他的下文。

“对了，”他伸手拿起桌子上的一张 A4 纸，“这个盘点通知你看过了没?”

他没有让我久等，直接进入了正题。

“已经看过了。”我说。

“说说你的想法。”

“没什么特别，只是月末的一次常规盘点而已，正常的工作内容之一。我执行。”我的语气十分平淡。

“是啊，这说明集团总部对我们公司很重视，财务数据嘛，自然越精确越好，这也是对我们股东一种负责任的态度。”

他的目光落在了通知上，突然五指松开，那页纸从手中飘落到了茶几上。这个动作看似不经意，却传递了他的态度。我看懂了。

“嗯，是的，古总。”我迎合着他的话。

“这次盘点你打算怎么进行?”

他始终保持着的和善面容开始变得严肃起来，像是聊天结束，开始工作一样，但我知道他在期待什么。

“按总部通知的要求，工厂停产，各部门全力配合。”我没有丝毫迟疑。

“嗯，你的执行力不错。”古总面无表情，紧盯着我的目光散着冷冽。

“您有什么注意事项要交代我吗?”我开始装傻。

“盘点当然好，只是现在销售催货很厉害，生产任务又那么紧张，停产对产量的损失实在是太大了。”他的语气并没有什么变化，与其说表示担心，不如说是在暗示我该怎么做。

“也不一定，古总。”我略一思索，实事求是地说，“近期的销售情况反馈不是太好，各地的增量明显减少，倒是不断发生退货的问题。因此，停产两天，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古总对盘点的反应是我预料之中的，这也更说明了我坚持进行下去的必要性。

“嗯，有道理。”

他的眉头微锁，似乎在思考我的话。然后像是突然想起什么，对我说：“对了，差点忘记一件很重要的事，销售部的肖总跟我说最近没有新产品上架，已经严重影响到销量了，我们商量了一下，准备派你下周一和他一起下去几个大省出差，对市场行情做个调研，然后回来准备上新的项目。”

虽然料到了他会制造一些障碍，对这次的盘点增加阻力，但这突如其来的指令却让我始料不及。倘若我抗旨，便是撕破脸皮了，且未必能够抵抗。但我一旦听从了他的安排，这次的盘点，定会不了了之，以后，这样的机会是否还会再有，将是一个未知数。而我将会继续现在的困境，难以施展。尽管心里非常恼火，但

我只能克制着，尽量让自己面色不改。

我决不能让这次盘点任务失败。

“古总，我也正有这个想法，还没来得及向您汇报呢。”我没有停留多久，目光诚恳地看着他，“我已经安排项目部在下周开一个分析研讨会，将公司的产品和项目状况做一个总结，目前的问题做一个深入的分析。本来是希望拿到这些分析报告后，附上自己的意见，再向您汇报去调研一事。根据公司具体的情况，有针对性地对产品做一个初步的规划，您看……”

古总的脸色不大好。但我反应的迅速和理由的充足，显然让他也未曾料到。

“另外，我昨天还向肖总索要了客户对产品质量的反馈调查资料，估计下周就能拿到了。古总，这些情况我还没向你及时汇报，这是我的失职。您看，这个调研要不要稍微延迟几天……等我们拿到充足的相关资料……”

“嗯，既然已经有这个计划，那很好。迟几天去也不是什么问题。”

古总盯着我，声音和语气并没有什么变化，只是目光中闪出一丝阴毒。

事实证明我要总部发函的决定是对的，否则以我一个人的力量，根本执行不下去，也做不成这件事。想到这些，心里不免有些庆幸。

晚上，刚洗完澡躺在床上，回想起白天发生的事情，开始思索。古总这样阻止我介入电池事件、避免盘点，以及调查到的资料表明，公司一系列的问题都与他脱不了干系。那么，他的目的是什么？

百思不得其解中，一声短信提示的声音，打破了夜的宁静。

“千万不要进行静态盘点!!!”

又是那个神秘的陌生号码。熟悉的三个感叹号，是那么醒目。到底是谁？为什么会知道公司内部的事情？我今天跟古总见面，除了他的秘书，并没有人知道。

顿时有种毛骨悚然的感觉：到底是谁在监视着这一切？这个神秘的人到底想做什么？

星期一，盘点将如期进行。

我特意提前40分钟到公司，准备先处理下日常事务，然后去工厂。

第一次来这么早，办公室里非常安静，清新的空气带着初秋的温润迎面拂来。我站在落地窗前，透过厚厚的玻璃俯瞰着这座城市，清晨的阳光柔和地洒落在鳞次栉比的摩天大厦屋顶上，将城市拉出长长的影子。街道上，明明暗暗的光影中车水马龙，无数的上班族像蚂蚁一样奔波在途中，为了在这个城市生存而拼搏、努力着。谁都不知道前方等待着自己的是什么。机会？前程？陷阱？挫败？

如同我此刻的境遇一样，我并不知道这样得罪古总执意地盘点将给自己带来什么，只知道自己心中有一份信念，我为这份信念而执着。对工作如此，对感情如此，对生活也是如此。

阳光下的这座城市是生机盎然的。望不到头的街道与楼房，让我有一刻恍惚，

冥冥之中，惜悦似乎在哪个角落等待着我，我的希望和窗外阳光的温度一样慢慢升腾着。

惜悦，你好吗？

我渐渐收回思绪，理清了一下思路，再次检查了盘点的细节安排，将本周各部门的工作重点也做了一个计划。

做完这一切时，听到外面有同事陆续上班的声音传来。我给自己冲了杯咖啡，坐在椅子上闭目养神。忽然想起上次出纳刘姐的那五万块收条还没给我，准备一会儿去一趟财务室。

32.
釜底抽薪

上班时间到了，我站起身来，正准备朝外走去时，有人敲门。

进来的是项目部的六个项目经理，陆续进来后，表情严肃地站在我的大班台前。

我顿时有种不好的预感。

“高总，我要辞职，这是我的辞呈。”其中一个将手中的报告递给我，率先开口，语气坚定。

我接过来看了一眼，然后目光扫过他们每一个人的脸。

“我也是。”

“这是我的辞职报告……”

“高总，我也想……”

……

关系着公司命运的大盘点在即，这一招让我猝不及防，心里顿时有种空空荡荡的感觉。这相当于要将整个项目部的骨架拆散，令所有的工作停滞不前。纵然我有再大的本事，凭我一个人的力量，也无法力挽狂澜。他们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让我感到举步维艰，牺牲掉我一人而换得相对的安稳？那么摆在我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是因无能为力自觉地引咎辞职离开公司；二是根本无计可施，只得放弃盘点，疲于应付人事问题，从而俯首帖耳。

用脚指头都能想得出来，这是谁导演的一场戏。不得不说，古总这釜底抽薪的一招实在是太狠了。玩心计，我还远不是他的对手。

心里越是没底，我越不能表现出丝毫的慌乱。否则，在气势上我便不战而败。

我一言不发，轮番盯着他们。

此时，我异常冷静，大脑飞速运转。越是这样百般阻挠这次盘点，越是说明问题的严重性，我决不能放弃。行业规矩和合同上都有明确要求：这个级别的雇员辞职，需提前一个月申请，公司批准后招到新的员工接手才能离去。

想到这里，我心里已经有底了。如此也好，不需要我去了解，古总的亲信在项目部有哪些，已经一目了然了。

他们设置的障碍越多，处境越是艰难，反而越激发了我战斗的勇气和激情。

或许审视他们的时间过长，竟看到了有人眼光中的不安，于是更加肯定了自己的想法。

“这么巧啊？辞职都是集体行动，搞得跟聚会似的。”我轻描淡写地说。

“我们不是约好的……就刚在门口碰到的……”有人开始解释，显得心虚。

“呵呵，那真是太巧。”我淡淡一笑，“那么原因呢，不会也碰巧吧？”

“没有没有……”

“不会……”

我不再询问，只是伸手将几份辞职书收起，摞在一起。

“辞职报告我先收下了，这两天会给你们答复。大家先去工作吧。”

或许我的反应过于平淡，完全没有表现出预期中的慌张、询问和劝留，仿佛准备得很充足的演出，突然在开场前发现票卖错了日期，台下没有一个观众而不得不取消。几人面面相觑，像泄了气的皮球，默默离去。

目的没有达到，好戏还在后头。

果然，古总秘书出现了，和预料中的一样。

古总靠着黑色大班椅，右手放在巨大的大班台上，食指有节奏地敲着桌面，静静地盯着我，目光阴冷而锐利。

“说吧，这件事你怎么解释？”他的口气生硬。

“古总，如果您指刚刚发生的集体辞职这件事情，我没有什么好解释的。”

他又盯着我看了一会儿。

“一个项目总监，刚到一家公司，主管的部门里，六名项目经理全部辞职，下面工程师人心惶惶，这样的壮举，恐怕在整个行业都是一个奇闻吧？你没有什么可解释的？”他话中带着嘲讽。

“古总，如您所说，我刚来公司不久，对公司的情况还没有了解透，他们辞职的原因我还没有深入去了解，暂时还不能给您一个说明。本想盘点回来再向您请教的。”

“出了这么大的事情，还不赶快去想办法处理，这公司眼看着项目部就要散了，你竟然还有闲心忙别的？”

这才是他的真实目的吧？

“古总，他们今天辞职，并不是今天离职，公司即使批准也需要一个月后他们才能走得了。因此，并不需要今天一定做出处理，这一个月内，我一定会给您一个满意的处理结果。”我和颜悦色地说。

“是吗？你刚一上任就出现这样的情况，是不是说明了你的管理能力有很大

的问题?”

“古总，我的工作还在调查阶段，这次盘点后就有一个公司全面状况的报告出台，到时报告中不光有现状的总结，还会有我下一步的工作计划和方案。至于我的能力是否有问题，请您看了我的总结报告再决定。当然，如果我应付不了局面，或者确实没有能力开展工作，不等您说，我会自动请辞的。但不是现在。”

在古总咄咄逼人的气势中，我的表现不卑不亢。

“项目部一旦瘫痪，公司的运转将面临停止。现在已经火烧眉毛了，孰轻孰重你难道分不清吗?”古总脸色已经非常难看了。

“古总，事实上，我来公司后，还没有进行任何新的举措，一切都沿用了公司原有的做法。我是您招进来的，我刚来不久就发生集体辞职事件，无非有这样三种情况：一是他们对您所做的人事安排不满；二是公司的管理暴露出了问题，让他们无法顺利地开展工作；三是个人的原因，比如工资待遇等。无论是属于哪一种，都需要我了解之后再给您一个答复。请相信，我能够处理好。”

或许古总并没有想到我会把他也牵扯进去。我想，他一定非常后悔录取了我。

“所以，你的意思是……”

“是的，古总。盘点不受影响，可以按原计划执行。”我从容地说。

出了古总办公室，我没有丝毫犹豫，掏出手机给唐工打电话，让他跟我一起去工厂参加盘点。

我看到有人等在我办公室门口。是软件测试主管小陶。

我推开门，一边跟唐工简单交代，一边笑着示意请她进去。

“小陶，有事吗?”我走过去将办公桌前的椅子拉开，请她入座。

“高总，有件事想跟您商量下。”她慢慢坐下，怀孕的身子明显有些笨拙。

“什么事，你说吧。”

“我下个月就要回家待产了，现在手头的工作很多，您看要不要再招个人过来接替下？我怕交接给其他人，到时候忙不过来。”

“好的，我考虑下。对了，你准备休假多长时间?”

小陶一怔，表情奇怪，“高总，您可能还不知道吧？在我们这种私企，是没有休产假这一说的，一般都是辞职。”

“哦，”我有点不好意思，这种不成文的规定我是知道的，可能今早发生的事情太多，一时忘记了。当下，也不禁暗自感慨，资本家就是资本家啊。

“我会尽快给你答复的，先去工作吧，怀孕了要注意安全啊。”

我的笑容很亲切，只有我自己知道里面苦涩的味道，怎么全赶到今天来了?不过，小陶的情况全然不同，与之前的辞职完全是两回事。

我没有让公司派司机，决定自己开车，是为了说话方便。

只在楼下等了一会儿，唐工就上车了。

“早上项目经理集体辞职的事，你知道吗？”我问。

“不知道。”唐工摇了摇头，但表情中并没有应有的惊讶。

“你的意思是，你事先完全没有收到任何风声？”虽然觉得有些奇怪，但刚好在周末，这样突然的安排，没有透出丝毫迹象，或者说，唐工没有听闻，是合理的。

“我注意到带头说话的那个是贾工，你能跟我说说他的情况吗？”

“他是我的顶头上司，去年进公司，前任项目总监招进来的，据说之前跟了他很长时间了。工作能力还不错，但自从你的前任离职后，他就表现得有些不在状态了。”

我明白了。又简单询问了其他几位项目经理，了解了大致的情况。

“那个负责软件的小陶平时为人怎么样？

“那个女孩子做事很认真负责，工作积极，任劳任怨，只是家里好像经济条件不太好，老公在工厂当普工，收入很低，所以她快要生了还在一直坚持上班。”

沉默一会儿，我突然问：

“唐工，我有个问题一直想问你。”

“请讲。”

“在公司五年了，你的职位一直没有提升过，你认为是什么原因？”

“比较复杂，公司里有一些关系很微妙。”

“那你可有这样的能力？”

余光中看到唐工斜看了我一眼。

“这算个像样的问题吗？”他的口气硬邦邦的。

我暗笑。

工厂已经停产，公司和集团的财务、PMC 部、项目相关人员，纷纷在各自的岗位，盘点正式开始，一切如计划好的有条不紊地进行。

我在车间、产线、仓库、办公室各处巡回，关注着进展状况，不时查看下数据。午间休息的时候，给行政部的陈姐打了个电话，约她下班后去西餐厅吃个晚餐。

陈姐没有推托，欣然赴约。

约陈姐的目的是为了早上集体辞职的事情。我需要从她那里了解更多的情况，除了这几个项目经理，还有项目部的其他人员背景和资料，再综合唐工那里了解到的情况和我自己接触的感觉，做出一个基本的判断。无论我怎样处理，都需要得到她的支持。

这件棘手的事情，一定要快速解决，不留后患。

陈姐比我先到的，我一边致歉一边在她对面坐下来，开始点餐，选这家餐厅是因为安静，今天要找陈姐聊的内容挺多。

“来了一个月，感觉怎么样？”陈姐一如既往的亲切。

“不瞒陈姐，‘亚历山大’。”我苦恼地笑了笑。

或许是因为陈姐比我年长，或许是因为她是我的应聘主考官之一，又或者是她的面善，总之，我在她面前感觉很放松。

“今早的事情，我听说了。”她应该意识到我找她的原因，也不绕弯子。

“陈姐怎么看？”我看向她，目光中带着探寻。

陈姐淡淡一笑，没有直接回答。

“你是怎么想的？”

我沉吟片刻，决定实话实说，直觉告诉我，她是一个可以信赖的人。

“公司的问题很多，情况很复杂，今天的盘点能够如期进行，过程非常艰难。早上的集体辞职就是这艰难的部分之一。”

陈姐听得很认真，表情沉重。

“你的处理方式我也听说了，这么重大的事情，你表现得那么淡定，出乎我的意料。”陈姐的欣赏没有掩饰，“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做？”

“集体辞职，无论出于什么原因和目的，无疑是对公司的一种威胁，这已经跟个人恩怨无关了。”我坚定地说，“因此，我不会轻易妥协。也决不会抛开公司的利益不顾，全凭个人的情绪去处理。”

陈姐一边听，一边赞许地点头，目光中透着欣慰。

“所以今天才要请陈姐帮忙。”我诚恳地说。

“你需要我怎么帮你？”她问。

“我想了解这几位项目经理的情况，然后再决定如何处理。同时，我还需要了解项目部其他几位员工的情况，以证实我的判断。”

我们点的餐送上来了。短暂停顿之后，我们的谈话继续着，陈姐对我的询问给出尽可能详细的介绍。不得不说，她是一位非常敬业的人，根本不需要看资料，我问到的人员情况，从工作、原来的大致履历，到基本的家庭情况，都介绍得非常详尽。基本上在她心里有一份活档案，这为我的决策提供了很好的支持。

很快，我就在心里有了自己的决定。

“陈姐，这次六人的辞职中，我至少要批准两位。其他几位，我需要个别谈话后，了解到他们涉入或者起到的作用有多少再决定去留。总体而言，尽量维稳。你看……”

“我没有意见。”陈姐干脆地说。

“这两人的空缺，我到时会看情况处理，有可能会从现有人员中提起来。比如，唐工。你看这样行不行？”

“可以。我这里没问题，相关的手续和报告，我会一路优先去处理。”

陈姐态度明确，没有丝毫迟疑。有了她的帮助，我心里的石头总算落了下来。

“陈姐，太感谢你了！”

我满脸笑容，举起手中的饮料，跟陈姐碰了杯。

33.
危机四伏

放下杯子的一瞬间，一个窈窕的身影从我身旁的过道走过，那背影让我瞬间呼吸受阻，大惊失色。

“惜悦。”

大脑有瞬间的空白，从惊诧中反应过来的一刻，我不顾一切地追上去，猛地抓住了她的手臂。

“惜悦。”

我听到自己的声音很怪，感觉到手是战栗的。

一张陌生的面孔转过来，瞪着惊恐的眼睛看着我。

我愣在当场。随后回过神来，向她鞠躬，道歉。

转过身来，看到陈姐从座位探出了头，非常诧异地看着我。

“小高，怎么了？脸色这么难看？”陈姐一脸关心地询问道。

“我认错人了。”我神情沮丧。

“朋友吗？”

“不是……一个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我幽幽叹息，落寞的双眼转向窗外的夜空。

紧张的盘点终于在忙碌中结束。周三，工厂开始复工。

所有的数据很快汇总。此刻这份资料被我握在手中，沉甸甸的，一如我的心情。

公司的问题这么严重，情况又那么复杂，手下缺少得力的干将，面临明显的阻力，下一步的工作将如何开展，这是我最头痛的事情。作为一个空降兵，我现在能用得上的人力资源非常有限。那么我必须得到董事长的支持，有了尚方宝剑，在这个人员流动非常大的私营企业，才能有效地去除障碍，解决那些相当棘手的问题。

这么多的资料需要整理，密密麻麻的数据让我眼花，不禁又想起了小艳，之

前这些统计的事情都由她打理得井井有条，而现在，诸多的琐事都需要我自己亲自来做。离开原公司后，竟然都没再跟她联系过。想想，实在是有些不应该，索性一个电话打过去。

“哥，是你吗？”小艳惊呼，“你怎么走了就不跟我联系了呢？我好伤心。”不等我开口，她就开始抱怨。

“你不是也没给我打过吗？”我笑笑。

“我当然不给你打了，你不说当我是你妹妹吗？我倒要看看你究竟什么时候才会想起你妹妹来，当真是人一走茶就凉啊。太让我伤心了。”小艳大呼小叫着。

“我下岗了，没什么事情嘛。”

“哥，我都听秦浩说了，你已经找到工作了。在 HY，所以我才没跟你联系，我就要看看你去了大公司，是不是就把我们给忘了。”小艳不依不饶。

“忘了谁也不能忘了你呀，小艳。”我笑了，小艳是最好打交道的那种女孩，喜怒哀乐全挂在脸上，“说实话，没有你的日子还真不好过啊。”

“此话当真？”小艳的声音很夸张，我几乎能想象出她惊喜和认真的表情。

“是啊，啥都得我自己处理。”

“哥，那我过去帮你吧。”小艳一丝犹豫都没有。

“我当然希望这样啊，不过你在那里干得好好的，现在走不太合适吧？”

“好什么呀？一点都不好。”小艳说话跟放连珠炮似的，“新的项目总监能力比你差太远了，我不习惯。这还不算，他根本信不过我，我待得难受死了，就希望你去哪里安顿好了把我带过去。”

“真的吗，小艳？”我认真了。

“当然，我巴不得现在就过去。”小艳一点都不含糊，“对了，周工也不想在公司干了。你没听他说过吗？”

周工是之前我手下的一个项目经理，一直非常得力。他若能过来，那可真是太好了。

“小艳，那咱们可说好了。你什么时候能到岗？”

“我马上辞职。”

“好。”

我随即给周工打了个电话，果然和小艳说得一样。不同的是，周工受到排挤，已经提交了辞职报告。两人当下一拍即合。

这简直太好了！有了这两个得力的帮手，我顿时心里踏实了不少。这样在处理集体辞职事件时，便更有底气了。

可以说，这是近期以来最令人振奋的一个消息，让我紧绷的神经顿时放松不少。

我挨个将几个项目经理叫来，逐一询问了他们各自的项目进展情况、下一步

的工作计划和实施方案，当然也包括他们辞职的诉求。一轮谈话后，这个阵营中他们所扮演的角色，基本上都清楚了。我决定将古总干将借机清除。

审视着自己记下的内容，我觉得是时候找董事长汇报了。拿起电话跟董事长提前预约好，我特意说明今天需要的时间会长一些。

到达的时候，董事长已经坐在会客区的沙发上了，手里正摆弄着茶叶。

“我来吧，蔡总。”

他没有客套，直接递给我，看着我伺弄。一时，气氛轻松，他强大的气场中也添了些随和的成分，这是我所希望的。

茶香缭绕，隔着袅袅的淡雾，蔡总似乎沉浸在茶的醇香之中，并不急于开口。而我，也许是在南方待得久了，也非常享受品茶的乐趣。

“蔡总，我想跟您汇报一下近期的情况。”

“嗯，盘点结束了？”

“是的，蔡总，这也正是今天找您汇报的主要内容。”我将他面前的杯子斟满。

“嗯，听说阻力不小啊。”他说这话的时候，速度很慢，身子向后靠在了沙发上，脸上并没有明显的表情。

“是的。”我一个苦笑，看来情况他是知道的，“我先汇报下盘点的情况。”

“好。”

“首先，发现有到库的物料存在丢失的情况，每个月少则几十万，多则上百万，而且主要以主板、屏、摄像头三大件为主。”

“有这么多？”

他的眉头皱了起来，神色严峻，我感觉有一股怒意在渐渐升腾。或许这个数字也超出了他的预料，又或许，他最不能容忍的是被别人欺瞒。

“这么多的物料，是用什么方法从仓库的账上弄走的？”停顿了一会儿，他问。

“这正是我想要向您汇报的第二个问题，公司的账务数据非常不正常。”我接着说道。

“你的意思是，有人做假账？”

“是的，手工账以及票据先作假，上报财务录入系统，再通过某种方式来平账。”我解释道。

董事长的脸色已经十分难看了，可我没有给他缓解的机会，继续报出更多令人难堪的事实。

“最严重的问题就是公司内部管理的漏洞太多，流程不清晰，权力太核心化，没有相应的制度来严格监督、制约，很多事情，凭一个人的力量就可以全部操控了。比如……”

我停顿下来，看着蔡总的反应，不知道是否应该直接说出古总的事来？但我看不懂他的表情，只好转了个方向，“盘点当天早上，所有项目经理集体辞职，这是我没有想到的。”

“嗯，这事我已经听说了。那么，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做？”

他并没有深究我中断的“比如……”，不知是不想令我为难，还是他心里本来就知道我的比如是什么意思。

“公司管理上的漏洞渊源很深，根本的问题我们先放在一边不谈。一直以来相关的制度并不缺少，但只是形同虚设。现在制定新的流程未必能起到根治的作用。”

蔡总没有打断我，一直保持着认真倾听的表情。

“建议成立一个审计小组，直接归属董事长或集团总部来领导。将物料的流失做一次彻底清查，并追究责任。就目前来看，有一批人，包括中层管理人员，是有问题的。能不能继续使用，还得看看审计后的结果，由您决定。”说到这里我停顿了一下，他点了点头，示意我继续说下去。

“至于制定新的管理制度，这个流程首先必须起到互相监督的作用，其次才是各部门之间的互相配合。重点是要具体落实到人，每一个人职责范围内的事，不能推脱，而且都得承担相应的责任。”

“还有呢？”

“目前的情况来看，产品质量问题的解决已经迫在眉睫了。所以我想提高品质部的权限，让他们的权力凌驾于其他部门之上，随时发现、跟踪和处理问题，这样才能减少工作中的阻力，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一家公司想要长期稳步地发展，品质定天下，这是永恒不变的真理。”

蔡总听闻，若有所思。

“项目部这块，我想先动刀子，此次集体辞职的影响非常恶劣，如果一味妥协姑息，将来任何问题都可以成为要挟公司的手段了。况且，从一些迹象表明，就算没有这次集体辞职事件，也是需要调整的。该提拔的要提拔，该处理的人必须处理掉。六个项目经理，我想放走三个，留下的空缺从现有工程师里面提拔，或者是再招两个人进来。”

“好，没问题。我等你报告。”蔡总十分干脆利落。

“公司这边，您看要不要召开一次高层的会议，将盘点以及相关的情况做一次通报。相关的数据，我会整理给您一份详细的材料。”

“这是一定的。而且要尽快。”

聊到这里，我已经有充足的信心进行后面的工作了。正准备站起身离去，董事长突然问：“关于新产品的开发，你有什么想法？

“是这样子的，蔡总，根据这次盘点的数据显示，我们现在库存物料的金额

巨大，包括已有订单未交货，工厂未结的工单，仓库待上线生产的，因为计划没做好而停滞的这些，估算价值就已经超过1000万了。因此，我的想法是先将管理上的漏洞弥补好，将现有的库存处理掉。比如，仓库的物料要清理出来，能装机的就装机，装不了机的低价变卖掉。如此一来，大概只需半个月时间，就能得到至少500万以上的流动资金。人事方面，我将以最快的速度处理好，随即投入新产品开发。您看这样安排是否可行?”

“放手去做吧。”蔡总肯定地说。

第二天，我早早地赶到公司，开始会议前的准备工作。

昨天快下班时，收到了由集团行政发出的邮件，下达了会议通知，时间定在次日上午九点半。参加会议的除了公司中层以上的领导成员，还包括集团财务、行政、人力、法务负责人。

这让我不得不佩服董事长雷厉风行的办事效率。

而我也不含糊，昨天上午找董事长谈完，下午就召开了项目部全体会议。会议两个主题：宣布人事调整和工作计划。

对贾工和另外两个项目经理的辞职，公司给予批准，为了提高工作效率，两周内完成工作交接后可以离职。

将唐工的职务提升为项目经理，接替贾工的工作。

软件测试部主管小陶，因为工作表现突出，公司决定奖励其三个月的有薪产假，假期休完后继续回公司上班。这是我跟陈姐要求的，最终获得了支持。

随后我宣布了后面的工作计划。时间简短，没一句废话。或许是信息量比较大，我注意到大家的表情各有不同：尴尬、庆幸、兴奋、期待……这是意料之中的事。

可能是因为众多集团领导即将出席，明显感觉到气氛与往日不同。进公司大门的时候，就看到行政部的同事忙忙碌碌，准备资料、搬运矿泉水和小盆栽，人来人往，不亦乐乎。

我将自己关在安静的办公室，准备开会的资料，静想发言的内容。不久，唐工到来，推开门时，我听到外面传来一片热闹声。

“高总，集团总部的人下来了。”他朝我走了过来。

“哦。”我淡淡地应了一声，出席的人员在会议通知里都写了，没什么奇怪的。

“你猜我看到谁了?”他神神秘秘地说。

“谁？刘亦菲?”我对他这种大惊小怪的举动嗤之以鼻。

“当然不是。你猜……”他开始卖关子。

“没想到你还有八卦的天赋啊。”我懒得理他。

“集团总部的法务下来了。”他的表情严肃中透着几分兴奋。

“怎么了?”我疑惑地问。

“你可能还不了解吧，在我的印象中，这种人就像部队里面的军机处，只在一种时候出现，那就是有人犯事的时候。换句话说，只要他们出现，准没好事。”他重重地舒了一口气。

“真的?”我心里突然波涛暗涌，心底闪过一份莫名的激动，会不会是董事长为了配合我这次在会中公布盘点报告，特意安排总部的法务下来惩治古总，暗中助我一臂之力？如果是这样，那就真是太好了。

我整理好需要的文件和资料，看了一下时间，站起身来，踌躇满志地走向会议室。

很快，我将要在会议上列出详细的数据，将公司的管理漏洞与亏空暴露在所有人面前，将新的工作流程、监管制度提交初稿，为后续新产品的导入奠定良好的基础。

相信从今天以后，公司将会有一个崭新的开始，我自信可以彻底扭转局面。

34.
终于等到你

会议室的门是虚掩着的，隐约有交谈声。

刚欲伸手推开门，听到一阵高跟鞋“嗒嗒”的声音传来，我下意识地转过头。

只一瞥，便被遭到雷击般定住了……

眼前出现了一个身穿职业套装的白领丽人，和陈姐有说有笑地走过来。她浑身散发着高雅的气质，肌肤如雪，泛着玉石般的光润，头发高高地盘起，几根卷曲的长发垂落在天鹅般修长的脖子两侧。一双灵动的眸子正看着我款款走来，阳光透进玻璃窗洒在她身上，将她的头发染成了金色，也勾勒出她曼妙的身材。

她红唇轻启，微笑着，宛若身上的阳光一般温暖，像射进我昏暗人生中的一缕朝阳，让我看到光明和方向。那个笑容我是那么熟悉，似乎还带着清晨的雨露，又恍若隔世。

一切都静止了，无论是楼外隐约的喧嚣还是身边的任何声音，突然间消失。世界仿佛进入了一个真空，时间仿若凝固，唯有那个脑海中出现过无数次的身影，婀娜间，不真实得如梦中的画面慢慢朝我拉进。

呼吸在瞬间停止，心脏猛然的收缩令身体无法动弹。

身体像是失去了知觉，不能动也不敢动。生怕稍微动一下，这个身影便消失了。

我想，一定是我思念过度，产生了幻觉。

恍惚中，听到有人跟我说话，却如同在梦中般缥缈。

直到有人用力捅了我一下，“高总，看美女看呆了？这位是公司的美女副总……”

“你好，我是王惜悦。”一条美丽的胳膊伸向了我，伴着一股百合的芬芳。

我的身体已脱离了支配，就那样怔怔地看着她，不敢相信。

“我想，你就是新来的项目总监高寒吧？我是王惜悦。”

她的手一直向前伸着，声音温婉。

才一触碰到她柔若无骨的肌肤，一股电流顺着我的指尖，漫过我的全身，激活了我休克般的身体。

“惜悦……”我喃喃念着，一瞬不瞬地看着她。

她抽回被我握着的手，如蜻蜓点水一般，又伸向了其他人。

“王总回来了。”

“你好，你好，好久不见。”

“王总去了一趟印度更漂亮了……”

一阵阵寒暄，她那清脆的笑声不时传来，但始终没有再看我一眼。

我像个傻子似的跟着大家走进会议室。

她坐在蔡总旁边，古总坐在蔡总的另一侧。有许多人我不认识，应该是集团的领导们。

第一次参加公司如此规格的会议，竟然正好坐在她对面，那个我寻找了这么久的女人！

这一切实在发生得太快，让我大脑运转有些不畅。

惜悦还在跟人打着招呼，神态优雅，落落大方。

却眼皮都没有再朝我抬一下。

直到会议开始，有人介绍到我，她随着大家投来的目光中，也只是一个平静、陌生的关注，又随即转向他人，仿佛真的不曾见过我一般。

这样的目光让我感到疼痛。这是我的错觉吗？她见到我，竟然表现得无动于衷！

我很想拉着她离开会议室，让她好好看看我到底是谁！难道真的不记得我了？

望着对面的这个女人，这个我如此思念、痴迷的女人，我幻想过无数次与她重逢的场景，却从来没有想过会是这样。

她是装的还是真不记得我了！那个大雨的夜晚已经从她的记忆中消失了？

难道说她对我的感情，只是一次艳遇的逢场作戏？

她曾经说过要用爱温暖我的曾经，这句话，刻骨铭心。我可以理解她当着这么多人，不想表现出与我的熟络。但她的目光竟是那么陌生，没有任何感情色彩。

我的眼睛游弋在她的脸上，不放过任何一个细微的动作。她长长的睫毛缀得眸子明亮而生动，她的鼻子小巧而挺拔，她的嘴唇娇艳欲滴……仿佛在一一印证我的记忆，让我不禁恍惚。

我脑子里满满的都是她眼中印着我身影时的魅惑，她鼻尖蹭着我脸颊时的顽皮，她的嘴唇柔软、甜蜜，令人沉沦。

那个美丽的时刻如潮水般漫过我的脑子，我清楚地记得她每一寸肌肤的模样，这些画面，我重温过无数次。

隔着办公桌，我的目光追逐、纠缠着她，目光中满是询问、探求、疑惑、伤

心……委屈。

那双明媚的眸子依旧深沉，根本不给我半分回应。

我觉得自己像一个白痴。

猛然间，我想起来一些事情：

她就是那个被紧急调去印度分公司的副总，那么发匿名邮件的人就是她吗？向董事长推荐我的人也是她？

她一直都在我背后，安排了这一切，难道她就是那个给我发短信、一直在暗中监视我的神秘人……

我不禁打了个寒战。

这样说来，我高寒并不是因为能力，而是因为跟一个女人一夜情后才轻而易举地就进入了 HY 集团……

原本以为凭着自己的本事，进入仰慕已久的这家品牌公司，在这样危难的关头，可以大刀阔斧，干出一番业绩。

可是，一切与我的奋斗无关，这真是个天大的笑话。

我高寒何时沦落到这步田地？需要靠一个女人的施舍？

或许她并不是不记得我，只是想操控我的生活。想到这里，我感到一股无名火在胸中奔涌。

这一切顿时变得索然无味。我盯着她，想让她给我一个解释。

她神情专注，不得不说，那副认真的模样楚楚动人，却依旧忽略了我的存在和愤怒。

会议已经开始，但我却开始走神了。

直到听到有人叫到我的名字，我才集中了精力。

“高总，请你把盘点的情况给大家介绍一下。”

“好的。”

我站起身来，向在会人员注目致意，迅速调整状态，拿起手中的资料。收回目光时，看到斜对面的张丽丽，她接触到我的眼神时本能地躲闪，低下头去。

我没有在意。

“接到集团财务的盘点通知后，在公司领导的指挥和安排下，各部门积极配合，用了两天时间后，终于圆满结束。只是……”

我扬了扬手上的资料，看到大家的脸上露出期待之色，才不紧不慢地说道：“经过这次静态盘点，发现公司存在不少非常严重的问题，接下来，我先给大家公布相关的具体数据。”

“请等一下。”

有人打断了我。

所有人的目光一下子被吸引过去，说话的是一个四十岁出头的中年人。天庭

饱满，皮肤黝黑，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配上铿锵有力的声音，俨然是正义的化身。

他迎上所有人的目光，表情严肃。

“我们接到了举报，最近在公司内部发生了一件影响非常恶劣的事件。”

“吴律师，这个是今天会议的议题之一吗？”这是董事长的声音。

我心里不禁“咯噔”了一下，这是什么意思？董事长竟然不知情，看来，吴律师根本就不是他叫来的。那么，他这次来的目标会是谁？

我本能地感觉到了危险的接近。

“对不起，董事长，是这样的，我们周一收到了一些举报材料，马上进行了调查取证，本想先向您汇报的，但是刚刚发现被举报的人，就是在这里发言的项目总监高寒。因此，我严重质疑高寒的人品和他报告的真实性。”

“你说什么？”董事长看了一眼吴律师，又看了一眼我。

“有人举报我们公司新来的项目总监高寒，违反公司的规章制度，公然收受供应商的贿赂五万元人民币。”他转过头来直直地盯着我，眼神像鹰一样锐利。

大家的目光都齐刷刷地转向我，惊讶、不解、兴奋、鄙视，各种神态都有。

我感到一股寒意从我的后背开始往上蹿，凉得似乎额头上开始有冷汗渐渐往外冒。在众目睽睽之下，我在心里告诫着自己一定要冷静。

这时，古总发话了，“吴律师，你是否有确凿的证据？高寒可是我亲手招进来的，是我工作上的左膀右臂。这种事情一定要慎之又慎。”

对于古总的冠冕堂皇，我根本笑不出来。只能说，我低估了他的能量，当然还有那条警告短信。难道，惜悦跟他们是一伙的？只是念及跟我的一夜之情而好意警告我？所以，她根本不打算认识我了？

顷刻间，心像是被扔进了冰窟一般。

倘若果真如此，那么，这个女人便不值得我这般的思念与深情。这个公司更不值得我留恋。

莫名地来到这个公司，莫名地被人各种操控，又突然成了一场戏的主角，众目睽睽之下，我却没有了表演的欲望。反倒有一种局外人的感觉，仿佛自己只是一个闹剧的观赏者。这时，我已萌生出强烈的去意。

我没有兴趣跟你们玩下去了，我不玩了！

我冷冷地看着古总，看着惜悦。等待着吴律师来定我的罪。

只是，我已经无所谓了。

“事情已经基本上查清了，举报人提供了当时行贿和受贿时的录音，里面有当事人很清晰的谈话内容，我们调看了当天晚上在饭店的监控，以及服务员小姐的证人证词。可以证实，高寒确实是有收受电池厂的毛总五万块贿赂。”

吴律师的声音，庄严得像是个法官。他的话，又引起大家的一片惊叹声。

“我不能相信。”古总的声音再次响起，“确定没错吗？”

“高寒，你能解释一下吗？”古总沉痛地说。

“我收了。”我淡淡地说。

全场哗然，大概是没有人能够料到我可以这样明目张胆，且理直气壮。

“五万块钱，我确实是收下了。但是在第二天的早上，就亲手交给财务的出纳刘姐，特意说明钱的来源是供应商赞助，以项目部备用奖金的名义入账。”

说完这句话，我突然意识到自己犯了个严重的错误，相当于把自己逼到了死角。因为既然这事能够闹到这个地步，说明对方早已做好了万全的准备。倘若我什么都不说，还有死不承认的机会，而现在，相当于我坐实了自己的罪状。

那个收条，铁定是拿不到了。而刘姐，毫无疑问是古总的人。

“我就说嘛，高寒就根本不是那样的人，那个谁，去把出纳叫进来。”古总继续自导自演着。

很快，刘姐就进来了。

吴律师转过身子，盯着她问道：“请问，高寒说本月 10 日有一笔五万块的现金交给你入账，这件事属实吗？”

“没有，我不知道这回事。”她回答得干脆利落。

“请你再仔细回想一下，10 号那天你是否在公司？”

“我最近没请过假，都在。如果有，我们肯定会开具收款凭证。这个可以查账的。”

“那么，高寒，请你出具一下你当时的交款凭据。”吴律师盯着我说。

“我没有。刘姐没有给我开收据。她说要问一下主管怎么入账再开给我。”

我冷冷地回答道，忽然意识到我现在说什么都没有意义了，只能是越描越黑。

“高寒，我跟你无冤无仇，你可不能害我啊。我什么时候收过你交的钱？”她突然开始激动起来。

“刘姐，请你安静一下。”吴律师说。

“高寒，你还有更多的说明吗？”他公事公办地说。

“没有了。”

“根据已掌握的证据，可以确定高寒收受供应商的贿赂，已经涉嫌犯罪。”

吴律师字字句句，像一把重锤，把我砸蒙了。

此刻我是那么孤立无助，事情的严重性已经不是我是否在乎的问题了。

他宣判了结果。随即，转向了蔡总。

“董事长，您看……”

“高寒啊，你怎么能这么糊涂啊？在公司好好干，难道还能少了这五万元吗？”古总痛心疾首，只有我能看懂，他目光上闪过的得意和嘲讽。

这王八蛋！我真恨不得上去一拳砸在他脸上。太卑鄙无耻了！他表面的一句感叹，不过是在为这件事情定性和总结，如此处心积虑，不过是为了让我因染上

污点而失去了可信度，让这次盘点的数据成为我舞弊的一个结果。

看着古总那张阴险的脸，我这才明白，这一切都是他早已精心布置好的一个局。我若是贪心，被拉拢过去为他所用，那么受贿就是一个受制于他的把柄；倘若不和他在一个战线，就可以用这种手段让我彻底出局。

35.
惊心动魄

我手心开始冒出冷汗，握着的资料落到了会议桌上。无心去收拾，我已经用不到它们了。

这是一场两军对垒的战斗，我刚端起枪，将子弹上膛，就被敌人狙击了。

这是怎样的一天啊？我就在这一天内失去了爱情、事业……和一切。

我会是什么样的下场？被公司开除？在行业内臭名远扬？甚至是直接被起诉坐牢？

我又看了惜悦一眼。难道这就是你想要看到的？这是为什么？

她根本没有看我，表情平静地在跟刚坐下的陈姐说着什么，陈姐将一个笔记本放在桌上。

难道这就是一夜情要付出的代价吗？

我的人生从此落下一个洗刷不净的污点，我的生命轨迹或许从此发生改变。我还有远在家乡的父母需要我去孝敬……而这一切，都将因为我今天的落败而改变。

董事长锐利的目光落在我身上。

“高寒，你解释一下这是怎么回事。”

“没有什么可解释的。钱我收了，确实交给了财务，但我提供不了证据。”

我的辩解显得那样苍白无力，这在众人眼中应该是最后的负隅顽抗。

“高寒，你不要诬陷我。”刘姐尖利的声音再次响起。

“吴律师，公司财务室装了摄像头，你们调过录像吗？”陈姐突然问道。

我望着陈姐那张亲切的脸，满眼的感激，心中充满希望。

“是的，我们已经查过了，但当天录像资料已经不翼而飞，无法查证。”吴律师说。

“刚才，我去问过保安室，情况如吴律师说的那样，那天的录像资料没有了。”陈姐平静地说。

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断掉，我满心的希望再一次落空。完了，我彻底完了！

大脑一片空白，我茫然看着四周。会议室内，大家交头接耳，场面有些混乱。所有人的表情像走马灯似的在我眼前转，只有古总在得意地笑。

我像一只被围困的羔羊，只剩下束手就擒，任人宰割。

这时，灯光突然被人关掉，靠墙的位置上，一个放映屏幕被缓缓放了下来，大家奇怪地看过去。很快，上面就出现了画面。正是我进财务室，将五万元从信封中拿出，放在刘姐桌上……到打着电话离开的监控录像。

我不可思议地看着画面，一颗绝望的心因为狂喜而不能自已，身体微微颤抖着。

我转过头去，发现只有一个人面前有一个笔记本电脑，连接着投影仪。那么播放视频的人，就只能是这个人。

王惜悦。

我目不转睛地看着她，被她彻底打败了。她到底是在玩什么？

“我今天一早到公司，就收到了一个匿名的快递，里面只有一个 U 盘。里面的内容就是刚才大家看到的这段。”惜悦的声音扬起，音量不高，在此时，却像划过夜空的闪电一般有力，驱散了压得我喘不过气的乌云。

惜悦关闭视频，合上电脑，将 U 盘拔出，递向吴律师。

“我收到的时候，并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但刚才陈姐去查过，发现视频资料丢失。我这才明白它的重要性。吴律师，这个 U 盘我交给你。”

此话一出，震撼全场。

这下会议室彻底沸腾了，大概都是平生第一次开这么刺激的会议，情节发展得像是在看一场谍战片。

我重重坐下，准确地说，应该是身体摔进了座椅，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短短一个小时内，我经历了上天入地，狂喜绝望，最终又绝处逢生，仿若走过了几十年的沧桑。我感觉已经被折腾得精疲力竭。

我紧盯着惜悦，想从她眼中找出答案。

可是，她依然没有看向我，倒像是刚做完一件平常的事情，正小声跟董事长说着什么。

古总面色黑沉，阴冷的目光扫视着会场上的每一人，像是在寻找什么。

张丽丽脸色微红，看我的眼神有点复杂，让我有点看不懂，既有闪烁又有释怀，或许是我现在脑子不够用了，又或许是所有人看我的眼神变化太多太快，让我应接不暇。

我最终迎上了古总的眼神，那精亮的目光像两片刀锋，一刀刀剜着我。我毫无畏惧，两人默默对视，无声较量。

散会后，我机械地走回到办公室。当门一关上，将材料往桌上一扔，我顿时

像刚经历了长途跋涉，浑身散了架一般瘫在座椅里。回想起刚才发生的一幕幕，不禁冷汗直冒，惊魂未定。毫不夸张地说，非常后怕。我今天算是逃过了一劫，倘若没有那个视频，后果将不堪设想。

那个视频……惜悦。

一想到她，心头就堵得慌。苦苦寻找了两个月，终于见到了她，不料她竟然带着那么多的疑点，与我思念中的那个人大相径庭。我们现在的距离如此之近，却感觉比找到她之前还要远，云山雾罩背后，让我完全看不清。

她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女人？

脑子很乱，我试图理出一个清晰的图像，竟发现我拥有的信息纵横交错，而她像是一个谜！

不知道过了多久，陈姐敲门。

“高总，刚打你电话是不是没听到呀？王总请你去她办公室一趟。”

“好的，谢谢陈姐！”我回过神来，下意识地看了下手机，“不好意思，陈姐，手机静音。今天太感谢你了！”我由衷地说。

她微微笑了笑，转身离开了。

该面对的，总要去面对。倘若她不能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那么，是时候该放弃了。

我伸手敲门。听到那一声悦耳的“请进”，我的心还是颤了一下。

“王总，您找我？”我语气十分冷淡，尽量不去看她。

“请坐，高寒。”她笑容满面。

“不知王总有何贵干？”我生硬地说。

她站了起来，走过我身边的时候，那股令人思念的味道再次袭来，让我窒息。我压抑着自己不去想那天发生过的一切，不回头去看她飘逸的步履，不再受到她的诱惑。

她将一杯茶放在我面前。

“先喝杯茶吧。”

“不必客气，请问您有什么吩咐？我那边还有事呢。”

“我想先跟你解释一下……”

“没这个必要吧。如果您没有什么其他事情，我先去忙了。”我直接打断她的话，站起身来。

“你坐下，高寒。”

“您有什么事，请讲。”我站在她面前，居高临下地望着她，目光冰冷。

“我是想了解下收钱的那个过程。”

“噢，那个事情没有什么要补充的了。对了，谢谢您的帮助。不过，正好您是负责人事的领导，我就顺便跟您汇报下。本人先口头辞职，报告随后递交。”

“高寒，我不是……你等等，先听我……”

我径直走了出去，把她的话关在了门后。

整个下午我都在忙碌，同时越想越觉得窝囊。被人耍得团团转，我还在那里掏心掏肺地对人念念不忘。不光靠着人家进了公司，现在还成了上下级，这让我以后怎么在这里工作？想到这里，更下定了决心，不能继续留在这个公司了。

我开始整理手头的工作，将未完成的事情列出清单，答应给董事长的报告继续完成。项目部下一步的工作计划，要写出一个详细设计和实施方案……

不得不说，我觉得非常遗憾，我的工作计划还没有开始实施，扭转局面的措施还没有落实，董事长给予我的希望是那么厚重，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这里给予的空间是那么大，还有，跟古总的较量已经拉开了阵势，恰如箭在弦上，我能够临阵脱逃吗？

对了，还有即将投奔我的小艳。

真是令人头痛……

我在纠结之中，继续着手里的工作。

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当我从电脑后面抬起双眼时，看见整个城市被映在一片灿烂的金黄之中。

我慢慢站起身来，走到落地窗前，看着窗外这个充满欲望的城市。

它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们前赴后继，将宝贵的青春抛洒在了这里。繁荣的背后隐藏着多少陷阱、诱惑，又有多少人迷失了方向？

而我也慢慢被侵蚀，早已想不起自己初来时的模样。

如同一首歌中唱到的一样：

曾经的梦想成了我一碰就碎的太阳
我热切地希望在离开前
能得到让我坚持下去的信仰……

太阳渐渐西沉，天际线上最后一抹橘红也在渐渐变幻着色彩。一层淡淡的紫色悄悄染上了天空，几颗小小的星星，若隐若现。

这个城市是美丽的，而我依然要在这纷杂之中去寻找。寻找当初的梦想，坚守自己的信念。

突然觉得好累，转过身去倒在了沙发上，迷迷糊糊睡了过去。

不知道过了多久，一觉醒来，我竟然不知道身在何处。

空气中弥漫着孤独的味道，透过厚厚的玻璃窗，外面的灯海一片灿烂，原来夜幕早已降临。

我还在恍恍惚惚之中，灯亮了。

惜悦笑脸盈盈地走了进来，手中端着一杯还泛着热气的牛奶。

“饿坏了吧？过来几次，看你睡得那么沉，一直没有叫醒你。”

她在我身边坐下，顿时，那股魂牵梦绕的清香让我迷醉。我闭上眼睛，不想让自己醒来。

“喝一口吧。”她把牛奶递向我。

睁开眼睛看向她，我知道自己完了。

她晶莹的眸子波光潋滟，里面跳动着一束温暖的光，一瞬间就将我心中的冰冷融化，让我迷失自我。

此时，我唯一想做的事情就是将她紧紧抱住，揉进我的身体，让我们的骨血连在一起。

我赶紧闭上了眼睛，担心自己还没等到她的解释就直接缴械投降了。

她离开的脚步声响起，我的心却一下子紧张起来，生怕她真的走了。赶紧睁开一条缝，看到她只是去把牛奶放在办公桌，然后转身回来，我又急忙闭紧双眼。

惜悦在我身边坐下，开始“咯咯”地笑。

还好意思笑？白天不是还装着不认识我吗？一想到这里，我又来气了。

她停止了嬉笑，附在我的耳边，调皮地问道：“高总，你还记得当年大明湖畔的那个王惜悦吗？”

“不记得。”我气鼓鼓地说。可嘴上这样，心里却早已是十万只小蚂蚁在爬一般酥了。

忍不住地睁开了眼睛，看见她朝我靠得更近了，双手竟然攀上了我的脖子，两眼含情脉脉。

我醉了，痴痴地看着她，任由她久违了的撩人心魂的气息萦绕着我，将我的心动燃成了一簇火。

惜悦，我又怎能控制自己不去日日夜夜地思念你呢？

她娇艳欲滴的红唇，缓缓地凑了上来。

“你疯了？这里是办公室！”我大惊。

“没事，办公室早没人了。”

那还等什么？

我迅速翻身坐起来，一把将她紧紧搂进怀里。我火热的双唇焦渴地印住了她娇嫩的唇瓣。那种触电般的感觉顿时让我迷失，伴着她醉人的体香，我长久的思念得到了慰藉，我的心和身体一起颤抖着。那种期待天荒地老的感觉在这个绵长又激烈的吻中再次传来。

我的呼吸越来越急促，心跳的速度也直线飙升。终于，我疯狂地把她推倒在了沙发上。

她的呼吸也变得混乱起来，欲拒还迎。我胡乱地解开了她上衣的纽扣，将手

伸进去拼命揉捏。

她全身一颤，大声惊呼："你疯了？这里是办公室！"

"没事，办公室早没人了。"我学着她的语气回答道。

思念有多深，此刻的我就有多疯狂。

她的身体早已瘫软如泥，被我紧紧地压在了沙发上。

城市的喧嚣全部停止，我只能听到耳边她那粗重的喘息声。

"断了，断了。"她突然气喘吁吁地大喊着，猛地把我推开。

"没断呢，还好好的。放心吧。"

"我说的是内衣带子断了！你个臭流氓。"她急忙坐起身子，看着我一脸的怒意。

"啊？什么山寨牌子的内衣啊？这质量也太差了吧？赶明儿去给你买新的，咱们继续。"我又朝她扑了过去。

36.
来龙去脉

她敏捷地避开，躲到了一旁。“你急什么？人家这不已经回来了吗？”

“……”这种事能不急吗？

突然，手机铃声响起。

可是，我还没有回过神来。

她伸手拿起电话，递过来给我。

“谁啊？”我很是恼火。

“秦浩。”

“哪个秦浩？”

“……”

“啊？哦，是你啊。”我语无伦次。

电话里面传来了骂骂咧咧的声音：“我说你小子是不是泡妞泡成脑震荡了？连我都不认识了，还哪个秦浩，有几个秦浩？你有种说说看？”

“唉，这不是，有正事忙着吗？”我急忙地解释道。

“你就吹吧，自从咱俩认识，你就一直是白天没鸟事，晚上鸟没事。赶紧过来陪我喝酒。”

“喝你妹！”我看到身边的惜悦已经整理好衣服，这才反应过来，又一场好事被他搅黄了。他是不是有心灵感应啊？每到这种紧急关头就给我打电话。

“你要干吗？”惜悦看着我，一脸的紧张。

“不干吗，刚才你不是说衣服带子断了吗，我帮你检查下。”我一脸坏笑地凑了过去。

“不用你操心，你给我坐好，我有话问你。”

果真是女人的脸，天上的云。

“你真要辞职？”

听到这个，我神情严肃起来。这是一个问题，而这问题的答案不在我，换句

话说，接下来的谈话内容将决定我的去留。

我看着她回答："是的。"

"为什么？"她有点急了，一下子抓住了我的手。

"你说为什么？"我没好气地说。

惜悦看着我，神情疲惫，但是不答反问："我昨晚刚从印度回来，很累，所以，你有什么问题直接问吧。"

"是你安排我进公司的？"

"你这话说得不准确，说到底还是凭你自身的实力。我只是向你提供了一个招聘的信息，仅此而已。你是通过正常的应聘程序进来的，倘若你的能力有问题，那么连古总这一关你都过不了。"

想了想，这话不假。不能否认这话听着也十分顺耳。

"为什么要让我来？"其实我想说，难道就是想跟我在一起吗？

"公司的情况你都看到了。我需要一个非常信赖的人，我需要你和我并肩作战。"惜悦看着我，没有一丝犹豫地说道。

这种不假思索的回答，让我十分满意。在大大满足了我的虚荣心的同时，迅速平息了我的愤恨与不满。我稍加思索，觉得这话是可信的。

"既然知道我的联系方式，你为什么不联系我？"我盯着她的眼睛，几乎是恶狠狠地问。这是我最在乎的一个问题，而且一想到这事就恨得咬牙切齿。

她轻轻地叹了口气，"那天走得急，我们都忘了留电话。第二天我就被直接派去了印度处理突发事件。幸亏在'月色'酒吧那晚，我和小雅互留了手机号码。通过她弄到了秦浩的邮箱，就推荐你来公司面试。"

"这说不通。"我皱着眉头，"既然能联系到秦浩，就可以联系到我，不管是把你的联系方式留给秦浩还是直接要我的联系方式，都不是问题。而且，你留下的邮箱为什么根本就是无法回复的？"

我的心情又开始不平静了。

"是的，我可以。但又偏偏不能。"

"这是什么意思？"我不解。

"如果你不来 HY，我会直接联系上你。但因为我希望你来公司帮我，所以我不能给你任何暗示。"

"此话怎讲？"我被她绕糊涂了。

"不瞒你说，公司的情况比你看到的还要复杂，形势非常严峻。很有可能不是简单的亏空问题，或许背后还有更大的阴谋。董事长察觉后，立即开除了你的前任总监。公司急需一个正直、忠诚不阿的人。我当即就想到了你。"

"所以呢？这就是你藏猫猫的理由？"我十分轻蔑地说。

"我只是想看看，我爱上的这个男人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值不值得我去深

爱？现在明白了吗？”惜悦对我的轻蔑表示了愠怒。

“那你现在有答案了吗？”

“如果不值得，我今天就不会站在你面前了。”

“难道你就能狠下心来，一点暗示都没有？害得我……”我气结，“你就一点都不想我吗？”我瞪着她。

“怎么可能不想你？”惜悦娇嗔道，“你以为只有你在想啊？我知道你在哪里却偏偏不能联系你，你知道这种感受心里有多难过吗？”她说着，眼眶开始泛红。

看到她的莹莹泪光，我所有的气愤、不解统统烟消云散，唯一能做的，就是紧紧地把她搂在了怀里，缠绵地亲吻着她的眼睛。

“还辞职吗？”她依偎在我怀里轻轻地问。

“辞，还是不辞呢？”我犹豫道。

“你敢？”

“嗯，不敢。”

美人在怀，智商退化，我除了乖乖应答，不知还能说什么？

“对了，那个录像视频，会是谁寄给我的？”没有任何征兆地，她突然转了话题。

“我怎么知道？不是你复制的视频吗？”我真以为是惜悦复制的，只是故意说收到了快递而已。

“不是我。我也不知道有这事。今天实在是发生得太突然了。”

“真是奇怪了。”我的心里又犯起了嘀咕。

“对了，我曾收到过两条警告的短信，是你发的吧？”

“短信？什么短信？我没发过。”她显得非常惊讶。

“不是你发的？那会是谁？难道说公司还存在着第三种势力？”

我顿感迷惑，事情又开始变得复杂起来。

我哼着歌，一路轻快地到了“月色”。

惜悦没有和我一起来，也不让我送她回家，说是太累了，需要回去休整一下。虽然有些不甘、不舍，但是她的一句“来日方长”打住了我。

在来“月色”的途中，我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当特别在乎一个人时，很容易被对方拿捏住七寸，特别是当对方是聪颖如惜悦的女人。她并没有费多大工夫，三言两语就将我的疑虑、困惑、愤恨轻易化解。而我，又是那么心甘情愿地相信她。

走进“月色”时，乐声正 high。经历了这一整天的大起大落，这样的氛围很适合我，我踏着强劲的节拍，感觉浑身畅快无比。

相比我高涨的情绪，坐在角落的秦浩看上去无比落寞，此时，正闷头喝酒。

他懒洋洋地看了我一眼，算是打了招呼。

然后动作娴熟地倒满三杯啤酒，像是经过了计量，不多不少刚刚到杯口。当最后一滴酒没入杯中的气泡时，他右手猛地一翻，空瓶画出一道完美的弧度，放落在桌上。这是他的标志性动作，哪怕是心情不好，也没有影响他潇洒地发挥。

三杯酒一字排开摆在我的面前。

“迟到那么久，罚酒三杯，自觉点。”

我二话不说，端起杯子就喝。

“挺爽快啊，这不像你的风格。”他抬起头来，打了个酒嗝，“不对劲啊，你小子今晚怎么看起来很开心？”

“哥哥我今天心情好。”

“有什么好事？”

“先叫点吃的吧，哥们儿快饿毙了。”

我这才想起来，除了惜悦的那杯牛奶，我晚上什么都没吃呢。这时候，觉得特别饿，胃口奇好。

秦浩一扬手，招来了服务生，点了一大堆东西。

“现在可以交代了。”他看着我冷冷地说。

“哈哈，惜悦回来了。”我掩不住满脸的笑容。

秦浩盯着我，一字一顿地说：“从火星？”

“差不多吧，印度。”

“她去当苦行僧了？”

“靠。外派，灭火。”我抓起桌上的水果吃了一块，“跟我一个公司。”

“什么？”秦浩眼睛都瞪大了，“什么情况？”

我一边吃着水果，一边把惜悦去印度、发简历给他到在公司相遇，以及今天发生的事情简单说了一遍。秦浩翻着一双看上去有些混浊的眼睛，眨了半天。

“你是看今天哥们儿喝多了，编故事逗我玩呢？”

“要不你改行拍电视剧吧，就你那个忽悠的本事，我看行。”

他认真看了我一会儿，总结道：“这是不是表示你以后不能陪哥们儿好吃好喝了？”

“可以考虑让你当个小三。”我正色道。

“典型重色轻友的货色。”

“怎么会呢？兄弟如手足，女人如衣服。我一向都是为兄弟两肋插刀啊。”

“嗯，再为女人插兄弟两刀。”

秦浩说着，又灌了杯酒下去，看上去心情十分不好。

“好了，别搞得跟个怨妇似的，弄得哥们儿有心理负担。”我跟他碰了一杯，“最近和小雅怎么样了？”

估计他还是为何娜的事情伤神，我故意不去提及。

“不是说过早就分手了吗？前几天心情不好，又去睡了两晚。”他有点不耐烦地回答。

这什么逻辑啊？我表示完全听不懂。

“唉，秦兄啊秦兄，想当年你的床上总是人来人往，那么繁忙；可如今却独自夜色沉沦，如此失落。你说男人到底是专情好还是花心好？”

“不动真感情才好。”他叹了下气，摇了摇头，又喝光了一杯酒。

“我想好了。”他将酒杯重重放到桌上，“这两天我要去找死胖子谈谈。”

“弹棉花吧？你别没事找事啊。”我听到心里急了，“你知道到现在还搞不定何娜是什么原因吗？”

“什么？”他睁大了眼睛。

“因为你眼光到位了，实力没跟上。假如你开的是路虎，假如你比死胖子更有钱，何娜早就跟你在一起了。”

“你的意思是，她对我根本没有感情？哪怕是一点点？”他满脸的不甘。

我喝了口酒，叹气道：“有没有感情不知道，但我知道一点：在深圳这样现实的城市，男人可以选择一个一无所有的女人，但是女人一般不会选择一个一无所有的男人。”

“我还是会去争取的，尽我所能。”他的毅力实在让人抓狂。

我不想再说什么了，端起了手中的酒杯。

今晚的“月色”酒吧，一如既往地火爆，热闹非凡。

我不由自主地再去看了看那个角落，同样的场景、同样的地方，但每次来，心情都是不一样的。相比起上一次的落寞和惆怅，今晚再看，心里是甜蜜的。

我的生活有了期待。

这么久以来，第一次热切地期盼着明天的到来。

我拿起手机编辑短信：我不小心将“我爱你”发错给你了。如果你接受就储存起来，如果你不接受，就把这三个字返发给我。

很快，惜悦的短信就回了过来：不接受。

我差点笑出声，这是一个思维敏捷、很有情趣的女人，时时刻刻都是那么可爱。

我爱她。

一大早，我就忍不住想见到惜悦，仿佛要见她一面才踏实。在办公室转了一圈，从桌上随意拿了几份东西，敲开了她的门。

“王总，这里有一份文件麻烦您签个字。”

我毕恭毕敬地站在惜悦面前，假模假样地递过去几份文件。

她白了我一眼，嘀咕了声：“可真会装。”

我两手按在她黑色的办公桌上，向前俯下身去，紧紧地盯着她。

“这位美女，你可知道？有个人为了你，拒绝所有美女的青睐，只为了等你一个不确定的未来。”

“哈哈，”她笑出声来，调皮地说，“那你告诉他，不要为了一棵树，而放弃了整个森林。”

“可是那个人有点认死理，就想吊在树上不下来，怎么办？”

“智商问题。”

我将头俯得更低，盯着她胸前看了一眼说道：“黑色不错，代表着庄重、神秘和高雅，我喜欢！”

“你……”

她正要发怒，我急忙说：“我说的是你办公桌的颜色！别激动。”

说完转身向外走去。

“你……流氓！”身后传来她压低了音量的骂声。

我踏实了，满心欢喜地回到办公室。

不久，桌上的内线电话就响起了，竟然是董事长有请！

这是一件很不寻常的事。

自从我进入公司以来，这可是蔡总第一次主动召见我。

上一次见面，我已基本清楚了他在古总的这件事上所站的立场，从惜悦的话中，更加明确了他的处境。那么，今天他找我，应该是想确认我的下一步工作方向了。

曾看到有个说法：中国人合伙做生意，有个四同原则：同船共渡，同甘共苦，同床异梦，同室操戈。无疑，他和古总的合作，已经进入到了最后一个阶段。

只是，董事长到底是怎么计划的呢？

37.
深奥的谈话

我整理了一下思绪，走进了他的办公室。

看到我进去，董事长给了我一个淡淡的笑容，用手指向他对面的沙发。

我坐了下来。也许是之前有过一次深入的交谈，又或许是我心情特别好，竟没了前一次见他尚有的那份局促的感觉，恭敬之余，显出的是自己惯有的一份从容。

“你来公司的时间不久，现在，可算是名人了。”

董事长微微笑了笑，以一句调侃开始了我们的谈话。

“是的，蔡总。”

我笑笑，不过很是勉强，因为昨天的会议让我心有余悸。

“年轻、有活力、有冲劲，让人羡慕啊。”他将面前的茶递给我一杯，定定地看着我说，“不过，光有好的想法可不够，还要懂得保护好自己，这样才能更好地达到目的。”

他的话让我汗颜，倘若不是那个神秘人寄来的救命视频，先不要说去铲除腐败、实施自己的方案，恐怕此刻我早已身败名裂，哪还有机会谈及后面的计划、方案，甚至理想。

“是的。蔡总。”我点了点头，虚心受教，“这次的事情对我，是一个很大的教训。我会记住的。”

“嗯，”蔡总平静地换了话题，“说说你的打算。”

上一次的谈话中，我已经仔细汇报过自己的想法了，他问的不是这个，而是指昨天会议后半部分的内容。

我对盘点的总结，因为一场跌宕起伏的闹剧而成了配角，以惨淡的方式草草收场，全然没有博得预期中的震撼效果。本以为公司严重的亏空会给古总沉重的一击，让他无以辩驳，在难堪之中，将收拾残局的重任责无旁贷又名正言顺地交到我的手上。

然而，我错了。

古总发表了一个即兴演讲，从公司的发展历程到刚结束的这个盘点结果，从员工的聘用到管理和制度，深入浅出，剖析总结，深刻反省了用人不当的经验和教训，并因此向集团和董事会道歉，轻轻松松地就将责任推到了已经被解雇的前任项目总监的头上，甚至扬言必要的时候，追究其法律责任……

更让我瞠目结舌的是——

他在承认自己负有连带责任的同时，以加强管理为名，强化了自己对分管几个部门的直接领导权；而我，因为刚来，对公司缺乏了解，需要做好他的助手，好好配合他的工作，负责好新产品的开发，只在轻而易举之间，就将我分管多个部门的工作和权力架空了。

我的手上等于是只剩下了项目部。

古总的讲演，冠冕堂皇，有理有据，无懈可击。

事实上我觉得很窝囊。董事长精心安排的这次会议，我费尽心思的筹谋，最终都成为替别人做嫁衣。所有的结果和发生的事情都在我的意料之外。在他的老谋深算面前，我显得那样稚嫩。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纵然我逃过一劫，暂时也不是他的对手，撼动不了他的根基。

此事只能从长计议。

如此一来，我上次向董事长汇报的措施便成为一纸空文了。

所以蔡总现在问的，是我接下来的打算。

“蔡总，我上次向您汇报的想法没有变，只是，现在该如何落实要比我预期中的困难一些。”我老老实实地说。

“事实上，我必须承认，我并没有将形势分析透彻，公司的情况比我想象的要复杂。”

蔡总没有说话，我将之视为一种默认。

“就盘点的情况，集团财务如果加强监管和按月静态盘点，最大的漏洞是可以堵上了。处理积压物料也是财务可以直接派人负责。那么，资金回笼方面的计划是可以按原定方案进行了。”

“那么，后面的新产品将如何导入？”他的手指放在膝盖上，有节奏地敲打着。

“由于前期的品质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品牌形象受到很大的影响，所以目前的销售压力非常大，我打算先上两三款低端跑量型的产品，修复和维护好现有的渠道，后面紧接着再将利润大的机型跟上去，逐渐丰富我们的产品线。”

“嗯，”他点了点头，微微有些担忧，“现在你手上的权力削减了那么多，工作起来会不会阻力很大？”

“这个董事长不用担心，我会重新争取回来的。”我胸有成竹。

“哦?”他的脸上露出欣慰的笑意。

“需要我提供什么支持?”

“按原定计划，尽快将品质部的权限提高起来，接下来，我就只能靠它了。”

“好，没问题。”

他端起了面前的茶杯，轻轻地喝完，眼睛突然盯着旁边的一个盆栽出神。

“好好的一棵树，叶子却黄了。”

这突如其来的一句话，让我愣了一下。

我顺着他的目光看了过去。

窗前摆放着一棵发财树，葱绿的树枝上，有几片败落的叶子。

只一瞬间，我明白了他的意思。

“是的，如果只是叶子黄了，摘下扔掉就可以了，可我看它刚冒出来的新芽就已经发黑，兴许下面的树根也开始病变了。”

“唉，一盆树养了好几年，不容易啊。”他轻轻地叹了口气。

“是的，时间久了，都是有感情的。”我说。

看来董事长是个念旧情的人，不经意之间，这样一个威严的人，露出了温情的一面。

“你呀，有时间多跟古总学学，他某些方面还是很不错的。”

“董事长的意思是?”我一下子没听明白。

“自己回去好好想想吧。”他笑而不语。

从蔡总办公室出来，拐了个弯，走在楼道上，遇到肖峰正迎面而来。

我侧身站立在一旁，面带微笑地看着他。

“高总，今天气色不错啊?”他寒暄道。

“惭愧啊，小弟不才，工作压力大，好想跟肖总学学整天春风满面啊。”

“说真的，昨天在会议上，我可真是替你捏了一把汗啊，幸好最终有惊无险，不然我可少了一位革命好战友。”他脸上的表情很真诚。

能够用最真诚的表情说出最虚伪的话，这是一门技术活。

我分明还记得昨天他兴奋的模样。

“哈哈，托肖总的福。对了，上次的茶叶不错，我改天还要登门拜访，希望肖总不会嫌我烦啊。”我确实是要找他好好谈谈了。

“没问题，我也正想找高总切磋茶艺呢，等你。”他回答得很爽快。

回到自己办公室，发现有人加我 QQ。

网名：带刺的玫瑰。

我直接拒绝，一直没有加陌生人的习惯。

验证信息又再次闪了起来，我伸手点开：惜悦。

带刺的玫瑰：干吗拒绝我？

我：怕刺。

带刺的玫瑰：你就装吧，晚上有事没？

我：有事。

带刺的玫瑰：真的？

我：陪你去买内衣。

带刺的玫瑰：那个改天吧，不急。

我：那咱们去吃饭？

带刺的玫瑰：好。去哪儿？

我：听领导安排。

带刺的玫瑰：你家吧。

我：领导要视察？

带刺的玫瑰：嗯，在家做饭。

我：遵命！

下了班以后，我坐电梯到地下车库，坐在车上等待着，一会儿惜悦就下来了。

车子很平稳地开出停车场，汇入拥堵的车流中。

夕阳渐沉，落日的余晖透过车窗，将她那美丽的脸庞，染上了一层柔和的暖色。

我不时侧过头去看她，她面带微笑，恬静地坐在那里看着我，像一幅沉静的画。美得让我有一种不真实感，于是伸出手，将她的手紧紧握住。

一股暖流，漫过手指传递到了我的心里，让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她的归来，和带给我的甜蜜感觉。

“今天董事长找你了？”

也许她不想我总是转过头去看她，故意找出了个严肃的话题。提到董事长，我的心里还真的有不少疑问。

“我搞不清楚是否理解对了他的意思？”

“怎么了？”

“今天他找我谈话的时候，以一句要多和古总学学来结尾。你说他会不会对古总根本就没有意见？”说实话，我有点糊涂了。

“不可能。我猜他那句话的意思应该是叫你不要太善良，多学学古总的不择手段。傻瓜，明白吗？”她缓缓开口。

“唉，”我深深地叹了口气，转过脸去看了她一眼，“这次确实是要深刻地检讨下自己。首先是低估了古总在背后运作的能力，对形势判断失误，操之过急；其次是将钱交给财务后，精力全放在应付古总对盘点的阻拦上面，忘了去找出纳要回收条，直接导致了后面的恶果。”

“嗯，你也不要太在意了，一个人再优秀，品性不良是不会有所作为的，至少你向大家证明了你的原则和立场。这才是最让我欣赏的。”她说完转过来看着我，俏皮地问道，“高总，您接下来有何高招啊?”

“还能怎样啊？权力都被姓古的收回去了，只能想办法先改变被动的局面。现在看来，他在公司根基深厚，而且通过利益盘结着一批人，目前单凭我的力量还无法和他抗衡，只能从长再议了。”

“这话不对啊。公司还有董事长、我和其他部门呢。这次集团给咱们财务部下令盘点，总部特意派人下来，还让你负责监督和执行，很明显就是上头对你的支持。另外还有陈姐对你的关照等。所以，你并不是孤军作战，明白吗?”

“哦？是吗?”我夸张地说，“那你支持我吗?”

“你说呢?”

“我不知道，要不你明确表示下。”

“怎么表示?”

我指指脸，然后伸手过去抓住她，“亲一下。”

“好好开你的车。”她打掉了我的手。

我们先去了家附近的超市，大包小包地买了一堆食材，拎了满满两大袋。

惜悦一进门，换上我的拖鞋，直接去房间各处转了个遍，美其名曰视察。

我拎了袋子去厨房摆弄那些食材。

我的房子买得早，价格不算贵，小区环境还算不错，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小巧，实用，房间朝阳，采光和通风良好。客厅正对小区花园，景色也不错。

惜悦看得很仔细，大概女人天生就喜欢看房子吧，看到她连鞋柜都打开低头看了一眼。

我一边往外拿食品，一边回头看她。她走来走去的身影让人感到了一种安宁，突然有一种温馨的感觉，这家里终于有了女主人了。想到这里，脸上的笑容有了一丝甜蜜。

“你昨晚几点回家的?”惜悦站在阳台上看花园，回过头来问我。

“挺晚的，一点多了吧。”我回忆了一下。

“回来都干吗了?”

“还能干吗，洗完澡倒头就睡。”我笑笑。

惜悦的语气像极了一个居家的小女人，盘问着自家的男人。此时，她在躺椅上坐下，倚上柔软的靠垫，斜过头看向屋子里的我。

我喜欢她说话的语气和表情，这样的情景让我感到温暖，而她舒服的姿势更让我欣喜，感觉到两人的默契。

那正是我最喜欢坐着的地方。

我在宽大的阳台上，只放了一把躺椅。地面是浅色的，整个阳台看上去非常

洁净，半躺在上面，透过护栏上的玻璃，正好看见小区的泳池、草木、绿荫、弯弯曲曲的小径与广场。尤其在冬季，阳光洒满整个阳台，我总会在难得的周末倚在躺椅上，泡上一杯绿茶，捧上一本书，看累了便看看小区的花园，远眺城市的风景，如此反复，平淡从容，享受时光的流逝。

正值傍晚，凉风习习，我看到惜悦正在拨弄被风吹到面颊上的一缕头发。

一时间我有些发呆。

惜悦走到我面前，拍了下我肩膀。

“不错，小高，领导表示很满意。”惜悦绷着脸，严肃地说。

“房子吗？”我问。“就是小了点。”我补充道。

“我说的是卫生。”惜悦又环顾了一下四周说，“从你昨晚回家的时间上来看，你应该没什么时间突击打扫一遍，所以，我表示满意。”

估计惜悦做好了要进一个单身汉猪窝的准备，她脸上的欣喜没有掩饰。

我不知道自己算不算有略微的洁癖，最见不得脏乱。房间里随时都是干净整洁的，任何一个柜子打开都看不到杂乱。鞋柜里的鞋子都按季节与穿着频率的顺序来摆放的。仿佛环境整洁有序时，心情便会清爽，思维才能敏锐。

“最满意的应该是没有女人住过的痕迹吧？”我促狭道。

“这倒不一定，毁尸灭迹也是有时间的。”她满脸的不屑。

惜悦走过来帮忙。

她今天穿的是一条时尚又职场风范的连衣裙，凹凸有致的身材毕显。她脖子系着一条粉红色的丝巾，那柔软质地托着她的皮肤，看上去也像丝绸一般细腻光润。这样的打扮站在厨房，性感无比，令人心旌荡漾。也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最好的诠释。

我本来还可以忍住，可她伸手拿菜筐无意碰到我时，我一丝犹豫都没有，就本能地将她一把搂进了怀里。

不等她反应过来，我已经将她的唇封住了。

比起在办公室时心里的不安定，这个吻来得很踏实。

积聚了我长久的苦苦思念，我的吻急切、热烈又霸道。惜悦微凉的唇很快被我的灼热传递上升了温度。

我猛然抱紧了她，是那么用力，恨不能将她嵌进身体。

不知过了多久，我终于放松了胳膊上的力道。惜悦轻轻推开了我。

“你想饿死我啊？”她娇嗔道。

“对不起，亲爱的。”

然后，我们开始做饭，我这才意识到这是我们第一次在一起吃饭，我还不知道她爱吃什么，只是买菜时让她选的。

我的地盘我做主。我这样说着，准备给惜悦亮出自己的拿手好菜。倒不是觉

得自己手艺有多精，只是，为自己心爱的女人做饭，再看着她吃，是一种幸福。

像是一对多年的夫妻，熟练又默契。我主厨，她打下手。

显然，惜悦是会做饭的，不等我说，需要的配料她都备好了。

热腾腾的饭菜终于上桌，香气四溢。屋子里流动着温馨的气息，只因为有了心爱的人，这一桌子的菜，便有了爱的味道。

我先夹起一块红烧茄子，直接喂进她嘴里。

然后像个孩子一样，紧盯着她的表情，迫不及待地想得到肯定。

惜悦目不转睛地盯着我，慢慢咀嚼着，脸上渐渐地挤出一个苦难的表情。

“不好吃吗？”

我好紧张。赶紧夹了一筷子，仔细品尝。

“没有那么难吃吧？这已经是我最好的水平了。”我眼巴巴地看着她。

“骗你的，笨蛋！”

惜悦哈哈大笑。

“真的？”

她没有再说话，接连吃了几大口，证实了自己的说法。

“我就纳闷了。你一直没问我喜欢什么口味，我也故意没有提醒你。居然做出来的正合我意。”

我挠挠头，有点不好意思。还真忘了问她的忌口和口味，一心只想发挥自己的最好水平。

吃饭的氛围很好，我们就像是一对生活了很久的小夫妻，她给我讲在印度的见闻，我跟她讲分别的这一段时间我是如何度过，如何恨不能翻遍深圳的每一个角落……

我看见惜悦的眼中蒙上了一层水雾，随即放下筷子，坐进了我的怀抱，用她柔软的唇，掠过我的眼、眉……

38.
提高权限

小艳和周工的入职审批很顺利，已经在走流程了，很快就可以上班。

关于品质部提高权限一事已经落实，现在就是合适的领导人选问题。鉴于品质部的特殊性和权威性，坐这个经理位子的人，处境一定会比较敏感。他既要明白董事长的授意，又要接受古总的工作安排，同时关键时刻还要能为我所有。那么这个人，到底选谁好呢？

我想先找唐工征求下意见，这样心里好有个底。

毕竟，他对这些人更了解一些。而且，唐工这么多年没被重用，已经说明了问题，因此，他的推荐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唐工升职后很是尽心，将他的那个项目组打理得井井有条，明显地加快了项目进度，顺利地量产出货，大大地缓解了销售部货源紧张的压力。

最近几天，与他频频接触，我发现跟他沟通很容易，思路比较接近。

当我请他给我推荐一个人选时，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袁工。虽然和我的想法不谋而合，我还是请他说一个理由。

“能胜任啊。”唐工斜我一眼，便没了下文，一副要噎死人的节奏。

我咽了口气，继续问：“那你简单介绍下他的情况吧。”

“我老乡，跟我一起进公司的，我们之前合租过房子，同居关系，算是比较了解。”这一回，唐工难得用了较长的句子。

“他为人怎么样？”

“我为人怎么样？”唐工反问。

“你的意思跟你脾气、性格差不多？”

唐工笑笑，不置可否，看我的眼神像是在说我总算跟上节奏了。

“那你把他叫来，我找他谈谈。”我说道。

袁工中等身材，穿着朴素，看人的眼光不像唐工那么冷酷，目光柔和一些，笑起来的样子很自然、随和，眉宇间透着几分洒脱。看上去是一个比唐工更容易

相处的人。其实，我挺喜欢这样的人。

“袁工，来公司这么长时间了，你对现在品质部的工作有什么看法？”省略了铺垫，我直接问道。

“高总，您指的是哪一方面？请明示。”

或许做品质的关系，袁工跟唐工还是有挺大区别的，说话明显要圆一些。

“想哪儿说哪儿吧。”我把球扔回给他。

“这一时从哪儿说起呢？”袁工看着我，或许想揣摩我问话的意思。

“唐工向我推荐你，我以为你跟他一样说话不绕弯子。”

听到唐工，他脸色多了一分明朗，像是有些不好意思地笑笑。

“高总，不瞒您说，再这样下去，品质部已经没有多大存在的意义了。”

袁工开口，直击要害，果然，他是要看人说话的。

“具体点。”

“目前我们不过是个摆设，说得难听点就是个傀儡，人家怎么说就怎么签。”

接下来，袁工列举了一些事情，一些内幕都是我不曾听闻的。简单地说，就是上面需要什么样的结果，他们就签什么结果，不是检测不出来，而是没有说话的机会，基本上就被架空了，成为一个虚设的部门。而这些，都是领导直接安排的，因此，品质部存在，更多的是走个样子。

袁工说的情况，我并不是太意外，产品质量这么差，倘若按照正常的品质标准，是出不了库的，而公司之前出现了这么多的质量问题和亏空，都是有人蓄意的行为。或者换言之，并不是刻意要生产质量差的手机，但物料和差价的问题导致产品质量与预期的相差太远。

“袁工，你期望中的品质部是什么样？”

聊着聊着，我突然问了一句。

不知道他是不是没有预料到我的直接，听到后眉头紧锁，一时竟然没有回答。

这个细节表现出，袁工是一个说话很谨慎的人，这可能也和他多年从事品质工作有关。

这一点，让我非常欣慰。

“我要的品质部是一个真实的品质部，不是摆设。你有什么条件和要求，或者说需要公司给予什么支持，都可以提出来。”

“对不起，高总，我不得不打断您一下。”袁工认真地看着我，“作为一个在品质部工作多年的员工，我很清楚正常的工作职责和范围。就目前公司形成的惯例，无论谁当经理，都起不到什么作用。所以，我的意思也很明白：您是想要一名真正的品质部经理，还是要我当一个傀儡头？”

袁工的话直率又尖锐，这时候，他跟唐工还真是相像。

“直接说你的想法。”

“好的，”袁工坐直身子，表情严肃，“如果想彻底改变当前品质部的处境，那么，目前公司的一些不成文的做法必须废除。一切按正常的工作流程走；还有，我们检测出的问题，不能总是不了了之。我再说明确一点：我们的权力将要落在实处，不能总被无视。”

“从明天起，提高你们品质部的权限，你的职位仅低于我，部门设置高出其他部门半格。”我看着他，身子略向前倾，“你觉得这样权力够大了吗？”

“这样吗？”他面露欣喜，“好，那接下来的工作我就有信心了！”

品质部经理的人选终于确定下来了，我心里也踏实了一点。接下来，我将要靠它来和古总周旋。如果利用好了，这个部门将成为我手中的一把利剑，所向披靡。

下了班，本想约惜悦一起吃饭，但得知她外出办事了，所以我只好直接回家。

刚将车开上皇岗路，秦浩的电话打过来了。

我按下接听键，懒洋洋地说道：“哥今晚不想喝酒，你还是找别人吧。”

“高兄。”他在电话里欲言又止，好像心里还憋着一肚子的气。

“我最近精神状态不好，真的不能再喝了！”我耐心地解释道。

“我被人打了。”他的声音异常深沉。

“什么？”我握着方向盘的手抖了下，“到底啥情况？”

“唉，电话里说不清，我在明香包房等你。”他草草挂了电话。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他肯定是为了何娜，去找死胖子谈判，没谈拢才被人家打。

我思索了一会儿，决定先回趟家，拿点东西，然后再赶过去找他。

等我到的时候，他点的菜已经上桌了，“怎么打架都不叫上我？要是我在场的话，至少可以……”

“帮忙？”

“至少可以看下热闹嘛。”

“禽兽，我怎么会跟你这样的人做兄弟？”他怒骂道。

我坐了下来，看着他那两只被揍得像是天上的明月，一只初一，一只十五的眼睛，又好气又好笑。

“说说吧，什么情况？”我问道。

“唉，当时的场面那是相当壮观，对方实力雄厚，我虽然顽强抵抗，但最终由于寡不敌众……”

“等等，对方到底来了多少人？”我打断了他。

“就死胖子那个保镖啊。”

一个人？也叫寡不敌众？我算是听明白了。

“何娜呢？她当时什么反应？”

“她态度挺坚决的，劝我们不要动手。”

“哦，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啊？”我想知道这次的事把他打醒了没有。

“还没想好，但这笔账肯定是要算清的，七尺男儿，怎能白白被人欺负？对了，”他抬手看了下表，“你小子过来一趟怎么花了一个多小时？这要是等你支援早就被人打死了。”

“嘿嘿，这不听到你受人欺负了吗？我就回家取了样东西。”我神秘地说道，“一样可以给你带来信心的东西。”

“什么玩意？难道说你家里还能藏着枪？”他的语气十分轻蔑。

“你先别管是啥东西，我就问你一句，是不是惧怕死胖子，不敢干他？”我问道。

“不是不敢，只是……”他开始吞吞吐吐，“人家可是比我们有钱多了。”

“所以你没底气与他抗衡，对吗？”我腾地站起身来，从包里掏出几个小本本，全部扔到饭桌上。

“房产证？行驶证？你这是？”他的脸上非常惊讶。

“你现在存了多少钱了？”我问道。

“几十万的样子吧。你到底想要干吗？”他一脸的疑惑。

“我的房子现在能卖100多万，车子不到20万，加上你的几十万，可以凑齐200万，他有钱，咱们也不是孬种，干他！你敢不敢？”我给他打气。

“真要这样？我不想连累你。”他脸憋得通红，双眉拧成疙瘩，还在思量着什么。

“到底是不是兄弟？谁对我有恩，砸锅卖铁也要报答他；谁跟我有仇，卖房卖车也要干死他！这就是我高寒的处世原则。要让他知道，穷屌丝也能翻天！”我语气激昂。

“好！干他！不就有几个臭钱吗？他娘的我就咽不下这口气！”秦浩的牙齿咬得“咯咯”作响，眼里闪着一股无法遏制的怒火，好像一头被激怒的狮子。

“嗯，这就对了嘛，现在有信心了吗？”我重新坐了下来。

“有！”他双眼看着我，充满感激，“高寒，今生能交上你这么好的兄弟，我真的要回老家看看，祖坟上是不是在冒着青烟。”

“先别说这些，你就说想到问题的解决方法了没？”我给他倒了一杯茶。

他点了点头，坐在位子上，“我有个关系很铁的战友，现在是武警部队的一名高官了，部队里的事，先找相应的人出面去解决吧。实在不行，再想其他的。”

“嗯，这就对了嘛，说实在的，我就担心你没信心，所以不惜一切代价地给你壮胆。”说完我开始收拾桌上的证件，装回包里。

“等等，你这意思是，这些都只是拿来当一下道具？为了给我打气而已？”他急忙伸手制止。

“不然呢？还真卖房啊？”我装作很奇怪地问他，“房卖了我住哪里？天桥下面吗？”

“你……”他一脸的气急败坏，“我想我真的可能弄错了，老家祖坟上冒的绝对是白烟！”

“哈哈，吃菜。”我大笑了起来。

秦浩刚拿起筷子，放在旁边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

“小花？我是秦浩哥啊。”

“你来市内了？到哪里了？”

“我和高寒在华强北吃饭，你赶紧过来吧。”

他将电话扔到桌上，继续吃菜，“小花要过来，可能是何娜告诉她我被人打的事。”

说完又摇了摇头，叹了口气，“唉，一张口就问我是不是被打了，紧接着就是高寒有没有受伤？你呀，真的是个害人精，女人的毒药。”

“可是，你知道的，我并不想伤害她，何况现在，惜悦已经回来了。”

几十分钟后，小花就到了。秦浩出去迎接了一下，把她带上楼。

今晚的小花虽然换了便装，但看着她那头发盘起，满脸疲倦，一身风尘仆仆的模样，就能猜到，肯定是刚下飞机就跑过来了。

“你们都没事吧？秦浩哥，眼睛有没有去医院检查一下？”她焦急的心情溢于言表。

我推开了身旁的凳子，招呼她坐下，“挺累的吧？赶紧吃点东西。”

三个人边吃边聊着，大家都有些小心翼翼，故意避开不去谈关于何娜的话题。

终于吃完了，秦浩抽了张纸巾，擦干净嘴角边的油渍，看着小花说道：“待会儿高寒送你回机场，我今晚身体不舒服，就先回家休息了。”

“嗯。”小花乖乖地应了一声。

这小子太不仗义了，临阵脱逃，又让我和小花单独相处，这得多尴尬？

车子飞速地在广深高速上奔跑，外面的景色非常迷人。抬头看向夜色朦胧的星空，还能看到一束强而有力的绿色激光，在城市上空变幻出一条动态而绚丽的直线，它来自地王大厦的顶楼，是一道独特的城市夜景，更是深圳最耀眼的地标。

小花静静地坐在身旁的副驾驶位子上，将右手臂搁在车窗边沿，怔怔出神，一双眼睛扑闪扑闪的，不知道在想着什么。

“要是累了就睡一会儿，小花，到了我叫你。”

“我舍不得睡。”她转头看着我，“好不容易有了和你在一起的时光，我怎么能用来睡觉？”

“可是，你已经很累了。”

“没关系，我回宿舍再睡。”她说完将头转向窗外。

“高寒，你还喜欢我吗？”这突然的一句话让我猝不及防。

“喜欢。”我很认真地回答。

“我以为过去了这么多天，我已经彻底忘记了过去，忘掉了你。可是……”她停止了说话，伸手打开了CD的按钮，“突然有一天，我听到了一首歌，眼泪就‘唰唰’掉下来了，因为这首歌，我曾经在你车上听到过。”

“小花，对不起。”我的心都快碎了。

“你没有对不起我，高寒，给我一次爱你的机会好不好？哪怕是以朋友的身份都行，你不要疏远我，好吗？”她的模样楚楚可怜。

“好，我答应你。”我认真地点了点头。

她终于笑了，只是笑容中，明显地带着一丝寂寥。

车子里面回荡着低沉而优美的音乐，她突然关掉了CD，整个气氛又恢复了之前的安静。

“怎么了？太吵吗？”我有点意外。

“不是自己想听的那首歌，宁愿不听。”她又将目光转向了窗外的夜色中，再也不说话了。

街头的霓虹灯光，眼花缭乱。

她的沉默让我很心疼。

39.
醉翁之意不在茶

小艳和周工终于正式到岗了。

上午，刚办完入职手续，小艳就在我办公室叽叽喳喳的。看着她那古灵精怪的模样，仿佛又回到了曾经的那些岁月。

“哥，跟你说件事，”她神秘兮兮的，“刚我在行政部办手续的时候，看到有个非常漂亮又气质非凡的女人过来取资料，好像陈经理她们都叫她王总，那个人是谁呀?”

“公司副总，王惜悦。”我头也不抬地回答道。

“哇噻，好厉害！这么年轻就当上副总了。哥，你和她熟吗?”她开始盘问起来。

“不熟啊，只是同事关系而已。来，这些数据拿去整理一下。”我递给她一沓文件。

“我这才刚来，喘气的工夫都没有，你就安排事给我做，有没有一点良心啊?”她噘着小嘴，满脸不高兴，然后又凑过来说道：“哥，我倒觉得那个王副总跟你蛮般配的，要不要我去给你打打头阵?”

“干活去啊，这才多长时间没见，八卦的劲儿可是越来越大了。”我装作不高兴地把她轰了出去。

现在还没有开始立新的项目，所以暂时让周工带领一个项目组，接手先前还没完成的两款老产品，先和下面的工程师磨合一下，为后面的新项目做准备。

以后唐工和周工带领的两个项目组，在整个项目部当中，将会成为我可靠的中坚力量。

接下来，是时候找销售部的肖峰好好谈谈了。

然后，我才能开始准备实施下一步的计划。

“高总，你看，那天听说你要过来品茶，我老早就将茶叶准备好了。快请坐。”他的笑容越来越职业化了。

“肖总太客气了，以前只听说过酒逢知己千杯少，自从上次在这儿品过茶后，倒觉得茶逢知己也千杯少了。”我也笑脸相迎。

“哈哈，说得好，说出了我的心声啊。”他拿出茶叶，添满茶壶，开始烧水。

“肖总，最近销售状况还不错吧？”我随意地问了一句。

“唉，别提了，高总又不是不清楚公司的状况，我这日子不好过啊。”他猛摇着头。

“不至于吧？肖总这么有能力的人，什么事情能难得倒你？”

“咳，高总先喝茶，一会儿咱们深入地好好聊聊，说实话，你要再不找我啊，我可就要登门拜访了。”他把泡好的茶递了过来。

看来，他的处境确实是不好过，终于快要沉不住气了。

他也许心里比谁都清楚，我的改革对于他的重要性。

但是，他又不想让自己牵扯进来，更不会为了义气而对危机中的人出手相救。

这样的人，永远只会在你风光的时候，锦上添花；千万不要指望他会在你落难的时候，雪中送炭。

在他们的眼里，只有永恒的利益。

“肖总，上个月完成了多少销量？”我喝完手中的茶，问道。

“差不多30万吧，是有史以来最低的一个月，而且还有继续下滑的趋势。”他的眉头皱了起来。

“为什么会这样？”我想让他自己把问题说出来。

“唉，还不是产品的问题，更新换代的节奏跟不上市场需求，质量问题频发，老机型销量迅速萎缩，新机型迟迟上不来。高总，这可如何是好啊？”他的焦虑发自内心。

“呵呵，好茶不愧是好茶啊，入口清香四溢，喝完神清气爽。”我一脸的陶醉，“肖总，再来一杯。”

他伸手过来将我的茶杯添满，“高总，赶紧替哥排忧解难啊。”

“肖总，办法不是没有，”我端起杯子放在鼻端闻着，“其实呢，我刚进公司没多久时，就已经感受到你的压力了，所以早就替你计划好啦。”

“真的吗？那太好了！”他喜上眉梢，“快说来听听。”

“由于品质问题，现在销售渠道已经受到非常大的影响，所以呢，急需要一两款低端跑量型的产品，冲刷和修复好渠道，将下面的代理商彻底地喂饱一顿，他们尝到了甜头，自然还会盼着后面的东西。那么我们再推出两款利润型的翻盖机，上市的时间赶在前面两款机型出货后的半个月左右。当时机成熟后，我们还要开发新的智能机。在这些产品的基础上，我还会通过换A面、换工艺等这样的方式，每个项目延伸出几款不同风格的产品。那样，就能形成一条丰富的产品线。也就是说到时你的销售提成……”我故意停顿了一下，“至少是现在的两到三倍。”

“太好了！”他的眼里闪着兴奋的光芒，“我就知道高总一定有自己的思路！”

对于他们这种势利的人，金钱是最好的春药。

“嘿嘿，”我笑了一笑说道，“只可惜刚才我说的那些，根本没法去实现。至少就目前来说，还没有那个条件。”

“什么？”他仿佛被人泼了一盆冷水，“高总可不能这样啊，说了那么多，结果告诉我只是画在墙壁上的一个饼。”

“唉，我也是没有办法啊，上次开会你也看到了，我现在是啥权力都没有了，古总对我又不信任，我在公司势单力薄，又没人愿意帮我，这些计划只能是当作空想了。”我摇头叹气，一副郁闷的表情。

“谁说的？不是还有我吗？任何一家手机公司，销售和项目两个部门就是最大的两块核心部分，我们联起手来，还有什么困难克服不了的？”他的表情开始激动。

在利益面前，他们往往是最沉不住气的那一类人。

“不说这些了，肖总，今天的茶喝得不错啊，改天再来。”我站起了身，作势要走。

“别，别啊，高总，再坐会儿。”他热情地挽留。

“肖总今天喝茶的雅兴真是不错啊。”我只好重新坐了下来。

他给我添满了眼前的茶杯，脸上还残留着一丝兴奋，“高总你放心，需要我怎么支持和配合你，尽管开口，我们可是坐在一条船上的人啊。”

现在知道是一条船上的人了，上次开会时，那副坐山观虎斗的幸灾乐祸表情，还清晰地浮现在我的脑海。

“其实也没什么，实施这些计划之前，我得先把手上的权力争取回来。不然根本施展不开手脚的，你说是不是？”我看着他说道。

“对呀，我能替你做什么，尽管吩咐就是，保证全力配合你。”

“肖总，既然你对我这么真诚，那我就不绕弯子了。我需要你替我去做一件事……”

他脸上的表情捉摸不透，但一直认真地聆听着。直到我说完最后一个字，他只略微思考一下，就爽快地做了回答：“没问题，这事包在我身上！”

跟这种人打交道最大的好处就是：根本不需要费劲地去说服，只要能让他们看到所得的利益，一切事情都好商量。

“肖总，我先告辞了，这件事就拜托你了。”我离开了他的办公室。

忙碌了一下午，下班的时候，在电梯口又碰到了张丽丽。

“张经理回家吗，坐我的车吧？”我主动发出邀请。

“那就谢谢了，高总。”她笑了笑，没有拒绝。

高峰期的彩田路永远都是这么拥堵，车子像蜗牛一样缓慢地移动着。

自从上次会议结束后，我就不再有管理采购部的权限了，但是工作上有事找张丽丽的时候，她还是有求必应，默默地支持着我。

这让我心里非常感激。

“张经理，谢谢你一如既往地对我工作的支持啊。”我转过头去看了她一眼。

“高总不用见外，虽说现在你不是我的直接领导了，但我还是尊敬你的为人。所以，不管怎么样都会继续支持你。”她脸上化着淡妆，嘴唇抹着玫红色的口红，整个人看上去干净漂亮。

“嗯，上次的会议你也看到了，公司的形势很复杂。”我叹了口气。

“那你以后就要吸取教训，做事情之前一定先保护好自己。”她幽幽地说道。

“张经理为什么这么关心我？”我笑着瞄了她一眼，继续开车。

“当然，好不容易遇见个老乡，还是这么有能力又正直的帅哥，我肯定不希望你出事啊。”她的言语中带着一丝暧昧，看我的眼神里，明显有些不对劲。

“张经理好像知道公司里的一些内幕？”我赶紧岔开话题，顺便想套点她的话。

“不知道，但是你以后凡事都要小心点为好。”

这是个非常厉害的女人，但是对我好像并无恶意，这让我的心里有了一丝庆幸。

自从提高品质部的权限以后，来料的配件全部按照相应的标准验收，超过不良率全部判退。这样做下来的效果就是，工厂生产时的直通率得到了显著的提高。

我把袁工叫到了办公室。

“怎么样？袁经理，最近工作还不错吧？”我泡好茶，递到他的面前。

他腰身笔直地坐在沙发上，稍稍有些局促，“高总，不瞒您说，比起以前，用翻天覆地的变化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

“哈哈，那就好。”我笑了笑。

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问道：“高总，今天叫我来有什么指示？”

“没什么事。”我摆弄着眼前的茶具，“就是正常的工作交流。最近采购回来的物料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有啊，电池容量还是与实际不相符。”他一脸认真。

“唉，这个已经不是问题了。众所周知了嘛。”我摆了摆手。

“那就没什么了。”

“是吗？难道它的质量就不存在一点问题？”我有些疑惑地问道。

“目前在检测中还没有发现，高总的意思是……”他抬头注视着我。

“没什么意思。”我向后靠在了沙发上，眼睛迎上他询问的目光。

他仿佛明白了什么，问道：“高总，假如查出电池有本身的品质问题，除了按正常流程退货外，您还有没其他的指示？”

“这是你们品质部的事，我不做干涉。对了，公司现在和供应商是否有签订品质协议？”

“有的，不过都是之前那些常规的条款，不痛不痒的，出了严重问题也是罚点款了事。”他想了想回答道。

“这样不行。我提个建议，对于出现品质问题的供应商，一定要签订一份非常严格的品质协议。比如出了问题，高倍赔偿，坚决处理，以儆效尤。”

“高总，这个恐怕有难度，一来是供应商不一定肯签；二是古总对电池厂一直都比较维护，估计他那一关也很难过。”袁工的表情有些为难。

“如果东西出了品质问题，还由得了供应商想签不想签吗？”我语重心长地对他说道，“要知道，我们所做的一切，可都是为了公司的利益。”

“明白了，我尽快去落实。”

我想，他应该领悟到了我的意思，如果不出所料，很快就能有进展。

果然，在第二天的下午，我就收到了袁工发出来的邮件：

“致各部门：今天上午工厂 IQC 对来料的电池做抽样检测，在反复测试充电时发生爆炸现象，此问题非常严重，对已经出货的产品存在巨大的隐患，现将仓库已到料的电池做全部判退处理，请大家知悉。”

我马上回复邮件：“现在销售催货厉害，库存紧张，请务必以最快的速度处理好此品质事件，实在不行，我会安排重新找供应商打样，千万不能耽误产品出货。”

下午快下班的时候，袁工走进了我办公室。

“高总，针对此次的电池事件，明天上午我们会召开一个品质会议，通知电池厂的老板过来参加，由古总亲自主持，您是不是也要过来坐一下？”他说起话来明显底气不足。

我看出了他的担忧，于是对他说道：“我明天有事要下去工厂，这件事情你来操办就行了。不用担心，会议上可以顺着古总的意思去走，对现有电池的处理你也可以做出相应的让步。但是有一点，一定要和电池厂的毛总签订好严格的品质协议。这是重中之重。”

“好的，我明白了。”

第二天中午，袁工果然不负所望，将一份签好的合同交到了我手里。

这是一份非常严格的品质协议，上面规定如果今后交货的电池，再出现质量问题，将对公司造成的损失进行十倍的赔偿。

计划终于成功地完成了第一步。

40.
实施计划

我坐在办公室里，仔细地想着接下来的事情，喷嚏却一个接着一个，鼻涕也跟着流了出来。这是今年以来的第三次感冒，身体抵抗力越来越差了。想着每年交了那么多的社保，不用白不用，于是直接下楼开车到了福田中医院。

开了一大堆的药，我头昏脑涨地在医院门口走着。

秋天的太阳照在身上，暖洋洋的。

突然，我看到门外有一个穿着红色裙子的熟悉身影，快步走到跟前，终于认了出来：小雅。

“高寒？”她看到我有些意外，清秀的脸上闪过一丝尴尬。

“我感冒了，拿点药。小雅，你怎么会在这里？”

“身体不舒服，过来检查下。”她满脸倦意。

“没什么大碍吧？走，我送你回去。”我非常关心地说道。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总感觉她今天哪里不对劲，特别是走路的步伐，有点怪怪的，正张口想再次问清楚，她突然一个踉跄，差点向前摔倒，我赶紧伸手扶住了她。

“小雅，你到底怎么了？”我越看越觉得奇怪。

“没什么，不碍事。”她脸色惨白，嘴唇一点血色都没有，浑身柔弱无力。我将她扶上了车，递给她一瓶矿泉水。

“上次分别后，好久没见到你了，最近好吗？”我一边启动车子一边问道。

“还行。”她苦笑了一下。

这条路红灯较多，交通很拥挤，车子停停走走，我和她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与上次见到的小雅不一样的是，她今天好像身子非常虚弱，说话也无精打采的，全然没有了以前的活泼和开朗。

很快就到了她家楼下，我停好车扶她上楼。

她的病情好像很严重，每一步都走得很艰难，好不容易上两个台阶，都要喘

几口气停歇一下。

“小雅，你到底怎么了？还能坚持吗？”我很替她着急。

她深呼吸了几口，定了定神说道：“我没事。”

抬起脚来还没走两步，她又没力气了，停下来喘息着，不经意地朝地上看了一眼，我这才猛然发现，有一道殷红的血液正顺着她的大腿缓缓流下，直接滴进了鞋子里。

我吓坏了，连忙向前扶住了她的身子，“小雅，你流血了！”

她苍白的脸上浮起两朵红云，“高寒，我刚做完手术，回家躺着休息就好了。”

手术？人流手术！几个字眼一下子浮上我的脑海。谁干的？秦浩那王八蛋！

我急急忙忙把她抱上楼，放到床上安顿好，掏出手机给惜悦打电话，叫她过来帮忙。

然后，我跑到门外，拨通了秦浩的手机。

电话响了好长一会儿他才接起，声音慢慢悠悠地传了过来，“高兄，啥事？”

“你在哪里？赶紧给我滚过来！”我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

“我在机场呢，你叫我去哪儿？”

“我在小雅家里等你，你立刻马不停蹄地给我滚回来！”我提高了说话的音量。

“发生什么事了？”他开始紧张起来。

“我问你，小雅怀孕了你知不知道？她今天刚做了人流有没有跟你说？”

“啊？不会吧？我的天哪，她可什么都没讲啊！”他在电话那边急得跳了起来，“那可怎么办啊？”

“还能怎么办？赶紧过来好好陪着人家！”

他还想说着什么，被我直接打断，“少在这儿废话了！我告诉你，男人对女人最大的伤害，不一定是他爱上了别人，而是他在她有所希望的时候让她绝望，在她脆弱的时候不能给予安慰，在她最需要的时候不在她的身边！”

我讲完电话走进厨房，估摸着小雅肯定还没吃中午饭，于是动手给她煲点白粥。

“高寒，谢谢你。”她半躺着靠在床头，声音听起来有气无力。

“小雅，不用客气，我们是朋友。”她那可怜的模样令人心疼，我心里不由得泛起一阵同情和怜悯，“你不要太伤心，好好休息和调理身体。一切都会过去的。”

她充满感激地看着我，轻轻地点了点头。

人在这个时候，心里都渴望着身边能有信得过的朋友。爱情会使人流泪，但友情的作用可以帮人擦干眼泪。

“小雅，这么大的事情你为什么不告诉秦浩？”我非常不解地问道。

她的目光顿时黯淡下来，轻叹一口气，低下头去，“他很少过来我这里，最近都没怎么理我。”

“唉。”我心里不免有些难过。她也许还不知道，每当秦浩对她不闻不问的时候，却正在为另一个女人赴汤蹈火。

惜悦到来的时候，我正在厨房给小雅盛小米粥。她手里拎着大包小包的补品，像是来串门的亲戚。

她们亲热地打着招呼，仿佛相处了多年的好朋友。

我端着粥走了进去，惜悦从我手里接过，一勺一勺细心地喂着小雅。

小雅轻轻地张开嘴，慢慢地咀嚼着，很机械地咀嚼着。一会儿，两串眼泪从眼角，顺着脸颊滑了下来。

惜悦回头白了我一眼，说道：“你先出去。”

这样的场景好像也确实不宜久留，我退了出来，顺手带上了房门。

一个人静静地在客厅坐了好久，秦浩终于风风火火地赶到。

“她还好吧？”他身子跨进房门，焦急万分地问我，大踏步地朝卧室走去。

“先别进去，惜悦还在里面陪她。”

他垂头丧气地走到我面前，一屁股坐到了地上。

“唉，怎么会这样？”嘴里不停地念叨，“我该死啊。”

“你确实是该死。”我骂道，“高僧死了叫圆寂，皇帝死了叫驾崩，军人死了叫牺牲，小孩死亡叫夭折，你要是死了叫活该。”

“高兄，我该怎么办啊？”他哭丧着脸，一副可怜相。

我摇了摇头，备感无奈地对他说：“还能怎么办？等会儿我们走了，你好好陪着她。要记住，不管怎么样，你都是欠人家的。”

“你说她会不会恨我一辈子？”秦浩低下头，黯然神伤。

“不知道，但是这种事情，会是女人一生中永远忘不了的痛。”我叹了口气。

他的头低得更低了，我看不到他的表情。

我不想再继续待下去了，伸手拍了拍他的肩膀，站起身来，“要不就娶了人家吧。”

他没有答话。

从小雅家里走出来，我和惜悦牵着手在街上漫步。微风轻轻地拂过脸颊，夕阳的余晖从天边映射而来，我看着身边的惜悦，这种感觉很美好。

她嘟着嘴，眼睛瞪着我，手上还使着劲。

“怎么了？惜悦。”我一脸讨好地询问道。

“你是不是对每一个女人都那么好？”她的语气里似乎透着一股酸意。

“哈哈，”我大笑了起来，“想不到王总也有吃醋的时候。”

“我才没吃醋，我只是在想，什么时候也能喝上你为我煮的白粥呢？”她辩解道。

“等你下次为我做人流的时候。”

“滚！”

“哈哈，”我手臂一用力，把她拉进了怀里，低下头，凝视着她，“如果你真的很介意，以后我会注意的。”

“不介意，其实我蛮喜欢你这一点的。”她眼睛望着远处，长长叹了一口气，感慨地说道，“高寒，你知道吗？在深圳这种地方待久了就能明白，善良其实比聪明更难。聪明，只是一种天赋，而善良，是一种选择。”

“我明白。那是一种对人性正面的坚守。”

“你那个禽兽兄弟……”她突然话锋一转，“都说物以类聚，你会不会也和他一样浑蛋啊？”

我尴尬地笑了一笑，说道：“他并不浑蛋，他只是有着全天下很多男人都有的缺点，而他身上的优点，很多人都没有。”

“真会替损友开脱啊，小嘴麻利的，行吧，既然你这么会说，那我们来玩个游戏。”她拉着我在街边的凳子上坐了下来。

“什么游戏？”

“我们用一个词来准确地称赞对方，但是不能用漂亮之类的常规用语，如何？”她那美丽的笑脸，在夕阳下娇若繁花。

“好。”

“你先说。”她用手托着下巴，眼神中充满期待。

我思索了一会儿，开口说道：“你是个知性的女人。”

“愿闻其详。”她眨巴着眼睛，若有所思。

“你有着动人的外貌，良好的修养，高雅的气质，平和的心态，而且你还有内涵，有主见，有灵性。在你的举手投足和一颦一笑中，都能体味到知性的一面。”

她侧着脑袋，脸上绽放着开心的笑容，“接着说，我还想听。”

想听好话是天下所有女人的通病，更何况那好话还出自情人的嘴。

我看着她，上下打量了一下，继续说道：“你的着装简洁流畅，形象大方得体，精致而有品位，细高跟鞋恰到好处地点缀着知性女人的优雅从容，妆容干练素净，说话有理有节。总而言之，你身上的每一个细胞，都透出知性的味道。”

“哈哈，”她满意地笑了，“好吧，你过关了。”

“轮到你了。”我也学着她的样子，一脸的期待。

她看了我一会儿，吐出一个词：“性感。”

“你这是赖皮啊！不准敷衍我，这可是用来形容女人的。”我听了很不乐意。

“谁说的?”她噘着小嘴，一本正经地说道，“性感这个词，其实用在男人身上更合适。”

“是吗?”我对她的话大感意外。

“当然，男人的性感，其实分为三个层次：第一是本身内在的气质；第二是举手投足给人的感觉；第三是迷人的体形或健硕的外表。不过肤浅的人总是把这三个层次倒过来，先入为主。所以，就造成了一种错觉，认为高大威猛、肌肉发达的就是性感男人，其实性感是一种内在的体现，并不是一件可以随便戴在身上的装饰品。”

她的话总是有独特的见解，让我听着心服口服，对她更加着迷。

突然间，我想用老方法测试她一下。

我张开手臂把她紧紧抱在怀里，凑到她耳畔说：“亲爱的，你口渴了吗？我请你去喝杯奶茶好不好?”

“哈哈，好啊。”她听到后夸张地笑了起来，如桃花般灿烂。

什么意思？她为什么表现得这么高兴？我被她笑得有些心虚。

“先告诉你啊，我喝奶茶不咬吸管的。”说完她又哈哈大笑。

我大悟，真是个猪脑子，人家是学心理学的，在她面前测试这些，岂不是班门弄斧吗？反倒让自己无比难堪。

她仿佛看出我的尴尬，停止嬉笑，轻声地说道：“因为我喝奶茶从来不用吸管，我咬的是勺子。”

什么？这代表着什么？是不是意味着比咬吸管还要更厉害一些?

我一脸惊恐地追问她：“王老师，我想请教下，从心理学的范畴来讲，要怎么去解释那种行为啊?”

“自己去猜，我不告诉你。”她挣脱了我的怀抱，向前面跑去，留下一串银铃般的笑声。

我快步跟了上去，和她追逐着，打闹着。

夕阳照在天边，映红了我们的脸。

我拉着她的手，感觉像是在向天堂奔跑。

原来，人真的不需要太多的东西，只要健康地活着，真诚地爱着，幸福就在我们身边。

我们逛完街回去的时候，已经晚上十一点多了。

我送她到楼下，一脸的依依不舍，“惜悦，和你在一起总会让我忘记时间的存在。”

“要不要上去坐坐?”她轻声问道。

“好啊，只是坐坐而已吗?”我一脸的坏笑。

“这两天身体不方便。”她脸红了。

“哦，那就不上去了。”

“讨厌！你们男人为什么这么现实啊。”她不高兴了。

“怎么会呢？我这不是看你今晚逛得太累，想让你早点休息嘛。”我解释道。

“好吧，看在你频频撒谎的分上，我就相信你一次。”她调皮地说。

“明天见。”我紧紧地将她抱在怀里，默默地凝视她的眼睛，好像松开手就会触到世界末日一般。

她凑过头来，跟我吻别。

我目送着惜悦上楼，掏出手机给秦浩打电话。

“喂。”他的声音听起来很沙哑。

“小雅好点了吗？”我问道。

“好多了，放心吧。你这是在惜悦家？第几回合了？”他三句话不离泡妞。

“没有，我送她到楼下，没有上去。”

“不是吧？她不让你上去？还是说你又临阵脱逃？”他的八卦劲又来了。

“她说身体不方便。”我回答道。

“哈哈。”他大笑了起来，“这就对了，所谓最厉害的男人就是，从不提上床，却悄无声息地就把女人给睡了，比如我；最厉害的女人是，让你感觉随时可以给你上，可你却无论如何都睡不到她，比如惜悦。”

“怎么可能？只是我不想下手罢了。你难道不觉得吗？”我略微停顿了一下，“跟一个女人在一起，每天有所期待，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就好比你啃一个西瓜，从四周向中间啃，越到后面就越甜，直到最后吃下中间最甜的那一口。”

“哈哈，就怕到了最后，你总舍不得吃的那一块肉，留着留着就被人咔嚓一口吃掉了。”他的笑声一浪接着一浪。

我也情不自禁地跟着笑了起来。

有亲情、友情和爱情的人生，是非常幸福的。

41.
摊上大事

前期销售出去的电池，终于出大问题了。我是在第二天的下午，正在工厂办事的时候，接到小艳电话的，急忙赶了回去。

当我到达的时候，公司里已经炸开锅了。小艳跟我汇报了一下事情的大概经过。吉林的一家省代理，仓库员工使用我们公司生产的手机，临时有事出去了，手机充电忘了拔下来。结果电池短路起火，烧掉了整个仓库，货物价值不会低于一百万。

正说话间，袁工急匆匆地敲门进来，脸上的表情既兴奋又紧张。

我让小艳先出去，招呼袁工在椅子上坐下。

“高总，这次搞大了，如果按照咱们和电池厂刚签订的品质协议，这次他们至少要赔一千万以上。您看，这件事该如何处理?”可能是过来的时候走得急，他现在说话还有些气喘吁吁。

“证据呢？客户有提供人证物证过来吗？确定不是恶意诽谤?”我故意问道。

“证据齐全，有当事人的证言，有火灾后的录像，以及当地有关部门出具的火灾原因认定书。”他一脸严肃。

“古总知道这回事了吗?”

“已经向他汇报过了，他没有表态。”

这就对了，表面冷静，内心歹毒，这才是古总的一贯作风。

“袁经理，”我的手离开电脑鼠标，身体向后靠到了椅背上，“这是你们品质部分内的事，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不用征求我的意见。”

“高总，事情闹得有点大，我不得不向行政部申请召开一次高规格的领导会议。而且，涉及金额这么巨大的赔偿问题，我想还是需要董事长参加，而且法务部安排人到会，毕竟法律这一块，是个专业性很强的领域。我们都不太懂。”

“赶紧去落实吧。”我的语气中带着赞许和鼓励。

送走他后，我立刻编写邮件，通知项目部停止一切产品的电池打样，寻找新

的供应商，然后特意抄送给了古总等一系列的人。

快下班的时候，古总的秘书过来敲门，这次态度出奇友好，面带笑容，“高总，古总想请您过去喝茶。”

我不慌不忙，故意拖延了20分钟才慢悠悠地走了过去。

“小高，快进来，你可真忙啊，瞧瞧，给你泡好的茶都凉了。”古总坐在沙发上，笑容可掬。

“唉，这不是出了突发事件吗？所以很多事需要处理。”我在他对面坐了下来。

“是啊，这次确实是个大问题。你打算怎么办？”他一反常态，直入主题。

“古总，正要向您汇报呢。接到品质部的通知后，我就第一时间安排项目部停止电池的打样工作，寻找新的供应商来替代，也算是亡羊补牢吧。”我端起茶杯开始喝茶。

“然后呢？”他追问。

“然后等待品质部去负责处理啊，您也知道，我权力有限，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嘛。”

“嗯，说得也是。”他轻轻地点了点头。

我不动声色地喝着茶，等着古总开口，我倒要看看，他到底能憋多久。

“小高，新产品要开始规划了吧？”他突然切换到另一个话题。

“是的，古总。”我心里微微一惊。

“嗯，这新产品啊，一旦开始立项研发，就会涉及资金、商务、协调、后勤等这些方方面面的问题，好好干，我可是你坚强的后盾啊。”他的笑容掩饰不了虚伪。

这只老狐狸，太狡猾了。他这话的意思应该反过来理解：后续的新产品开发，我如果得不到他的支持，任何一个环节我都进行不了。换句话说，他想整我，我的工作是不可能开展得起来的。

“呵呵，”我淡淡地笑了一笑，“多谢古总一直以来的支持，其实我的努力，也都是为了公司的利益，后面的产品开发好了，利润增加了，您作为股东，也是最大的受益人吧。”

“当然，当然。”他笑了起来，“所以说，我们当务之急要先把现有的电池问题解决好，才不会影响后面的新产品开发。你说对吗？”

虚晃一枪，又绕回来了。我在心里不得不佩服他谈判的技巧和能力。

“是的，只是我目前权力有限，实在是心有余，力不足。”既然他都算计好了，我也不再兜圈子。

“所以我打算恢复你的权力，让你重新管理其他部门，减少你工作中的阻力。你觉得呢？”他终于说出了不得不妥协的这一句话。

可是，这对于我来说还远远不够，我之所以说服肖峰制造仓库着火事件，目的不仅仅是这些。我还需要的是，手上能有可以挟制住古总的东西，从而让他不敢明目张胆地对我使难。

他看我表现得无动于衷，继续说道："放心，后面你可以大胆地去开展你的工作，我一定全力支持你。"

"我试试看吧，古总。"既然他已表态，我便答应了下来。

第二天的会议上，我和上次的吴律师又见面了。他大概是感觉到不好意思，面露尴尬，对我点了点头，我也朝他笑了一笑，大家都只是在履行应尽的工作职责而已，没什么好计较的。

会议开始了，袁工站起来发言："大家好，经销售部反映，吉林的客户发生火灾事件，后经查实，是因为我们公司的电池短路引起。相关证明材料，我已于会前交给了法务部的吴律师。今天开会的主要目的，是针对此次突发事件，追究供应商的赔偿责任，以及商定相应的处理方案。请领导们定夺。"

"大家有什么看法，都说说吧。"董事长的目光威严地扫视着每一个人，声音非常洪亮。

肖峰这次表现得很积极，立刻开口说话："事情是这样子的，我们接到客户的投诉，第一时间就向品质部反映，但是由于没有在现场亲眼见证，所以一直怀疑事情是否真实，直到客户提供确凿的证明材料过来，这才感觉到事情的严重性，万一这件事传播出去，对公司品牌形象的打击是致命的，所以还请领导们尽快解决。"

采购部的张丽丽也紧接着说道："接到品质部通知后，我们部门立即对未完成的订单实施冻结，已交完到库的全部退货，责令供应商马上过来公司协商和处理，到时还请品质部的袁经理配合一下，尽早给出方案，因为目前的订单压力太大，怕耽误交期。"

"对于此事，我们财务部已经作出了应对措施，"惜悦的声音抑扬顿挫，十分好听，"现已停止支付电池供应商近两个月的货款，等候事情的处理结果。"

我仔细地听着他们发言，一直保持沉默。

董事长微微侧着头，认真地聆听，终于，目光停在了我身上："高总，你的意见呢?"

"我已经安排项目部停止确认样品，一切事情等处理好了再说。"我言简意赅，说完后眼睛看向古总。

古总自然明白我的意思，一脸高深莫测的样子，不慌不忙地说道："这件事情有些棘手，需要一个人去牵头，整体调控，不然很难推动。我看这样吧，成立一个专门的小组，负责整件事的调查和处理，由我来任组长，高总任副组长，品质部经理和法务部吴律师，还有销售部的肖总为小组成员，大家齐心协力将这件

事处理好。”

又一个高招，不得不让我佩服，与这件事有关的所有人都变成了调查小组的成员，由他来发号施令，从而一切都仍然在他的掌控当中。

会议室里静悄悄的，大家没一个人说话，我也没有吭声。

“当然了，为了能让高寒更加得力地协助我的工作，从今天起，恢复他对以前几个部门的管理权，而且我在这里声明一点，项目部马上就要开始新产品的开发了，在座的各位一定要尽力支持和配合高总的工作。”他继续补充道。

目的已经达到了，我和肖峰交换了一个眼色，微微点了点头。

“你们还有什么问题吗？”古总的目光扫视着大家。

“没有问题。”我带头回答道。

大家也都跟着附和。其实，很多人都心知肚明，这只是我用来夺回权力的一个会议罢了。

“好了，该处理的事情抓紧时间去处理吧。高总，尽快开始立项新的产品。”董事长做最后指示，然后目光停留在我脸上，淡淡地笑了一笑。

散会后，我特意走得比较慢，看到走廊上人散得差不多了，尾随着肖峰，走进了他的办公室。

“肖总，今天的事，我欠你一个人情。”我非常客气地对他说。

“说什么呢？是不是兄弟呀？我这同时也是在帮自己，所以不用见外。”他转过头来拍了拍我的肩膀，语气无比地爽快。

如果利益能够达成一致，和这样的人合作，其实是件很愉快的事。

“肖总做事真是有大将风度啊，一出手就办得妥妥当当的。”我发自内心地称赞他。

“咳，你是说那些证明材料吧？”他绕过办公桌，走到我面前，压低了声音说道，“就一间空仓库，点着一把火，烧完了录个像，再请人吃饭开个证明。这在小城市不算多大的事。况且，你的目的只是为了制衡，又不是真的想敲诈人家的钱。我说得没错吧？”

“唉，想不到我的一切计划都逃不过肖总的火眼金睛啊。惭愧，惭愧。”我笑着说。

“只是……”肖峰突然停顿，一丝忧虑浮在脸上，“我都能看出来，古总就更能猜出来是我们故意在搞鬼了。你就不怕他发难？”

“不会。”我很肯定地回答，“大家都是明白人，我的目的不是针对电池厂，而是为了自保。争回权力，防止他人的故意刁难，能够更加顺利地开发后面的产品，古总作为公司的股东之一，不会为了这点事大动干戈，损害公司的实际利益。更何况，他现在最担心的是对电池事件的处理方案，此事可大可小，我可以先压下来，也可以随时捅上去，还能时不时地拿出来刺激他一下，以后这就是我用来

制约他的把柄了。”

“好！这下我就放心了。”肖峰夸张地拍手，“高总，接下来我们是不是该商量后续新产品的规划细节了？”

“当然，我们做这么多，不就是为了这个共同的目标嘛。”

“哈哈，对，说得对。”他开心得眉飞色舞。

和肖峰交流得比较愉快，他不愧是一名实力派的销售，对产品类型以及卖点的把控，都有一套独特的看法。也许是做了扎实的调研工作，以及跟客户有过频繁的沟通，他对新产品的市场定位，以及一系列的想法，有理有据，和我的思路不谋而合。

总而言之，肖峰在工作上，绝对是个很不错的搭档，这一点我非常欣赏。

权力既然夺回来了，我开始筹划马上要召开的立项会议。

我关上门在办公室内静静地思考着，搜集资料，整理文稿。等到忙完的时候，已经快到下班时间了。

点开 QQ，惜悦的头像在持续地闪动着。

她：晚上有事吗？

我：有。

她：什么事？

我：陪你。

她：去吃西餐怎么样？

我：吃完以后呢？

她：回家。

我：回哪个家？

她：你回你家，我回我家。

我：……

傍晚的西餐厅，人虽然不少，但是却非常安静，曼妙轻柔的背景音乐如同一首流动的诗，飘荡在耳畔，让我疲惫的身心得到了短暂的放松。

窗外正飘着毛毛细雨，城市显得灰蒙而潮湿。我吃完最后一块牛排，端起了桌上的饮料。惜悦坐在我对面，优雅地喝着咖啡，翻阅着手中的杂志。

我的心忽然觉得特别宁静，无比踏实，这是一种非常美好的感觉。

其实有时身边的女人哪怕再多，也会发现，原来女人只要一个就好。

“马上要上新项目了，你又要开始忙了。”她看我已经吃完，放下杂志，轻轻地开口。

“是的，你是不是心疼我了？”我故意问道。

“对啊，”她充满爱意的眼神，让我无法移开，“所以你一定要注意身体，别让我操心。”

我突然有了一丝感动，终于有人关心我了。

这些年来，我一直工作得忘乎所以，从来没有注重过自己的生活品质。钱没挣到多少，心却越来越累，身体一天比一天差。实在是有些得不偿失。

“惜悦，等忙完这两天，我们找个时间好好出去放松一下吧。”

“好啊，下周五我们去海边好不好。”她开心地说道，眼神中透着一股欣喜。

“嗯？你确定是星期五？周六我们还要上班啊。”我有点意外。

“是的，因为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

“结婚纪念日？”

“去你的！是人家的生日。”

“真的啊？”我内心的喜悦一下子涌遍了全身，喜悦萦绕在心头。

“惜悦，我想请教一个非常专业的问题好吗？”我一脸的认真，“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如果一个女人想约男的陪她过生日，是不是暗示着，她有什么企图，比如，想趁机把那个男的给睡了？”

“滚！脸皮真够厚的。”她笑着骂道，然后，仔细地盯着我，幽幽地说：“高寒，你知道吗？在我面前，你其实是个病人。”

“什么？”我一下子没有反应过来。

她喝了一口咖啡，摇头叹气，“你可能自己还没意识到，你患上了爱情恐惧症，一种典型的心理疾病。”

“真的？”我将信将疑。

“是的，”她继续说道，“你是个爱钻牛角尖的人，认准一个人就会掏心掏肺，义无反顾地去爱，而且决不回头。在你的意识里，你信仰的是如竹花般的爱情，一生只绽放一回。所以，爱情的世界里，你的心只能耕种一次，一次过后，宁愿荒芜。”

“不对。”我辩解道，“如果真是这样，我又为何会在婷离开后再爱上你？”

“你真正爱上了吗？你没有。不管跟哪个女人在一起，你找的都只是从前的影子，你会不断地去回忆，不断地去比较，你想从中寻找最终的精神寄托。同时，你又很惶恐，虽然爱着，却不敢再去全心投入；你的潜意识里，认为暧昧才是恰到好处的爱情。因为它能给你带来一定的安全感，可以失去也不至于太痛苦。我说得对吗？”她就像是一名心理医生，轻柔的几句话，重重地敲击着我的心。

“你的意思是，我高寒就是个懦夫，根本没有勇气再去说爱？”

“别担心，不是有我吗？”她的脸上堆起了甜美的笑容，语气也温柔了起来，“在你的心里，既然只能容下一个人，那么我就用我自己，去替代你的过去，用我的爱，去温暖你的曾经。现在懂了吗？”

“明白了，好深奥。”

她没有再说话，伸手抓住我放在桌子上的手，眼睛紧紧地盯着我的脸庞。

我的心颤抖了一下，感受到了她浓浓的爱意。

我们就这样相视而坐，静静地。

她的眼睛，仿佛盛满了一汪秋水似的，我不由自主地被深深吸引着，毫无抵抗能力。

“惜悦，你知道吗？这一刻是世界上最美的瞬间，就算，就算给我个村长我也不当！”

“哈哈，瞧你这点出息。”她被我逗乐了。

绵绵的细雨还在下着，带着一股淡淡的忧伤。

我搂着惜悦下了楼，走到门口，撑起了一把雨伞。

“惜悦，这么浪漫的夜晚，想和我一起去看星星吗？”我突然问道。

“神经啊，下雨天，哪里有星星？”她很是诧异，抬起头，莫名其妙地看着我。

“我知道有一个地方，可以舒舒服服地躺着看……”我故作神秘。

“哪儿？”

“我家卧室的天花板上。”

“去你的，没个正经。”

“哈哈。”我大声地笑了起来，狠狠地将她抱进了怀里，一起向雨中走去。

42.
精彩的立项会议

新产品的立项会定在周一上午进行，这是一场非常重要的会议。它既决定了公司未来的发展方向，也是我这么久以来，第一次在同事面前崭露头角的机会。

我不敢怠慢，早早地就起床出门，无奈又遇上黑色星期一，梅林关塞得水泄不通。当赶到公司的时候，已经快要到开会时间了。

我急忙整理了一下资料，大步走进会议室。

今天参会的人数比较多，除了三位老总全体到场，还有销售部、市场部、外贸部、项目部等这些部门的成员。总共加起来至少有四五十号人，几乎所有座位都坐满了。

小艳正在会场来回穿梭，忙碌地替我准备着，连额头上流下的汗水也顾不得擦一下。终于，她朝我点点头，向我打了一个 OK 的手势。

会议开始。

我从容地走上台，扫视了一下全场，发现大多数都是陌生的面孔。

把状态调整到最佳，我开始发言："大家上午好！欢迎在座的各位同事参加会议，特别感谢蔡总、古总和王总三位领导的亲临指导。今天是我进入 HY 集团担任项目总监以来，第一次召开如此大规模的立项会，此时心里非常紧张，因为我发现一个问题，我们公司的美女实在是太多了！"

有人带头鼓掌，气氛一下子变得轻松起来。

我接着说话："我进公司已经两个多月了，可能有人一直在奇怪，高总新官上任，为何总没见到他烧那三把火。今天我向大家吐露心声，这把火我实在是不想烧啊，一来公司美女众多，我得秉承我们董事长一向对美女怜香惜玉的做事风格，怕烧到无辜；二来我们公司团队作风良好，工作积极，凝聚力强，实在是没必要多此一举了。"

听到掌声再次响起，我稍稍停顿了一下。一抬头，正看到蔡总坐在那儿，咧着嘴巴笑，一副开心的样子。

惜悦端庄地坐在旁边注视着我，面带微笑，赞许的目光中饱含着深深的情意。

“接下来我有几句话，想和项目部的同事共勉。我们已经取得的成绩，是属于昨天的，明天还要继续努力。如果说公司是一个军队，那么我们就是在造弹药，前线打仗能不能赢，关键还靠我们提供的炮弹够不够好。我们开发出来的产品，是公司未来的希望。因此一定要把控好质量，播好希望的种子。”

我的语气激扬，赢来了一片热烈的掌声。

接下来要进行的，是立项前的ID选定环节，也称“比稿会”。

由于原来的产品风格不够新颖，公司的设计部已经跟不上需求，所以我这次特地找了外援，邀请了两家行内顶尖水平的设计公司一起比稿，提供丰富的ID给大家挑选。

我转头看了一下，发现他们的工程师都已打开电脑，准备就绪，于是才开口说道：

“大家好，今天的ID方案很丰富，可供选择的风格和类型也会很多，等会儿大家可以各抒己见，畅所欲言。但是在进行ID挑选之前，我想先阐述几个产品理念。”

会议室安静了下来，大家的目光齐刷刷地注视着我。

“首先我要说的第一个理念，是关于产品文化。设计一款手机之前，我们要先评估好它的卖点。也就是说，我们卖东西往往卖的不仅是产品本身，还有那个产品所承载的一种意义。比如老人手机，它代表着对老人的敬重和关爱；儿童手机，它赋予的是对小孩的疼爱和关心；情侣手机，它包含着对彼此满满的爱意。产品本身是没有生命的，但是我们要通过文化给它注入灵魂。”

掌声又响了起来，我不得不停下来喘口气。

“接下来我要说的第二个理念，是关于产品定位。大家都知道，我们中国分为南方和北方，由于地区以及人文环境的差异，人们对于产品的接受是有区别的。所以我们应该针对不同的市场、不同的人群，抓住终端客户的真实需求。比如，南方人身材偏小一些，用户会选择小巧秀气的手机；而北方人的身材相对来说普遍高大，他们就喜欢家伙大的，握在手里有感觉……”

我的话刚说完，下面很多人开始笑了起来，有几个男同事开始起哄。

“我在说产品理念，请大家不要想歪了。”我微笑着解释，右手打着手势，让他们安静下来。

“下面我要开始说第三个理念，在这之前，我想先讲一个故事。”

大家的好奇心一下子被勾起，会议室瞬间静了下来，只能听到天花板上中央空调嗡嗡的运转声。

“在一个月黑风高，伸手不见票子的夜晚……”我的语气故作深沉，看着下面那一双双充满期待的眼睛。

“故事发生在深圳关外的一个网吧里。有一名大学生和女友通宵上网，女友的×佳手机不幸被偷了。为了帮她找回手机，他在网吧兼职做夜班网管，蹲守了12个通宵后，终于等到窃贼，将其抓获。女朋友知道后感动得热泪盈眶。可无奈的是，她已经跟送她苹果4代的学长同居了。这是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男生虽然不辞辛苦，熬夜争取，却还是没能挽回自己的爱情。请问，你们从中学到了什么？”

这下彻底热闹了，下面像是炸开了锅，呼声一阵接着一阵。

有男的高喊：“说明了女人善变，女人薄情，女人现实。”

女同事听了心里不满，激烈争辩。

董事长脸上露出淡淡的笑容，若有所思，饶有兴致地看着我。

大概过了一分钟后，我伸手示意安静，然后清了清嗓子，用低沉而又缓慢的语速说道：“大家先静一下，我刚才所讲的，其实是一个关于产品经理和用户需求的故事。”

所有的喧哗立即停止了下来，大家都有些意外，有的人还露出一脸不可思议的表情。

“没错，表面上它是体现了女人的现实和薄情。但是，对于我们开发产品的人来说，它同时教会了我们一个道理，当你还在为自己一点点领先的技术沾沾自喜，闭门造车的时候，同行的竞争对手早已迎头赶上，你的产品完善得再好，却跟不上时代的潮流，那么，就注定是被淘汰的结局。用户只会选择最新潮最热门的产品，而不会永远对你情有独钟，但是我们没有资格埋怨用户的善变吧？所以，我今天要讲的第三个理念就是，创新，不断地创新，才是公司发展的原动力。”

掌声经久不息，下面有人高呼：“说得太好了！”我终于松了一口气。

整个会议开下来，我浑身仿佛虚脱了一般。回到办公室的时候，这才发现还没来得及吃早餐。

“哥，早餐放在桌上了，你赶紧吃吧。”小艳跟在屁股后面进来了。

“咦？怎么有两份？”我非常意外。

“有一份是惜悦姐给你带的。”

“什么？你叫她什么？”我听到后有些震惊。

“惜悦姐啊，怎么了？你有意见吗？”她嘟着小嘴，一脸理所当然。

“你们……什么时候好上的？不是，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熟了？”我有点语无伦次。

“不告诉你。”她扬扬得意地扔下一句话，蹦跳着跑出去了。

整整一个下午，我都待在办公室，认真地制作项目企划书。今天的立项会，最终敲定了四款产品。首先要上市的是两款低端的直板机，以薄利多销、跑量为主，后面紧接着有两款女式翻盖上市，这是实现利润增长的重点，也是近期的主

打产品。

今天的会议无疑是非常成功的。新产品外观的风格完全颠覆了之前的款式，绝对赶得上市场的新潮流。我重新审视了一下翻盖机的外观特点，面壳采用的是目前相当流行的IML工艺，全新设计了一个非常美丽的图案：一只纤纤玉手，修长、细腻、红润的五只手指，轻轻地搭在一架古典的钢琴上。清新自然，意境优美。这是一只灵巧纤柔的手，采用了粉红的背影色系，诗情画意中彰显着女性的魅力，仿佛拨动着男人心中的那根弦，那是一种可以从视线直接升华到心灵的美。因此，这款翻盖的主题有着一个非常梦幻好听的名字：天使之手。

我花了很多心思，反复地进行修改和优化，终于在几个小时过后，大功告成了。

自己再最后检查了一遍，感觉非常满意，才发送给小艳打印。

随着一阵清脆的高跟鞋声，惜悦走了进来。

“怎么啦？王总，今晚是不是想约我？”我靠在大班椅上，懒洋洋地问道。

她脸上露出了迷人的笑容，一股清新的百合芬芳在室内悄然地散开，慢慢地蔓延在我的心头。

“今天的立项会很精彩，散会后我还听到有不少人议论，说你能力不错，相当专业。”她赞美地说道。

“谢谢王总的夸奖，你进来应该不只是为了表扬我几句吧？”我心里非常愉悦。

“我约了小艳逛街，你自己早点回家去睡觉。”

“什么？你找我就是为了叫我回去洗洗睡了？”我一脸的失望。

“马上就到周五了，这几天好好休息，别太劳累。”她柔和的语气中透着关心。

这还差不多。这话听起来就是那么振奋人心，让我心中充满了喜悦，疲劳顿时烟消云散。

“好吧，那我就养好身体，静盼着周五的到来。”我满脸的期待，露出了一丝坏笑。

惜悦自然听明白我的意思，不再说话，白了我一眼，出去了。

我闭上眼睛，心里久久不能平静，开始幻想马上到来的那个夜晚，将要发生的事，我将会以一个怎样的过程，来谱写一个美好的结局呢？

有一点可以肯定，这绝对会是一场恶战。

只是不知道，当周六的朝阳重新升起时，我和惜悦的未来，会不会离幸福更近一步？

海边，沙滩，红酒，洋房……美妙的情景浮现在我的脑海，我的心渐渐兴奋，迅速地达到忘我状态。正当自我陶醉时，秦浩的电话却打了进来。

太过分了！我恼羞成怒，按下接听键破口大骂："你说我上辈子到底欠了你什么，平时坏我好事也就算了，好不容易意淫一回都要被打断。"

"哈哈，"他竟然一丝悔改的意思都没有，"有什么好想的，反正你对于美女，向来都只是看看，又不上。"

"谁说的？这周五我就要一雪前耻！我可事先给你打个预防针啊，如果到时再坏我好事，我立马跟你绝交！"

"你要再睡不到惜悦，我都要跟你友尽了。太丢人了！"他的声音竟然比我还大，"赶紧过来吃饭，我请客。"

当我驱车赶到民乐村里的沙县小吃店，秦浩早已等候多时了。

"我发现一个问题啊，"他搬张凳子招呼我落座，"每次叫你去明香吃海鲜，跑得比兔子还快，叫你吃沙县，一般没两个小时是见不到你人影的。"

"下班高峰期，塞车能怪我吗？"我白了他一眼。

"赶紧叫东西吃，能吃多少都算我的。今天把死胖子的事彻底解决完了，总算是出了口恶气。"他的表情扬扬得意。

"什么情况？"我好奇地问道。

"太没劲了，当我把战友带过去的时候，死胖子都吓尿了，两腿抖得像筛糠一样。他车子的军牌是假的，根本就不属于部队里的人，只是个赚了点钱的暴发户。"

"啊？那你不是很失望？"我不禁感叹道，深圳这种地方，真是什么山寨货都有啊。

"可不是吗？我还铆足了劲打算跟他大干一场，结果却发现对方根本不是你对手，就好比集中了全身的力量，一拳打在了棉花上，这种挫败感太难受了。"他摇着头说道。

"嗯，事情解决了就好。"我由衷地替他高兴。

"接下来没人敢跟我竞争了，为了表示庆祝，下午陪何娜逛商场，给她买了个三万多的名牌包。"他一脸心疼。

"什么？给人家买几万块的包，请我吃几块钱的沙县？老板娘，给我来两个炒粉两份炖汤再加两个煎蛋。"

"你刚从号子里放出来吗？"他的小气劲又上来了。

我没理会他，大不了吃不完打包当夜宵。

他夹起一个蒸饺，塞到嘴里发起了牢骚："高兄，你说女人怎么都这么虚荣？一个那么小的包，能放多少东西？动不动就几万块。"

这话我就听不下去了，忍不住抬头瞪着他，"秦兄，有句话说得好，这犯贱呢，应该是一种心甘情愿的态度，你不能一边犯着一边还骂骂咧咧。"

"唉，我就搞不懂了。"他一脸不服气地看着我，"我看你小子泡妞，也没见

花几个钱啊，怎么杀伤力比我还强?”

“嘿嘿，”我苦笑了一下，“有人说好男人不过就是：能赚到给女人买衣服的钱；陪她去买；说好看。你是三条都做到了，我却穷‘屌丝’一枚，就只能光说好看喽。”

“有道理啊，原来很多事情，抓住核心就行了，真是高寒有高招啊，受教了!”他打趣地说道。

“对了，小雅现在怎么样了?”我突然想起来问。

“正式分手了。”他往嘴里扒着面条，出奇淡定。

“你大爷的，是不是男人啊？在这个时候甩人家?”我非常生气。

“是她甩我好不好?”他一脸的委屈，“我向她坦白了跟何娜的事，她对我彻底失望。她说移情别恋的男人就好比掉进厕所里的硬币，不捡可惜，捡了恶心。”

“哈哈，想不到小雅说话还挺幽默的，其实最关键的一点，你只是个硬币，而不是金币。”我忍不住调侃道。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在这里说风凉话。”他很不满。

“那能怪别人吗?”我正色道，“谁叫你那么贱？爱你宠你的人不去在乎，对你若即若离的却是穷追不舍。最后搞得遍体鳞伤的还不是自己?”

他深叹一口气，放下筷子，摸起桌上的烟盒，掏出一支烟，点燃，无比烦躁地抽起来。

老板娘在忙碌地招呼着客人，我和秦浩面对面坐着，静静地，都没有说话。

他一口接一口用力地吸着，空气中顿时弥漫着浓浓的烟雾，熏得我眼睛生疼。

“秦兄，握不住的沙，不如趁早扬了它吧。”我轻声劝道。

他狠狠地嘬了一口已经快要烧到手指的烟蒂，用力地熄灭在烟灰缸里。

他的表情深沉忧郁，看着我缓缓开口：“高兄，我秦浩这一辈子从来没有这样爱过一个人，明知道她对我不好，却悄悄地在心里为她一次又一次修订自我原则，然后再去一次又一次地原谅她。其实我也不想这样，但是我根本控制不住内心。”

话都说到这分上了，我还能说什么呢？

愿意委屈自己的人，唯一的原因，就是深深地爱着对方。

错爱，是喜欢却不合适的鞋，穿了脚疼，扔了心疼。

有些人，明明知道爱上会受伤，但是偏偏还要义无反顾地去爱。宁愿一直如此，一边深情，一边残忍。

他对小雅不好，只是因为没有爱到真心处；他对何娜痴迷，只因爱得太疯狂。

我们又开始了良久的沉默。

“对了，差点忘记一件事。”他突然说道。然后伸手拿过包打开，从里面取出一串东西，“这是小花特意去凤凰山给你求的平安符，托我带给你，说是挂在车

上保佑你平平安安。”

“哦。”我接过来紧紧攥在手心里，感动之余，心里还有几分愧疚。

“她还说什么了？”我追问道。

“没什么了，就是说你身体不好，叫我多照顾你，还有要我监督你，不要总是喜欢酒后开车。”

“嗯，知道了。”我的心里非常难过。小花总是这样默默地关心着我，用心地爱着我，我却不能给她任何承诺，更给不了她一个像样的未来。她对我的爱无私而不求回报，明知道没有结果却依然去爱。

所以有人说：真正的爱情，不会去计较太多，不会因为远离你而放弃，不会因为没有回报而停止。爱情最伟大的付出，是成全。你不爱我，我放手成全你。没有这种情操，不要轻言爱。

小花，谢谢你。我在心里说道。

43.
期盼那一晚

周一早上是项目启动会议，公司内部的中高层全部都参加。

还是原来的那个会议室，它见证了我在 HY 这一路走来的艰辛，以及从古总手里夺回权力的过程，从今往后，我希望还能在它的怀抱里，稳步发展，尽早将 HY 带入一个新的篇章。

会议的气氛比较和谐，毕竟，开发新产品对于公司来说，是一件好事，大家的脸上露出轻松和期待的表情。

会议开始，我缓缓站起身来，目光扫过所有人的脸。

“首先感谢各位对我工作的支持，前期的立项工作非常顺利，我们项目部预计在下周之内完成两款直板产品的投模。下面我提出几点需求，希望能得到各部门的配合。

“1. 下周请古总和采购帮忙跟进商务洽谈，尽快将所有的报价确认存档。

“2. 关于前期的预付款项，比如模具首款、订金等，请财务部务必给予准时的支付，以免延误进度。

“3. PMC 的计划性一定要与销售保持准确、良好的沟通，在保证出货的良性循环基础上，尽可能减少库存，以免占用大量的项目资金。

“4. 在产品上市招商阶段，我希望销售部能第一时间回款，资金回笼一定要及时，以利于后面新项目翻盖产品的运作。

“5. 品质部要严格把好关，前期控制来料异常，后期提高成品检验标准，千万不能让有质量问题的手机流出去，损害品牌形象。”

说完，我朝大家点了点头，慢慢地坐了下来，等待其他人的发言。

“回款方面可以不用担心。”这是肖峰的声音，“目前公司的渠道客户，都是在各省份代理商里面实力较强的，与我们合作的时间也很久。所以，信誉方面有保障。只是，有个问题我想提出来，供大家商榷。”

他看了古总一眼，然后将目光转过去注视着蔡总，仿佛在征求着领导们的意

见。

这个人已经圆滑到了骨子里，决不会很唐突地表达自己的观点，而且任何场合都不会忘了这种处世风格。

“说吧。”蔡总轻轻点了下头。

“我看到了高总提供给我的成本核算，价格虽然不算是高，但是离我心里的预期还是有一定差距。大家都知道，这两款产品的定位是薄利多销，那么首先的优势就应该是上市的价格，不然很难冲起量来。所以我的意思是……”他又停顿了下，看了看大家的反应，“能不能想办法再把成本往下压压？”

“嗯，”董事长微微点头，眼神看向了我，“高总再评估一下？”

“这个问题提得好。”我非常赞赏地说道，“关于降低产品成本的问题，其实我和古总上周就已经在深入探讨了，只是还没确定最终的方案。请放心，我们一定会尽快落实的，务必保证你的出货价格低于其他公司。”

“对，针对这个问题，我们下周召开一次供应商会议吧。”古总看着我，点了点头。

“好的，接下来我们开始讨论这几个项目的相关细节。”我说道。

会议进行了一个多小时，对于后面新产品的导入，有可能碰到的问题，以及需要得到相应的支持和配合，我都做了详细的阐述。

“那就这么定了，”最后，蔡总开口说道，“我还是那句话，新产品的进度，得抓紧。”

大家正准备散会，惜悦微笑着站了起来：“各位，晚上都有时间吧？公司为了感谢你们的付出，在 KTV 订好了包厢，晚上一起聚聚，放松一下心情。”

“好啊。”会议在一片欢呼声中结束。

身边的同事陆续出去，空荡的会议室只剩下我和三位老总。我收拾着桌上的资料，准备离开。

突然，董事长的一句话飘入我耳中：“小王，下个月公司账上预留好 500 万，不能动，我随时要用。”

声音不大，却触动了我敏感的神经。

而且，我很清楚地注意到，坐在对面的古总，同样听到这句话时，脸色很明显地变化了一下。

董事长要用这笔钱来干什么？

按照常理，他要动用一笔数额如此巨大的款项，应该提前和股东商量才对，可是从古总的反应来看，他绝对是和我一样，第一次听到这句话。

500 万可不是个小数目，董事长到底想要做什么？为何他不征询古总，而这么轻描淡写地交代财务？

虽然这是老板们的事，但是我认为这极不寻常，隐隐地觉得有些蹊跷。

晚上，公司同事欢聚一堂，共享这个欢乐的时刻。

灯红酒绿的KTV里，大家开怀畅饮，扯嗓高歌，非常热闹。

空气中到处弥漫着活力的气息，这样的气氛，感觉人一下子年轻了许多，似乎还能闻到一丝青春的味道。

我不太喜欢这种嘈杂的场合，所以端着酒杯坐在角落，静静地感受着。

惜悦和小艳坐在沙发的另一边，因为我们的恋情并未公开，所以我也不好和她太过亲热。

KTV是个容易让人暴露本性的地方，男人白天有可能衣冠楚楚，到了晚上就变得放纵不拘；女人平时可能端庄典雅，晚上进来了就风骚撩人。这一点从张丽丽跟肖峰他们喝酒摇骰子的场景就能看出来，和往常完全判若两人。

小艳跑过来问我，要不要和惜悦合唱一首歌，我点了点头。

歌曲点好了，然而有个销售部的男同事，把话筒抱在怀里唱得忘乎所以，一首接着一首，震得我的耳朵发疼。

唱歌跑调是不难的，难的是每首歌都跑调。我实在有些忍无可忍，恨不得一脚把他踢下去，把话筒抢过来。

所以，KTV很容易考验出一个人的忍耐能力和善良程度。

他终于唱累了，虽然唱得那么惨不忍闻，但大家还是兴高采烈地给他鼓掌，一脸诚恳地夸奖他技艺高超，这不是虚伪，而是KTV的潜规则，道理很简单，因为你也想唱，也想得到虚荣和满足。

我和惜悦合唱了一首《知心爱人》，在歌声中我们找到了默契，同时也感受到了彼此浓浓的情意。

终于到了散场的时光，我们一行人摇摇晃晃地出了大门。

张丽丽可能醉了，一下子靠在了我的身上。我看到她的脸由原来的雪白变得粉红，在昏黄的路灯下，显得格外诱惑。

我尴尬地朝惜悦笑笑，她却一点都不在意，帮我叫了代驾，然后送我们上车。

“记得把她送上楼。”她反复叮嘱道。

她是那么通情达理，善解人意，有她在身边，我就觉得特别踏实。

“那我先回去了。”我关上车门和她告别。

“一定要注意安全！”这句话她说得特别重，还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

我听懂了她话里的意思，同时更佩服她那种有恃无恐的自信。

终于到了周五，我的心情一整天都是澎湃的。时不时不停地看表，做起事情来也是心猿意马。

小艳进来了好几次，终于发现我的异样。

“哥，你今天怎么了？中彩票了吗？”

“没有啊，明天我不会来公司，项目部的事你帮我盯紧点。”我一脸正经地

说。

“好的，今天晚上你可要努力哦。”她明显话中有话。

“说什么啊？”我装作没听懂。

“切，你就装吧，惜悦姐都告诉我了，今晚你们烛光晚餐，给她过生日。我还送了礼物给她呢。”

“你们都这么熟了？那我问你，你觉得她配得上你哥吗？”我的表情非常嘚瑟。

“真够自恋的，是你配不上人家还差不多。”她看着我，满脸鄙夷。

“不会吧？你不是经常说你哥挺优秀的吗？”我还不死心。

“哼，可是人家比你更优秀。我可有言在先啊，万一到时候你们真在一起了，你可别娶了媳妇忘了妹就行。”她嘟囔着小嘴像是在撒娇。

“放心好了，你永远是我的好妹妹。”我很认真地回答。

她接过我签完字的文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哼了一声，转身出去了。

下午四点半，我和惜悦提前下班，乘电梯到了地下车库。

她走到车前，从包里掏出钥匙递给我：“你来开吧。”

我打开右侧的车门，帮她拎着包让她先坐进去，然后再钻进另一边的驾驶室，调整好座椅。

她拉下遮阳板上的化妆镜，上面柔和的灯光照在她的脸上，配上皮肤原有的一丝嫣红，整个人都显得异常娇美。

“臭美婆，都那么漂亮了，还有啥好照的？”说话间我发动了车子。

她笑了笑，根本不理会我。手里拿着发夹，对着镜子，摆弄着头上的秀发，过了一会儿突然转头问道：“高寒，我盘着头发好看还是披下来更好看？”

我仔细打量了一眼，说道：“不管披着还是盘着都好看。”

“真的吗？那我这件衣服呢？”她问起来没完没了。

我转过脸看了下，笑着摇了摇头。

“怎么了？你的意思是不好看？”她佯装怒道。

“其实我更喜欢你不穿衣服的样子。”我嬉笑着回答。

“滚，你个流氓。”她大骂了起来。

“怎么感觉好困啊。”我张开嘴打了个哈欠。

“昨晚是不是没睡好？”她看我的眼神透着关切。

“嗯，都怪你，害我彻夜未眠，你的腿现在一定很酸痛吧？”我问道。

“什么啊，你失眠跟我的腿有啥关系？”她表示不解。

“因为你昨晚在我的脑海里跑了一整天！”

“哈哈，我怀疑是别的女人在跑。”她扑哧笑了。

我轻踩着油门，车子慢慢开动，向着出口驶去。

大概一小时后，我们抵达了小梅沙。酒店是惜悦预订好的，一间非常大的海

景洋房。里面环境不错，布置得很温馨，站在阳台放眼望去，就是蔚蓝而广阔的大海，明早还可以看到日出。

我们把东西放置好，惜悦烧好一壶开水，拿出了带来的茶叶。我们在阳台上聊着天，喝着茶，看着风景，大海的美景尽收眼底，非常惬意。

我们一直坐到六点多，吃完酒店的自助餐才下楼闲逛。

傍晚的大海波澜很小，比较平静，相比于白天的汹涌，多了一份宁静与恬美。

海水满盈盈的，小小的浪涛像顽皮的小孩子似的跳跃不定，夕阳照了下来，海面上一片金光。

潮水一阵又一阵地袭来，将薄薄的细沙推向岸边，退去时又将各种印记抚平，只留下平整的沙滩。

我牵着惜悦的小手，在沙滩上慢慢地走着，后面留下了两串一深一浅的脚印。

她换上了一件飘逸的白色长裙，淡黄色的头发柔柔地披在肩上，柔媚而不失清纯。一阵微风吹过，长发随风飞舞，在海边的黄昏下，呈现出一种很有意境的美。她那白色的倩影，恍如一个降临人间的仙子，看上去无与伦比的美丽。

我醉了。

清爽而又潮湿的海风，带着淡淡的海腥味，吹拂着我们的头发，抚摸着我们的面颊。沉浸在凉凉的风中，身体的每一个部位感觉都非常舒服。

终于走累了，我们选了一块人少的地方相拥而坐。

海浪轻轻地拍打着沙滩，一条条白色的线在近海岸处翻滚、跳跃，最后弥漫成一片白沫，飞快地向岸边冲了过来，又慢慢地从我们脚下退去。

身旁的惜悦，在余晖中光彩照人。

我将她揽入怀中，一种甜蜜的感觉，随着海浪声涌进心里。

我们深情地看着对方，相视一笑，笑容中充满了满足。

周围渐渐安静了下来，放眼远眺，那浩瀚无边的大海，雄浑而苍茫，让人把城市的狭窄、拥挤、浮躁和烦恼都抛到了九霄云外。

夕阳下，是我们幸福的笑脸。

“高寒，你爱我吗？”惜悦娇柔的声音在我怀中响起。

“已经爱到非常危险的程度了。”

“什么程度？”她仰起脸问道。

“如果没有了你，我根本无法一个人过日子。”

她满意地笑了，脸呈羞态，“你到底爱我什么？”

女人天性就爱浪漫，总是变着法子想听你对她的赞美。

“爱你的一切。”

“太笼统。”

我想了想又说道：“世上有两种女孩最值得爱：一种是美丽；一种是聪明。

而我想偷偷地告诉你，你是个聪明的美丽女孩。”

“噗，真会编。”她开心地笑了，乖巧地伏在我怀里，笑容是那么甜蜜。

伸手抚摸着她那如波浪一般滑腻柔软的头发，我心荡漾。

“惜悦，那你爱我吗？”

“不告诉你。”她调皮地噘嘴，将脸没入我怀中。

“你嘴角扬起那浅浅的弧度，刚好可以挂住我对你那满满的爱。”我的语气低沉深情。

“好肉麻啊。”她忍不住笑了。

我低下头，注视着她，那温柔似水的眼睛是那么清澈明亮，情意绵绵。

“其实，爱是藏不住的，你闭上小嘴，眼睛也会说出来。”

“那我要是闭上眼睛呢？”她说完紧闭上双眼，白皙的脸上，长长的睫毛微微摆动着，像是展翅的雨蝶。

我朝着那两片娇艳的双唇，重重地吻了下去。

浪花一波接一波地向沙滩逼近，不依不饶，乐此不疲，宛如我对惜悦深深的爱。

夜风渐凉。

我们挽着手离开沙滩，朝着酒店方向往回走。路过一家便利店，我突然想起一件事，于是拉着她走了进去。

“我们买点体育用品吧？”我说道。

“这大晚上的，买什么体育用品？”她非常疑惑。

“套套。”

“去你的，我先上去了。”她挣扎出我的怀抱，人已跑出老远。

“唉。”我摇头叹气，不由得感慨，女人真的是只能同床，不能共苦啊，算是见识到了。

回到了房间，我们开始准备过生日。

我来到阳台，将一盒精致的蛋糕摆到圆桌上，插好蜡烛。惜悦也走过来帮忙，拿来了酒杯。

“来，火柴在这里。”她将打着酒店 LOGO 的火柴盒递了过来，然后将长发在脑后绾了个髻，坐在椅子上，将红酒倒入杯中，脸上笑意盎然。

我点燃蜡烛，关掉了所有的灯，祝她生日快乐，催促她快点许愿。

她幸福地闭上了眼睛，暖暖的烛光照在她脸上，越发迷人了。

一会儿，她睁开眼鼓起腮帮，用力地吹灭蛋糕，模样显得十分可爱。

夜的黑，掩盖了所有的浮躁和喧嚣，我的心，在寂静里慢慢沉淀。朦胧的月亮透过云层，射出微弱的光芒。微风带着些许秋天的寒意，轻轻地吹动着阳台的窗帘。

房间的灯被打开，然后调到最暗，气氛开始变得非常浪漫。

44.
浪漫之夜

惜悦端起面前的酒杯，打趣说："今晚可不许在我怀里一个人先睡着哦。"

顿时，圣庭苑那晚的情景又在我脑海里重现，我羞愧极了，恨不得地下裂开一条缝，好钻进去。她倒也没有嘲笑我的意思，只是脸上露出了调皮的微笑。

春宵一刻值千金，我心急如焚，将手中的酒一饮而尽，脱衣冲凉。

如此良辰美景，我岂能负了春光？

很快，我就要品尝更美更诱人的美食。

站在浴室的喷头下面，哗哗的水流冲刷着我的身体。镜子上蒙上了一层水雾，我的身影渐渐模糊。

忽然，门外传来一阵"呼呼呼"敲门声。

我的心一下子提到嗓子眼儿，她这是想要和我洗鸳鸯浴的节奏吗？这样不太合适吧？会不会太开放了点？

"高寒，你的手机响了！"门外传来了惜悦的声音。

我的心又一下子从嗓子眼掉到了屁眼。

"帮我接一下。"我很懊恼，这么重要的时刻竟然忘了关机。

"谁打来的？"我走出浴室，拿着毛巾擦干头上的水。

"秦浩。"

"噢，那不用管他。"我漫不经心地说道。

"高寒，他好像出什么事了。"惜悦的语气非常认真。

"噢，不理他，要是死了明早再给他收尸也来得及。"我凑过去在她耳边轻轻地说，"快去洗澡吧。"

"我是说真的，"她的表情却仍然凝重，"他说话口齿不清，断断续续，大概意思好像是，他在公司地下停车场，有人要害他，还把他车子上的方向盘、刹车什么的全拆走了。"

他是不是在说梦话啊，扯淡吧，这可是法治社会！我有些恼火地拿起手机回

拨过去，电话通了，却没人接听。

这也太玄乎了吧？难道是死胖子又对他进行打击报复？

我的心开始忐忑不安，再也平静不下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说不准真的要去给他收尸。

“怎么办？”我征求惜悦的意见。

她开始收拾东西，“救人要紧。”

“可是……那这里怎么办？”我非常不甘心。

“办完正事再回来啊！”她的语气是那么坚定。

我一下子犯糊涂了，我们开车千里迢迢来到这里，不就是为了办正事吗？

唉，真是计划赶不上变化。

看来，我得重新评估跟秦浩的这段友情。

他简直就是全天下最厉害最无敌的搅屎棍，没有之一。

电话还一直没人接，我让惜悦不断重复地拨打，脚下不由自主地加油门提速。

白色的宝马，在深夜的沿海高速上，像是一支离弦的响箭，划破漆黑的夜空，飞驰而过，只留下一条灯光的轨迹。

“对不起，惜悦。”我看向身旁的她，心里无比愧疚。

“说什么呢？不是生日都陪我过完了嘛。今晚我很开心。”她笑着回答。

我点了点头，伸手过去握住了她的手，心里变得踏实。

我们很快赶到了公司楼下，刚要驶入地下停车场，秦浩的电话却毫无征兆地打了进来。

“死了没有？”一听到他的声音，我就气不打一处来。

“……高兄，打我这么多电话，有啥事啊？”他含糊不清地问道。

“……”

我杀人的心都有了。

“你不是打我电话求救，说被人暗算了，车子的方向盘、刹车什么的都被人拆走了吗？”我忍住心中的怒火，咬牙切齿地吼道。

“噢……有这事？”他仿佛还没清醒过来，电话那端传来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停顿了好一会儿，才听他幽幽地说道，“哦，你应该……不用过来了。刚才喝多了，现在清醒一些了，发现自己坐在了……副驾驶的位子上，方向盘，找到了。”

“……”

你大爷的！怎么不去死！我差点一口鲜血喷口而出。

我把车子开了下去，他一脸醉相，正趴在车上呼呼欲睡，还开着车窗，老远就能闻到一股刺鼻的酒精味。

“你少喝点会死吗？”我打开车门走了过去。

“带我回家，这里太热了。”他看到我非常热情，一只脏兮兮的手想要往我身

上搭。

“我去酒店给你开间房吧，酒店的空调很凉爽的。”我百般无奈，只好哄他。

“不要，我要去你家睡，今晚我要和你彻夜长谈，谈谈我们的深圳爱情。”他口齿不清，醉得像一摊烂泥。

“改天再谈，好吗？今晚我还有事呢。”我快崩溃了。

“你说，为什么再真挚的爱情，也敌不过金钱的现实？这世上有多少人，因为钱，而放弃了真爱？”他满嘴喷着酒气。

“好，不说了，我们现在就回家。”我开始有些心慌了，因为我怕这个禽兽再口不择言地说下去，接下来就要开始说何娜和小花了。

惜悦在一边捂着肚皮笑得蹲到了地上，仿佛在看一场精彩的话剧。

“要不你先回去吧，今晚这情形，不把他安顿好，怕是不行了。”我对身后的她说道。

我打开了秦浩的车门，启动车子，无奈地跟她告别，将旁边的这具“尸体”拉回了书香门第。

我使出了吃奶的力气，终于将他那比死猪还沉的身子扛上了楼，扔到了客房的床上。

重新洗了个热水澡，洗去了一身的疲惫。我躺到床上，给惜悦发短信。

“惜悦，对不起，今晚让你扫兴了，浪费一个如此美妙的夜晚。”

嘀嘀的短信声划破了夜空的宁静，她很快就回了过来：“现在才凌晨两点。”

这句话突然让我精神一振，她说得没错啊，现在才两点，我真笨！为什么不直接去找她？我离她的住处只有半小时的车程，这是我离天堂最近的距离，那里是我幸福的彼岸。

我赶紧下楼，发动秦浩的比亚迪向南山驶去，一路上疯狂超车加速，只恨车子没有翅膀。

终于到了她家门前，我平静了一下激动的心情，颤抖着手按响门铃。

对于我来说，这扇门是通往天堂的起点，而我，已经站在了幸福的门外。

因为，门后面住着我的天使。

亲爱的，我来了。

门开了，惜悦站在我面前。天哪！我刹那间惊呆了，因为她竟然……竟然没有穿衣服。

我受不了。

当然，没穿衣服那是因为她只裹着浴袍，看起来像是刚洗完澡的样子，头发上还滴着水珠，水顺着脖子滑下来，流到了那漂亮的锁骨上。点缀着那副出水芙蓉般的娇媚，黄色的披肩卷发，映衬着浴袍下那性感的身材，让人呼吸加速。

我真的受不了了。

“进来吧。”她胸前那若隐若现的沟壑随着说话的节奏一颤一颤的，脸庞还泛起了一阵红晕，深深地勾起了我心中那最原始的欲望。

我走了进去。

她将门缓缓关上，抬手间，春光乍泄。

那扇门那么重，她肯定推得很辛苦，也很累。怜香惜玉是男人的良好品质，我心疼她，于是将她拦腰抱住，轻轻地放到了沙发上。

她家的沙发手感和弹性都还不错，软软的，和她的胸部一样。

我们开始交流，非常深入地。

接下来发生的事，因为文笔有限，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去形容，只能勉强用几首歌名来描述。

我先是辛苦地攀登上了两座《青藏高原》，然后不小心探索到了一片《挪威的森林》，紧接着开始了光良的《第一次》，后面就变成了那英的《没完没了》，最后在不知不觉中《天亮了》。

厨房里传来菜刀和砧板碰撞的声音，我迷糊地睁开了双眼，一抹阳光恰好落在枕边。鼻中传来一阵熟悉的百合清香，强烈的幸福感像潮水般袭来。

已经记不清，有多少年没有过这种感觉了？

正思绪飘扬间，惜悦推开门走了进来，她薄薄的睡衣外面套了一件围裙，倚着门框双手抱胸，笑意盈盈地看着我，别有一番风味。

我的心底顿时升起了两个字——真好。一大清早，心爱的女人在厨房中忙碌着等你醒来，是一件多么美妙的事情。

“醒了？”她的声音，宛如森林里的百灵鸟那么动听。

“嗯，”我靠着床头，迎上她含笑的目光，“起这么早干吗？不困吗？”

“给你做点早餐，怕你饿坏了。”

“这么好啊？”我伸了个懒腰，这才发现全身酸痛，四肢无力，“你家有担架吗？轮椅也行，我想上个厕所。”

“噗！”她看着我大笑，“有那么夸张嘛，你就装吧。”

我艰难地翻身下床，下身传来一阵凉意，赶紧抓起被子挡着，伸手四下翻找，“我内裤呢？”

“洗衣机里。”

“那……”

“这房子里又没其他的人。”

“孔子说过，内裤，捂住之，则无是非也。”我脸上有些为难。

“那你就继续躲被窝吧。”她说完白了我一眼，出去了。

我小心地扶着墙壁，摸索着到了洗手间。

世界上最体贴的女人不过就是，在你战斗了一晚上的清晨，给你挤好牙膏摆

在杯子上。

她竟然能预料到我挤牙膏的力气都没了，我好感动。

然而更让我感动的是，一旁的小柜子上，还放着几条崭新的内裤，我喜出望外，以后终于不用担心秦浩那小子抢我内裤穿了。

我刷完牙，舒舒服服地洗了个热水澡，出来看到厨房忙碌着的惜悦，不由得打趣地说道："美女，你今天很人妻啊。"

"去你的，马上就好。"

才一会儿时间，早餐就已经摆好放桌上了。

有牛奶、豆浆、馒头、比萨、面包、煎好的荷包蛋，中西口味俱全。

"真丰盛啊！"我不禁大声地赞赏，"不愧是新时代的女性，进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还上得了床。"

"好吃吗？"她满脸期待地问。

我狼吞虎咽地吃着，对她说："惜悦，我觉得你真的不适合当我女朋友，要不你还是改行做我老婆吧？"

"你这是求婚吗？一点诚意都没有。"她不好意思地笑了，脸上浮起一层浅浅的红云，忍不住在脸颊两侧微微晕开。

我一口咬掉了那个荷包蛋的蛋黄，递到她面前，"要不就用这个当求婚戒指如何？"

"去你的。"

早餐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结束，我拿张纸巾擦干了嘴，起身收拾盘子。

她站起身说道："我来吧，你要觉得无聊就去书房玩会儿电脑，密码是我的生日。"

记得有人说过，女人需要书房，其重要程度不亚于女人需要衣橱。一个养内，一方安外，缺了哪个都会令人遗憾。

这句话在惜悦这里得到了很好的诠释。

她的书房布置得很有特色，走进去首先进入眼帘的是白色的墙纸，上面还印着一些彩色的图案，显得很有格调。

她的书架也是白色的，很引人注目。上面摆满了各种藏书，非常美观，有名人的传记，还有许多中外名著。

书架的侧面是一扇窗户，有几棵姿态各异的盆栽乖巧地趴在窗台上。一阵凉风拂来，花香沁人心脾，整个屋子都充满了淡淡的花香。窗户的两边挂着窗帘，温暖的秋阳透过窗页，地上花影婆娑，如藻荇在水中游。

在精致的写字台上，放着一盏粉红色的台灯，一个小巧玲珑的月份牌。几本还在阅读中的英文书，重重叠叠地隐没在那穿窗而入的一抹阳光中，扉页上还折着阅读时的标记。这些装饰和摆设，都显示出了书房主人的高雅品位、小资情调，以及热爱生活的态度。

45.
奇怪的相片

我在书桌前坐了下来，房间里显得非常安静。

这个角度，我正好能清晰地看到一个相框，里面镶着一张奇怪的照片。

那个背景应该是在国外，明媚的阳光下，一个女孩子坐在公园的椅子上，美丽的头发披散在肩上，像是一股褐色的小瀑布。

她开心地笑着，像是一朵花儿一样。两片薄薄的嘴唇在笑，水汪汪的眼睛在笑，腮上两个陷进去的酒窝也在笑。

那如阳光般清秀的容颜，灿烂迷人的笑容，浑身散发着天真无邪的味道。

她应该是几年前的惜悦。

只是，在身后的肩膀上，明明搭着一只手，为何却看不到旁边的那个人？

我想，这张照片原本应该是一张双人照，因为某些原因，它被一分为二，变成了一张单人照，而且还被装入相框，摆在了书桌上。

那只手的主人一定曾经跟惜悦有着非常亲密的关系，说不定到现在，在她心里还占着非常重要的位置。

那分明是一只男人的手。

我起身走到书架前，随意地浏览着，浓浓的书香味飘入我的鼻中。

奇怪，为什么她的书架上摆着那么多研究骨癌方面的书籍？

“怎么没玩电脑？”

她推门进来，手里端着一大杯绿茶，还有一盘切好的水果插着小叉。

“噢，我先参观参观一下。”我又重新坐了下来。

她走到窗前，用力地将窗帘拉到两边，阳光一下子满满地挤了进来。

“惜悦，这张相片是什么时候照的？”我抑制不住自己的好奇心。

“五年前，在英国的海德公园。”

“噢，这上面原来是有两个人吧？”我试探道。

“……是的。”她脸上的表情有些不自然，仿佛触动了心底的某一处柔软。

“那……我不问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我不能太自私。

“高寒……”她嘴里叫着我的名字，像是在回忆一个古老的故事。眼神有些飘远而又空洞，似乎陷入了不可抗拒的漩涡。

窗外的风闯了进来，吹过她披散着如海藻般的长发，打在她的薄丝睡衣上，撩拨着我充满爱怜的心弦。

“惜悦，那些值得回忆的事儿啊，如果不想说出来，就该永远让它放在回忆里。”

她转过头去，幽幽地叹气说道：“高寒，谢谢你能理解我。”

我扳过她的脸凝视着，她长长的睫毛湿漉漉的，湿亮的大眼睛翻滚着我看不懂的情绪。

“好了，你要开心点。”我轻轻地将她搂进怀里，说道，“你知道吗？女人之所以美丽，是因为有好心情；之所以潇洒，是因为有自信；之所以有气质，是因为有极佳的涵养；我今天之所以告诉你，是因为你都占全了。”

“噗！”她笑了，捶打着我的胸部，“你哄女人的方法一套一套的，老实说，到底交过多少女朋友？”

“你是我的终结者。”我很认真地回答。

“真的吗？”她的神情和姿态让这个狭促的小屋显得格外温馨。

“比黄金还真！”

“高寒，其实对于女人来说，第一个男人教会了她风月情愁，最后一个男人却能给她天长地久。所以，女人最值得珍惜的，是最后一个男人，而不是第一个。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吗？”

“明白。”我看了一眼窗外说道，“外面阳光明媚，岁月静好，你说我们是不是该做点阳光点的事？”

“讨厌。”她站起身想逃，却被我一手拉住。

“你……”她脸带羞涩，面泛红潮，“瞧你这色色的样子，我很好奇这几年你是怎么过来的？是不是经常出去糟蹋良家妇女？”

“天地良心啊，我对别的女人，早已经选择性不举了。”

“……你个流氓。”

当我们在书房温习完昨晚的功课，已经是中午时分了。

我正陪着惜悦窝在沙发上看电视，手机铃声突然响起。

“你好，请问是高先生吗？”

“是的。”我懒洋洋地回了一句，估摸着肯定又是推销房子的。

“我是物业管理处的，保安巡逻时发现有个光着身子、穿条裤衩的男人站在你家门口，说是你的好朋友，所以要找你核实下。”

“什么？你叫他听电话。”我一下子来了精神。

“高寒，你个挨千刀的，没义气的东西，把老子一个人扔家里就跑了，还不快给我滚回来！”

对啊，秦浩还在我家，我怎么把这事给忘了。

当我开着车子急急赶回去的时候，他还在门口傻站着，身上披了一件很不合身的保安服，下面是一条20世纪60年代的红裤衩。

看着他那副滑稽相，我一下子被逗乐了，赶紧打开门把他放进去。

“说说吧，到底怎么回事？”他躺在沙发上，眼神狠狠剜着我，恨不得把我千刀万剐。

“还好意思说，昨晚你喝醉了，非得回我家睡，差点坏了我的好事。”想到这些，我就来气。

“哦，然后你把我弄回家，就不管不问了？”他恨恨地说道。

“我不是把你安顿好了吗？还有，你没事穿条裤衩去门外秀什么？身材很好吗？”

“我还一肚子火呢？你要出去也没什么，可你不给老子开空调总得开下窗户吧？半夜我被热醒，又找不到空调遥控器，只好把衣服脱掉。早上被饿醒后又找不到你人，本想着出去看看是不是给我买早餐去了，谁知道我刚一迈出门，一阵阴风过来就把门关上了，衣服和手机都还在里面，气死我了。”

“……”

“还有，你对面那个邻居，看到我不但没有热情地打招呼，反而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一点素质都没有。”他还在愤愤不平。

“你一大早穿条裤衩跑人家门口，他没以为你搞了他老婆，把你当奸夫打一顿已经万幸了，还想主动打招呼，也想得太美了。”我想想真是可气又可笑，简直就是个奇葩。

“没力气跟你废话了，赶紧请我去吃饭，今天中午要是再吃沙县，我宰了你！”他恐吓道。

唉，跟这样的人做朋友，只能自认倒霉了。

周一，公司召集下面的供应商在会议室开会，对新项目的配件价格进行压价。

“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公司的支持，我们对此感激不尽。今天叫大家来呢，主要是一个工作上的交流和探讨，还有后续的合作展望。下面由我们公司的高总来给大家说几句。”古总首先说道。

我淡淡一笑，目光扫视在座的每一个人，瞧着大家好奇的样子，缓缓说道：“嗯，今天人到得很齐，我在这里先对各位的支持和重视，道声感谢。”

下面响起了掌声，随后，我提高了说话的音量，语气也改为强烈，“其实，我是非常尊重各位的。虽然曾经有人对我说，供应商就好比是小姐，我想挑哪个就挑哪个。”

他们一下子哄堂大笑，我不得不停顿了一下。

“我说你错了，当你遇到销售旺季，产品急需赶货的时候，供应商会是鼎力支持你的合作伙伴；当你遇到金融风暴，配件需要降低成本的时候，供应商会是你坚强的后盾。所以，供应商是什么？他们是公司的再生父母，是关键时刻的患难兄弟，是和我们一起扛着枪上战场的人。没有了他们，我们的产品何来的进度，何来的质量，何来的口碑？”

会场里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我估摸着时机差不多了，于是，开始进入主题：“现在正值HY公司大力扩张时期，后期项目开发得更多、更好，所以，在座的各位老板，如果有意向和公司携手努力，愿意一起创造一个新的际遇，那么，今天就是你们表决心的时候，我们的目标是捆绑在一起，实现双赢！”

有人在下面喊道：“需要我们提供什么配合？”

古总坐在一边静静地看着，并不吭声，老狐狸就是这样，他永远只知道当好人，恶人就叫别人来当。

我笑了笑，转头过去，眼神注视着他。由于古总在公司时间久，根基深，很多供应商都已和他打了几年的交道。所以，有些话，还是由他的嘴说出来，效果会更好。

他顿了顿，只好略有些无奈地说道：“其实没什么，就是需要大家支持一下，把配件的价格，再降一降。”

“没问题。”罗总首先站起来表态，“只有客户成长起来了，我们才能跟着一起成长。既然HY公司这么有诚意，那我就带个头，在上次的报价基础上，再少三块钱人民币吧。”

“嗯，不错。”我大加赞赏，表面上却不动声色，因为罗总本来就是我叫过来当托的。

再继续周旋了一会儿，下面的其他人终于在推托几下后开始让步，也都跟着同意降价。

经过这场会议，我终于把成本成功地控制下来，也算是给了肖峰一个交代。

晚上下班后，惜悦说要我陪她去逛街，我很高兴地答应了。

我们把车停在中信广场的地下停车库里，然后坐着豪华的电梯上楼。

西武商场的装修档次，在深圳来说是非常有名的。因为这里汇聚了众多世界顶尖的名牌，包括服饰、珠宝、皮具等，还云集了众多国际知名钟表、化妆品。毫不夸张地说，这里是正宗的奢侈品市场，一直走在世界潮流的最前端。

我不知道惜悦为什么要带我来这里，因为她给我的感觉，并不是特别物质的那种女人。

我们手挽着手，漫无目的地逛着，好像并不急于买东西，彼此都在体验着这种甜蜜的感觉。

很快，我们路过一家内衣店，走了进去。

一个很有气质的服务小姐迎了上来，礼貌地说道："欢迎光临！"

我环顾了一下四周，满目的内衣，五彩缤纷地映入眼帘，虽然店里没有什么顾客，但我还是觉得有些不好意思。

惜悦用力地拽着我，仿佛知道我想临阵脱逃。她对服务小姐说道："你好，我选个内衣。"

那小姐打量了我们一眼，笑着夸奖道："这位先生对女朋友真好，亲自陪着来挑衣服，实在是难得。请问，您知道她穿的尺码吗？"

这个问题一下子把我难住了。因为，男人对于女人罩杯的问题一向都是没有概念的，基本上都是靠自己的手感。比如我。

任何科学理论的形成，都是建立在不断实践的基础上，这么浅显的道理她都不懂。

我冷不防地伸手在惜悦胸上抓了一把，然后将手势放到服务小姐面前，说道："就这个尺码，你知道了吧？"

"哈哈！"那小姐忍不住笑了起来，看着惜悦说道，"你男朋友真有趣。"

惜悦假装生气地瞪了我一眼，跟服务小姐聊着，挑选内衣。

很快，选好了，我们去收银台埋单，标签上那串长长的价格，晃得我眼花，我仔细在上面寻找着小数点，却很快被现实打败，这是一串完整的数字：￥16800。

这到底是件什么样的内衣？金奶罩吗？还是防核弹的？穿上去是可以上天，还是能入地？我辛苦一个月的工资，还买不到两件！

惜悦按住我掏钱包的手，然后递过去一张白金卡，转头看着我轻声说道："别急，这件是我买来送给自己的。"

我不太明白她的意思，但也没有再坚持。

又逛了一会儿，我们看到一家围巾店，那里面形状各异、五颜六色的丝巾如一条条彩虹，让人充满遐想。

我看中了一条带着方形图案的蓝色丝巾，色彩艳丽，非常漂亮。

我将它系在惜悦脖子上，再从肩部位置围绕至胸前打个结。顿时，端庄华贵之韵味一跃而出。

她来回走了几步，一阵微风吹来，整个人都变得优雅起来。

"真漂亮！"我由衷地赞美道。

"哈哈，你喜欢蓝色？"她抚摸着丝巾问道。

"是的。蓝色是这个地球上最为广阔的一个颜色，比如天空，比如大海。他们说，喜欢蓝色的人比较谦虚谨慎，有着很强的团队管理和协调能力，在行动前会制订周密的计划；待人温和，讲究礼貌。"我回答道。

“不错，看来你对性格色彩还挺有研究的。但是你还少说了一个特点，喜欢蓝色的男人，通常还有些感性和忧郁，容易伤感。”她补充道。

“高寒，把这条丝巾买下来送给我好吗？”

“好。”我开心地应允着，因为这是我送给惜悦的第一件礼物。

而且，价格也不贵，看来她并不想我为她花太多钱。

接下来，她拉着我来到了一个品牌西装专卖店。

惜悦打量着我刚换上去的一套浅蓝色西装，说道：“效果蛮不错，挺帅的。”

“可我还是觉得，没有一件衣服比你的爱更合身。”我凑到她耳边喃喃说道。

“噗，尽说好话，行，那就这件吧。”她脸上堆着笑容。

“没必要吧？”这价格又快把我吓到了。

“有必要。”

“为什么啊？感觉有些浪费。”

“不浪费。高寒，你要记住，作为一个男人，特别是我王惜悦的男人，你必须精致。以后不管在家里还是在外面，我都希望，你我站在一起，都是别人眼中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可是一定要穿名牌才是风景吗？”我对她的观点并不赞同。

惜悦笑了笑，语重心长地解释道：“你知道吗？在别人的眼里，能留下深刻印象的，并不是你英俊的外表，或者你潜在的优秀，而是你与众不同的超凡气质。这种气质可以是与生俱来的，也可以是后天打造的。”

“需要名牌去打造？”我表示不能理解。

“不完全是。其实，人的心理是由显意识和潜意识两部分组成的，其中人对它既不能完全认识，也不能把握的就是潜意识。它虽然无形，力量却巨大，如果说将人的意识比作一座冰山，那么浮出水面的部分就是显意识，只有大约五个百分点，而隐藏在水面下的潜意识，却占了百分之九十五。由此可见，表面上来看，人的行为在显意识的掌控之中完成，实际上，潜意识才是人类精神的最终主宰。”

“好专业，好深奥。”

“这其实一点也不难理解。就打个比方，开一辆宝马和一辆 QQ 出去办事，完全是两种不同的概念。驾驶着 QQ，你的想法只是纯粹去办事，完成一件任务，它只是你的一个交通工具；但是坐在宝马车里，它良好的性能，精致的内饰，强劲的动力，以及尊贵的品牌口碑，无时无刻不在激发着你的潜意识，让脑中的躯体标记不断地活跃起来，从而直接体现在你的行为举止上，你会因为它的优越而变得更加自信，具有一个积极的心态，形成一个不一样的气场。”

“原来如此，难怪每次看你开宝马，都显得那么气质迷人。”我恍然大悟。

她嫣然一笑，“一般般吧！其实你注意到了没？大街上开好车的女人，很多都是气质型的，这是为什么？就跟她身上穿的、肩上挎的、颈上戴的、手里开的

等一切有关，时间长了，这些外在的东西即使没有了，但气质仍然会存在。你现在回答我，这套西装你到底是要还是不要?”

“要啊，为了不被别人说，又一颗好白菜让猪给拱了，我豁出去了!”

“行，这是我第一次送你礼物，希望以后穿着它的时候，你会想着我。”

“不用，我自己买。”这么贵重的礼物，我不敢接受。

“你呀，什么时候能在我面前放下那份清高？到底有没有把我当成你的女人?”她嘟着小嘴，装作很生气的样子。

“那好吧，听你的。”我的心软了下来。

“唉，高寒啊高寒，”她无奈地摇头叹息，“一个表面风光，内心徘徊，拥有着一颗脆弱玻璃心的男人。”

我默然。这个女人仿佛能看透我的骨髓。了解我，甚至胜过我自己。

晚上十点，我们终于买好东西逛完街了。开着车行驶在回去的路上，我看着身旁的她问道：“惜悦，你经常来西武买东西吗?”

她转过头笑了笑，打趣地说道：“呵呵，你这个问题其实是想问，你经常买奢侈品浪费钱吗？对吧?”

我有些不好意思地点了点头。

“到目前为止，我只买过三件奢侈品。”她略微回忆了一下说道，“记得第一次买的是一块名牌手表，送给我妈做生日礼物；第二次是印度分公司刚成立时，我拉到了第一个大的订单，买了一条名贵的项链犒劳自己；第三次也就是今天，买了一件内衣，为了庆祝自己终于遇上值得托付终身的那个男人。你现在明白了吗?”

她这一席话，让我既欣慰又感动。这是一个很有思想的女子，不仅有着良好的消费观，而且理性、聪慧。更让人佩服的是，她永远知道自己内心想要的是什么。

作为一个女人，这一点很重要。

46.
第一次争吵

刚回到家，我很意外地接到了小雅的电话。

“小雅，你身体好些了吗?”我接通后关心地问道。

“高寒……我心里好难受。”她还没开始说话，就已经开始哭出声来。

“小雅，别再想那么多了，身体重要，有空别闷在家里，多出来走走。”我只好安慰道。

她的啜泣声渐小，“高寒……你说我该怎么办啊?”

“唉……”我备感无奈，一丝愁绪涌上心头，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开导她。

“我知道不管怎样，这个坎都必须迈过去，只是过程真的好煎熬啊，每当夜深人静之时，都会被心中绞痛给痛醒。高寒，我快撑不下去了。”电话那头传来她呜呜的哭泣声。

“小雅，你坐过地铁吗?”我突然想起问道。

“很少坐，怎么了?”

“噢，那这样吧。”我思索了一下说道，“明天下午六点钟，你从华强路坐地铁，在会展中心转一次，再坐到白石龙站，我会在那里等你，然后带你去一个地方。好吗?”

她在那边沉默了一会儿，“好。”

第二天我特意提前下班，早早地在地铁站出口等小雅。

她七点半钟才姗姗来迟，竟然花了一个多小时才到。

“高寒，这人也太多了，我都快被挤成肉饼了。”她一见到我就拼命地抱怨。

估摸着，她确实费了不少力气，才从高峰期的龙华线挤下来。

我仔细打量了一下，她的身材明显比上次消瘦了很多。双脸涨得通红，衣衫不整，头发凌乱，扣子错位，气喘吁吁……整个模样就像是刚偷完情似的。

我忍不住笑出了声。

“高寒，我都累成这样了，你还笑得出来，到底要带我去哪里?”她的疑惑中

带着不满。

“小雅，挤地铁辛苦吗？”我故意问道。

“当然辛苦啊，人多得像是春运一样。”

“嗯，这就对了。”我点头说道。

“什么意思？”她满脸的不解之色。

我把她拉到了一旁，指着从地铁口蜂拥而出的人潮对她说：“你知道吗？就你刚才经历过的煎熬，他们这些人们，每天都得至少重复两次，而目的仅仅只是为了一份工作，能够准时上下班。他们心中也有梦想，人人都渴望爱情，可是为了基本的生活保障，每天不得不风雨无阻，坚持不懈地挤在这条龙华线上。他们也辛苦，他们也想喊累，可是他们没得选择，因为要想在深圳待下去，首先就得解决温饱。相比之下，你是不是算是幸运的？我们以后都还要面临疾病，面临死亡，面临失去亲人这些变故，生命本来就有太多的无法承受之重。而你现在只是暂时地失去爱情，可爱情不是一切，一切也不是爱情。你还有更美好的未来，怎能轻言放弃？”

她看着我的表情变得复杂，先是震惊，然后若有所思，最后眼泪不知不觉涌了出来，张开手臂紧紧地抱住了我。

她的泪水在我肩上流淌，我感觉到了凉凉的湿意。

“小雅，你听我说，越是没有人爱，越要爱自己。知道吗？”我轻轻拍打着她的后背。

“高寒，我懂了。”一会儿，她的抽泣声渐渐变小。

“傻妞，回去泡个热水澡，睡个好觉，明天一觉醒来满街都是男人，个个都比秦浩好。”

“噗！”她破涕为笑，“高寒，我会听你的，坚强地振作起来！”

“这就对了嘛，走，我开车送你回家。”我感到很欣慰。

“不了，”她倔强地昂起头，用手抹干脸上的泪，“我要再次挤回去，重新温习一次你刚才对我说的那番话。高寒，谢谢你！”

我目送着她的身影渐渐消失在地铁入口，心里终于松了一口气。

想当初那么单纯、活泼的一个女孩子，却遭受到了如此的身心重创，不禁深为惋惜。

小雅，希望你今后的人生道路，越走越美好。我在心里默默地说。

第二天上午，我正在办公室忙碌，张丽丽一脸惊慌地推门进来。

“高总，对不起，我闯大祸了。”

“张经理，什么事这么慌张？”我不由得纳闷。

“新项目需要采购的物料，我没检查清楚，将显示屏的订单遗漏了！”

“什么？”我心里咯噔了一下，顿感大事不妙。

“对不起，高总，我实在是粗心大意，工作疏忽，您处罚我吧。”她脸上带着愧疚之色。

“问题既然已经发生了，急也没用，还是先想办法解决吧。”我冷静下来，沉声说道。不过心里还是有些诧异和疑惑，她平时做事不是这样的人，这次是怎么了？

她出去后，我立刻打电话给罗总，还好之前的显示屏样品已确认 OK，叫他马上帮我加班加点，第一时间生产赶货。

不知道是不是某种巧合，张丽丽这次反映的时间节点刚刚好，虽然是重大的工作失误，但是因为不算特别迟，只要罗总那边进展顺利，应该还是能控制好交货时间，不会影响到产品的正常上市。

一直忙到了晚上八点，我才把手上的事情结束。惜悦也还在加班，于是我便顺便过去瞧一瞧。

她正在伏案工作，走到跟前我才看到，她手握一支黑色的签字笔，正签着一份辞退信，上面的名字赫然写着：张丽丽。

“这是什么？”我非常震惊。

她递了过来，我拿在手里扫视了一眼。

“鉴于采购部经理张丽丽工作疏忽，给公司带来巨大的损失，经人事部决定，予以辞退处理……”

“惜悦，你要干什么？”我的心开始莫名的激动。

“辞退张丽丽。”她淡淡地回答。

“你疯了？好好的干吗要辞退人家？”我焦急地质问道，“这么大的事你为什么没经过我的同意？”

“这不是正在走流程吗？很快就会通知相应的主管领导。”她不紧不慢地说道。

“这种事你应该第一时间告诉我！”我一下子急了，忍不住冲她大吼起来。

“高寒，能不能不要意气用事？事情都没搞清楚，你急什么？”她不高兴了。

“惜悦，你说实话，是不是还在为上次的聚会吃醋，公报私仇？”

“高寒，难道在你心目中，我是个这么小心眼的女人？”看得出来，她真的生气了。

“那你给我个合理的解释。”我的语气缓慢下来。

“那好吧，我就告诉你，在公司，我是分管人事的领导，辞退一个员工是在权限范围内的事，不需要经过任何人的同意，包括古总。这个解释你满意吗？”她的脸因愤怒而涨得通红。

这绝对不会是真实的原因，我心里很清楚。

“惜悦，如果说，像上次炒掉出纳刘姐那种情况，我绝对不作任何干涉，因

为那是她罪有应得。可是对于张丽丽，工作上犯的这种小错，根本就不至于到辞退的地步。所以，你能不能告诉我事情的真相？”我问道。

她的脸色渐渐缓和起来，柔声说：“我这是在帮她。”

“什么？”我非常诧异，炒掉张丽丽是在帮她？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没错。”惜悦再次肯定，然后看着我的眼神意味深长，“张丽丽是个非常聪明的女人，她想创造一个机会走出深陷的泥潭，我只是在配合她而已。”

“你的意思是，她是故意下错订单的？”

“不然呢？一个工作了十年的资深采购，你觉得会犯这种低级的错误吗？”

“……那她的动机是什么？”这实在是令人费解。

“那你得去问她了，”惜悦沉思了一下，然后抬起头看着我，“去找人家好好谈谈吧，说不定会有意外的收获。”

“你是说……”

“我什么都没说。”她轻轻地叹了口气，站起身来，看着我的眼神充满歉意，“高寒，如果我刚才说的话伤害到你的自尊了，我向你道歉。但是，你为了一个女人，那么气势汹汹地质问我，指责我，如果说我不生气，那是不正常的。”

“对不起，惜悦。冲动是魔鬼，我错了。”我不好意思地说道。

她的脸上微微露出笑容，整个人显得妩媚而娇艳，就像是大地回春。

“高寒，你说我们彼此深爱，可为什么还会吵架？”

“傻瓜，”我绕过办公桌，轻轻抱住了她，“爱，并非没有争执，而是争执过后，我们的爱仍在。”

名典咖啡厅。

张丽丽优雅地坐在餐桌旁，端起一杯咖啡，轻抿一口，洁白的杯口上留下淡淡的痕迹。

“高总，今晚这是提前给我饯行吗？”她轻轻地放下杯子。

“为什么要离开？”我单刀直入。

“我如果说是为了你，你会相信吗？”她脸上露出了淡淡的笑意，粲然如盛开的木棉花。

“理由是什么？”

“因为我爱你。这个理由你觉得充足吗？”她的话直截了当，非常直白，说完耐人寻味地看着我，美丽的大眼睛此刻带着浓浓的挑衅。

这一切，在我的瞳孔里开始变得暧昧和含混。

“这样说来，那三条警告短信，是你提醒的？”我仔细观察着她的神色变化。

“终于还是让你猜到了，比我预计的，要稍稍早了一点。”她的眼神飘忽不定，脸上闪现出让我捉摸不透的表情。

“那么上次的救命视频，也是你寄给王总的？”我接着问道。

“怎么可能?”她却矢口否认,“你也不想想,监控录像属于公司的高级机密资料,我怎么可能轻易接触得到,而且我根本就不知道王总会在那天突然回国,又怎么能算好时间点,将视频提前寄给她?”

她说话时两眼直直地看着我,没有丝毫的飘移,没有半点逃避的意思。

这样的眼神告诉我,她没有撒谎,而且她的解释合情合理,没有漏洞。

事情变得更加诡异了,有人寄了视频给惜悦,张丽丽却只承认给我发了警告短信,那么关键时刻救我的就另有其人。会是谁?他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你发短信暗中提醒我,就不怕古总知道了对你不利吗?”我想到古总的为人就很恼火。

“他怎么能知道?就算知道也不能证明就是我发的啊。”她语气轻松,好像在叙述着一件与自己无关的事情。

看来,我的猜想是对的,张丽丽一直是古总阵营里的人,对古总了如指掌,而且还有着全身而退的本事。只是,她帮我的目的仅仅是因为喜欢我吗?会不会还有其他的动机?

“既然想帮我,就说点重要的事情给我听吧。”我突然觉得和这种女人打交道很累。

“古总很快就要撤股了。”她简单的一句话,像是一枚炸弹投入我的心里,瞬间炸得我措手不及,并掀起惊涛骇浪。

那一刹那,我终于明白董事长的用意了,他要财务准备500万,能够随时调动,应该就是为了公司拆伙专用。

只是,新产品上市在即,古总为什么会选择这个时候撤股?

“噢,还有呢?”我不动声色地问道。

“呵呵,你还想了解些什么?”她端起了桌上的杯子,看着我。

“有一点我不明白,公司发展形势良好,董事长经营思路也不错,古总为什么就不能好好合作,齐心协力把公司做得更好呢?”我说出了心中一直以来的疑问。

“人都是有私心的。”她喝了一口咖啡,仿佛在回忆着什么,“其实,古总的股份比蔡总少不了多少,我记得好像在三年前,古总想坐上董事长的位子,当时还开了股东会投票,结果没有上位成功,古总一直有点耿耿于怀。而且,听说去年古总自己在外面开了一家手机公司。”

原来是这样,看来公司的发展历程中,还有很多鲜为人知的内幕。

“还有什么要指点的吗?”我盯着她问。

“没有了,只是提醒你,以后处事一定要万分谨慎,以我对古总性格的了解,他即使要走,也不会那么轻而易举的,而且,公司内部还有不少古总的人。”她的脸上担忧之色非常明显。

“我会注意的。对了，你辞职了，打算去哪儿?”我很关心地问，毕竟在深圳这种地方，经济压力都挺大的。

她表情神秘，“这个你就不用担心了，以后我们应该还要见面的。”

这是个心思很缜密的女人，除非她心里想告诉我，不然从她嘴里绝对套不出任何话来。

“高寒，能够在 HY 认识你，不管怎么样，我都觉得是一件很开心的事。”

她的声音温柔动听，一丝柔美和妩媚悄悄爬上脸颊，身上散发着成熟女人独有的味道，这种味道很容易让人迷恋。

我端起眼前的咖啡，喝了一口，甘醇与香甜同时在口中洋溢开来。咖啡的味道不错，耳边却少了惜悦熟悉的叮嘱：胃不好，以后少喝些咖啡。

顿时，一股暖流涌上心头。

原来，再怎么诱人的风景，再怎么漂亮的女人，都比不过惜悦在我心中的位置。

女人，一个就好。

47.
又中阴招

张丽丽的担心没有错，第二天，问题就暴露出来了。

“高总，如果我没有最终去核查这个音频参数，那么这款手机就会全部按这个软件版本量产出货了。”周工心有余悸地说。

“那这个项目就 game over 了。”唐工经常一开口一句话就要噎死人，“软件的音频参数调得那么高，而喇叭的实际功率根本承受不了。用户把手机买回去，只要播放音乐或者铃声，很快就会把喇叭烧坏，到时成批成批的售后机返回来，后果不堪设想。”

“嗯。”我点了点头，看着他们两个问道，“查出来了没有？是谁在搞鬼？”

“还能有谁，就那个电子工程师，我早就怀疑他了。”唐工一向快言快语。

“哦？为什么？”我有些疑惑地问道。

“古总的人。”他言简意赅。

果然是这样，倘若古总真要撤股，那么手机卖出去后即使出现大批量返修，也损害不到他的利益了，真够阴险的。

“好了，我知道了，这件事至此为止。暂时不要打草惊蛇，先更换正常的软件发给工厂生产，对于后面的软件，项目经理全部重新审核一遍再释放。你们听明白了吗？”我非常认真地说道。

“明白了。”他们齐声答道。

下了班，我早早地回了家，躺在床上思索着白天的事。

万一古总真准备撤股，那我手上的电池事件就再也起不到制约的作用了，他能够以各种手段对项目进行破坏，甚至加害于我。形势已经又对我不利了，他这样咄咄逼人，我该怎么办？

电话铃声突然响起，我拿起看了一眼：董事长！

他这么晚打电话给我，还是我进 HY 集团有史以来的第一次。

心里莫名的紧张，我深呼吸了一口气，按下了手机接听键。

“小高，有空吗？”他的语气很深沉。

“有空啊，蔡总，您找我有事吗？”我问道。

“你过来我家一趟，我将地址发你手机。”他说话干脆利索。

“现在吗？”我再次确认。

“对。”一个字能表达意思的，绝对不会用两个字，这就是董事长的风格。

我赶紧穿衣下楼，发动车子朝他家驶去。

香蜜湖的一套房子我不知道具体值多少钱，反正我在地下车库找车位的时候，基本没看到价值50万元以下的车。能够在这里长期居住的人，都是非富即贵。走在这里的小区里，似乎能感受到一股无形的压力，隐隐地感觉到心里有点虚。

我按他发过来短信上的门牌号，找到了地方，保安帮我接通了可视电话，然后上楼。

“怎么样？这地方不难找吧？”董事长微笑着把我迎了进去，递给我一双拖鞋。

“不难找，就是停车位有点紧张。”我在客厅的沙发上坐下。

“嗯，现在深圳到处都一样。”他朝我淡淡笑了笑，开始泡工夫茶。

我打量着四周，房子装修得很漂亮，很有情调。虽然不尽奢华，但是每件物品都很精致，格局大方而又得体。看得出来，董事长是一个很有品位的人，这一点从他满满几书架的书上可以感觉到。我换鞋的时候仔细观察了一下，玄关处的鞋架上只有男人的鞋子，房间里没有任何女人的味道。他应该是独身一人住在这儿，至少这个房间没有女人住过。

“来，喝茶。”他习惯性地抬了下手。

“谢谢董事长。”

“在家里就不用拘束了，随意聊聊，如何？”他的神情比平常少了一分威严，多了一分亲切。

“好的，蔡总。”我端起茶杯喝了一口。

他起身将音响打开，放的是萨克斯名曲《回家》，这个年代还听这个，我想他一定在怀念什么，或者说他应该有着浓重的怀旧情结。

这一点，好像和我很相似。

“怎么样？来公司也这么久了，谈谈看法？”他问道。

“前期的管理漏洞已经完善，目前新产品开发很顺利，公司正朝着一个好的方向良性发展。”由于我还不知道他今晚找我谈话的核心内容，所以不想说得太多。

“嗯，这些我都看在眼里。”他赞许道。

“谢谢董事长的赏识，其实这些成绩都是和您在背后给予的支持密不可分

的。”

“哈哈，谦虚。”他爽朗地笑了起来，“小王没有推荐错人，我也没有看走眼。你不仅有头脑有能力，更重要的是性格内敛，不张扬，沉得住气，这一点是尤其可贵的。”

“蔡总过奖了，我还有很多东西需要跟着您好好学习。”我顺着他的话，等待下文。

“小高。”他的表情突然十分严肃，语气也加重了。

我猜测着他要进入主题了。

果然，接下来的一句话让我非常震惊，没有任何铺垫，他直接开口，“如果古总这个位置空下来，我希望你能顶上去。”

这太突然了，虽然已有思想准备，但我还是难以淡定，一下子不知道说什么好。

“怎么？不愿意吗？”他微笑着，观察着我的表情。

“不是，董事长，我是觉得这么重要的岗位，我会不会有些不合适？”我的意思很明显，无论哪家公司，像副总这样的职位，岂是一个外来打工仔随便当得了的。

“怎么不合适？你可是公司的股东。”他再一次语出惊人。

“蔡总，我……”

“没错，明天我会通知律师，到时候你只要在股权书上签字就行了。”说完，他伸手轻轻地拍了拍我的肩膀。

我被他拍得心里一颤一颤的。

突然，手机铃声在这时响起，他掏出来看了一眼，按下了接听键。

“……”

“嗯，是的。”

“……”

“今晚一定急着要吗？”

“……”

“那好吧。”

他挂完电话，冲我笑了笑，“小高，你先坐着，房地产分公司那边有份文件急着要我看一下。”

“好的。”我答应着，端起了手里的茶杯。

他进去卧室才一会儿，就冲我喊道：“小高，你进来一下，帮我看看电脑怎么打不开？”

幸好我的老板是男的，这要是个女上司，这样的情形叫我进去，岂不是让人无限遐想？

“蔡总，电脑没问题，是下面那个插座接触不良。”我帮他连接好，启动了电脑。

然后转过头，随意地打量了一下。不得不说，这是个生活习惯非常良好的男人，屋子里窗明几净，居住的环境简直能用一尘不染来形容。

看到这些，我心里对蔡总的敬重与佩服之情又多了几分。

忽然，一样东西吸引了我的视线。

在那叠得整齐的被子旁边，静静地躺着一条亮丽的蓝色丝巾，在白色床单的衬托下，感觉就像是一朵盛开着的蓝色百合花。

那颜色是那么熟悉，在灯光的照耀下泛着绮丽的光，刺痛着我的眼睛。

上面点缀着小方形的图案，色彩斑斓，我一下子辨认了出来，那条丝巾是我送给惜悦的！

就在那一瞬间，我仿佛听见了全世界崩溃的声音。

系在惜悦身上的丝巾，竟然出现在了董事长的床上！

他们年龄差距那么大，到底有着什么不寻常的关系？

情妇？二奶？小三？

我如同受到当头一棒，被击得头昏脑涨，心里也像是被人捅上了一刀，闷痛无比。

宽大的床上，那条宝蓝色的丝巾，还残留着没有解开的蝴蝶结形状，仿佛像是张着嘴在嘲笑我，嘲笑着我和惜悦的爱情。

为什么？

我们当初一见如故，彼此深爱，共同经历着艰辛，可背后却隐藏着如此不堪的事实？

你说要带我走出心中的阴影，用爱温暖我的曾经，却从不曾告诉我这么残酷的真相？

惜悦，你到底想要干什么？

董事长还在说话，我却一句都没有再听进去，脑子里乱哄哄的。直到最后，在他异样的目光中，逃也似的离开了。

我木然地下到停车场，启动车子开了出来。

深沉的夜幕下，滨河大道成了灯的海洋。看着眼前川流不息的车辆，我的泪无声无息地流了下来，仿佛是蓄存了一个世纪的委屈。

我紧紧地抓着方向盘，眼睛盯着前方，渐渐地，血涌上来，心却沉下去。

惜悦，你是个无耻的女人！

既然你有了在一起的人，为何还要口口声声地说爱我？

如果不爱我，又为什么还要欺骗我，玩弄我的感情？

我简直不敢去想象，一个口里堂而皇之说着爱的女人，背地里却躺在了别人

的床上！

原来，信任就像一把刀，我给了你，你除了温暖我，还可以用它来捅我！

我的心像波涛汹涌的大海，久久不能平静。

渐渐地，怨恨在胸中滋长，直到被愤怒填满。

手机铃声持续不断地响着，我烦躁地拿过来扫了眼，是小花。

痛苦、悲伤的情绪，在我胸腔里涌起翻滚着，木然地盯着手机看了几十秒后，最终转化成了行动力，我手指利落地按下了挂机键，直接关机，扔到了一旁的座椅上。

我不知道是怎样开回家的，只记得深秋的夜已有凉意，一个人走在地下车库里，凌乱的脚步倾诉着我的孤独。周围一片凄冷，我的心被悲伤充斥着，被怨恨充斥着。

月光淡淡的，我爬上了到地面的楼梯。在花园的一对情侣旁边擦肩而过，他们正沉浸在浓情爱意中，卿卿我我。似乎是我落寞的背影惊扰了他们的温馨，他们不约而同地向我投来鄙夷的目光，继而又窃窃私语，相拥于夜色下的草丛之中。

夜已深，我拖着疲惫的身躯拉灭孤冷的灯，独自在冰冷的木床上辗转难眠，往事一幕幕浮现在脑海，仿佛电影片段一样出现在眼前，泪水盈盈地流出，模糊了我的双眼……

惜悦，你可记得我们相识的那晚？

我们萍水相逢，但却一见如故，不分彼此，真心相爱。

繁华万千，灯火阑珊，不经意间的相遇，一个美丽温柔的你成了我不经意间的珍惜。

曾经以为，这样的一见如故，会是我今生最美丽的邂逅；曾经以为，这样的一诺相许，会是我素色年华里最永恒的风景；曾经以为，这样的惺惺相惜，会是我一生无怨无悔的追逐。

而如今，梦已碎，心已碎。

我们的爱情，如同彩色的泡沫，一夜间灰飞烟灭。

我们的相遇，也许本身就是一种错，虽然错得刻骨铭心，错得心甘情愿，错得那么有意义。

我从床上爬起，从柜子里取出那瓶茅台酒，用力拧开，浓浓的酒气扑面而来，小饮一口，顿时感到口中火辣辣的，一直辣到喉咙深处，然后这种火辣感又蔓延到两腮，再到两耳，最后冲上了脑门。

烈酒带来的巨大快感，迅速冲淡了心中的痛苦，我一口接一口地，独自喝了起来。

渐渐地我的眼睛开始模糊了，我仿佛看见了满天的星星，在我眼前闪烁着，又像是无数只萤火虫在我的周围飞舞。

48.
感情决裂

恍惚中，门外的走廊隐约传来了敲门声。

我踉踉跄跄地起身，摇晃着走过去打开门，看见小花一张惊慌失措的脸。

“高寒，你没事吧？”她闯进来急切地问道，“干吗挂我电话，手机也关机？我还以为你怎么了！害我担心死了！”

我关上门打了个酒嗝，苦笑着自嘲道：“我就烂命一条，还能有什么事。”

话刚说完，我的身子往后一仰，差点摔倒。

“你干吗喝那么多的酒？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小花一把扶住了我，拉着我坐到了沙发上。

我一把抱住了她。

“小花，还是你对我最好。”我的眼泪不争气地流了出来。

她任由我抱着，一声不吭。然后双手环住了我的腰，我能感受到她怀抱的温暖。

“什么事那么伤心？”她的声音开始哽咽。

“小花，你还爱我吗？”我醉眼蒙眬，根本看不清她的脸。

两片湿热的唇贴了上来，舌头伸进我还带着酒香的嘴中，她的热情，透过舌尖，纠缠住了我整个灵魂。我能感觉到她剧烈的心跳，还有火热的脸颊。

我终于明白，她是想用行动来告诉我，她到底有多爱我。

欲望在酒精的刺激下膨胀得很快，我的欲火瞬间被点燃了，在体内熊熊燃烧起来。

我把她拉到卧室，疯狂地推倒在了床上。她开始无声地配合，生疏地迎合我。

这一刻，我已经完全失去理智，就像个发情的野兽，在她身上狠狠地发泄着。

室内的光线暗暗的，空气里回荡着混乱的喘息声。

柔软的席梦思大床，伴随着我们的节奏，在黑暗中发出嘎吱嘎吱的欢叫。

仿佛我和小花做爱，这张床最快乐。

第二天的清晨，窗外传来第一声鸟叫，我昏昏沉沉地坐起身来，长长地伸了个懒腰。

太阳投射进来的暖暖曦光，透过玻璃窗，照到了床前的地面上。

起身下床，习惯性地打开窗，我用尽全力吸了一口清凉的空气。酒精的副作用还没过去，我的头疼得厉害。

转头看了一眼，身旁的小花蜷缩着纤瘦的身体，还在安宁地熟睡着。阳光的映射下，那张床还残留着昨晚我急促的喘息声，一种莫名的失落汹涌地哽咽在我的心头。

不知道是怎么了，我的脑海突然飘浮着另一个女人的模样，她就像窗子外面渗透进来的凉风，使我的身体颤抖。我试图用深呼吸挥去她恍惚在我眼前的影像。可是，我吸进的却是一阵冰凉，刺激着我脆弱的神经，我感觉到很茫然……

是的，躺在小花的身旁，我却在思念另一个女人。

我知道这是一件很无耻的事，可是思念如此强烈。

我清晰地看见我的思念，飘浮在呼吸着的空气里，汹涌地哽咽着我仍然隐藏在心中的那一份爱恋。这种爱恋让我感觉到窒息。在我的胸腔里，我强烈地感觉到一种伤痛。

眼神不经意的，我看到在那洁白的床单中央，晕染开一小片鲜红，宛如一朵美丽的玫瑰花。

那朵花，代表着一个女人少女时代的终结。

我的脑海随后又浮现出那条躺在董事长床上的蓝色丝巾，是那样鲜艳炫目，差点亮瞎我的眼睛。

没错，一边是责任，一边是背叛。

我仰起头，忽然就释然了。

这种感觉就像你一直视作生命的东西，旅途中挣扎着舍不得放弃，疲惫不堪却一直不忍扔弃，然而一不小心弄丢了，这下好了，再也不用纠结了，好累。

我重新躺到床上，看着身边甜甜睡着的小花，心里涌起了无边的温柔。她是那么美丽，那么天真，那么可爱，那么纯洁。

我又想起了小花对我默默的好，毫无保留的爱。终于下定决心，就算辜负了全世界，我也不能再辜负小花。

她忽然醒了，眼睛一眨一眨地看着我。

“小花，我们结婚吧。”我满含情意。

“为什么?”她的脸上竟然没有任何惊喜，淡淡地问。

“因为和你在一起，我感到平静，踏实。而且，我想和你有个家。”说出这些话，我内心似乎坦然了许多。

“真的吗?”她的面色微红，下唇被自己咬得泛白，紧闭的眼角有温热的液体

滑落。突然表情又变得复杂起来，有些激动，有些担忧，又像是在思考着，犹豫着，眉头紧紧地拧在一起，半天都没有松开。过了会儿，她才开口说道："先不急，你再考虑考虑。"

"已经考虑清楚了。"我翻身从床边的柜子上拿来钥匙，递给她，"这是家里钥匙，明天我去接你，搬过来吧。"

"你会后悔的。"她接过去紧紧攥在手里，然后将头埋在我胸前，紧紧地抱着我。

"小花，相信我，我会用一生来报答你对我的爱。"我认真地说道。

"我不想听你的承诺，因为对于未来，我们谁都没有把握。"她爬起来开始穿衣服，"你想吃什么？我去做早餐，吃完赶紧去上班吧。"

我伸手把她拉到了怀里，"今天我不去公司了，就在家里好好地陪你。"

"真的？"她脸上的表情欣喜了许多。

"怎么了？陪你一天都这么开心，刚才说想陪你一辈子，都不见你高兴。"我很不满。

"嘻嘻，以后怎么样，我还不敢去奢求，至少，今天我能珍惜和你在一起的每一分每一秒。"她的双手环上了我的脖子，眸子饱含着温情。

我轻轻地吻上她的唇，印上她嘴角那一抹甜甜的笑。

次日，我早起去公司上班，没想到在地下停车场碰到了惜悦。

"高寒，快点，电梯到了。"她朝我大声喊道。

我迅速锁好车门，跟在她后面走了进去。

里面竟然没人，电梯开始缓缓上升，气氛一下子变得有些微妙。

"今天真巧。"她转过头，脸上呈现出灿烂的微笑。

"你的丝巾呢？"我看着她，心里泛起一股酸涩。

"噢……在家里啊。"她愣了一下，然后不自然地笑了，掩饰着心虚和尴尬。

刹那间，我心里的那份担忧与怀疑，终于变成一种残酷的现实，我一直以来所拥有的自信，被眼前的这个女人击溃了。

我的心仿佛被冰雪冻住，凉到了谷底。

"高寒，怎么了？还有，昨天为什么没见你来上班？"她一脸关心，可是此刻在我的眼里，她的关心看起来是那么的虚伪。

"……昨天，在家陪女朋友。"我尽量装作轻描淡写，其实心里难受得很。

"什么意思？"她愣了一下，扳过我的身体与她对视，确定我不是在开玩笑，渐渐地，她的目光因为惊讶而变得呆滞，随即闪烁了一下，仿佛像是有一团火，在她眼中熄灭了。

"为什么？"她怔怔地看着我，眼神闪烁着一种怒气，可是这种怒气很快就转变成了一种哀伤。

我的心里忽然涌起一股报复的快感，又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抑郁。

然而，当看到她的眼泪夺眶而出的那一瞬间，我的心也随之迸裂开来。

电梯终于到了，我快步走了出去，头也不回。

惜悦，这不能怪我。我在心里说道。

我没精打采地走到办公室，根本提不起精神工作。连电脑也都没有开，陷在办公椅里闭目养神，一动也不想动。

“哥，你是不是生病了？脸色怎么那样？”小艳进来给我送早餐，关心地问道。

“没事，我想一个人静静。”我有气无力地说道。

“好的，那你记得吃早餐。”她叮嘱完出去了。

短信提示音响起，我瞄了一眼桌上的手机，很不情愿地拿起来查看。

“小心你的天使之手!!!”

还是那么熟悉的三个感叹号，看得我头皮一阵发麻。

奇怪，张丽丽不是已经离职了吗？她怎么还能知道公司内部的事？

她这是在提醒我，古总又要准备下毒手了吗？还是说，古总已经下了毒手，刚巧又被她知道了？

我如同热锅上的蚂蚁，再也坐不住了。

“小艳，”我拨打着内线电话，“你通知周工和唐工，还有品质部的袁经理过来我办公室一趟。”

几分钟后，人已到齐。

“最近有没有发现什么异常？”我目光扫视着他们的脸。

“自从上次的软件事件我们有所防备后，暂时没有发现其他的问题。”周工首先开口说道。

“最近来料基本上一切正常，没有听到工厂 QC 有特大不良率的反映。”品质部的袁工也接着说道。

“嗯。”我点了点头，看着唐工问道，“H63 项目现在是什么情况？”

“目前没有异常，明天就要准备排产上线。如果一切顺利的话，估计后天就能开始出货。”唐工摆出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

“千万不能大意，天使之手是公司的重点项目，稍有差错，不仅会对公司造成很大的亏损，而且还会影响后面产品的导入计划。因此，一定要严格把好关。”我再次叮嘱道。

“放心吧，高总。”唐工回答道。

我心里还是有些隐隐的不安，因为张丽丽的短信从来都不是空穴来风，这在上次电池事件中就已经得到证实。

于是，我开始安排他们进行一轮细致的样品审查工作。

正说话间，小艳兴冲冲地，连门都没有敲就直接跑了进来，还带着一脸兴奋的神色。

“怎么了？小艳，你这惊慌失措的。”我皱了皱眉问道。

“哥，不是……高总。”她看了看其他几个人，欲言又止。

“说吧，这都已经闯进来了。”

“恭喜你啦！”她突然加大了音量，我的心也随之一颤。

“古总的职务撤销了，任命你为公司新一任的执行副总，这是总部刚下发的任命书。”她朝我们扬了扬手上的文件。

“那真是要恭喜啊。”

“好事，确实是好事。”

“……”

看得出来，他们几个是发自内心的高兴，我淡然地笑了笑，“大家先去工作吧。”

虽然了解董事长一向雷厉风行的作风，但是以这么快的速度，下发任职通知，确实还是让我稍稍感到有些意外。

确切来说，是我还没有完全做好这个准备。

快下班时，我拨通了小花的手机。

“小花，行李都收拾好了吗？我这就过来接你。”我在电话里面说道。

“高寒，我还是先不搬过来了。”她的话让我一下子很意外。

“怎么了？不是都说好了吗？”

“高寒，我……”她在那边沉默，良久，声音才再次响起，“惜悦是谁？”

“……”我的心里顿时一片惊慌。也许是她听到了我的酒后胡言，也许是她看到了其他的东西，总之一点，她都知道了。

“那是一个……我曾经深爱着的女人。”我不想再隐瞒。

“只是曾经吗？”她轻叹的声音带着一丝嘲讽的语调。

“小花，我……不能确定。”我有些无地自容。

“高寒，你为什么就不能对我撒下谎？你明明知道，说的即使是谎言，我也会相信。”我能感觉到，她正抑制着心中炽热的情感，声音中透着一种无奈和哀鸣。

“小花，对不起。”我的心如同滴落在梧桐叶上的阵阵雨点，怦怦地跳个不停。

“我不怪你，酒后的事情何必当真。只是，我们都需要一些时间。”她顿了顿又说道，“高寒，等我想好了，我会和你说的。”她默默地挂断了电话，我拿着手机的手还悬在半空，轻轻地颤抖着，和我的心一样。

49.
困境重重

张丽丽的短信，终于在几天后再一次应验了。

这天下午，我正在办公室忙着处理邮件，接到品质部袁工的电话。

“高总，大事不好了！”性格并不浮躁的他，以这句话开头，让我不免觉得有些心慌。

“怎么了？”

“天使之手出大问题了！面壳的玉手图案，不知道怎么回事，手指竟然多了一只，现在做出来的手机，变成了六只手指！”他的声音已经开始颤抖。

“什么？”我一下子腾地站了起来，随后又无力地跌坐了下去。

我头靠到了椅子上，仰看着天花板，只感觉天旋地转。

真是应验了那句老话：屋漏偏逢连夜雨！

前些天才和惜悦闹僵，便又遭到古总的暗算。可谓情场失意，职场失利。

这次的毒招，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来得凶猛，如果我不能想到办法应付，那后果就真的很严重了。

我转头看着窗外，长长地叹了口气。外面阳光明媚，而我的心情却变得阴霾。

我开车赶到工厂，急急地上了楼。

唐工看到我，一脸愤怒面色铁青，张口就骂：“高总，我们被人耍了！”

我走过去拍拍他的肩膀，轻声地安慰几句，告诉他稳住情绪，这里人多，得注意影响。

随后，我去生产线看了一下实物，把他和袁工叫到了楼梯间。

“说说吧，什么情况？”

“有人替换了供应商以及工厂的面壳样板，工厂来料时全部按照错误的样品检测入库。而公司的样板却是正确的，所以我们一直被蒙在鼓里。”唐工的脸因为愤怒而变得扭曲。

“是谁干的？”

“我手下的结构工程师，上周辞职到期，已经走了。”他咬牙切齿地说道。

我的眼睛看向袁工，他的情绪明显已经冷静下来，略有些迟缓地说道：“高总，刚才东西你也看到了，我在想一个问题，虽然天使之手多了一只手指，但是因为意境优美，不去仔细看的话，是很难发现这个缺陷的。”

“你的意思是就这样出货？”作为一个品质人员，能说出这话可见他也是真的被吓傻了。

“要不我们再评估评估，想想更好的办法？”他一下子没了底气。

“当然，顾客不是傻子，我们绝对不能干这种掩耳盗铃的事！”我义正词严地说道。

话刚说完，肖峰的电话打了进来。

“高总啊，赶紧出货啊，我这钱都叫客户打过来了，现在形势一片大好，胜利就在眼前啊！你得抓紧时间生产，公司账上的数目正在以秒速增长啊，董事长的脸都笑开花了。”

“噢，这样啊？肖总，在公司等我，有点小事想找兄弟商量。”我挂断电话，心里就像打翻了五味瓶，说不出的滋味。

“现在生产好的机子是什么状况？”我问袁工。

“一小部分已经入库，而且通知物流拉走了。其他的还在生产线包装，发现这个问题后，就第一时间向你汇报了，等着你下指令，看到底要不要停线。”他回答道。

“今天的生产计划应该都快完成了吧？现在停线也没有意义了。先这样吧，回去再说。”我心里有些无奈。

“肖总，今天小弟就不喝茶了。”我坐在沙发上对肖峰说。

“哎，虽然我一直催你出货，但也没有让你喝茶的时间都没有嘛。”他坐在我对面，面带笑容，拾掇着眼前的杯子。

这让我无比尴尬，一时不知道如何去向他开口。

“怎么了？高总，让我在公司加班等你，是不是有啥好事要跟哥们儿分享？”他打趣地问道。

“肖总，我对不起你啊。”我试着开始铺垫。

“嗨，不要说这些见外的话，其实说到底啊，我还得感谢你，要不是你的这一系列产品规划，我是真的很难扭转这个惨淡的销售局面。你放心，等发了工资一定请你好好喝几杯！”他笑得那么爽朗，那么开心。

“肖总，现在客户回款估计有多少了？”我装作不经意地问道。

“商务正在统计中，具体数据还没出来，估摸着仅渠道客户内定的就有三万台以上了，多少钱，哈哈，你算算？”

“哦，那还挺好的。”他越是兴高采烈，我就越不好意思张口。

“肖总，这钱呢，是已经到公司账上了，我知道。但是我想给你出个难题……”我试探地说着，观察着他的反应。

“你不会是说钱收了，但没货吧？”他手里的茶杯刚一沾到嘴边，立刻就放了下来，仿佛像是被开水烫到一般。

“呵呵。我想试试老哥的实力，倘若收了钱不给客户发货，你能扛住几天？”我换了一种表达方式。

“最多两天吧，已经是极限了。”他思索了一下回答道。

“那就这样说定了！推迟两天给你供货。”我站起身欲走。

“什么？有没有搞错？高总，这种玩笑可不能开啊，我会死得很难看的！”他脸都吓白了。

我转过身，满脸的歉意，“肖总，对不起，这一次我中阴招了。但是你放心，我一定会处理好，给你个交代的。还有，明天的高层会议，希望到时你能嘴下留情。”

说完，我走出了办公室，留下在身后目瞪口呆的肖峰。

第二天上午十点，一张张熟悉的面孔齐聚会议室。

我的心情无比沉重，如果说第一次的会议，我被古总陷害，惊心动魄，尔后惜悦如女神般降临，救我于水火之中，让我绝处逢生；那么这次，恐怕无人能帮得了我了。我就像是战场上的一个活靶子，被他们远程狙击，在千米之外应声倒下，躺在地上苦苦地挣扎。

会议开始，我微微低沉着头，脸上的表情只能用“无比难堪”这四个字来形容。

左手边坐的是对我无比信任，甚至不惜给我公司股份的董事长，对面坐的是关系决裂、脸色凝重的惜悦，而右手边坐的都是那些平时一直以来支持我、看好我的同事。

而接下来，很快就会因为“天使之手”的项目出现如此重大的问题，我颜面无存，四面楚歌，而最终画上一个无情的句号。

滑稽的是，我被提拔为公司副总，还没超过五天！

老天可真是残忍，即使是乐极生悲，也至少先给点时间，让我好好乐一下吧？

“今天开会的主要议题是‘天使之手’项目吧？谁先来说说？”董事长用一贯威严的目光扫视全场。竟然没有一个人敢吭声，甚至没有人敢大声喘气。

他又忽然沉声道：“没有人敢发言？”

大概是都知道了问题的严重性，大家都不吱声，室内变得异常安静。

我在心里犹豫着，纠结着，不知道怎么开口。

他的目光又扫视了一圈，最后终于停留在了我的身上。

“高副总，你也没有话说吗？”他的声音和往常一样洪亮，可我却被他这个称

呼叫得无地自容。

“蔡总，天使之手项目出现如此严重的问题，我要负全部责任。”我抬起头，迎上他的目光。

“我有说要追究谁的责任吗？现在问题既然已经发生，当务之急，首先是要商量怎么应对，况且我也知道，这件事不能全怪你。”

他短短的几句话，像是一股暖流，流进了我的心里，瞬间让我感到了一丝暖意和欣慰，不仅打消了我的顾虑，而且还让我心里感觉热乎乎的。

永远不要忽略老板的眼睛，他们的视角永远比我们更高瞻，更全面。

“董事长，现在客户上千万的款项，可是全都打到公司账上了。要是不能按期发货……”肖峰的声音缓慢而低沉，丝毫听不出任何感情色彩。

“要不……适当地先退点款给客户？”惜悦是分管财务的副总，说这话也无可厚非。

“不行，一分钱都不能退。”董事长的语气非常坚定。

“那不好吧，客户要是闹起来的话……”肖峰的脸色显得有些忧心忡忡。

“别怕，有事我自然会出面解决。对了——”蔡总盯着肖峰，皱了下眉头，“你能帮高总争取多长时间？”

“最多48小时。”肖峰几乎是脱口而出，没有丝毫犹豫。

“行。”董事长又转过头看着我，“高总，有具体的思路了没？”

“现在所有物料都已采购到库，有的已经组装成整机打好包装，还有一小部分甚至进入了物流程序。所以，当务之急只能是先紧急冻结物流途中的机子，更改新的营销主题，重新印制相关的推广资料。”我回答道。

“好，给你48小时，想办法把问题解决掉。”

“我……全力以赴。”

“错了，不是全力以赴，是必须完成。”蔡总身体前倾，双手交叉放到桌上。强大的气场随着他身体的变化而向前扩散，压抑得人喘不过气来。

“我想大家都应该知道这次问题的特殊性和重要性。首先，由于机子不能按时出货，我们会失去客户一直以来的信任；其次，如果这次的问题没有妥善地解决，将一款六只手指的天使之手产品上市，那将会成为整个手机行业的笑柄，也是对HY这个品牌最致命的打击。毫不夸张地说，从今往后，HY这个品牌就要销声匿迹了，几年的形象积累，一夜之间毁于一旦。”

董事长声音不大，但是一字一句分外有力，像是一记重锤敲击着每一个人的心。

更关键的是，他对产生的后果分析得非常正确，这绝对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大家都不得不面对的一个现实。

倘若这一关熬不过去，公司必定会受到重创，倒闭也是极有可能的下场。

换句话来说，我将会成为HY集团的千古罪人！

“好了，高总留下，其他人散会吧。”董事长的声音再次响起。

大家都在收拾着东西，只有惜悦坐着没动。

过了一会儿，人都走得差不多了，我听到她轻轻地叹息了一声，神色复杂地看了我一眼，才缓步准备离开。

“有几成把握？”董事长的眼神直盯着我。

“八成吧。”我很勉强地回答。

“嗯。”他满意地点了点头。

“对不起，董事长，我……”

“唉，”他的手习惯性地扬起，打断了我的话，“你知道吗？真正的天使之手已经在另外一家公司投模，而且很快就要上市了。”

“什么？”这样的消息对于我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因为这个项目由我开发立项，由我安排设计和整体运作，别人怎么可能会有这个产品的原始图纸？

“先不要惊慌。”蔡总淡淡地笑了笑，“人家的天使之手想要正常上市，所以就必须要让我们的天使之手项目彻底毁掉，这样才能达到他们独占市场的目的。”

“你是说，古总偷到了这个项目的图纸，拿到他自己的公司去运作？”这下我总算是听明白了。“所以，你只有 48 小时的时间，在这两天之内，放下手中的其他事，必须先把这个问题解决好，这是命令！”这是他第一次用这样的语气和我说话，可见他内心的焦急。然后，他又继续补充道：“只要是有事需要我提供协助，第一时间打我电话。”

“好的。”

“去吧，别让我失望。”

他缓缓站起身来，背着手走到硕大的落地窗前。低着头，默默地看着窗外，那神情，好像在思索全人类的前途和命运。

50.
走上绝路

从会议室出来，我回到办公室取了点资料，立马开车赶往设计公司。

田面村是深圳有名的城中村，由于这里汇聚了各种类型的设计公司，有些还代表着国内的顶尖水平，所以田面村还有一个更好听的名字，被荣称为“设计之都”。

他们公司的老板亲自接见了我，然后又安排 ID 创意总监，以及下面的设计师，专门开会讨论天使之手的解决方案。

我首先和他们阐述了一下思路，大概意思就是由于目前的配件都已到库，所以只能根据六只手指的外观图案，重新更改新的设计理念和相应的推广方案。

“这不现实。”我的话音刚落，就有设计师予以否认。

“天使之手这个设计方案最初是我想出来的，”另一个设计师的声音不大，却震撼了全场，“当时我在绘图的时候，一时失误，多画了一只手指上去。传给你们工程师确认的时候，就已经发现并当场毙掉了，可没想到最终却成了你们的生产图案，这完全是个人为造成的错误，太荒唐了。”

“本身设计没问题，只是因为做错了东西，这叫人怎么改嘛。”负面的话语一句接着一句，我的心凉了半截。

“不管怎么样，我还是相信办法总比困难多，大家先别说泄气话，帮忙一起想想方案吧。”我的语气近乎哀求。

“高总说得没错，我们的职责就是帮客户解决问题，所以闲话少说，大家开始集思广益吧。”

终于有人站在我这边说话，我向他们 ID 创意总监投过去感激的目光。

他们七嘴八舌地讨论开了，我像是在听一场绝症患者的医术讨论会，明知道希望不大，可还是盼望着奇迹出现。

一个个的提案提出，又一个个地被否决。直到下午六点，会议结束，还是没有任何头绪。

我像一只泄了气的皮球，心情一落千丈。

浑身无力地走下楼，秦浩的电话打了进来。

“高寒，你们 HY 到底出什么事了?”他一般都是有重要的事和我说，才会这样直呼其名。

“怎么了?”我懒懒地问道，心中有股莫名的惊慌。

“你们是不是做了一款‘天使之手’的女式翻盖？而且传闻有六只手指?”他询问道。

我的心咯噔了一下，奇怪地问：“你是怎么知道的?”

“什么啊？现在下面渠道都传疯了，说你们 HY 抄袭别家公司的创意，结果盗错了产品图纸，接下来将要上演一个山寨乌龙事件，现在全行业的人都等着看你们的笑话呢。”他连珠炮似的话语，将我怀着的那一丝侥幸心理，瞬间击得粉碎。

这也太他妈的欺负人了！我辛苦开发出来的项目，被人偷走创意不说，而且还倒打一耙，反咬一口，成了被诬陷、诽谤的对象，这世间到底还有没有公道！

古总，你不要欺人太甚！人的忍耐都是有限度的！一股怒气直冲脑门，我终于下定决心，一定要和他对抗到底，看看谁能笑到最后！

除非我不去做这件事，否则任何人都阻挡不了我！这一瞬间，我惊讶地发现，现在的我已经不是从前那个高寒了。

我拿起手机拨打董事长的电话：“蔡总，我需要五万块经费。”

“行。”他简单的一个字，仿佛给了我无穷的力量。

我毅然地转身上楼，走进设计公司老板的办公室。

估计是看到我刚离开又返回，他看着我一脸的惊讶。

“你们 ID 设计部总共有多少人?”我开口问道。

“加总监十来个吧，怎么？高总还有新的指示?”他脸上的表情很纳闷。

“是的，把他们召集起来继续商讨解决方案，人多力量大，总能想到办法的。”我语气平淡地说道。

“没这个必要吧？高总，不是我们不配合，这都已经讨论了一下午了，而且最近公司的任务也挺多……”他一脸的为难。

“五万块。”我伸开手掌，做了个“五”的手势，快速打断了他的话，“买你们十个设计师接下来的 48 个小时，除了吃饭上厕所，其余时间一律用来开会讨论。这笔生意您觉得怎么样?”

“哎呀，高总这样说就太见外了，”他顿时喜笑颜开，“我赶紧去安排，通知设计师加班。”

生意人的嘴脸，永远都是一副德性。

接下来，我开始陪他们通宵开会，直至第二天的清晨。

正打算趴着打个小盹儿，不料却接到医院的电话通知，秦浩酒驾出车祸了，

我只好心急火燎地赶去医院。

当我进去病房的时候，他正躺在那儿，腿部打着石膏，高高地挂在床脚。

“你总算是来了，见到你就像敌占区的老乡见到解放军一样啊，”他一看到我，就开始大声地嚷嚷，“赶紧地，扶我去上厕所。”。

“你那些后宫佳丽呢？怎么一个人影都没来？”我故意问道。

“唉，悲哀，天大的悲哀。想不到我秦浩纵横泡妞界这么多年，最后却落了个孤家寡人的下场。”

他上完厕所，重新躺到了床上。

“秦兄，以后别再酒后开车了，爱一个人，是要学会自爱的。”我轻声地劝诫道。

一声长长的叹息过后，他的眼泪没有预兆地顺着脸颊流了下来，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秦浩流泪。

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

我伸手拍了下他的肩膀，沉默着，等待他开口。

“我打算放手，彻底放手。”他咬紧牙关，一脸坦然。

“到底怎么了？”

“昨天，她突然要跟我分手，我决定要去找她问清楚，就算死也得死个明白。她伸出左手闪亮的戒指到我眼前说：‘看到没？这是鸽子蛋钻戒。’我仿佛明白了什么，失落地问她：‘你的意思是已经有人向你求婚了吗？’她把手缩回去一脸的感慨：‘这是卡地亚，你一年的工资都买不起。’”

“……”我无言以对。

“你不用无语，是的，我跟何娜的爱情，终究只不过是一件奢侈品，就好像那一枚卡地亚钻戒，那么炫目、那么迷人，可是上面的标价总会让人清醒过来。”

“呵呵，你终于想通了。”虽然我不知道他能否放下，但是此刻还是替他感到高兴。

“高寒，我想结婚了。”他深深地叹了口气，低沉着脑袋，声音中透着无奈以及诸多感慨道，“这些年我漂来漂去，游刃于各种女人之间，到头来却发现，一切都是虚缈。寻寻觅觅，绕了一圈最终又回到了起点，一场空。”

我没有吭声，心里静静地思考着他的那番话。

人生本来就是如此，平平淡淡才是真。

“亮亮，去买一包双喜的烟，一卷纸巾，余下来的钱给你买零食吃。”邻床的一位病人家属在叮嘱着自家小孩。

秦浩将头转了过去，目不转睛地盯着小孩出去的背影，眼中一片苍茫。

良久，他看着我小声感叹道：“时间就像乳沟啊，只要一躺下来，就什么都没有了。想当年22岁来深圳，这转眼间就已过而立之年，你瞧瞧，人家的小孩都

会买纸巾了，我的小孩还在纸上。”

“噗！”我一下子被他逗乐了。

“也不知道小雅现在怎么样了。”他突然冒出来一句。

“你不会是想吃回头草吧？”他这思维转换得太快，让人大跌眼镜。

“替我去看看她，如果她还单身，我一定娶她。”他的语气中透着坚定。

人有的时候，总以为放弃一些东西才能得到一些什么，直到后来才能明白，原来心里最重要的，还是之前放弃的那些。

“好吧。”我只好无奈地答应。

“对了，你和惜悦到底是怎么回事？”他的话一下子又勾起了我的伤心事。

“我发现一些迹象，怀疑她和老板有染。”我尽量使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很平静。

“不会。”没想到他竟然替我否认，让我心中那一簇火苗突然向上蹿起，似乎重新有了升腾的希望。

“为什么？”

“其实，你说的这点，一开始我就怀疑过。你想想，一个谈吐不凡、气质超群、姿色出众的女人，出门开着宝马，在大型公司任职副总，而且还只有二十几岁的年纪，这符合常理吗？但是……”他停顿了一下，话锋一转，“通过后面发生的事件来看，也许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接着说下去。”

“假如说，她跟老板有着不正当的关系，然后又爱上你，通常情况下，这个女人会把你介绍进自己公司吗？她首先要做的就是得把这件事捂得严严实实的，让你不知情，然后再跟你来日方长。当然，你可以说是公司正值紧要关头，急需你这种有能力又人品好的人，可是，刚开始的时候她对你并不了解，更不知道你高寒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深圳的职业经理人遍地都是，她完全可以找个替补进公司，然后和你再续情缘。”

“嗯，有道理。”他分析得没错，好像确实是这么回事。

“所以说嘛，惜悦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需要你自己用心去感受。有时候，情场其实比商场更需要冷静，凡事不要过于冲动，不然容易后悔终生。还有，关于你睡了我妹的事，等我腿好了再找你算账。”他的语气一下子变得阴森。

“噢，我公司还有事，先走了啊，待会儿你就尿床上吧。”我见势不妙，赶紧想逃之夭夭。

他一把就抓住了我的手臂，到底是当过兵的人，这反应贼快。

“扶我上个厕所再滚。”

我匆匆吃了点东西，又赶回设计公司，在楼下，竟然碰到了惜悦。

她的白色宝马在眼前一晃而过，然后停在了前面的不远处。

奇怪，这个时候她跑来这里做什么。她打开车门，走过来递给我两袋食物："知道你现在是争分夺秒，怕你顾不上吃饭，给你送点吃的。"

"谢谢。"我伸手接住，心里有一股暖意划过。

"不要着急，事件总会有解决方法的。"她脸色苍白，显得无比憔悴，神色之间流露出疲惫。

"知道了。"也许是秦浩的那番话说得在理，也许是感激她给我送吃的，总之这一刻，我对她的怨恨似乎减轻了许多。

和她告别完，我随即上楼，陪同设计师继续商讨方案，时间对于我来说不多了。

整整一个下午，我都在紧张和煎熬中度过。直到晚上，经过反复论证，才拿出一个比较理想的推广方案。

说实话，这个方案我并不是特别满意，因为感觉有些牵强，稍有不慎，就很难圆满地过渡下去。

但是，我已经等不起了。肖峰的电话一个接着一个，董事长还主动来电询问进展，大家身上都顶着无比巨大的压力。

我只好妥协了，草草收工。

无精打采地回到公司。我坐在办公椅上，开始完善新的策划方案。

当进行到一半的时候，脑海中突然闪过一个问题，对，一个很严重的漏洞。我重新过滤了一遍，很无可奈何地，一下子就把这个方案给推翻了。

是的，这个花费了五万块资金，汇集了十个人的思想，经过了三十几个小时才论证得出来的策划方案，在还没开始实施前，就被我推翻了。

这是个多么残酷的事实！我已经再也没有时间去找人了，即使再召集想创意，也没有充足的时间来印制推广资料了。

高寒，你要完了！这下彻底玩完了！

看来，我还远远不是古总的对手，他那阴险毒辣的心机，早已经把我甩出了几条街。

51.
希望在转角

我像是被抽掉了骨架，瘫痪在椅子上。迷茫地凝视着窗外，失落、绝望、痛苦、自责一齐涌上心头。

“哥，你是不是生病了？脸色白得吓人。”小艳走进来小心翼翼地问道。

“小艳，哥这次可能真的熬不过这关了。”我的声音有气无力。

“不会的，心地善良的人，老天爷是不会亏待他的。”她的安慰听起来是那么苍白。

“小艳，如果这次的事没处理好，哥打算卖掉所有的家当，来弥补公司的巨大损失。到那时，你还认我这个穷光蛋的哥吗？”我的语气悲伤、无奈而又充满着坚定。

“哥，你放心。我今天把话撂在这儿，即使哪天你一贫如洗，我也是你的最后一件行李。”

我深深地感动了，看着眼前的小艳，不知道说什么好。

刚刚被我毙掉的方案书，还静静地躺在眼前的桌上。我挥手推到了一旁，心里重新焦虑了起来，只剩下几个小时了，我还有扭转局势的可能吗？

“小艳，这次哥也许真的走上绝路了。”我不得不面对现实。

“前面是绝路，希望在转角。”小艳口才的进步让我惊讶。

“那谁会是我的转角？”我的话音刚落，外面传来了惜悦熟悉的高跟鞋声音。

“这不，你的转角来了。”小艳轻捂着嘴微笑，出去了。

惜悦缓缓地走了进来，看到我后，略略皱了下眉头，“怎么脸色那么差？”

我低下了头，“有事吗？”

“当然，想约你去看一场电影，票都买好了。”她说完打量着我的表情。

我心里顿时变得有些烦躁，这都火烧屁股了，我哪还有心思跟你去风花雪月。

她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绕过办公桌开始撒娇，“去嘛，你现在急也没用，还不如出去放松一下，说不定灵感就来了。”

“好吧。”我只好无奈答应。

这是我们认识以来第一次看电影，没有接吻，没有相拥，甚至连情侣之间最基本的牵手都没有。屏幕上林青霞那女扮男装的样子，总给人一种怪怪的感觉。惜悦看得津津有味，我心里却七上八下，脑袋空空的，还在逼自己想着解决的办法。

直到电影散场，我才晕乎乎地跟着她走了出来。

“怎么样？电影好看吗？”她一脸开心地问。

“还行。”我心不在焉地回答。

“瞧你那魂不守舍的样子，我问你，刚才我们看的电影叫什么名字？”

“六指琴魔啊。”我猛然停住脚步，脑中突然闪过一道神奇的光亮。

六只玉指，古典钢琴，诗情画意。对！就是六指琴魔！天使之手多了一只手指，就是六指琴魔！

“哇！你是不是想到新的推广方案了？”惜悦夸张地叫着。

我兴奋地一下子把她抱起，原地转了三圈，然后放下，双眼定定地看着她：“自己想到了方法，还得维护我的自尊心，找这么隐晦的方式来告诉我，真是太难为你了！”

“我哪有那么厉害，”她马上否认，“这个创意是我这两天召集了几家一流的设计公司，聚在一起讨论才最终敲定下来的，是那些设计师们共同努力的结果。”

原来如此。

看来那天她不只是给我送食物，而是去找其他的设计公司帮忙，当我在这边通宵开会的时候，也许她也正在另外一边熬夜讨论。难怪这两天显得如此憔悴，只因为她付出的，一点也不比我少！

我的眼睛已经湿润了，因为我感受到了她深深的爱！

“没什么，只要能解决问题就好。”她看着我的脸，长长舒了一口气，脸上露出欣慰的笑意。

我再次把她拥进怀里，狠狠地抱紧她。

这一刻，我对她的恨意早已烟消云散。

第二天早上的会议，我显得无比淡定，因为已经胸有成竹，所以脸上又恢复了一贯的自信。

我站起身来，目光环视了一圈，开始下达指令。

第一，计划部马上通知物流放货，然后安排新的生产计划，加班加点组装，保证第一时间出货。

第二，“天使之手”的设计理念取消，更改为以“六指琴魔”为主题的营销方案进行推广，会后马上通知供应商，开始大批量地印制宣传海报以及相关资料。

第三，销售部进行放货之前，先把老的资料全部收回报废，务必对客户做好

解释工作，新的宣传资料，由于物流原因，需要滞后一到两天，希望能得到他们的谅解和配合。

第四，首单一旦发完之后，肖总就要开始落实后面的返单了，到时我们要尽量缩短物料的交货周期，以保持产品的持续供应。

“还有一个关键的动作必须完成。”我话音刚落，董事长就开口了，大家的目光一下子都看了过去。

“行政部安排下，召开一个新闻发布会，针对此事件做个说明，顺便也对产品起到一个宣传作用。可千万不能轻视，这两天下面渠道传得沸沸扬扬，我们急需对品牌进行一个维护。至于新闻发言人……”他停顿了一下，目光看了看我，“就由高总和王总来负责吧。”

“这……不太合适吧。”我突然紧张起来，因为我怕场面太大，自己会怯场。

“怎么了？我看上次的立项会议，你的控场能力和演讲水平都挺不错的嘛。”董事长微笑着给我打气。

“可是发布会有镜头啊。”这一句话把他们都逗乐了。

“没关系，到时你让王总给你撑场，她可是这方面的行家。如果你还是害怕，就待在一边装哑巴吧。”董事长刚说完，大家又哄笑了起来，会议在轻松的氛围中结束。

下午四点，我约了小雅在明典咖啡馆见面，因为我答应过秦浩，所以不能忘了承诺。

“高寒！你今天怎么这么有兴致？”小雅刚上楼，看到我老远就叫开了。

我站起来微笑着迎接，可没想到，她跑到跟前，竟然抱着我的脖子亲了一下。

冷不防挨那么一下子，让我无比尴尬。

因为跟着她一起来的，还有一个戴着眼镜的男人。此刻正站在她的身旁，一脸友善地朝我笑着。

“来，我来介绍一下，这个是我未婚夫，华为公司的技术工程师。这个呢，就是我常和你提起的，英俊潇洒，人见人爱，花见花开，博爱但又专情，风流而不下流的精英暖男高寒同学。”她又恢复了以前活泼可爱的样子，说话一句比一句俏皮。

“真心地感谢你，是你让小雅走出了失恋的阴影。”他首先开口说话，言语显得朴实而又真诚。我一下子对他充满了好感，因为做技术的人，心机一般都不会太深。

“高寒，我们刚在梅林关买了房子，以后离你家近，可要常来串门哦，到时我亲自下厨给你做家常菜。”小雅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好啊，恭喜你们！准备什么时候摆酒？”我问道。

“下月就回他们老家领证。”她的开心无法掩饰。

我真心地替小雅感到高兴，她一定会很幸福，因为曾经不被人所爱，所以她会特别珍惜现在爱她的这个人。

谈话在愉快、喜悦的氛围中进行，直到他们小两口手挽手地离去。看着他们甜蜜的背影，我不免有些惋惜。

秦浩啊秦浩，现在你是后悔都来不及了。

爱，永远不会在原地等待。

第二天的新闻发布会如期举行。这让我再一次见识到了惜悦女王般的风采。

面对镜头，她落落大方，操着一口标准的普通话侃侃而谈，向各个媒体宣传公司的企业文化和产品理念。

反倒是我，明显临场应变经验不足，而且说话湖南口音还很重。看着眼前的镜头，显得非常不自然。

当有记者问道，听说贵公司设计之初的理念就是“天使之手”，为什么莫名其妙地变成了“六指琴魔”时，我心里竟然一慌，语言跟不上来。

幸好，惜悦很巧妙地把话题接了过去，“天使，作为一种爱心的象征，她代表着幸福安详，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一种憧憬。所以天使之手，是一只善良、温情、勇敢、力量的手。她的寓意是爱心永不灭。我们将她加载到手机的理念里，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经典的设计。后来，在得知这个外观被同行无耻地抄袭后，公司就在这个基础上，开发出了更新更好的创意，并优化到了极致，以求做到更加完美。”说完，她停顿了一下，拿起桌上六指琴魔的展示样机，举在手里，对着镜头。

“大家都知道，现代的钢琴只有88个黑白琴键，但是，有限的琴键却可以演绎出无数的音乐；然而，深圳的道路却像永远也弹不完的无数个琴键，它见证了我们的漂泊，体验着我们的孤独，包容了我们的莽撞，承载着我们的梦想！所以，由我们公司的项目总监高寒先生，开发出以‘六指琴魔’为主题理念的第二代产品，并赋予了丰富的情感，让它有了生命和灵魂，希望用户在使用它的同时，能让我们忘掉浮躁，远离悲伤，莫忘初衷。因为，六指琴魔，弹奏的是我们心中的幸福魔方！”

掌声经久不息，镜头的灯光，连续不断地“咔咔”着，闪得我的眼睛生疼。

我努力地挤出一丝微笑，用眼角余光偷偷地瞄着身旁的惜悦，那份淡定，那份从容，那份端庄，那份专注，让我久久舍不得收回目光。

我越来越迷恋她了。

发布会终于结束，我们并肩一起走出会场。

走在我旁边的她，浑身散发出逼人的夺目光彩，充满了自信与强势。

周围好多男人，都禁不住要把眼光落在她的身上，令我在自豪的同时，又横生醋意。

下午五点，我们开车一路狂奔，来到了杨梅坑。

“这就是你说的想要带我来的地方？”我非常好奇地问道。

“是的，难道你不觉得景色优美，让人心旷神怡吗？”

“嗯，风景确实是不错。”我打开车门四处欣赏着。

“高寒，看到那片枫林没？”她大声地欢呼道。

“看到了，好美。”

“如此良辰美景，我们各自吟两句古诗如何？”她脸上洋溢着孩子般灿烂的笑容。

“好啊，你先来。”我走到她跟前，自然而然地伸手搂住了她的纤腰。

她深呼吸了一下，然后大口地呼出来。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该你了。”她微笑着看着我眼神中充满期待。

我思索了一下，说道：“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

“唉，你看你，同样是秋天，我们说出来的诗词感觉完全不一样。所以说，不论是礼秋还是悲秋，都不在秋的本身，而是人此时的心境。”她的眼里闪过一丝怜惜，“高寒，你的性格就是有时太悲观了。”

“是的，你总是那么了解我。”我叹了口气。

“其实，我是想告诉你，人的行为意识都是可以引导的，装傻时间长了就真傻了，装快乐时间长了说不定就真快乐了。你明白吗？”

“明白。”

我们回到车里开始聊天，回顾着这些天的感情历程，温馨的氛围一下子充盈起来。

“高寒，你还恨我吗？”她仿佛酝酿了很久，终于鼓起勇气问道。

这一句话憋得我满脸通红，仿佛做错事情的人是我。

“我是说，有些事如果我不想解释，你还能相信我吗？”她表情犹豫，似乎有什么难言之隐。

也许，在深圳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苦衷，从认识到现在，她的身份一直就很神秘，身上的谜团又岂止这一个。

恨，能挑起争端；爱，能遮掩一切过错。

我只能选择继续信任，因为我是那么爱她。

“相信你。”我轻轻地在她额头上吻了一下。

她一脸感激的表情，依偎在我的胸前，我用手指拨弄着她的波浪卷长发。

“高寒，有点凉。”她的声音软绵绵的，让人听了只觉得太阳穴突突地跳，心里一阵燥热。

我把头俯下去，轻轻地吻着她的脖颈，当我的唇触到她滑嫩的肌肤时，我的

心都快跳出来了。

她的呼吸急促起来，紧紧地靠在了我的怀里。

我腾出一只手按到电动开关，调节好座椅，车窗缓缓闭合，只能听见闷闷的车里“簌簌”的脱衣声。

……

事实证明，买辆空间大的越野车，关键时刻总是派得上用场的。

52.
再见初恋

秦浩的脚伤终于好了，脚一能着地，嘚瑟劲儿就起来了，打电话威逼利诱我陪他去买衣服。

“秦瘸子，别来无恙啊。”我一见到他就调侃道。

“叫你来接我出院都不来，你个白眼狼，拿我妹都喂不饱你，禽兽。”他又开始骂街。

“不是有罗总去接了吗？人家的车坐起来可舒服多了，特别适宜你这种残疾人。”

“谁残疾？再说我削你，赶紧地，陪我去逛商场，这都没得衣服穿了。”他拉着我就走。

贸业的衣服还是挺多的，他特意绕开了化妆品专柜，我心里很清楚，他是怕见到小雅。

我们漫无目的地逛着，来到了一家卖男装的小店。

走进去才发现，其实店面并不算小，里面站着一个很标致的女营业员，五官匀称，身材姣好。看到我们甜甜一笑，眼睛眯起，小嘴微微翘着，看起来挺可爱。

秦浩东挑西选，指着一件衣服问道：“美女老板，这件T恤多少钱？”

“六百。”

“我操，怎么这么贵。”

“……”

“那这件白色的呢？”

“噢，那件是新款韩版，两个我操。”

“噗！”我们一下子乐了。秦浩朝我打了个眼色，意思是这女的有点意思。

他靠了过去，开始启动泡妞模式，“美女，能不能少一点啊？”

“不行。”

“为什么？”

“我讨厌说脏话的男人。”那女孩满脸鄙夷。

“可是，刚刚你也说了。”

“谁叫你先说的。”她白了秦浩一眼。

“美女，老家哪里人啊？”秦浩不依不饶，切换话题。

“山东。”

“哎呀！缘分啊，我们可是老乡。来，美女，握个手。”他夸张地伸着手过去。

“老乡也没得少。”那女孩不理会他，任由他的手悬在半空中。

“唉，美女，我跟你说啊，我们山东的女孩子，那可比全国各地的都要好。比如你，一看就是属于那种温柔又体贴、聪明且贤惠的类型……”

“切，说得好像跟上过我似的。”那女的一脸轻蔑地朝他努了努嘴。

我实在是忍不住了，倚在门口大笑了起来。

秦浩转过脸，狠狠地瞪了我一眼，意思是叫我不要长敌人志气，灭自己威风。

“美女，可以给个联系方式吗？春节有机会一起结伴回家啊，路上好歹有个照应。”他堆着笑，一脸讨好的样子。

“可以啊。”她这句话让秦浩一下子乐了，可接着又让他转喜为悲，“买一件衣服给 QQ 号，两件给手机号，任君选择。”

“……那还是要 QQ 号吧，我这人不喜欢太直接。”你大爷的，还要怎么个直接，舍不得出钱就直说，我想笑又不敢笑，快憋到内伤了。

秦浩付完款，守着那女的在收据上面写下自己的 QQ 号，这才放下心来。

“美女，这一下子成交了这么大一笔生意，是不是得送点什么啊？”秦浩又想占便宜了。

“可以啊。”那女孩绕过收银台，走到秦浩跟前，做了个“请”的手势，开口说道：“送你出去。”

“……”

我们刚走出店门没多远，秦浩就猴急地掏出收据，拿着手机登录 QQ，嘴里还念叨着：“打铁要趁热。”

“怎么样？这下总算是遇到对手了吧？”我想起刚才的那一幕还想笑。

“嗯，查找到了，梅子，这名字还不错。”他嘴里念叨着，突然又大声叫道：“我操！被她耍了！”

“又怎么了？一惊一乍的。”我被他这反应吓了一跳。

“她的 QQ，竟然……”

“不是本人？”

“竟然拒绝任何人加入！”

“哈哈。”我又捂着肚子笑到了地上。

“不行，你自己一个人先逛着，我得去找她退货。”他说完扔下我就往回走。

我望着他那大步流星的背影，不由得感叹缘分的奇妙。

因为我知道，当一个奇葩遇上另一个奇葩，就会不可避免地产生爱情。

几天过后，“六指琴魔”的项目终于顺利发完首单，客户开始大量补货。经过这一系列的风波，我终于在 HY 公司站稳了脚跟，奠定下了坚实的基础。甚至有很多员工私下开始传说，HY 集团手机事业部，已经真正地迎来了“高寒”的时代。

这天上午，我正在办公室，突然接到了张丽丽的电话，心里不禁有些奇怪，这次为什么不发短信？

“找个方便的地方通话。”她一开口就让我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紧接着，第二句话直接把我吓到了，“高寒，你赶紧离开深圳吧。”

“发生什么事了？”我尽量让自己镇静下来。

“古总把‘天使之手’拿到自己公司运作，这你知道吧？”她试探了一下，又继续说道，“可是采购的两万片主板，从香港托运进关的路上，全部被海关查扣了。”

“哦，那不挺好的吗？恶有恶报，罪有应得。”我心里舒了一口气，还好，老天自有公道。

“高寒，你看问题能不能深入一点？”她的声音变得焦急。

这话倒是提醒了我，好好的主板怎么会突然被扣？而且，古总从使用手段亏空公司，到突然撤股，最后将图纸盗过去自己开发，这所有的一切，董事长应该都是知情的，为什么自始至终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我终于明白了，他一味纵容，就是为了放长线，最终给古总致命的一击！

高手过招，从来都是心理博弈，直到最后一刻，才能知道谁是赢家。

“高寒，赶紧走吧，越远越好。古总这一下子亏了好几百万，以他的性格，你觉得会放过你吗？”张丽丽的声音久久地回荡在耳边。

挂断电话，我的心突然变得烦躁起来。离开深圳，说得多么容易，这么多年辛苦的打拼，和古总周旋这么久才得到的成果，好不容易遇到深爱的惜悦，还有情同亲兄弟的秦浩，还有小花、小艳……这一切的一切，让我怎么舍得放弃？

深圳，这个城市的印迹，已经深深地刻入我的身体。这里所有的一切，会是我一生中都忘不了的回忆，也是我心里永远无法消除的烙印。

我不走。

接下来的日子，像是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日子像往常一样平静温馨。公司的机子市场反应很好，出货量创了新高，每天我都忙得不可开交，很快就淡忘了张丽丽的这个电话。肖峰仿佛捡到了金元宝，每天都是笑眯眯的，还时不时地跑来找我喝茶、吹牛。

一个上午的时间又匆匆而过，我舒服地伸了个懒腰，准备下楼吃饭。

突然，急促的 QQ 信息提示音响起，一个彩色的头像在屏幕上持续闪动着。

习惯性地准备点开，刚把鼠标移上去，我的手就像被定住了一样，无法动弹了。

这是一个灰暗了长达五年的头像，这些年来，从未亮起过。我曾经彻夜地凝视着它，默默地倾诉着心底的思念。而今，她竟然主动给我发消息了，毫无征兆地。

我颤抖着右手，轻按鼠标。

“我回来了，想见你，婷。”

一下子，太多的思绪涌上心头。这些年来，我一直在苦苦等待，为这句话而奋斗着。甚至无数次在梦中，都会期盼着我们重逢的场景。

可是，不知道从哪一天开始，我不再想了。

爱情最大的敌人，是时间。

我没有回复，直接退出了 QQ，心烦意乱地合上笔记本，快步走出办公室，叫小艳陪我一起去吃饭。

“如果说一个朋友，分离了五年，没有任何联系，还有必要再见面吗？”我往嘴里扒完一口饭，问道。

小艳看着我，眼珠子转了转，低下头，从嘴里蹦出一句，“前女友吧？”

“是的。”

“当然见呀？为什么不见？不敢见？”她一连串地说。

“我是说有没有这个必要？”我继续问道。

“当然有必要，好好地去跟她告个别，忘掉过去，展望未来，不挺好的吗？”她一脸的理所当然。

为了稳妥起见，我又打了个电话给秦浩。

“秦瘸子，在哪儿？”

“陪我老婆看店呢……去你的，你个不要脸的。”他刚说完，电话里就传来了一片女人的叫骂声。

“噢，速度还挺快的嘛，这都叫上老婆了。”我挖苦道。

“那是，人家可是答应跟我好了，她说看在老乡的分上，肥水不流外人田……唉哟！你打我干吗？”他惨叫的声音在耳边响起。

“你整天跟个狗屁膏药似的黏着，是个鸡蛋都给你孵出小鸡来了，何况是个大活人。好了，我有件重要的事要找你商量。”我不想再跟他废话。

“你说什么？信号不好，听不清。”他准备挂电话。

“你大爷的，不是借钱！”我大声吼道。

“噢，说得这么正式，都被你吓死了。快说吧，啥事？”

“婷回来了，想要见我。”我的语气有些凝重。

“噢，去呗。你是要找我帮忙准备台词对吧？让我想想……”他停顿了一下，“你就对她说，战斗结束五年了，阵地不复存在，硝烟早已散去，战友虽然还是那个战友，然而枪已经不是当年的那杆枪，子弹也早已打光，如何？”

“什么乱七八糟的？就问你一句话，去还是不去？”

“去，必须去，昂首挺胸地去。”

见面地点选择在了莲花山顶，因为，婷和我以前经常早起晨跑，一起去攀爬，那里对于我们有着特殊的意义。

深圳的景点车满为患，为了不把时间浪费在停车上，我直接打车过去。花了十五分钟，终于爬到了顶峰。

眼前的石凳旁边，出现了一个熟悉的背影，她倚着栏杆，静立风中。那背影如同五年前那样亭亭玉立，婀娜娉婷。

一袭白色的连衣裙，在腰间系了一条红色的腰带，随风轻盈舞动的裙摆，如同一个飘在空中的天使，叫人心醉神迷。

也许，她还记得，我最喜欢白色。

只是，那些曾经的过往，已经被我深深地埋藏进心底，冷不防地拿出来，却被空气渐渐冷却，然后被无情地肢解在风里，挥发成回忆，点缀着彼此来时的路。

“你来了。”久违的声音在耳边响起，可她并未回头。

我的心猛地收缩了一下。虽然分隔两地这么多年，可她还是能从脚步声和呼吸声听出是我。

记忆，真的是一件可怕的东西。

“婷，你还好吗？”我停住脚步，站在她的身后。

她幽幽地转过身来，带着那张熟悉的脸。

几年的时光过去，她的容颜基本上没多大变化。圆润的娃娃脸上镶嵌着一对黑宝石般的眼睛，依然那么清澈，那么迷人。只是头发被她染成了一片金黄，看上去比以前确实洋气了好多。

这是一张曾经让我日夜思念、牵肠挂肚的面孔。

而今，我们重逢了。

“高寒，这些年过得还好吗？”她眼神闪烁，掩饰着心慌。

我想起了惜悦，低头沉吟一下，回答道：“今年比往年要好。”

“你应该，在深圳娶妻生子了吧？”她的表情看似随意。

“我还单身。”

“什么？”她愣了一愣，脸上表情显得复杂而又震惊，尔后叹气，“高寒，我对不起你。”

“婷，一切都过去了。”

“那……你恨我吗？像当初那么爱我一样。”她的眼神渐渐有些恍惚。

“不恨。”我爽快地答道，这是我的心里话。

“可是我恨自己，恨自己当初的不坚定，恨自己对现实的妥协，恨自己对你的辜负，恨自己这些年的放不下。”她的眼神久久地眺望着岗夏那个方向，那里有我们生活的回忆。

“婷，别再说这些了。”我小声地阻止道。

“好，今天是个值得高兴的日子，我给你带了一样东西。”说完她拎起凳子上的一个保温瓶，将瓶盖拧开，“还记得吗？这是你以前最喜欢喝的鸡汤。”

我的内心涌动起阵阵暖流，眼眶湿润了。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让我想起那些美好的过去，温馨的画面，在脑海中开始浮现，一切是那么熟悉。

带着满身的疲惫，加完班回到家，进门就能闻到饭菜的香味，一个系着花色围裙的女人，推开厨房那扇厚厚的门，手里捧着鸡汤，袅娜娉婷而来。

这记忆深入骨髓，终生难忘。

我拿起勺子，猛地转过身去，大口大口地喝了起来，一滴泪水顺着脸颊，掉进了鸡汤里。

“味道怎么样？”她在身后轻声细语地问。

“好喝。”我实话实说。

汤还是原来的味道，只不过做汤的人和喝汤的人，都早已不是当年的那份心境。

“好喝就笑一个给我看看。”她用力扳过我的肩膀。

我看着她那张白皙清秀的脸庞，上面略施粉底，低垂着的长长的睫毛，眼神定定地看着我。

我淡淡地笑了。

“这就对了嘛。我还是喜欢看你笑着的样子。你愁眉苦脸的时候一点都不好看，可是每当笑起来时，就像一抹艳阳，破云而出，带着深深忧郁的脸蓦然就明亮起来了。”

“说说你吧，这次回来准备待多久？”我寻找着话题。

“还没确定。你呢？还在做技术？让我猜猜——”她突然伸出手指示意我噤声，然后说道，“我猜你现在已经是高级工程师，哦不，是总工程师了。”

“哈哈！”我被她逗得笑了。

“怎么样？总工程师，给我说说这些年你的发展历程吧？我想听。”

我稍稍回忆了一下，整理好思路，开始慢慢地诉说。当然，并没有提起惜悦。

她用左手轻轻支着下颌，静静聆听，偶尔插问一两句，然后点一点头，予以附和。

讲到这些年对她浓浓的思念，长期的失眠，她的泪漫了眼角。

53.
死里逃生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终于，到了我们该下山的时间了。

“高寒，我们这辈子还会有机会再见面吗?”她突然控制不住地扑入我怀中，泪水止不住般流了下来。

相比于几年前的青涩，她的身体明显多了一丝丰腴，浑身都散发着成熟女人的芳香。

“婷，既不回头，何不相忘?”我狠下心来对她说。

她紧紧地抱住我，仿佛用尽了一生的力气。

良久，她仰起了满是泪花的脸，恨恨地看着我说：“高寒，情丝柔肠，你叫我如何相忘?”

她的话，像是数九寒天里的冰凌，扎得我的心窝一阵阵地疼。

我用劲地握紧着她的小手，仿佛捏紧了自己的心脏。

她说得没错，牵过的手，爱过的人，又怎能说忘就忘。

下山的途中，我们静静地往下走着，彼此很有默契地，都没有说话。因为，脚下的这条路走完，将代表着我们的分离。

缓慢而又沉重的脚步声，仿佛还夹杂着心中的不舍。曾几何时，我是多么希望，这条路可以和婷这么一直走下去，通向我梦想中的幸福。

然而，走着走着，我们终于不可避免地走到了尽头。

“要我送你回去吗?”我转头问道。

“不用，有人来接我。”

“噢。”我的心里竟涌起一阵巨大的失落。

突然，她停住脚步，表情凝重地说道：“高寒，我们就此告别吧。”

顺着她的目光，我看到了路边停着一辆黑色的奔驰，挂着香港本地的黄色车牌。有个戴着金丝框眼镜，气质儒雅的男人走下车，打开了副驾驶室的车门。

“那是你先生吧?”我装作很随意的样子，掩饰着心中的落寞。

“是的。”她轻轻点头。

“再见。”我微微笑了笑，朝另一边走去。

突然，一阵“嘀嘀嘀”的喇叭声传来，老远就看见一辆白色轿车驶了过来，停在了奔驰后面的不远处。

车门快速打开，一双熟悉的细黑高跟鞋出现在眼前，随后一个身影缓缓地下了车。

我们都驻足，翘首看着。

惜悦，她怎么来了？我心中充满了疑问。

她穿着一件黑色的职业套装，包裹着玲珑有致的身材，硕大的茶色太阳镜遮住了她的大半张脸，头发盘成了一团漂亮的发髻，显得气质端庄而又迷人。

“高寒，小艳说你没开车，所以我来接你。”她走到我跟前，摘下眼镜，抬头注视着我，美丽的脸上挂着淡淡的笑容。

我不由得转头看了婷一眼，心中有些尴尬。

她原本平静的眼里闪过一丝错愕，紧接着就朝着我们走了过来。

这是一幅诡异的画面：一辆黑色的奔驰和一辆白色的宝马停在路边，不远处一白衣女子和一黑衣女郎迎风而立，中间傻站着一个不知所措的男人。

当然，那个呆子就是我。

我的脑中迅速闪出一个围棋的棋盘，黑白两颗棋子临阵交锋，势均力敌，不分上下。尔后又浮现出一片大漠，斜阳似血，两位剑客迎风而立，她们眼神凌厉，脸色寒冷，剑在心中。

终于，有人出招了。

婷扬了扬头，竟然以一句英文开头：“Nice to meet you.”

我一下子蒙了，她这是在试探对方的底细，几年的时间过去，她还保留着潮汕女孩一贯的精明。

惜悦也大方地用英语回答，她们“愉快”地开始交谈。

这可苦了我，由于这些年英文用得少，都忘得差不多了，只能依稀凭着她们话里的一些单词来判断大概意思。

不过，婷说的一句话我听懂了：“你得感谢我的放手，让你得到一个优秀的他，许了你们的未来。”

“Yes.”惜悦重重地点了点头。

可是接下来，她们的语速一句比一句快，应接不暇。

终于，她们交接完了，我跟在惜悦的后面上了车。

动作僵硬地握着方向盘，我半晌都没有动。

突然，已经坐上车的婷，竟然又跑了下来，看到她，我也下意识地打开车门走了出去。

我们就这样站在车旁的路肩上，隔着几米的距离，凝视着彼此，谁都没有开口说话。直到两行眼泪从她眼眸夺眶而出，“高寒，要幸福！”

我还没来得及回答，她就转身快速地打开车门跳了上去，车子缓缓启动，扬长而去。

百感交集地回到车里，迎上惜悦的眼神，我尴尬得要命，只好摇头苦笑一下，自言自语道：“今天真是个奇怪的日子。”

发动车子，我加油提速。身旁的惜悦说话了：“高寒，那个男的是她老公吗？”

“是的。”

她却轻叹一声，“你知道吗？婷并不爱她老公。”

“这你都知道？”我感到非常意外。

“是的，别忘了我是学什么专业的。”她停顿了一下，又缓缓开口，“第一次婷上的是副驾驶座位，因为是那男的给她开好的车门；可第二次，她上的却是车的后座，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那男的在她心里，并不是最亲密的位置。”

“也许她当时情绪激动，根本没顾得上这些呢？”我反驳道。

“呵呵，那我问你，”她侧过头看着我，“如果我开车接你，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你会撇开我，独自钻到后座去？”

“任何情况都不会，哪怕后面有人开枪追杀，我也要坐到离你最近的位置。”我老实地回答。

“那不就是了。”她撇了撇嘴，“刚才我们说的英语你是不是很多都没听懂？”

“还好意思说，明知道我英语不好。不过……我好像听到婷恐吓你了。”

“有吗？”她一脸的惊讶。

“没有吗？我怎么听到她说什么……你要是不离开，就要跟你同归于尽什么的。”我开始疑惑。

惜悦错愕了一下，突然扑哧一声笑了，伸手点了下我的头，“人家那句英文的意思，是说当年你们对彼此的爱情誓言，你若不离不弃，我必生死相依。你这个文盲。”

“噢，好像是有这么回事。”我不好意思地笑了。

正说笑间，车子绿灯起步，我轻踩油门加速。

突然，在我们的左侧冲出一辆泥头车，向着我们飞奔而来，我顿时感到不妙，猛打方向盘，想改变方向，可它却跟随着我的轨迹，直接加油冲了过来。

“小心！”我大声喊道，然后解开了安全带，下意识地扑到了右边，抱住了惜悦的身体。

一阵天旋地转之后，我就失去了知觉。

当我醒来后，看见的是白色的天花板、白色的墙壁、白色的床单，还有惜悦

那张苍白的脸。

“惜悦，你没事吧？”我的头虽然很痛，但是经过短暂的空白后，还是记起了那天发生的事。

“高寒，你终于醒了！”她惊喜地叫道。

“死不了喽，死不了喽。”旁边凑过来秦浩那张肥肥的，看起来就讨厌的脸。

我装模作样地打量了他一眼，然后一脸奇怪地问惜悦：“这男的是谁啊？”

“啊？”她被我吓得一下子张大了嘴巴。

秦浩却一脸淡定地问旁边的男医生：“大夫，有那种只认识女人、不认识男人的选择性失忆吗？”

“没有。”医生笑了笑回答。

“唉，”他痛苦地摇了摇头，一脸的惋惜之情，“高兄啊，你说这才三十不到的年龄，双腿就被锯掉了，还失去了性能力，这后半生你该怎么过啊？”

“你说什么？”我一下子没反应过来，惊得从床上弹起，拼命地去找腿。

“哈哈……”他们都忍不住地笑了起来。

“高寒，你醒了？”说话间小花推门走了进来。

她怎么来了，这下我彻底笑不出来了，看看秦浩，又看看惜悦，一下子无比尴尬。

“人家都守候了你一天一夜了。”惜悦低头轻声地说道。

我又转头看着秦浩，他朝我耸耸肩，做了个无可奈何的表情。

“好了，都出去吧，我要叫张警官进来录口供了。”他终于说了一句人话，暂时替我解了围。

“小高啊，”张警官的语气很严肃，“要不是你及时地挣脱安全带，把身子挪到右边，你这个时候就已经躺在太平间了。”

想不到这么严重，我被他的话吓得不轻。

“当时你是为了用身子护住那个女孩，可是没想到这个动作却也同时救了自己，车子的驾驶室都被撞烂了。”他继续补充道。

“明白了，可这不是交通肇事吗？怎么还劳烦您老人家亲自来处理了？”我不由得有些奇怪，难道是秦浩把他叫来的？

“这是一起刑事案件，已经转到我们这边来侦察了，因为怀恨在心，买凶杀人，背后的指使人，就不用我说了吧？”

该来的还是来了，看来，古总是不弄死我不罢休，幸好这次我命大。

“人已经抓到了，他当时正准备过境逃往香港。你本人有什么意见？”

“算了吧，本来也是我先损害了他的利益，再说我也没伤到哪儿，冤冤相报何时了。”我摇了摇头。

“高寒，你傻逼了吗？”秦浩愤愤不平的声音响起。

“这样吧，你先好好想想，到时再回复我。下面我们开始对那天的事做笔录。”张警官身后的同事拿出了本子和笔。

“小花到底是怎么回事？”等他们走后，我问身边的秦浩。

“知道你出事，她就跑来了啊，这种事我也不好隐瞒，你说对吧？”他的语气有些无奈。

“可是……”

“噢，不用担心，她和惜悦没有打起来，相处得挺好的。你看看窗外，她们正在小花园一起晒太阳呢。”

“唉，我该怎么办才好？我深爱着惜悦，却又不忍心伤害小花。”我叹了口气。

“两个女人都给你睡了，还说这话不怕遭雷劈吗？”他怒骂道，“不过我理解你，你是不想在一棵树上吊死，所以两棵树上都挂好了绳索。”

“你除了挖苦我能不能说点有用的？”

“我这是羡慕你，真的，以后你可以写一本书，名字就叫作《如何在总裁和空姐之间走钢丝》。”他一脸讽刺的表情。

“噢，那你也可以写一本《那些年，我睡过的女人》了，保证比我的要热卖。”我反击道。

“承让，承让。”他脸上的猥琐笑容一如既往。

“秦兄，这两个女人就已经够让我头疼了，幸亏那天跟婷已经画上了句号，不然还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我想想就觉得头大。

“噢，是吗？我看未必。”秦浩看着我一脸的坏笑，从口袋里掏出我的手机，递了过来，“看下短信第一条。”

我有些莫名其妙，伸手接过来，迅速地查看着屏幕，突然，一行字跃入眼中：“高寒，我暂时不去国外了，还记得我们的五年约定吗？婷。”

我瞬间合上手机，问道：“好兄弟，你肯定没有把这条信息拿给惜悦和小花看，对吧？”

“当然，这种不厚道的事我肯定是干不出来的。只是……”他欲言又止。

“只是什么？咱哥俩还有啥话羞于启齿的吗？”我问道。

“这条信息是她俩轮流看完后再给我的。”

“你给我滚！”

54.
真相大白

出院后，我再也没有和婷联系，因为不知道该如何去面对她，实在是没有那个勇气。

几天后，惜悦又接到调令，要前往印度分公司出差。

我的心情开始变得忐忑不安，幸好，她说期限不会太长，最多三个月内一定赶回来，争取陪伴我过春节。

公司的销量节节创新高，利润以飞快的速度增长，我开始设计后面的一系列产品，准备迎接年终前的销售旺季。

古总的案子最终还是撤诉了，我放他一马，希望他好自为之。

对于此事，惜悦摇头感叹，说我长了一颗红楼梦的心，无奈却生活在水浒的世界里。

其实她也知道，我不想为个人的恩怨惹上这些事，我只想和她过平静的生活。

终于到了惜悦起程的日子，我送她去福田口岸过关，从香港乘坐飞往印度的航班。

虽然只是短暂的离别，但气氛还是变得无比伤感。

我真的不想她离开我，哪怕是一分钟我都会感到寂寞，或许我就是个害怕寂寞的人。

“高寒，如果我不回来了，你会想我吗?”她望着我，两眼红红的，脸上却带着笑。

“你一定要回来。”我的语气十分坚决。

“嗯，一有空我就回来看你。”她脸上挂着几缕忧伤，像在犹豫着什么。

“不行，我不要短暂的温存，我要你一世的陪伴。”

一滴晶莹的泪珠，顺着面颊滴在她的手背上，闪闪发光，就像海洋上璀璨的明珠。

“高寒，其实我……”她欲言又止。

“你什么都不用说了，反正不管怎么样，我都会在深圳等你。”

她紧紧抓住我的手，哽咽说：“高寒，要幸福。”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我们的手指越过时空，在一起缠绕着，纠结着，恋恋不舍，所有的情感在这一刻无声地传递，从指尖到手心，蔓延至手臂、心脏，通透全身。

我深情地目送她走向关闸，要离开的一刹那，她突然回头，踮起脚，跟我挥手告别。我也向她挥挥手，直至她的身影消失在视线里。

惜悦，你一定要回来。我希望我留恋的眼神，会是你归来的航灯。

两天后的晚上，小花约我去世界之窗看烟花，我没有拒绝。

对于她，我心中有太多的愧疚，尽管她从未有过怨言，但我知道她理应过更好的生活，过别人能给但我却给不了的生活。

她对我不计回报的爱，永无止境的付出，有如一艘负重的船，吃水很深，危险也重。也许说不定哪天，就会沉没。

夜色下，街上的行人渐渐少了，可世界之窗门口还是那么喧闹。广场上彩灯点点，还有霓虹灯在闪烁，仿佛所有的喧哗声都集聚在这里。灯光将街道的夜景点缀得格外美丽，映照出一个迷人绚烂的世界。广场上喷泉飞溅，闪着粼粼波光，水中倒映着小花俊俏的身影。

我们买好票一起走了进去。里面花灯初放，景区内又呈现出另一种迷人的异国情调。

“高寒，这里好美啊。”小花忍不住激动地尖叫。

“不是因为这里很美，而是因为有你才很美。”我回答道。

路边有很多的流动摊，卖一些气球和饰品，还有一些风格各异的小店，我们随意地浏览着。

“高寒，看那些丝巾！”小花兴奋地大喊大叫。

她走过去选了一条欧式风格的款式，随意地系在了脖子上，瞬间就多了一份神韵与娴雅，举手投足间风情万种，展现出淋漓尽致的女人味。

“买这条吧？你说怎么样？”说话间，她又挑中了一条深蓝色的丝巾。

“好啊，挺漂亮。”我点头答应。

是的，我喜欢蓝色。曾经是，现在还是。

她开心地往脖子上绕着，丝毫隐藏不住心中的喜悦，系好后快速地往前走出两步，突然多了一种欲语还休的妩媚，还有一种端庄恬静的气质，在她浑身上下不经意地流露了出来。

“小花，你真美。”我由衷地赞赏道。

她的脸庞，掠过一丝羞怯。不知不觉，我们走到了埃菲尔铁塔下。突然，黄色的烟火像雨珠似的从上方落下来，仿佛下雨一样，“啪啪”的响声惊天动地。

放烟花的时间开始了，埃菲尔铁塔上空喷出漫天的火花，一下子五彩缤纷，令人眼花缭乱，烟火越变越美，像窗帘一样洒了下来。

漫天的烟花下，我们面向天空，我用双手护住小花的耳朵，温柔地笑着，小花娇羞地扑进我怀里，明亮的眼里倒映着烟花，脸上洋溢着幸福，令我说不出来的安心。

燃烧后的烟花化成冰冷的灰烬，是那样决绝。我看到，有一丝失落的情绪在小花眼中不经意地飘动。

“高寒，这是人世间最美的烟火，只因为此刻有你陪我。”小花动情地喊道，将低落的心情掩饰得毫无痕迹。

那条丝巾带着她的芳香，轻拂过我的脸颊，留下淡淡的幽香。

我的眼圈一下子就红了，心里轰轰地炸开几朵花。那一刻，我突然想，为她燃烧一次，如烟花一样。就算，粉身碎骨。

然而这一生，我们也许可以同时喜欢两个人，又被两个人所爱。可遗憾的是，我们却只能跟其中一个相约到老。

小花，你的眼睛，是我永生不会再遇的海。

看完了烟花，我送小花回宿舍，没想到在楼下碰到了何娜，她一个人正站在路边通电话，妖娆的身段，耀眼的红色高跟鞋，深深地吸引着过往行人的目光。

我把小花送上了楼，和她告别，然后返回。

老远就能看到何娜手里握着手机，靠在路边的栏杆上，仿佛在等人。

我走过去问她：“在等我吧?”

“是的，”她轻轻地点了下头。

“那上车吧。”

其实，自从秦浩上次车祸后，我就一直想找何娜好好地谈谈。

今天，机会终于来了。

而且，看她的样子，也应该有什么话想对我说。

这貌似是我们之间的一种默契。

我在前面带路，她在身旁紧随着，高跟鞋将水泥路面敲得“笃笃”地响，仿佛一只饥饿的啄木鸟在贪婪地敲击着树干。

我替她打开右侧的车门，她扭动着丰满的腰肢，坐了进去。车里很静，一股醉人的脂粉香味钻入我的鼻孔，直充脑门，我赶紧打开了空调。

车子慢悠悠地行驶，她系上安全带，坐在副驾驶室却一声不吭，两眼直直地盯着前方，仿佛在思索着什么。

“想去哪儿?”我开口打破了沉默。

“陪我去海边走走吧。”她的声音委婉，似乎有着一种不可抗拒的魔力，让我不得不听她的话。

我把车开到了蛇口，眼前就是那座灯火辉煌的跨海大桥，桥的尽头就是香港。

那片灯光，像一条沿海而过的巨蟒，倒映在水里，闪烁着魅惑的光影，引诱着我们的灵魂在这夜色里四处张望和期盼。

夜晚的海风，已经有了丝丝凉意。白日浮华掩盖下的落寞，在夜色的怀抱里开始浮出水面。

我们并肩走着，身旁的何娜始终沉默着没有说话。

看得出来，她在享受这种宁静的感觉。

“何娜，你现在过得好吗？”我开始寻找话题。

“呵呵，好与不好，如何定义？”她笑了笑，脸上露出一丝略带讥讽的笑意。

“说得也是，幸福与否，一念之间而已。”我附和着，然后提出心中的疑惑，“跟我说说吧，为什么要用那么残忍的方式去伤害秦浩？”

她的步伐停顿了一下，脸上露出一丝苦楚，目光移到脚下低头说道：“你都知道了。”

“是的，而且我还知道，那并不是你的本意，你根本就不是那种心地很坏的女人。”

她抬头看了我一眼，目光突然变得坚定：“你错了，我就是一个坏得彻底的女人。”

我没有答话，陪着她继续向前走着，过了一会儿，我仰头望着月亮，说道：“你瞧，月亮永远都是那么洁白如玉，你什么时候也能做回真实的自己？”

她的高跟鞋声戛然而止，转头看着我，表情复杂。良久，她又转过头去，神色黯然地看向苍茫的大海，嘴里喃喃说道：“晚了，我已经走得太远了。”

“你还这么年轻，何苦这么悲观。”我的话，似乎触到了她内心最痛苦的地方。

她娴熟地打开手中的提包，从里面拿出一个精致的烟盒，轻轻抽出一支烟，然后将烟盒递向我。

“谢谢，我不抽女士香烟。”我伸手挡了回去。

她并不勉强我，将烟放回包里，掏出一个红色的火机，点燃，缓缓地吐出一口气，淡蓝色的烟圈挡住了我的视线，我只能看到香烟的那点光亮，伴随她的吞吐，忽明忽暗，点缀着那涂成红色的指甲。她的波浪形长发垂到了肩上，遮掩着她的侧脸，整个人显得韵味十足。

我没有催促，让她独自整理思绪，静静地等待着她开口。

因为人们常说：会抽烟的女人，很多都是曾经受过伤的女人。

过了一会儿，她转头看着我，一双凤眼展开柔和的弧度，声音细细悠长，伴随着清凉的海风，传进我的耳中：“你听过有一首歌叫《等一分钟》吗？”

我的心莫名颤动了一下，回答她：“听过。”

“是啊，那只是首歌而已，只是很多人都不知道歌曲背后的那个故事。”她语气中带着一丝酸楚。

“可是，我知道。”我在她微微惊讶的目光注视下，缓缓开口。

这个爱情故事很凄美，凄美得让人心疼。曾经有一对情侣，彼此深爱，男的一直有个很大的梦想，想出国读书，无奈家庭条件不好，女孩知道后特别想为他完成这个梦想，甚至不惜任何代价，在再三考虑后，她决定去做裸体模特，替他赚取学费。

那一天，她呆呆地坐在自己的房间里，画家在她对面，出神入化地把她的裸像一步步完成。正在这时，男的抱着一大捧鲜花跑进来找她，看到这样的场景，花掉了一地，跑出去外面抱头痛哭，女孩半天才回过神来，追出去无力地解释，听我说好吗，就给我一分钟时间，男的回过头去给了女孩一巴掌，说完三个字“不要脸”，就走了，从此再无联系。后来，男的如愿以偿出国了，女的却得了重病，到死都没等到男的原谅。她留下了一封信，里面是去当模特为他挣来的出国的钱和她的照片，她告诉他：我走了，带着我的遗憾走了，这些钱请你收下，它不脏。

很久以后，男的从国外回来，回到女孩曾经住的地方。那张为了他出国去当模特的画像还摆在那里，男的抱着它哭得好伤心，后悔没有等一分钟听她的解释。从此，他一直没离开那里，直到自己生命即将结束的那一瞬间，他抱着女孩的照片含着悔恨一生的眼泪死去。

我说完了，何娜的眼睛挂着泪水，望着夜色下平静的大海，又重新掏出一支烟点上，用力地吸了一口……似乎在想着什么，我猜不到这个故事对于她来说有着什么样的意义。

但是我知道，回忆就像碎了一地的玻璃，每次造访都会令人遍体鳞伤。

“这个故事跟我没有任何关联，我没有死，他也没有出国。”她语气平淡，仿佛和我一样，诉说的只是一首歌曲背后的故事。

“我们从小在一起长大，直到大学的时候才分开。我家里的条件算是中等水平吧，但是他们家穷得叮当响，父亲去世得早，是母亲将他拉扯大。而且他母亲身体不好，常年卧病在床。所以，他虽然很刻苦上进，但是由于经济条件的原因，还是连高三都没念完就辍学了。我一直想帮他，但是我除了放假的时候去帮他照顾下母亲，打点假期工赚钱给他贴补家用，我不知道自己还能为他做些什么。后来有一天，他母亲病重了，急需一大笔钱，我们都慌了。我想帮他，经过学姐介绍，我去 KTV 给客人陪酒赚钱，可没过几天就出了事，我被一个客人灌醉后强暴了。

“我得到了一笔钱，我将这笔用贞洁换来的钞票，挽救了他母亲的性命。后来，不知道他是怎么知道了这件事的真相，他接受不了这个事实，认定我是一个

不知廉耻的女人，坚决地要和我分手。毕业后我考上了空姐，从此远离家乡，和他再无联系。这些年来，我一直没有正正经经地谈过男朋友，只因看透了男人，再也没有勇气去说爱，反正谁有钱就跟谁，似乎只有钱才能给我带来安全感。”

她慢悠悠地说完，将手里的香烟深吸了两口，扬起手来，轻轻一弹指尖，手中的烟蒂在半空中划出一个优美的弧度，掉落进了深沉的大海中。月光照在她的脸上，那种落寞让人有些心疼。

命运总是那么残忍，好像总能轻而易举地将我们的爱情玩弄于掌中，逃不开，躲不掉。

“何娜，你受委屈了，但是，我觉得这些都不应该成为你堕落的理由。”我心里有些不是滋味。

“是啊，一切都是我自作自受，其实当我遇到秦浩的时候，有那么一瞬间，我真的想停下来，和他好好过下半辈子的生活。”

“只是一瞬间?”我听了心里不免有些恼火。

“是的，”她声音中透着一种肯定，“后来，我发现秦浩是个非常优秀的好男人，而且对我用情至深，我只好放手，因为我这瓶毒药，跟他在一起迟早会毁了他。”

“你为什么就不能跟他白头偕老呢?”我有些不解。

“晚了，一切都晚了，我走上的是一条不归路，回不去了。”她的言语总是透着一股深奥，让我捉摸不透。

“高寒，”她抬起头看着我，“你知道吗？你对女人有着一种无形的吸引力，其实在第一眼见你的时候，我就喜欢上你了，喜欢你的忧郁，喜欢你的专情，喜欢你将快乐带给别人，却极力掩饰自己心中伤痛的那份洒脱。我当时就想，如果你能爱上我，该有多好。”

我苦笑了一下，不知道说什么好。

她深深地叹了口气：“好好对小花吧，你只要懂得珍惜她，就能得到你想要的幸福。听我的，别再让自己的心继续游荡了。”

“嗯。”

我们又陷入了良久的沉默，海浪的声音一阵一阵地传入耳中，我的心渐渐安静了下来。

“时候不早了，我们回去吧。”她转身开始往回走，那双眼睛空洞无神望向前方目无焦点，路灯下的身影显得落寞而孤寂。

原来，每一个堕落的女人背后，都有过一个伤她伤到心碎的男人。

而每一个何娜，曾经都是单纯的小花。

55.
身世之谜

时间过得很快，突然有一天，我发现惜悦的 QQ 开始隐身，电话转到秘书服务，邮件无人回复。

也就是说，我已经彻底地和她联系不上了。

这让我的心一下子变得很恐慌，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情急之下，我决定找陈姐好好聊聊，看从她的嘴里能不能打探到什么消息。

西餐厅里，陈姐缓缓端起一杯咖啡，举止优雅，轻抿了一口，轻轻放下杯子，勾了勾唇，“高总，今天请我来不会只是喝咖啡吧？”

“陈姐，在 HY 公司里，我从来没把你当外人。所以，我自然也不想对你说假话，我和惜悦失联了。”我开门见山。

“噢，”她点了点头，毫不犹豫地说道，“她这次去的其实不是印度，而是英国。而且，今天是一位对她来说很重要的人的忌日。”

“什么？”我一下子惊得目瞪口呆。

从开始到离开，她一直说的是去印度，我不明白，关于她的去向，为什么要对我隐瞒？

“陈姐，其实我一直都把你当亲姐一样看待，有个问题憋在我心里很久了。今天，我想冒昧地问一句……”我犹豫着，不知道如何开口。

“你问吧。”她轻声说道。

“惜悦跟董事长……到底是什么关系？”我终于鼓起勇气。

“你认为他们会是什么关系呢？”她并未感到意外，淡淡地反问道。

“陈姐，我……”我感到一阵心虚。

“前些天，我看你和惜悦有些不对劲，估摸着你们可能是闹别扭了，没想到是这方面的原因。”她摇了摇头，“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他们不是你想象的那种关系。”

她的一席话，让我不安的心平静了下来，却又有些疑惑，难道他们是父女吗？

“说说吧，你怎么会怀疑这个的?”她问道。

“我在董事长床上看到了惜悦的丝巾。”我很老实地回答。

“原来是这样，看来你是真的误会惜悦了。”她眼睛看着窗外，似乎在回忆着什么，“董事长家在香港，平时很少在深圳居住，惜悦几乎每周都会定时过去打扫一次房间，有时也会叫上我一起。那一次，她不经意间发现丝巾落下，可是我们已下到停车场，就没有再返回去。”

原来是这样，看来是我多想了。我惭愧地低下了头，脸上火辣辣的。

可是，心里还是有很多谜团，她此行去英国是干什么？那个死去的人到底是谁?

我正要开口，没想到陈姐却抢先说道：“关于你心中的那些疑问，毕竟涉及人家的隐私，我就不方便透露了，等哪天有机会你再去问当事人吧。”

她的这番话，更加深了我的疑惑。但是我不好再多问，只能喝一口不加糖的咖啡，独酌逝去的温馨。

这天下午，我接到了秦浩的电话。

“那个谁，高兄，明天过来给我搬家。”他的口气像是在使唤一名搬运工人。

“搬去梅子那儿?”我并没感到诧异。

“是的，我要和梅子同居了。”他有些扬扬得意。

“梅子答应了?”我随口问道。

“当然，你想想，我这么优秀的条件，她就不怕夜长梦多，我会移情别恋吗?”听他这话，我都能想象出电话那头他那张嘚瑟的嘴脸。

“那是，”我应声道，然后叹了口气，“俗话说得好，所谓真爱，就是两个长得像猪一样的人，还生怕对方被别人抢走了。”

“你大爷的，谁像猪？你说谁像猪?”还没等他骂完，我就趁机挂断了电话。

心里突然有些嫉妒，这对狗男女，腻腻歪歪这么久，终于要无耻地同居了。

想起秦浩的那些过往，我不禁感叹命运的奇妙。当遇上小雅时，人家那么爱他，他却狠心抛弃了她。然后遇上何娜，他爱何娜多一点，却最后失去了她。直到最后，他遇上了梅子，他们彼此相爱。原来，生命是一种寻找，人生是一个过程。虽然不是所有的花开都会有结果，但我们要去珍惜，每一朵花开的芬芳。

惜悦还是联系不上，我的心有如深秋的天气一样，一天比一天凉。

这天晚上，我正躺在阳台看书，手机收到一条信息：高寒，公司安排我出国培训，明天就走，特此告别。小花。

我马上回复了过去：啥时回来?

信息铃声响起：还不知道，我走了，你……要幸福。

我一下子气得从躺椅上跳起，用力地把书扔到了沙发上。

心里不由得生出一股怨愤，每个女人都离开了我，临走时都对我说要幸福，

你们一个个都走了，我他妈的跟谁去幸福？

几天后，我在办公室无精打采地忙碌着，老家突然传来噩耗，奶奶去世了。

我的心就像晴天霹雳，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曾几何时一直以为死亡离我们很遥远，可是现在才发现，原来生命的逝去是如此容易。

泪水不停地在眼眶里打转，直到涌出不断地滴落在衣衫上，我满脸的冰冷，满心的憔悴。

是的，这只是一个常理，人老了就会死，生命之必然。只是，对于亲人的离去，心里还是会感到莫大的悲伤，那是一种很难体会的阴阳相隔之痛。

这一刻，我真的累了，我想家了。

我的心终于不堪重负，下定决心离开深圳，因为，这里不是我的家。

做出决定的那一刹那，突然发现自己竟有那么多的牵挂割舍不下，曾经美好的点滴萦绕在心头。

然而，人生的价值本就是一个不断去寻找，不断去体验，不断被辜负，不断重新定义的过程。

这次，不过就是追溯一次来时的路。

我给惜悦和小花都分别发了信息，大概意思是我要离开深圳了，感谢上天能让我们相遇，感谢这些天有她们陪伴的日子，没机会当面告别，大家各自珍重。

信息发出去后，一直没有回音，我也心静如水，不再有任何期盼。

第二天，我整理好工作，走进了董事长办公室。

“蔡总，我要辞职。”说出这句话，我的心情很平静，没有如释重负般的轻松，也没有面临失业的不安，只有对董事长的不少愧疚，毕竟，他是如此信任我。

“原因？”他有点意外地盯着我，“啪”地扔掉了手中的笔。

“奶奶过世了，我要回去奔丧，主要是我累了，也厌倦了，想离开深圳了。”

“节哀顺变。”他脸色凝重了起来，然后站起身，拍了拍我的肩膀，“过来，我们谈谈。”

他绕过长长的办公桌，高大的身躯重重地坐到沙发上，示意我在他对面坐下。

“考虑清楚了？”他面无表情地问。

“是的。想了一个通宵。”我回答道。

“你走不了，也许这辈子都离开不了。”他这句话让我心里一惊。

“为什么？”

“深圳是一个充满机遇的城市，它永远只适合强者，你根本无法适应老家那种慢节奏的生活和只能完全靠背景和关系取胜的经商环境，更习惯不了那种人情世故。回去了，始终还是要回来的。听我的，留下吧，你是个有才华有品行的人，决非池中之物，只有深圳才能成就你。”

“可是我真的累了，在这儿漂泊这些年，青春已去，一事无成，到头来什么都没得到。”

“你得到了爱情。”董事长淡淡的一句话，让我很是意外。

“蔡总……你都知道了？”

他并未回答我，身子向后靠到了沙发上，叹了口气说道：“小王的母亲生病了，她临时去英国照顾，如果你真心爱她，可以说服她尽快回来。”

“可是……”我一下子有些语塞，过了一会儿，慢慢平复了一下心情，我终于开口问道：“蔡总，我这都要走了，看在我跟随您一场的分上，在临走之前，我可以提个请求吗？”

“言重了，想问什么，问吧。”他似乎已猜到我的想法。

“惜悦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对于我来说，她一直是个谜。”我终于问出了心里的话，松了一口气。

“她是个很难得的女孩子，唉，说到她，就不得不提起我的儿子。”不知道为什么，董事长的声音突然变得低沉，还透着一股悲伤。

“我和小王的父亲是战友，两家的关系一直都很好。小王和我儿子从小在一个部队大院长大，后来一起去英国留学，可谓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可就在前几年，我儿子突然患上了骨癌，医治无效不幸去世了。”他的眼圈发红，声音开始哽咽。

“对不起，蔡总。”提起了他的伤心往事，我感觉心里很愧疚。

“没什么，都过去那么久了。”他摆了摆手，继续说道，“那段时间我郁郁寡欢，小王是个坚强而又善良的女孩子，在失去未婚夫，强颜欢笑的同时，主动要求来公司帮我，并且向我承诺，决不在任何人面前提起我儿子的事，以免我听到伤心。”

难怪惜悦一直守口如瓶，冒着和我决裂的风险，也不对我作任何解释，只因为，她在遵守自己的承诺。

一诺千金。

“那……她的父母都在英国吗？”

“后来，我转业后开始从商，事业上渐渐有所建树，可小王的父亲却出了事，被检察院起诉，现在还被关在监狱。”

“蔡总，他的父亲到底犯了什么事？我想帮帮惜悦，尽我的微薄之力。”

“小高，不是我看不起你，而是你根本救不了他，由于他的身份……当年我们蔡家花了好多钱，托了不少关系，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

董事长的语速缓慢而又深沉，仿佛是一个老人在诉说着久远的故事。然而他的字字句句却像是和尚手中的木鱼一样，重重地敲打着我的内心，渐渐地，我的心被震住了，像是压住了一块大石头，怎么也上不来。

我是真的想不到，惜悦竟然有着这么显赫的身世。

“先放你假吧，回去好好想想，想通了立马回来。”

董事长说完叹了口气，眼神望着窗外，似乎在回想着当年的事情，鬓角赫然飘着的几根白发显得那么耀眼。良久，他的一行眼泪缓缓滑出了眼眶，一滴一滴地掉落在了沙发上。

我知道，他在思念着已经逝去的儿子。

人世间，有大快乐的人，必有大哀痛；有大成功的人，必有大孤独；这才是情感的节奏。

晚上，我打电话准备和秦浩告别。

“高兄，这里的健身房妞真多啊，赶紧过来。”他的声音中充满着亢奋。

“什么情况？”我的心情很低落。

“梅子兼职在这里当健美操教练，我过来陪她。可真不是吹的啊，这里的美女身材那个火爆，该怎么形容来着？当她们还没进门时，胸就已经进来了，等她们出去了，屁股还在门里面。”

“扑哧！”我一下子被他逗笑了，过了会儿，才缓缓说道：“我要离开深圳了，后天动身。”

“什么？明天聚下，好好聊聊。”

第二天晚上，西餐厅的环境还是那么幽静，我尽量使自己的表情显得从容，可不知不觉地，那份伪装却很快被心中的忧郁所淹没。

“决定了？一定要走？”秦浩的表情非常惋惜。

“是的。”我点了点头。

“就因为惜悦和小花她们都不理你了？这事我不得不说，是你活该。当断不断，反受其乱。”他的话刚说完，身旁的梅子就噘着嘴打了他一下，“胡说什么呢，能不能积点口德？”

然后，她的脸上堆满了笑容，看着我说道：“高寒，其实没什么，在爱情的世界里，当两个男人追一个女人，用情浅的会先放弃，而两个女人追一个男人，用情深的那个会先离开。”

“可是她们都离开了。”我拼命微笑，想努力掩饰内心深处的落寞。

“那就说明她们都对你用情很深呀。”梅子夸张地惊呼。

秦浩刚刚喝了一口酒，差点就喷了出来，可还是忍不住咳嗽了几声，“啧啧，明明是一个鸡飞蛋打的故事，硬是被你提升到了爱情的高度。瞧瞧，咱媳妇是多么善良聪慧，才识过人。厉害！”

“你会不会说人话啊？没看到人家心情不好吗？”梅子转头骂道。

我不想让这种伤感的气氛继续蔓延下去，于是，端起杯子高兴地对他们说道：“今天不聊这些，来，我们干一杯！”

“这就对了嘛，开心才重要。来！”秦浩举起了酒杯。

“咦？你脸上的抓痕是怎么回事？”我装作关心地故意问，其实一看就知道，肯定是小两口吵架时弄的。

“噢，没什么，早上起床迷迷糊糊的，走路时撞门上了。”他含糊其词。

“嘿嘿，”旁边的梅子却得意扬扬地接了句，“我就是那个门。”

秦浩的表情很窘迫，我看到忍不住地想笑。

“高兄，”他突然一脸的凝重，“很快，我就要过上一种极为严谨的新生活，每一分钟都要听取上级的命令按照计划行事！”

我大惑不解：“你要回部队了？”

“不！我要结婚了！”

他们郑重地向我宣布了准备结婚的喜讯。

是的，这个曾经风靡全手机行业，在泡妞界纵横多年，一个叫做秦浩的少妇杀手，终于要结婚了。

依稀还记得罗总曾经给他想好了死后的墓志铭：我想，你此生一定没有遇见过秦浩，如果遇见，你不会还像处女一样地站在这里。

本来，他们结婚并不关我啥事，可是他们竟然还说要买房。这也没什么。可最让人不能忍受的是，他们竟然威逼利诱我，无论如何也得送一样家具，作为这么多年兄弟感情的见证。

最后，百般无奈之下，我只好答应送一件高端大气上档次，摆在客厅又显眼的东西：纸巾。

喝完酒，回到家已经凌晨一点，我下了出租车，晕乎乎地爬上楼，掏出包里的钥匙，打开门。

按下开关，客厅的灯骤然亮起，一瞬间，满室光明。

我三两下脱掉衣服，调成小灯，冲洗完后东倒西歪地倒在了沙发上，客厅在昏黄的灯光下显得格外空旷。清冷的月光透过阳台倾洒了一地，显得格外冷清和寂寞。

惜悦正恬静地坐在阳台的那张躺椅上，手里捧着一本书，对我喊道：“高寒，我饿了。”

“马上就好。”我在厨房一边回应着，一边加快手里的动作。

一会儿过后，菜就做好了，我朝外面叫着：“洗手吃饭啦。”

……

没有听到声音。我再喊一声，还是没人应。

我跑出厨房，走到客厅，躺椅上却没有人。我边喊边找，确定她没有离开，但是找遍了家里所有的房间、阳台，每一个角落，都没有找到她。我一下子慌了，在家里里外外地找着，但就是怎么也找不着，我急得心痛。

突然间，我醒了，满身的虚汗。

这一切，原来只是梦。

然而，我醒后的心，竟然比梦境中还要痛。

许久，我睡不着。

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沉闷的味道，我爬起走到阳台，打开窗户，让外面清新的空气流进来。

深秋的夜里，寂静无声，唯有窗台上一盆养了几年的君子兰在静静绽放，散发着馥郁芬芳。

睡着睡着，我仿佛嗅到了兰花的香气。原来，在我的心底，有着一朵花，只为灵魂而开，开在漫长的岁月里。那朵花的名字，叫惜悦。

第二天一早，窗外飘起了小雨，微凉的晨风透露出深秋的气息，我打包好行李，最后扫了一眼干净整洁的房间，快速下楼。

雨还在不停地下，洗刷着这个城市的各种肮脏，又像是为人类而悲伤不尽的眼泪。

秦浩趴在我的车窗，低沉着脑袋。我看不到他脸上的表情，磨蹭了半天，他终于憋出一句话："等你回来。"

我一时感慨万千，看着这个城市熟悉的一切，在心里说道：别了，深圳；别了，青春。讲不出再见。

狠踩一脚油门，车子迅速开到了小区大门。突然，一把红色的雨伞闪现在眼前，仿佛从天而降，挡住了我的去路。伞下面是一个靓丽的身影，穿着白色的长裙，犹如一朵白色的水莲，在雨中亭亭玉立，丝丝细雨在她周围的地上溅出团团水花。

她的脸被伞挡着，看不清脸庞，可是她的脖子上，分明系着一条蓝色的丝巾……

后记

深 圳 ， 没 有 勇 气 再 说 爱

当你手捧这本书的时候，我已经离开深圳了，也许正在湖南的一个小池塘边钓鱼，大口地呼吸着新鲜空气；或者在上岛咖啡屋悠闲地“斗地主”，偷瞄着喝奶茶咬吸管的女孩。而你们，还在大都市像往常一样地忙碌，继续着我曾经没有走完的路。我想对你们说一声，辛苦了。

当我走后，不知道这个城市里还有谁会想起我，工作了多年的手机行业，那些认识的朋友和不认识的朋友是坚守还是离开。只是，这一切都已经不那么重要，我现在回到了父母身边，能够尽一份孝心，陪着他们一天天地老去。

记得决定离开的那一天，我特地起了个大早，开车去了龙华的一个小村，因为这里是我踏入这个城市的起点。转了几圈后，才发现来时的脚步，已被冰冷的钢筋水泥所掩盖。我根本找不到来时的路了，更记不清自己当年那副稚嫩的模样。

原来，十年时间，真的可以颠覆一切，我担心自己会遗忘这些曾经，这些感动，于是突然心血来潮，在电脑上敲下了一些文字。

这些文字得以被关注和出版，有一些不得不感谢的人。

感谢我的父母，这些年我一直在外漂泊，从来都没有尽到当儿子的责任，你们给了我良好的成长环境，从小教导我堂堂正正地做人，更希望我早点结婚生子，成家立业。然而，一再地催促并没有如愿以偿地得到儿媳妇，却催来了一本书。我对不起你们。

感谢成千上万的天涯粉丝，你们陪伴了我一百多个日夜，一路的支持，让我写到了最后。文字是孤独的产物，我不知道还能不能继续写下去，但是通过这篇文章，让我认识了你们，这是我最大的收获。

感谢天涯的美女编辑刘菲，是她在浩瀚帖海中发现了我的文章，让我很荣幸地和天涯读书签约，在我情绪低落、难以坚持的时候，鼓励我，指导我，给了我极大的信心，最终完成了这本书。

想对她说的一句话是：你是世界上最善良、最热心、最负责、最美丽的编辑，好人终会有好报。

感谢出版社和责任编辑陈宾杰先生，在众多联系我的出版社当中，我选择了你们，并不是因为你人长得帅，而是你务实的工作态度打动了我，对工作极大的热情值得敬佩。我很欣赏你的那句话：不管出版行业未来怎么样，我都将它当作我终身的事业去做。

感谢责任编辑淳子美女，你说特别喜欢我的文章，一定花最大的心思策划和包装我的书，让我非常感动，因为我看到了你的认真和专业。

感谢这些年在深圳爱过恨过的人们，也许有一天，我会快递两本书给秦浩和罗总，让他们也缅怀一下青春。如果秦浩不答应给我打点生活费，再请我吃顿海鲜的话，我会直接将书寄给他的老婆。心里想想都高兴，期盼着那一天。

……

深圳是个吸纳青春和承载梦想的地方，有的人离开，有的人到来，有的人坚守，有的人迷茫。不管怎样，我祝福你们永远幸福快乐！

莫忘初衷！

网友评论

@**少爷的帅哨**：感谢楼主这么精彩的小说，一直在追，从怀孕时就开始关注，不怕笑话，我在待产房痛到快崩溃时也是靠看楼主的小说度过的，现在宝宝快满月了。

作者回复：那天有个读者留言说看我的文做胎教，我就已经表示震惊了；今天听你说还有助于顺产，完全无法“蛋定”了。

@**懒虫** tgq：饮水三千瓢，只取楼主这一瓢。好书很多，哲理的、文艺的、批判的等等，却比不上生活中一点一滴汇聚成的文字。这么久，第一次对网络文字有了一个新的认识。

作者回复：谢谢你这一瓢。

@**酹江月** 8：楼主的文确实太精彩了，就像毒品，会上瘾。我也是个很感性的人，但没有楼主那么好的文采，羡慕嫉妒恨啊……楼主的幽默风趣、睿智细心、细腻多情让我痴迷，毫无抵抗力，如同来自西伯利亚的寒流，摧枯拉朽，但同时也是我矛盾的地方，我喜欢这类人，可我 hold 不住，因为我根本猜不透他到底在想些什么……

喜欢就会放肆，但爱就会克制。

我还是放肆一点吧，我喜欢你，高寒。

作者回复：我想你再放肆一点。

@**笑萧萧哈哈**：像楼主这样博古通今、帅气阳光、风流倜傥、激情四射的……装嫩的老男人就是惹人喜爱啊！喜爱啊！就是喜爱啊！

作者回复：要喜爱三次吗？

@Sunny_ **依然晴天**：第一天上天涯，草草翻看几个帖，无聊。随意点这个帖，感觉回帖的语言、表达方式、思维习惯等似曾相识。很赞楼主这种坚持回帖的精神。

我不喜欢预测你的故事走向或者结局如何，那是你的故事，你的回忆，独一无二的。我只想说，别难过，上天为你关上一扇门的同时，也会为你打开一扇窗，你的幸福就在前方转角处。

@**sttony0278**：咱们公司的报表都不是按照真实数据去记录，而是完全按古总的意思做？

或者你的意思是：你负责的工作自己不了解，需要公司其他的领导来说明？

特别赞这两句话，通常空降兵到一个公司都会遇到这样的似乎很牛的老员工，这样的回答马上令对方坚冰融解。我把它抄写在自己的笔记本了，以后可以派上用场。

这部半自传的小说就像一本很优秀的教材，商战、与人交往（无论同性异性）都是绝佳案例。

作者回复：你喜欢就好。

@**米米微**220：最崩溃就是追文，本想着几千万的点击，几万的回复，应该作者已经更完了，看了几天到现在连惜悦的影子都没看到，唉……对于幽默又有才华的男人真是没抵抗力，好喜欢你的幽默，崇拜你的才华，怎么办，如果我没结婚我一定爱上你。快更新吧！我迫不及待想一口气看完啦。再不出现也就找到你家去了，我也是湖南的。

作者回复：你其实可以假装自己没结婚的。

@**沱水潇潇**：开篇，作者就表明了这是一篇祭奠深圳青春岁月的文字。只是我们的视线过多被作者的青春风流所吸引，从惜悦到小艳，从小艳到小花，又从小花转移到对惜悦的追寻。纷繁的秀色落寞，夜深再品读文字，我们发现，自始至终一直陪伴高寒的，是秦浩。

秦浩就是这样一个兄弟。没有崇高的追求，没有远大的理想，只是为了当下不过得那么遗憾，而一副玩世不恭拈花惹草的姿态。他青春有梦，但他无一刻不活在冰冷的现实中。

老男孩高寒有了这样一个好“基友”，那么多年的青春和风雨，一起走过，才弥足珍贵。

好“基友”，一辈子。亲爱的读者，不知你的身边，是不是也有这样一个“基友”？

@**泪如花上露犹泫**：看文到现在，小艳对高寒的感情，也许很多人都经历过。叫暗恋也好，仰慕也罢，那些看似触手可及却又不可拥有的情感，总是或深或浅地敲击着内心某块柔软的地方，无风不动，可一旦思念的种子发了芽，那份情愫便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天长日久，竹节拔高，这份痴情如何能断了。伐竹？你可听到空心竹节破裂时胸腔爆发的声音，对，那是心碎的声音……

@**蝶飞舞**：要写一个自己的故事，首先就是要有莫大的勇气去面对过去的伤与痛，喜与乐，还要带着一种分享的心情让每一个人都能读懂那带有情感的文字，既感动了别人，也感动了自己。

@**沫芯123**：有人说，当你难过时，就望一望天空，它那么大，一定能包容你的委屈。当你委屈时，就看一看这个城市里的人，人那么多，一定有一个人懂你。

我们总是看着别人的故事，流着自己的眼泪，而老男孩你，就是能让我看着你的故事流泪的人！

如此善良又会理解别人的你，一定会收获一份属于自己的爱情，因为这世界，总有一个女人，是为你而生！

@**朝朝惜梦**：记得，我曾有留言说，看你的文，让我有点心慌。那时候大家都心疼小雅、婷或者惜悦，我却心疼高寒，当时看了那一段，我心慌得泪奔了，偷偷跑到厕所号啕大哭。

谢谢你，老男孩。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处女作成了天涯的宝贝，点击破记录，出书拍片，让我好生自豪！

谢谢你的泡妞哲学和为人处事方法论。你招招制胜的泡妞秘籍，我这辈子是用不上了，只能寄希望于下辈子了。不管怎样，会一如既往支持你。

@**自由的鱼ZC**：在追文的这段日子里，不仅让我每天有所期待，嘴角上扬的

次数也逐渐多了起来。不知楼主在现实生活中，是否也这般幽默，但文中的你，确实很让人欢喜，温暖、细腻、有原则、有担当！足以让很多女人沦陷！嘿嘿……

很想跟你说一句：知道你很累，很辛苦，你也要好好地爱自己！

@**第一萌萌哒**：喜欢你幽默的言语、淡淡的忧郁，喜欢你的坚守自我，喜欢你的温柔体贴，喜欢你的人，喜欢你的文，喜欢你那让人望尘莫及的智商情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而你是特殊的一个，用这么幽默纯白的语言来描述你的故事，告诉我们一些道理，我不知道是幸还是不幸。幸的是，你用你的故事击中了我们的心灵，引起我们的共鸣；不幸的是，你在说出这段故事前自己是不是也再次撕裂伤口，在回忆中不能自已。心若向阳，无谓悲伤。加油，老男孩！

@**登上诺亚方舟**：记得楼主刚发文的时候我就跟上了，并且很荣幸成了最早一批粉丝。喜欢这个文，因为它真实清新，引人深思；喜欢老男孩，因为他善良真诚，睿智幽默。文里写到的爱情，让人羡慕憧憬；写到的友情，让人感动嫉妒；写到的职场，让人敬佩膜拜；写到的青春，让人留恋惋惜。楼主说得没错，这个文不仅仅是写给自己的，更是写给我们广大游子，写给我们这些迷茫人，写给我们这些仍然坚守着的人的。

@**水中蛋**：看到身边形形色色的男女，有的好不容易在一起，却不懂得彼此珍惜；有的彼此相爱，却不得不各安天涯。是否有人说你很清高，可我看到了你的亲切；表面很幽默，我却读懂了你的忧伤。我们一起见证着你的付出跟努力，不论以后的路怎么走，我都予以祝福！

@**寒粉** Emily：初见钟情，再见倾心，等看“深爱”已成了习惯。有时想如果我身边也有秦浩一样表面花心，内心脆弱、善良的好损友也是一大幸福。总有种错觉，惜悦注定是高寒的桃花劫，这劫对于放荡不羁又专情的他来讲何尝不是一杯陈酿，美酒醉人心，此生永难忘。

@**曼时光**：陪你皓首苍颜的人儿不是她，但她却在你的生命中无可替代。夜深人静看着你笔下的文字，感觉像一把刀，刺得发痛。为你的深情、执着、坚守而痛。那些日子你是不是过得好苦？在别人面前强颜欢笑，内心却哭得像个“傻逼”？现在的你执笔写下这个青春的回忆，那伤痛又将你淋漓尽致地伤一次，你却说“我还好”，看到都泪飙。楼主，以后对自己好点，乖（摸摸头），放过自己，好好爱自己，去选择更多的可能吧，我们都爱你哟。

@O 依旧 O：身为①群（总群）的管理员，也代表①群众粉丝们，祝愿：

老　去情怀感物华

男　子阳刚浩气扬

孩　提万里何时见

依　若晚星辉天际

旧　时相恋心荡漾

朝　思暮想奏忧愁

朝　夕红颜相伴来

惜　时舞曲金钗耀

梦　里水乡忆梦乡

深圳，没有勇气再说爱①群“依旧”敬上！

@**mattylamm**：这是关于爱的故事。作者少有的独特文风贯彻全文，无论是情场上的情到深处还是商场上的风云莫测都让我欲罢不能。

带给我更多的其实是感动。有那么一条看不到却又不容忽视的道德底线始终存在着，没有一刻动摇过，我想不仅仅是因为主人翁的坚持，更是因为主人翁坚定不移的信念。这一切都值得去揣摩、去学习。

@**睡足茶靡**：我一直相信，你遇见的人都是因你而生，你的善良真诚终将吸引跟你一样的人，或是指引你，或是陪伴你。千帆过尽，总还有人在你身边，让你不再孤单。

有幸看到楼主的文，也感谢楼主告诉我，人生在世，不忘初心！

@**沫沫 2066**：你们今天都“肿么”了，像季度总结，年终报告，亦或临别赠言一样。

我不走，我还要看第二部，还要和你们一样在 Q 里，在群里，在楼里，在楼主心里，咳咳，美女们，都别恨我，这是奢望。

老男孩，感谢你，有你的文字，从夏到秋，每天都充实快乐。也学到了好多东西，曾经也幻想有一天能练就一副火眼金睛，闻香识男人。现在懂了，其实这些真的没有那么重要。若能遇到一个人，两情相悦，厮守到老，才是人生一大幸事。

感谢那个百无聊赖的夜晚，让我看到你的文字。

@网友：蔻蔻我爱你

为什么这部小说会引起关注？或许是那些真挚美好的爱情触碰了你我内心最柔软的禁地；或许是那文字里的画面如同我们的曾经；或许是主人公的抉择如同我们当时所下的决心一样刻骨铭心……太多的或许，太多的不确定……唯一相同的就是我们的爱情都已经属于“曾经”。

@网友：七秒钟记忆的小鱼

谢谢你的文字陪我走过了这么多个日日夜夜，幽默如你，智慧如你，都过不了自己心里的辛酸。喜欢你那句：心若向阳，不畏悲伤。这也成了我的座右铭。是啊，不管怎么样，我们都应该笑着去面对生活，我们都应该记得我们最初的梦想……高寒，谢谢你！

@网友：醉清风2014621

一位作家说：“我以为爱情可以填满人生的遗憾，然而，制造更多遗憾的，却偏偏是爱情。”没有爱情的人生是不完美的。我希望能做到，当爱情来时尽情享受，当爱情走时淡然放手。我深知喜怒哀乐是人生常态，无法避免，所以无论是快乐幸福还是痛苦伤悲，我都会用心感受，细致领会。老男孩，不要失去说爱的勇气啊。

@网友：混ty专用小马甲

在小说里，有人看到了泡妞的教学实例，有人看到了患难见真情，有人看到了生意场上的刀光剑影、尔虞我诈……我却看到了楼主对道德底线的坚持、对人性的坚守。要知道，在深圳这座物欲横流的城市，没有任何背景，要想往上爬，又要做到“不忘初心”这四个字，何其艰难。

上架建议：情感小
ISBN 978-7-5360-73
9 787536 073517 >
定价：35.80元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深圳，没有勇气再说爱
SS号=13698226